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七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遜國忠紀十八卷

〔明〕周鑣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

〔明〕朱常澆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路藩刻本

..... 一八一

宗聖譜十四卷

〔明〕鄒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徐振德刻本

..... 四八二

衡門晤語六卷

〔明〕潘京南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六一三

遜國忠紀十八卷

〔明〕周鑑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忠記

十八卷》提要

序

臣在草莽伏讀

高皇帝時事興學較育人格

正風俗大哉

王謨益行之三十年而忠

楊序

臣義士斷肩疊跡自古未

有若斯之盛者也漢唐宋

之已事可睹已孝惠蚤世

政出房闈易置諸侯王如

反掌崛起彊延諍一安國侯

耳玄武門喋血夜半戮斧
王魏朝射鉤夕委贄姦普
傳會金匱佐成廷美德昭
之歿悲夫此皆創業貽謀
不及一世二世者也而艱

楊序

二

難變故之時忠義漸滅國
如無人焉悲夫

明興革除日月之際

元孫遜荒

真人踐胙不托天與人歸乎

乃諸臣爭首陽之節趨歿
如飴決脰屠腸血肉狼藉
肢體斷續妻孥親戚皆反
接貫五木索、牽就戮不
少瞬雖湛九族靡悔其從

楊序

三

容絕命閹關從亡卓犖可
紀者甚衆若堙沒不得稱
者又不可勝數也顧遺事
與蹟遑、復見于世學士
好稱之何哉

高皇帝手提八紘于舜倫混

焚之日變醜養瘠堯醜舜

薰不及百年風移俗革

大聖人作為過化存神之妙

如此故以

楊序

四

高皇帝之功則易世之後神

器不當杙榱而再安以

高皇帝之德則非變出非恒

士爭死義不足以見培養

忠孝廉耻之報以

高皇帝之智不難舍伯邑考

立武舍脂立衍而不可失

萬世立嫡之正以

文皇帝之仁不難赦斬祛之

罪旌漆身吞炭之忠而無

楊序

五

以見曠古臣子之烈故臣

謂諸臣之忠

高皇帝生之而

文皇帝成之也生成之恩唯

君唯父即頌言無諱以明

雨露霜雪之皆恩言之者
奚罪乎嗟乎中山開平之
流純德元勳前代未有固
已宣昭於鑠矣要以礪世
磨鈍扶天綱植人紀思育

楊序

六

賢于菁莪咏食德于豐鎬
如方練耿鐵之義又曷可
少哉斯固有道君子之所
欲揚於也南都舊有忠節
錄刻于太常而事久論愈

定諸臣爲

建文請編年爲諸忠請卹
請祀先後爭上書而南禮
曹臣周鑑特請易名且將
進而請

楊序

七

建文廟號焉于是搜輯衆
聞補所未備凡若干卷曰
遜國忠紀藏之家塾以俟
國史而孝廉臣楊廷樞爲
之序



遜國忠覈序

萬物莫不黨其所近而思
耀其所蘊檀栢有鄉龜著
有輦其性有所近也鳥得
風而翔魚得水而嬉鳥之
蘊在風而魚之蘊在水也
管之人或借古人之名以
名之或繪古人之像以事
之或烟銷石泐之後取古
人之逸事而揚於之表章

序

一

之皆以護其所近而快其
所蘊也吾友仲馭予未嘗
知其所近弁所蘊之奚術
也但憶其年少時弁予同
几席容山之城雲林之園
見人之談脂韋蹊蹠之行
者未嘗不唾詈之也見人
之談古管有意義事如仗
劍存楚懷椎報韓之儔未
嘗不低回流連以畢其說

序

二

也見人之朝齊暮秦挈馬
兔而走鶴蓋之陰者未嘗
不道途不弁之揖剝啄叩
門若不聞也見女子之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者未嘗

序

三

不詰其誰氏之子而訶督
之也見貞女之失其故雄
而歌黃鵠咏柏舟者未嘗
不亟借之齒牙窮則爲營
布粟之資也嘗弁予讀左

傳見天子蠻殺御叔戮夏
南出孔儀三爲王后七爲
夫人者張目曰是其骨安
在吾將糜以飼狗讀史至
鄭韜自襁裸迨懸車七十

序

四

載事真爲十一君馮道歷
事五朝八姓自號長樂老
則按劍大詈曰是其臯不
在賊檜下予戲語吾欲以
鄭韜妃蔡琰馮道妃夏姬

仲馭曰何得爾化彼爲三
化蟲孕不待交兼愛獸自
爲牝牡可耳及見靖難襍
記諸臣斷舌而餘聲剗心
而猶跳枯皮犯乎法駕鮮

序

五

血沁乎御衣忠骨豕肉一
皆恣象狗吞啖之慘則又
流涕不食曰吾得志必且
爲諸君請謚卹聊以醑之
予曰若然者英魂毅魄實

聞此言年二十餘擢高第
謁銓當得北曹曰鍾山淮
水之間諸君子殘芬剩烈
或有存者吾得往而弔之
足矣乃請南得地曹每上

序

六

正學之墓攀松拊柏輒爲
長慟游黃公祠觀血影石
即數日偃宿其下因潛草
請諸公卹謚疏旣就或曰
非君職守未可也亡何改

儀曹曰可矣吾向者遇子
哀而出涕可以雪涕矣遂
慷慨言狀方有

旨下部議然爾時

朝廷有一舉動爲古今

序

七

政所未嘗有且其勢橫甚

一時負痛未有言者仲馭

慨然曰吾奈何遠慕古烈

而近失新猷乎再疏三疏

犯忌諱觸 乘輿里人日

夜訛驚曰緹騎至矣仲馭
械繫北去矣乃

聖天子包荒逾于漢文僅得

鐫籍以歸歸則角巾布衣

方幅齊氓邑令瞿庵柯公

序

八

及丹徒令景雲石公墓其

人屢就見之仲馭鑿坏以

遁曰吾分不能弃官長抗

禮也嘗居邑西三山乾元

觀中手輯遜國逸事存其

信者汰其疑者刻成之示
予請序予謂遜國之臣未
可以青霜白日之倫舛誤
君敗國計無復之而歿者
一節而論也或有功或有

序

九

皐或有皐無功或有功無
皐或功皐可相准或功皐
不可相掩亦當別而差之
毋混史冊仲馭曰不然生
人若女可無節而男可無

烈則日月之光必歿而大
地燠爲煤炘不待劫盡之
耳今諸君子雖有敗乃公
事及不知幾之皐然旣已
九族十族株蔓屠磔以殉

序

十

其一身之義矣雖有積誓
可以盪除吾取其足以愧
近日之人畏歿結舌者而
已矣何過求焉予笑曰若
之黨近而耀蘊如此哉雖

然君能永矢此念不廢君
之名當遂與諸君子爭汗
竹之光矣因書爲序

皆

崇禎癸酉重五後五日金

序

十一

壇後學張明弼頓首書



請卹建文死節諸忠疏

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周鑑

謹

奏爲臣子忠義之風漸薄

朝廷激揚之本未光敬循職守特揭

昭代奇忠仰祈

聖鑒俯賜贈諡以勵臣節以襄治道事臣惟國家欲

久安長治未有不先正紀綱崇名節使天下曉

然知有君親之大義者也然欲天下知有君親

奏疏

必先表章忠臣孝子義夫烈士使人知所向慕

趨效欲表章忠孝則又莫先於表章

本朝先臣爲人所習知習聞可感可法之事竊惟我

國家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蟠固於人心而不易搖然數其死

節之臣甚慘甚烈一時爭先赴難莫可勝書則

未有如建文時死事諸臣之盛者也臣自爲諸

生讀書至革除年間事輒廢卷而泣以爲欠身

報國凡爲人臣者義當如此矣今幸際

聖明昌言不諱之朝又臣官禮曹禮之所係固無大於君臣之分生死之際者也臣因記崇禎四年四月工部郎中李若愚曾因亢旱以建文死事諸臣

上請奉

聖旨本內事情關係重大奏請集議禮臣職掌李若愚不必借亢旱條陳欽此臣捧誦未竟竊有以窺皇上大嘗忘

建文君之事及諸臣之忠也今臣濫竽禮屬既可

奏疏

與

奏請之事况臣所官南曹又皆諸臣殞軀殉節之地故老傳聞事蹟昭著敢不循職

上陳臣惟國家養士百年而後收一日之報忠義之氣作之則奮摧之則靡自古及今未有棄廉耻毀節義而天下能治平無事者也當

高

皇帝初定胡元之難卽首以忠義激厲天下元臣危素媿其不臣使司香余闕之廟放蔡子英俾從元主於和林夫以夷狄之主猶欲其爲之臣者

不忘君臣之大義若此故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况於

本支一姓之相承者乎夫建文君乃

高皇帝之長孫而

懿文太子之長子也在位四年恭儉仁慈未有失道之甚也其一時謀國之誤或當日諸臣不能盡辭其失然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之死不移臣之大節也今所記殉節諸臣有就刑戮者有

奏疏

三

投水火者有父母妻子同時剝剔而從容無變色者有以一人而及九族或五百人八百人者有桐瓜蔓誅而村里爲墟者又有棄官爵變姓名混迹於緇流樵夫而間關萬里不忘故主至於市哭牽衣幽吟剗壁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志又何壯也至今讀其遺蹟想見其爲人未嘗不神慄膚寒慷慨太息而忠義之心不能自遏嗟乎此非人心所藉以常存而綱常所賴以不泯也哉今天下士氣亦旣靡矣往者土木之

難距革除年間方四十餘載其變有甚於前矣而如南朝李侍郎其人者曾不概見議者已謂此忠義摧殘之應而況至於今禮義愈微風俗愈衰逆璫之亂也在

廷之臣莫敢發一語奴夷之橫也當局之衆歷年之久未聞建一奇抗一節其所爲假子義孫則髮進女者則皆紳冠衿帶號爲士大夫斯已足歎矣而又如近者宦官復出而中外共受其擾陵言官一逮而上下同歸於緘默登城失守而

奏疏

四

大小官屬盡効偷生甚且飄然航海爲從來史冊所未載將使千秋百世而下謂當

盛明之世既多俊首吞聲之士復少死綏赴義之臣風教之美遠不逮於三季嗟乎豈不媿前朝而辱當世也哉此臣所爲感舊念今欷歔流涕而每致歎於忠義之風日就漸滅竟不可復振也夫獎往所以勸來褒死所以勵生我

皇上銳精求治側席思賢不可謂不勤矣然作天下以忠而不應風天下以廉而不應日求勇智功

名進取之士痛懲全軀債事之臣而亦不應將求之而未有其人與抑亦前者忠義之報未盡伸而風厲之化猶有所遺闕也臣觀諸臣之死一身不顧一家不顧九族朋游不顧此豈有意求名號諡卹於後世哉顧其憤烈湮鬱之氣不能無所托以自存則常與荒煙蔓草淒雲凍雨共吞吐滅沒於天地之間以待

奏疏

五

帝而下生人間以明崇禮忠良之報今見夫靡骨粉族之士近閱三百年而不能與持祿善宦之輩爭一易名之寵此義勇之氣所以日賤日衰繼論端人哲士懷忠而不肯試卽

帝亦大痛忠臣之血肉一時狼籍千古淒涼而不令其輕生於世此自靖難以後求其矢心

國事甘死若飴如先臣楊繼盛許達一二人外盡未易多指屈也

皇上試思凡爲臣子肯人懷方練耿卓之心以事其

上則豈有慮身家而不慮公事念妻子而不念君父不能竭忠貞之力以報效

朝廷者哉此諸臣之報一日未伸則天下事一日未可為事有遠而實切者此庸人之所不見而

聖主之所亟務焉者也臣考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及

神廟御極之始卽允輔臣張滂正議奉諸臣生長鄉

邑咸建祠禮祭夫既勅為傳矣命祀矣豈猶

愧易名之典而涇泮未有舉行終非所以厲臣

奏疏

節而章治効也伏祈

皇上採臣末議下都會勸分別請諡仍降

明旨凡建祠處所皆令該衙門特祭諭以

皇上恤贈忠魂至意從此作天下之氣而鼓天下之

忠使人咸知忠義之臣雖死數百年猶得食其

報則誰敢不精白一心恪恭乃職以事

聖主又何有乏才之難外患之虞哉在議者不能兼

明其指或以諸臣得罪於

文皇帝為辭不知

建文君之禪讓

文皇帝之承統有應天順人之名無更朝易市之實在

文皇帝未必有深罪諸臣之意皆緣都御史陳瑛鍛鍊

之工羅織之慘以成太獄觀其後平定已踰三

時矣猶請追戮諸臣遺黨類

文皇帝釋不問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

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有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之語

則

奏疏

文皇帝大公至正之心固已坦明昭著於天下後世矣

此亦何嫌何疑而吝一字之褒以短忠義之氣

使仁人為之雪涕志士為之扼腕哉臣嘗謂當

永樂末年時儻有能洗發諸忠以揚謚典則

文皇帝亦未必不惻然動念沛然施行奈何當

列宗追恤之後而猶多瞻顧斯亦未曙乎

文皇帝之存心者已為人臣子固當以天下萬世之識

事其主而徒扭於小儒曲見為後人所竊笑不

可不致審也至於建文事蹟往者附載洪武之

後白

神宗

二十三年允禮臣范謙之請始有追復年號之旨然實錄編次多失倫序且紀載乖實遂使死難諸賢之美闕略不章臣恐正史不早裁定則稗官野史益易以緣飾附會傳之萬世尤非所以光

祖德而揚盛美也臣愚以為

皇上欲昭盛治莫若修文實錄主考金

匱之藏下稽輿人之論將所載建文朝事蹟及

奏疏

人

諸臣死忠始末諸書咸得採錄則其蕪僻存其

大義傳之將來以見

國朝節義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則不獨鼓臣

子忠孝之心并所以顯

高皇帝作人之化此尤

皇上續緒之大興也伏祈

慨然立賜施行用以教忠挽俗其感發士氣扶進人

心裨益豈淺小哉臣等誠洒血動於至性故不

禁言之過額臣罪莫贖臣曷任激切悚懼之至

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周成忠賫捧奏

聞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具

奏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向有屢旨還着該部酌議具奏

奏疏

九

禮部為議謚久稽勵世宜急乞

勅速完

大典以襄治道事本部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五年九月十四日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稱竊維古者蓋棺定謚而美惡並存故仕者之家或懼斥其謬戾有不敢請者乃今日大臣身故則無人不請卹無請不及謚似以祭葬贈謚為相因之舉陳乞之濫至今極矣總因彰善之令未明故觀覲之情兢起與其不

議謚各

予以明重何如嚴加甄別之足明重也與其不
禁人請以示勸何如不待其請之更足勸也謚
例五年一舉今則缺至十二年說者謂天啓年
間是非淆濁褒鉞不靈造物實秘此幽光以俟
今日乃崇禎二年已經具題發訪何南北各衙
門未繳一冊而催請復查如也頃有為遜國諸
臣請謚者奉

旨下部酌議仰見

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卽如邇者特謚鄒元標等

十餘人其於理學文章忠諫節義殆兼重矣然
自鄒忠介馮恭定顧端文而外豈更無壇壝
孔孟羨墻濂洛者乎王莊毅而外豈更無功在
國本品著捍彈者乎趙忠毅高忠憲楊忠烈魏忠
節周忠介而外豈更無長弘血碧范滂心丹者
乎唐襄文而外豈更無羽翼經傳鼓吹休明者
乎滿毅愍而外豈更無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視者乎或異特而踵相接或同事而典枋殊
幽壤久鬱直道在人表章誠不容緩矣夫揚善

議謚各

易失之泛而論人難覈其真臣竊陳膚見則宜
詳者有三焉宜慎者有三焉冊開六百餘人薰
樞同器已有魚目混珠之歎至於冊內旣臚遜
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多不載豈非
盛典有缺是必濫者刪之毋令考行之林等於仕版
略者補之毋令闡幽之事空載稗官而後品評
有據也宜詳者一

國初定謚首及武功合冊內絕無齒及者果文墨
不與介冑伍耶抑糾垣未間出耶卽如革除間

弁流慷慨殉節者不減文臣豈不得與景鐵諸人相輝映乎遵

祖制則佩羊宜存勵行間則駿骨當市博採並列以示鼓舞可也宜詳者二往時綸扉講幄之地多有褒稱而及於庶司者十之一高爵厚祿之班易發芬芳而及於小臣與外吏者百之一豈官崇則品乃崇而下僚不須砥節乎夫祭墓猶兼論品何易名專正序官

先朝衛幕不謚忠愍吏目不謚忠介與宜詳者三

議謚本

三

孫之疏揭無非飾美撫按之題覆亦多諛詞而大要以建豎為據考諸謚典不曰節槩為朝野具瞻則曰勲猷係

國家休戚故人臣立朝昌言則著於建白偉業必紀於編年安得舍記載而問家乘無大節而求細行乎宜慎者一人門之憑藉力易借援鄉黨之游揚情私先達而大要不延譽為真共見共聞之事則不必譽公是公非之場則不可譽可法可傳之人亦不受譽儻勢力有權而單門衰

絕望於闡揚情緣不斷而事久人湮一任其埋沒謂公論何宜慎者二逞愛憎之情將雌黃信口逐分岐之見恐倒置絲人而大要以秉公虛為貴率意品題則異固偏私同亦附和留心往哲則同豈隨聲異非標榜某某應謚必有不易之褒評某某不應謚必有森然之斧鉞安得衡鑒無王依樣葫蘆哉宜慎者三而兩言以蔽之則曰寧苛毋恕寧寡無多在

議謚本

四

廷諸臣各有良心各有血性寧忍使貞魂生氣消溷於苟祿盜名之輩此無待想到人非鬼責始存公道也

先朝時禮部王事陸淵之議陳文不宜謚莊靖給事中劉世揚議李鏊不宜謚恭敏固有追論之法在今

聖明勵世豈容以駁正俟後人臣待罪禮垣敢不持白簡以佐青史哉伏乞勅下該部定限歲內舉行仍勅矢公嚴核毋負

盛典世道幸甚等因本年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謚典久稽這條奏事理着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隨該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子
太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汝良等題覆
前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謚法有關風勵依議詳諮確覈務協公評不得
徇私憑臆致乖大典其發單仍勒限報部毋再
稽延欽此欽遵即將遜國諸臣及歷年卹贈并
名賢韞璞刊刻成書分送南北九卿詹翰臺省

議謚咨

五

查照

欽依事理虛公博訪詳慎覈實于每名下將本人生
平大節忠猷高風景行實有證據者詳著于篇
有最上者書的應謚三字上次者書應謚二字
又次者書議謚二字其不應入者書一不字仍
另明開行實要緊字樣俱加印信鈐蓋以防洗
換在北者的于本年五月內收單在南者的于
本年七月內收單以便刻期會議上
請大典可完此係三奉

明旨期在速行幸勿視為故套逗遛愆期須至咨者

議謚咨

六

遜國忠紀凡例

一革除紀事幾廿餘種而詳略異同違違互見為酌其近於信者著之餘則汰之

一忠紀者紀忠也或誅死或戰死或沈於淵或焚於火或卒於獄或歿於道或鳩毒或雉經或從

亡或行遜或謫戍或投城或棄官或辭召雖有殊迹要無二心故並書之臣誼絕者削不書

一從亡一事世相傳為程編修一人耳逮史仲彬致身錄出迺知二十二人之殊節並皎皎也論

遜國忠紀凡例

一者以為有衰偃捍圍之力反國無期有橫客刎頸之忠從容更篤既不流殃於族屬兼復全義

於君臣似於方練諸公衷有較苦者為著一卷一致身錄所載諸忠爵里始卒類多弗符於他書

者如程濟為績溪人牛景先為所鎮撫王良係從亡等是也今壹以本錄為正蓋以出之所覓

者真也

一尚書徐公侍郎金公松江同知某向邈姓名久矣合以拊膝錄所紀迺得其實今為疏之

一彙次文武分曹堂屬共體內外異敘貴賤差等凡以尊朝廷也附閭閻者以狗節於家猶夫效忠於國也

一本傳之後間有附錄者或以存疑或以標異或以辨真也外此則弗錄

一遜國諸事時久寢著如松陽王詔得奇秘錄於輪藏所不經識者數人焦太史竑得致身錄於

茅山所不經識者又數人近見劉玉海拊膝錄更為詳核迺知忠義不泯終且發皇尚冀寓內

遜國忠紀凡例

博雅君子補備搜逸勗我同志

遜國忠紀凡例終

遼國忠紀目次

卷一

翰林院

文學博士方孝孺

春坊大學士林右

侍讀樓璉

侍讀史彬 事載從亡

修撰王叔英

修撰吳成學

遼國忠紀 目次

修撰王良

編修程濟 事載從亡

編修趙天泰 事載從亡

編修陳忠

待詔鄭洽 事載從亡

卷二

吏部

尚書張統

侍郎毛太

戶部

侍郎卓敬

侍郎盧迥

侍郎郭任

主事巨敬

禮部

尚書太子少保陳廸

侍郎黃魁

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

遼國忠紀 目次

兵部

尚書齊泰

尚書鐵鉉

侍郎陳植

侍郎邊昇

侍郎徐屋

侍郎廖平 事載從亡

主事樊士信

刑部

尚書侯泰

尚書暴昭

侍郎張昂

侍郎金焦

事載從亡

侍郎胡子昭

侍郎金有聲

郎中柳一景

郎中梁田玉

事載從亡

主事徐子權

遼國志紀 目次

三

主事劉原弼

司務馮准

事載從亡

工部

尚書徐貞

郎中韓節

郎中張安國

卷三

御史府

御史大夫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副都御史茅大方

副都御史陳性善

僉都御史周瑤

僉都御史司中

巡撫都御史黃清

監察御史曾鳳韶

監察御史董鏞

監察御史王度

遼國志紀 目次

四

監察御史魏寬

監察御史甘霖

監察御史高翔

監察御史王彬

監察御史鄭公智

監察御史王玘

監察御史葉希賢

事載從亡

監察御史謝昇

監察御史韓郁

監察御史丁志方

左拾遺

戴德夔

卷四

大理寺

少卿胡閏

寺丞鄒瑾

寺丞彭與明

寺丞劉端

遜國志紀 目次

寺丞王高 與劉合傳

卷五

六科

戶科都給事中龔泰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戶科給事中韓永

禮科左給事中黃鉞

中書科

中書舍人何申

五

中書舍人梁良玉

以後四人俱載從亡

中書舍人梁中節

中書舍人宋和

中書舍人郭節

卷六

太常寺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子澄

少卿盧原質

少卿廖昇

遜國志紀 目次

六

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欽天監

監正王之臣 事載從亡

監副劉伯完

宗人府

經歷宋徽

卷七

布政司
參政鄭居貞
參政陳周
參政蔡運 <small>事載從亡</small>
按察司
按察使李文敏
按察使王良 <small>事載從亡</small>
按察使黃蘆
副使程本立
僉事湯宗
僉事林嘉猷
僉事胡子義
卷八
府
徽州知府陳彥回
蘇州知府姚善
衛輝知府孫鎮
寧波知府王璣

徽州知府黃希范
袁州知府楊任
知府葉惠仲
常州同知右允常
松江同知周繼瑜
夔州通判王禎
州
東平州刺史鄭華
卷九
遼國忠紀 目次
縣
沛縣知縣顏伯璋
樂平知縣張彥方
蕭縣知縣鄭恕
獻縣知縣向朴
沛縣主簿唐子清
沛縣典史黃謙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儒學官

漳州教授陳思賢	青州教諭劉固	濟陽教諭王崑	德化教諭豐寅初	開封訓導林大同	卷十	諸王府	燕府長史葛誠	寧府長史符煥	遼國忠紀 目次	遼府長史程通	晉府長史龍鐸	谷府長史劉璟	秦府長史鄒朴	衡府紀善翰林纂修官周是修	吳府教授楊應能 <small>事載從亡</small>	燕府伴讀俞逢辰	參軍斷事	高巍
									九									

行軍斷事	錢芹	卷十一	公	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侯	越嵩侯俞通淵	大將軍長興侯耿炳文	歷城侯盛庸	遼國忠紀 目次	駙馬	駙馬都尉濼城侯李堅	駙馬都尉總兵官梅殷	駙馬都尉都督僉事耿春	駙馬都尉胡觀	駙馬都尉李祺	卷十二	都督府	都督廖鏞
									十									

都督同知孫岳

都督僉事耿獻

都督竇忠

都督陳驥

都督徐瑱

都督同知陳質

都督潘忠

都督僉事徐凱

卷十三

遜國忠紀 目次

衛所

都指揮謝貴

都指揮彭二

都指揮馬宜

都指揮朱鑑

都指揮羅能

都指揮宋忠

都指揮彭聚

都指揮孫泰

士

都指揮莊得

都指揮楚智

都指揮張皂旗

都指揮湯松

都指揮小萬

指揮崇剛

指揮滕聚

指揮盧銀

指揮趙諒

遜國忠紀 目次

指揮宋瑄

指揮張瑜

指揮小馬王

鎮撫曾溶

鎮撫楊本

鎮撫周拱元

鎮撫徐讓

鎮撫衛健

鎮撫王資 事載從亡

士

鎮撫劉伸	事載從亡
鎮撫牛景先	事載從亡
千戶倪諒	
卷十四	
舉人	
劉政	
國子生	
高賢寧	
王志	
遜國忠紀	自次
生員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珪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以上六人合傳
布衣	
王徐	

王賓	
俞貞木	
楊福	
袁杞山	
內官監	
段實	
周恕	事載從亡
何洲	事載從亡
成率	
遜國忠紀	自次
燕山衛卒儲福	
金川門守卒龔翊	
皂隸	
茅印仔	
卷十五	
失官職	
盧振	
梁良用	
高不危	

郭良

馬坤

朱進

杜奇

黃輝

陳子方

與黃合傳

卷十六

失姓名

燕奉祠何

遼國忠紀 目次

十五

內璫某

河西傭

川中補鍋匠

馮翁

王公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耶溪樵夫

雲門寺僧

洞庭居士

雪菴和尚

卷十七

從亡

翰林院侍讀史彬

翰林院編修程濟

翰林院編修趙天奉

翰林院待詔鄭給

兵部侍郎廖平

遼國忠紀 目次

十六

刑部侍郎金焦

刑部郎中梁田玉

刑部司務馮淮

監察御史葉希賢

中書舍人梁良玉

中書舍人梁中節

中書舍人宋和

中書舍人郭節

欽天監監正王之臣

四川叅政恭運	浙江按察使王良	渠府教授楊應能	所鎮撫王景先	所鎮撫王資	所鎮撫劉伸	太監周恕	太監何淵	卷十八	遼國志紀 目次	附闕圖	方孝孺妻鄭氏	王叔英妻女	黃觀妻翁氏并二女	齊泰女	鐵鉉二女	張安國妻賈氏	胡閏女郡奴	曾鳳韶妻李氏
									七									

龔泰妻	戴德彙嫂項氏	王良妻	鄭恕二女	王省女	儲福妻范氏	遼國志紀 目次	遼國志紀 目次	七	遼國志紀 目次終

翰林院

文學博士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漸江寧海人父克勤國初繇薦辟為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于時子三人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墜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歎孔子不得為依歸洪武八年克勤被誣逮獄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濂深器之為假館授業焉會克勤坐空印事再被誣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克勤歿孝孺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

三旬九食。蚌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賜宴故飲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上使人覘之喜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

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

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寧孺歸杜門纂述適

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劄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賜閱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復辟至。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上方重賞罰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

郎漢中府學教授漢中水土慕惡病瘦瘵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

若飢萬鍾者繇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

蜀獻王延之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

者也。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應天試。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皇太孫即位立馳驛召還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荅。時大召名儒脩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裁。會敗。謹身殿名

遜國志紀 卷一 翰林院 三

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即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傲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書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為。乃作絕命辭曰。天降禍亂。分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分謀國用。負忠臣發憤。分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分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分庶不我尤。初

文皇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北師入京。建文君遜去。孝孺服斬。晝夜哭。上使廖鏞兄弟召之不至。使鎮撫伍雲收之。孝孺杖衰經至。闕下大哭。

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使人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人。既至。孝孺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遜國志紀 卷一 翰林院 四

上曰。嗟。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抵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殺我十族。復且哭且罵。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嘆血。犯御

座罵聲喃喃不絕。磔之聚寶門外。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以自經死。悉殮夷方氏墓籍九族。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遷蜀。孝孺不得與。俱為文。額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其往事。泣數行下。濂及于夔。孝孺自漢

遜國志紀

卷一

翰林院

五

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夔必艤船哭移時乃去。與郭濬林右劉綱王紳王綺鄭楷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太友善。晤語遺書。必切剴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篇。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十篇。以募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

寶于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或曰錄孝孺家時得寧海典史魏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澤字彥恩。應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謫寧

遜國志紀

卷一

翰林院

六

海

春坊大學士林右

林右字公輔，浙之臨海人。丁元亂，不仕。洪武初為中書舍人，與布直原采為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為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江海上，台彼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為閭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勦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為遜國忠紀卷一 翰林院 七

溫語相慰勞，與加錄用也。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剗之，竟死。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為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

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大冶三縣主簿，陞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恐累及汝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遜國忠紀卷一 翰林院 八

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
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太方
孝孺林右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
與道義切劘名籍其二十年部使者薦為仙居學
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建
文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移書力阻之其略曰凡
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子
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
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
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行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
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
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
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
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
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
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
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九

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

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
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行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
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固自然之勢
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

其根苗亦宜然之理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
日見信用比兵至淮上游兵過江干建文君遣

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間建文君遜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

位慟哭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

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而卧病且篤
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

自經下玄妙觀銀杏樹下時年未四十也詞曰人
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
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

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遶難繼偶爾
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

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
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已自經。二女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初叔英將死。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死後。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槨。王原采之墓。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焉。太平知縣曾漢才又建忠節祠祀。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一

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巖上。叔英自少以孝稱。既出仕。好獎拔善類。楊士奇未遇。薄遊湖湘。叔英識之。既歸。朝表薦其才。士奇繇此得召用。嘗自言曰。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蓋其慷慨義烈。出自性生如此。所著有靜學集。方孝孺嘗稱其文章敷瞻。紆餘。有作者風云。

修撰吳成學

吳成學浙江人。國初舉賢良。建文中爲翰林修撰。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死。成學實出亡也。隱姓名爲僧。號雪菴。走西南重慶之善慶里。與隱士杜景賢往來。構菴於白龍山之松栢灘。遂終焉。

按此屬劉琳拊膝錄所載。則疑雪菴爲葉希賢。爲郭節者。宜皆非矣。成學名未著於他書。今爲表出。而雪菴本傳仍列後失姓名中。凡以事介。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二

信疑未敢謬指云

修撰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乙丑故事艮初聞靖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即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三

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關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鴟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承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

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

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後貫遷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按吉安志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王艮獨

闔門與妻訣是夜吞腦子死別記乃云艮以辛

巳九月卒帝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非也艮

家畏及迫戮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覩審矣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四

編修陳忠

陳忠字思中浙江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遜國忠紀

卷一

翰林院

十五

遜國忠紀卷之二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吏部

尚書張統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明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叅政陞辭

太祖賦詩一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統在雲南最久

遜國忠紀

卷二

吏部

一

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乎悅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秩滿入 觀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賜宴及道里費 建文君立徵拜吏部尚書漢人
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遺逸日集 闕下
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
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之工也
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士奇繇是著名後果大用
其知人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討奸黨統與焉
及

文皇卽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遜國忠紀 卷二

吏部

二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
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
厚望老成之意統退遂自經於吏部之後堂死

西樵野記言張統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

材授部職建文時陞廣東布政使後 太宗登

極召回謂妻子曰吾荷 先帝之遇起自草野

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一死可報耳卽沐浴

大慟投鍾山下龍潭死妻一妾二男女四亦隨

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云人而無義不死何

爲吾王公輩皆爲國亡子等獨不爲主人死乎
悉並投於淵以死按統以建文元年入爲吏部
尚書此云太宗召回非也喬世寧耀州志備載
統於 成祖卽位時自縊於吏部後堂以死絕
無投淵之說且言有子三人敵豆籩後敵舉懷
材仕四川按察司經歷相隨入水之事亦未嘗
有喬爲張鄉人言必有據野記真野人語耳

遜國忠紀

卷二

吏部

三

侍郎毛太

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代王謙為左侍郎而張統為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張統死太亦死或曰名太亨

戶部

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洲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讀便棄去終亦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定省之禮不以道遠廢嘗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海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乘多僭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便在宮中服飾有與

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此殊道也何以令天

下

上笑曰爾言是吾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他日與同

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源士
後復稱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
初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絕人酷似
先帝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及今徙燕
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耳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
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帝覽奏大驚由
以入翼日召見楊前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

遜國忠紀

卷二

戶部

六

此敬曰楊廣隋文不尤親乎建文帝默然良久曰
卿休矣事竟寢俄而靖難師起悔不用敬言

文皇卽位敬以奸黨捕至

上見而誅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朕者
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如從敬言
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以管仲魏徵
事諷敬敬抗辭不聽先是姚廣孝每爲敬所輕衡
之切骨至是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

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幾不可失
也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耳使
敬言若用

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
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日面如
生夷三族沒其家圖書毀卷而已敬有高世之才
而未及大用泣朝慷慨英偉多所建白美姿儀善
談論凡天文律曆地理兵刑之學靡不精究尤邃
性理爲文章辭披磊落似其爲入詩詞宏婉有一

遜國忠紀

卷二

戶部

七

唱三嘆之遺音焉

文皇在藩邸雅聞其名其死也甚惜之曰國家養士
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者所著有遺書五
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
十卷後侍講劉球傳其事謂與夷齊當並不朽私
謚曰忠貞

侍郎盧迥 一作迥又作迪或曰盧拱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疎爽不
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
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入不屈縛就刑
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遼國忠紀

卷二

戶部

八

侍郎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中官戶部侍
郎主調兵食時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
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
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愚以為迂也今日儲材
粟備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
而未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
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縉縞將坐
自困耳

遼國忠紀

卷二

戶部

九

文皇聞而惡之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
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祀之
鄉賢祠

主事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初為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瘖死表其族

建國忠紀

卷二十一

戶部

十

禮部

太子少保尚書陳迪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郵會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迪幼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辟為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院編

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

建國忠紀

卷二十一

禮部

十一

叅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丁內艱奪情起

復辭不允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君即位改官制定六部

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授特進榮

祿大夫是時左布政張統已陞入吏部迪與之同

輔政屬朝廷方更修制度詔羣臣集議條奏沿

革損益迪議居多建文二年知貢舉是年四方以

水旱聞迪奏請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

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彌聚
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
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
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兵起與齊泰藎
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
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閭閻
卽赴京師

文皇已卽位召迪責問之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

遼國忠紀

卷二

禮部

十三

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
迪叱勿言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吐
之益肆詬詈比死不輟聲人于迪衣帶中得詩云
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
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
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計家橋有宗姻憤迪累
已扣其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迪親族戍者還鄉
給產成化壬寅郡人祀迪於鄉賢甲辰郡守涂觀
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涇廢嘉靖迄未吏部鄭

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專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
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遼國忠紀

卷二

禮部

十三

侍郎黃魁

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禮部侍郎與陳迥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迥觀敬愛之靖難初不屈死

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翰林黃暉死節於元觀感奮以忠義自許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洪武庚午應貢入太學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禦戎策毋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官翰林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司

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

員次尚書改觀為禮部侍中與方孝孺等日見親

用靖難師起表請誅齊泰黃子澄以息兵觀草制

諷其散軍歸藩或束身謝 孝陵詞涉詆斥時北

兵已至中原明年渡淮觀奉 詔徵兵上游率諸

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

文皇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

名列第六已而羣臣推戴

文皇即位索寶不知所在或言黃觀取寶赴上游起

兵矣命收其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初觀駐

安慶開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
 不辱越明日其家人自京逃來言狀是日翁持銀
 釧伴使象奴出市酒殺遂携二女投通濟門橋下
 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 建文君已遜位知事
 不可為會有朝使召觀觀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
 當預習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
 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
 之而到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謫戍洪熙
 初悉原之觀散宅在學宮西後清江龔守愚知貴
 蓮國忠紀 卷二 禮部 十七
 池即其所立祠祀焉

兵部
 尚書齊泰
 齊泰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
 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
 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
 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
 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閏五月
 高皇疾大漸將傳位 皇太孫泰受顧命輔之時諸
 王自秦晉外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嫌泰恐一
 旦聞
 高皇晏駕將為窺伺或托奔喪為名擁眾來京 朝
 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 詔止諸王
 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 詔
 下諸王不祝謂此齊尚書問我也
 文皇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請 上急出勅符勒歸
 國疑隙益深嘗使北平北平厚賂泰泰受而歸請
 為兵費 上益倚重泰泰憤宗戚權重而 朝廷

勢輕日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畫策凡親王有
 罪輒除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靖難兵起
 泰力主征討命將出師多其籌策 上惟召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 詔闕外
 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
 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首以誅泰為名上
 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卽
 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
 督諸軍泰以谷王穗漏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
 遼國忠紀 卷二 兵部 六
 為變皆召之還寧王權與燕合謀不至惟遼王植
 至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兵
 逼淮泗勢不可支 朝廷謫泰子澄官求解兵遣
 李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可息兵歸藩不聽
 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尋復召泰未及還金川門
 開 建文君遜去泰追至廣德州欲往他郡起兵
 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抗辭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
 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存故

居為舖舍人稱為尚書舖云
 仁宗時泰等宗親得放歸給產且戒天下無得以奸
 黨相告訂嘉靖中知縣謝廷蔭為祠祀之

遼國忠紀 卷二 兵部 七

尚書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豐和鄉人洪武中繇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嘉之賜字鼎石是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

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上任使法司有疑

讞必以屬鉉有訴藩府人違法狀者下法司鞠治

數日未成獄更命鉉鞠之片時獄成由是益愛重

之未幾擢山東左叅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

將諸道兵馬數十萬禦北師駐德州鉉督軍餉飛

遼國忠紀 卷二

兵部

二十

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以景隆軍敗南奔

鉉與叅慕高巍相過于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

濟南城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

每出不意築擊敵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時或以

藍布為大幅界灰紋其上如斃石狀張布于外襯

之以葦席并力潛築北師遙望驚以為神遂不敢

逼時或懸

太祖御像於城壞處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於像內

潛修築完固

文皇苦之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

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且且降盡輟守

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無驚動

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

闔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乃遣人

請入撫諭

文皇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遼國忠紀 卷二

兵部

二十一

文皇馬首

文皇乘馬乘他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

動乃得過橋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噪罵北兵大

怒攻至秋七月不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

有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

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

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

真定南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

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部署號召

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

遜國忠紀

卷二

兵部

三

城下北兵敗

文皇得錄東北角潰圍出大將張玉戰沒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封三代如其官鉉入謝京師賜宴餽粟肉尋進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師至宿州鉉監督諸將奮擊大破之于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諸將力陳楚漢成敗以諫于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及

文皇卽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比購得鉉至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葬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

遜國忠紀

卷二

兵部

三

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至正間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拒于江上麾下洵洵密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金某遂殺植率眾倒戈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因獎植具棺斂遣兵護喪葬于白石山麓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侍郎邊昇

邊昇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靖難師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語不屈而死

侍郎徐屋

徐屋字宗實浙江黃巖人洪武中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屋自以草茅愚孱辭

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子依之多所造就

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

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

撫安農業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

等事皆切時要北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

文皇即位屋家覆沒于京師屋遁去杜門終老

遼國忠紀

卷十一

兵部

三十一

主事樊士信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

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

死後夷其族

遼國忠紀

卷十一

兵部

三十一

刑部

尚書侯泰

侯泰順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主
抗禦之策時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
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
心嘗徹旦不寐及官兵數敗京師告急泰赴闕
行過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印仔同執下錦衣
獄泰不屈死之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
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天

尚書暴昭

暴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克北
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已北平為
燕所據迺開設平燕布政司于真定陞昭刑部尚
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還京及金川門失守出
亡被執見
文皇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无

侍郎張昂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

郎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岷

谷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

為守臣彈壓之乃以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

貴並受密命至則伺燕府動靜知

文皇必起兵遂集在城七衛屯兵部署九門防守飛

章奏聞先是昂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寄腹心令

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昂謀并密竊其章以獻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手

燕府

文皇乃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言王無恙昂不信張王

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昂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

月六日會 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昂貴入與械去昂以為為

文皇窘不得已故也防守遂懈二人人端禮門門內

伏兵起于戶譚淵遂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昂不服死

之壬午六月

文皇即位族昂家近戚程亨輩皆生焚之疎屬及里

人並戍邊有一子得避脫不知所終

文皇屢夢昂被髮為厲命斲昂棺焚其屍面色如生

洪熙初 詔昂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歸

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三

侍郎胡子昭 一作子韶字伯尚

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子昭往從學蜀獻王賦詩贈之後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焉

遜國忠紀 卷十一 刑部

三

侍郎金有聲

金有聲河南人累官至刑部侍郎建文四年奉命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指揮常州朱進隨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劉恩縛送京不屈死并族其家

遜國忠紀 卷十一 刑部

三

郎中柳一景

柳一景湖廣人累官刑部郎中京師未陷與太學生王志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居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按此即相傳為東湖樵夫者也逸其姓氏久矣然史仲彬致身錄又云牛景先稱東湖樵而高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書

賁亭東湖樵夫傳與鄭曉遜國臣記並無兩樵夫之說則何以故豈諸公遜迹詭托間有同轍乎抑世遠莫憑尚屬後之人遙揣也耶余為循拊滕錄所載列姓氏於此仍別著東湖樵夫傳於後

主事徐子權

徐子權江西新淦人今分屬峽江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靖難師至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遜國忠紀

卷二

刑部

書

主事劉原弼

劉原弼字良輔河南開封府扶溝縣人洪武中以
貢任刑部主事靖難兵入京城原弼率家人巷戰
遇害死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爲人葬之裔孫
自強萬曆初仕至刑部尚書自強子懋武雲南澂
江府知府父子所至有治蹟以忠孝世其家云

工部

尚書徐貞

徐貞陝西人建文中爲工部尚書京師陷宮中火
起帝出亡貞留之信宿事覺被誅并族餘一女年
止十三歲俾屬樂籍其樂官陳儀者陰養其女不
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處子也儀爲
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郎中韓節

韓節揚州人建文四年為工部主事尋陞本部郎中會金川門破節倉惶為亂軍所殺

郎中張安國

張安國浙江定海人建文中為工部郎壬午燕兵迫京師國謂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況予卑職又非司馬既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羔膝以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帝自焚國大慟語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華陽周鑣仲馭編次

御史府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朝廷近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甚剴切

高皇嘉之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誼稱之尋丁母憂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改元調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已任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特見信用庚辰

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為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

事職專糾察迺拜御史大夫北師起子寧與卓敬

等畫策防禦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懷異志賣

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景隆以

功臣子兼至戚為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

於汝汝乃敢謀叛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

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

奸請先伏誅建文君不憚靖難兵既渡淮中外

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兩人子寧從旁沮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臨安指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以前

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

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

族其家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又

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逮官中朝恒為

鄉人所持心懷憂懼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於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常用之况習禮乎
即日下令禁止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同
知王佐緝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正德中
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
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淦之半分設峽江練氏故
居三洲寔隸峽峽人請祀子寧淦人與之爭知府
錢琦議兩祀之萬曆改元

詔郵錄諸臣苗裔先是子寧妾秦氏有身生子戌所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三
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胤僅有存者知縣黃尚
質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王祀事

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為景陝西真寧人儻尚大
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
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且往索清曰吾不知何
書亦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于祭酒清即持所假
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書即背誦徹卷及問生
不能對一辭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
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王
家女為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四

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道
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於戶妖遂絕甲
戌試禮部為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 賜第二
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 召見嘉其材
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
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更疏
為給事中劾下 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初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

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為故主報仇直立嫚罵不屈命挾其齒舌且挾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啟則含血直

嚙御袍乃命醢其肉以草實皮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晨 駕過清所忽索自斷屍前二三步若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已而

遼國忠紀 卷三 御使府

五

文皇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邪命夷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死謂之瓜藤抄村里為墟

副都御史茅大方 一作芳

茅大方揚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亡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皆遜服父友嘉興陳堯道嘗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年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皇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資甚寵大方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縫得大臣體自揭其堂曰希董以彰 聖訓且著

遼國忠紀 卷三 御使府

六

其志焉方孝孺為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歌慷慨激烈聞者壯之時北兵初起為鐵鉉所拒尚未渡淮也

文皇即位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戮死承

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二孫添孫歸生
死獄中遺文五卷後郡人尚書儲確輯之名曰希
董遺集

副都御史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十八年
進士臚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性善君子人也授
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於石室中
從鐸詣 闕上之 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錄性
善與焉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動

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賜以酒是時怒詆叵測性善留意日家人以
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
薛正言輩前雲南布政司韓宜可方隸謫亦以性
善言起為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
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
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為權奸所尼性善請見
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

三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

建文帝為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

戰靈壁敗績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

服躍馬入於河以死

文皇即位追戮之家徙邊後赦還

遼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九

僉都御史周璿

周璿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

左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永

樂中猶繫獄

遼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

僉都御史司中

司中未詳何許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靖難時以黨論死

巡撫都御史黃清

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時巡撫某地文皇即位詔至清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興兵力寡被擒論死

監察御史曾鳳韶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中為監察御史會藩王來朝從御道馳入且不拜鳳韶抗章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敘叔姪之倫今桀傲不恭亂法制非

太祖意

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議遣使

持詔諭解兵羣臣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至

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詔鼓風達之不報

而還靖難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吏部侍郎召亦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三

不至乃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

邦素負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

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

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殮遂自殺

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縊死

監察御史董鏞 一作庸

董鏞不知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劾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為衆所持謂鏞逆黨論死家戍邊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四

監察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章
為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薦為山東道御史糾繩
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北兵起度與齊黃
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
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徵
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併讒度度稍踈斥靖難
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 勅度勞軍
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京
師事定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出語不遜論死夷
其族時年四十七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五

監察御史魏冕

一作公冕

魏冕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
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大理寺
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
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
官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
節明君亦所不用奈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冕自殺
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六

監察御史甘霖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為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高翔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為監察御史所論奏皆國家機要上多納之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文皇素聞翔名即位後召翔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乃命殺之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

監察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巡
淮揚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玉
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
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
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
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
會彬解甲浴崇與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
數十人排門入縛彬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
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
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十九

監察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
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
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
孺至京舉賢良為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
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二十

監察御史王珙

王玘蘇州人為監察御史永樂初匿革除奸黨子孫坐黨論死

卷三

御史府

三

監察御史謝昇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為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兒謫戍金齒

遼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三

監察御史韓郁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

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

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

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三

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亡獲謂

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謀

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

憂方深而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

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

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垂洞鑒與減繼絕釋

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

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

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

不聽

文皇卽位郁遁去不知所終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二十四

監察御史丁志方

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繇吳橋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其姓

遜國忠紀

卷三

御史府

二十五

左拾遺

戴德彙

戴德彙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德彙感憤思所以稱

遜國忠紀

卷三

左拾遺

二十六

上意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防禦

文皇卽位逮至責問不屈死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大理寺

少卿胡閏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為

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

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

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

通國忠紀

卷四

大理寺

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

建文君即位六月置補闕拾遺官首擢閏為右補闕

三年辛巳東昌捷至進大理寺少卿北師告亟數

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

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廡

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不可更

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爪擊其齒齒盡

聲不絕

上怒縊之死乃召水浸脫其皮重實之懸武功坊

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成邊宗族夷滅誦

成者甚眾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官

按沈鉉所紀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

死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

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烟雨夜聞哀號聲時

見光怪久之有中猿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汚池

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

國寺方有人烟又按程朝京所紀御史屠叔茂

通國忠紀

卷四

大理寺

憫胡公親友久隸戎籍無以效忠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招搖

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鷺翔迴自午迄申覆還

邑正堂之中衢嗚呼異哉夫胡氏詩禮舊族培

植千餘歲乃成忠節豈偶然耶諸賢波及鄉里

為墟既奇痛於哀猿兼陳奇於揭榜英爽在天

終古不沒如此彼賣國乞生苟延旦夕曾不得

如腐鼠之速朽者今安在哉

寺丞鄒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與魏冤歐約降者冤即其甥也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遜國忠紀

卷四

大理寺

三

寺丞彭與明 一作民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錄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眾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冤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母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遜國忠紀

卷四

大理寺

四

寺丞劉端王高端一作瑞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為刑部郎中

遜國忠紀

卷四

大理寺

五

遜國忠紀卷之五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六科

戶科都給事中龔泰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居闕閭間能屏去紛華勵志讀書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睿遊益自刻勵造詣深遠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 旨閱齊王府衛兵佐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

遜國忠紀

卷五

戶科

一

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有 旨令泰巡城泰與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為矣即城且陷我自分必死爾第賁 勅携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官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乃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泰遇事剛果有為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官之陰俄有狂者擠泰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諸官泰曰彼誠病狂吾何較

焉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巫見泰噉不能出一語衆繇是服泰之正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遼國忠紀 卷五

戶科

二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或云嚴岷人遷涵江登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建白多指斥嘗言於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增壽者中山王達之次子實 王妃同母弟也已而事迹敗露乃誅之

文皇卽位捕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歲隨母姚

遼國忠紀 卷五

戶科

三

給配弟余翔等悉戍邊

戶科給事中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為戶科給事中。豐稭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蠲耳。何以官為。不屈死之。

遼國忠紀

卷五

戶科

四

禮科左給事中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書肆中。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時隱士楊濬家藏書萬卷。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

遼國忠紀

卷五

禮科

五

讀不輟。遂約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深怪之。舉以問。悉記憶。無忘者。濬乃令其就藏書所讀之。三年。盡其書。尋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三年。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江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

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
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
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
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
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
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
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住居之
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
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之引

遼國忠紀

卷五

禮科

六

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濘御
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
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
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 詔
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
親喪在殯請卽日管葬畢乃可趨命旣而童俊舉
以鎮江降

文皇卽位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
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
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
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七月十一日善就刑
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哭之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
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
衣冠奮身入水死

遼國忠紀

卷五

禮科

七

中書科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遜國忠紀卷之六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太常寺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同邑歐陽貞易周與學書清江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校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舉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 皇

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既卽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 上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也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

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以兵圍河南迫周王橚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樽囚之降岷王梗爲庶人且摅撫燕事加誚讓焉朝廷以爲子澄功褒賞之燕上書訟言周非罪子澄奏請連坐決言致討時燕邸以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篤以三子請泰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無疑也尋悔追之

遜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二

不及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殺北師遂起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師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帥兵禦之相繼敗績上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之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詔以李景隆

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亦薦之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許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賚無筭子澄授以方畧景隆依違而已子澄始甚憂之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愆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劾顧成等皆降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

遜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三

隆萬死不足贖讓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北師日迫廷議謫子澄及齊泰於遠方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卽已上爲遣少卿薛昂請罷兵文皇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屏子澄以

快敵人爲失計始急召子澄還未至潭王與李景隆已開門迎謁

至卽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黃奸黨榜論天下

一子走易姓爲田遇赦復姓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袁州祀子澄鄉賢祠

遷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四

以上塚酒醉相遇爭塚地訟縣還舊山登祭忽有聲地中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裂出一潭見有石誌乃洪熙元年御史劉璉撰題曰大明死節太常黃公墓誌銘此萬曆四年也屬是時上方卽位有詔下訪建文死事忠臣而塚適以告訐於是郡縣申報驗實上其事旨下封表其墓立祠宇恤其裔一人主祠尋命建祠於分宜移其裔一人往主之斯則英爽弗磨發與時會洵有天焉豈徒然哉至云登

進士第一唱名時五色雲見太祖見其穉童

光彩問幾歲曰三十有四問何年不能對乃更

置第三又云凡公建白皆不能用於是奉密

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玉潤澤絲洞庭微服

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冊

編公子補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公譜

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公室家約善同死國

事時歲壬午江西族人羅繼鼎羅購公益急太

倉武士湯華縛公詣南京上將釋用之屢挫

遷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五

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方孝孺執迷見短朕將悉赦若罪公曰經史乘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以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藩永衛王

室北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
攻與殿下逆謀何異 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
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
愚矣命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
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九齊至哀號大慟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
曰浞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
成此兇殘後嗣慎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
雖不入島夷足迹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族人

遼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六

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之獨彥修爲崑山音語
克解送役收骸骨從江中夜歸藏焦山數年會
漢王高煦謀危宗社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
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
澄臨刑語爲諱今朕甚悔之於是路防稍弛可
行欲葬江陰若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常
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馬鞍山
陽凡皆諸傳所未及載也爲附而傳之

少卿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浙江寧海人世家桑洲爲
巨族父中以善稱母方孝孺姑也原質於孝孺爲
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
二人孝孺賀之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
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居士
謂宋濂也授翰林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 詔
賜驛舟楫幣遣歸又四年乙亥陞太常寺少卿建
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 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

遼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七

論死族其家

少卿廖昇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二十九年孫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修

高廟實錄學士董倫王景彰為總裁昇及侍讀高遜志副之昇博雅有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茹常等自龍潭敗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故死建文計其存心與

遜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八

叛逆等並宜追戮以儆奸朋

上詔勿問

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號晉菴其先徐州蕭縣人元末因父德為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興幼好學嗜文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遜志皆師事之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一
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為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為翰林院編修轉秦府紀善累遷侍讀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為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請居胸山建文時起為太常寺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為會試考官得吉水王良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知人靖難後不知所之

遜國忠紀

卷六

太常寺

九

按遜志一作巽志而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

四年靖難師起存歿無考殆晦迹終身挺節不

污於時耶乃趙司空志云卒證文忠不知何據

沈志古蹟復有高文忠墓在嘉興縣東奚家橋

北豈卒於革除間歟若靖難後必不得

文忠之謚矣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末為國子博士靖難後以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踈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街衢者輒拂其塵土置於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遜國忠紀 卷六 國子監 十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

自居如所謂雪菴和尚等者其志蓋可悲云或曰

彥清本大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下皆效命願兵力不足

死之或曰王誠為黃

欽天監

監副劉伯完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時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賊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遜國忠紀

卷六

欽天監

十

宗人府

經歷宋徽一作徽

宋徽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宗人府經歷上疏請
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徽徽又嘗與謝
昇牛景元盧振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
後縛至不屈死併殺其妻子

遜國忠紀

卷六

宗人府

十一

遜國忠紀卷之七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布政司

叅政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 國初歷任潞州同
知居貞豐頰美髭髯始從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
師泰遊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
見重於時二十三年進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
論死善詩文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槍

遜國忠紀

卷七

布政司

一

庭葦子孫留居福州之瓜山遂為閩人初孝孺之
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
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
濟銷環珮天門何差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
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
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
贈之文謂其叅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
為憾云

參政陳周

陳周常州無錫人建文中第進士官至某省參政

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衍幸用於

文皇帝因薦辟之周乃逃隱錫山終其身

按察司

按察使李文敏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為監察御史陞四川按

察使承衆間以奸黨論死

按察使黃直

黃直常州人累官至侍中尋遷為按察使京師陷遁去往來夔慶間避姓名為人補鍋所謂川中老鍋匠是也題詩娥眉亭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後死南中

世傳川中老鍋匠久逸姓名致身錄迺云王之臣家世補鍋故號老補鍋而附膝錄所著復如此何弗符也補鍋傳今仍別載蓋兩存以志疑

遜國忠紀

卷七

按察司

四

云

副使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析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為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眾欲奏官之以疾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善壽康喪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學

遜國忠紀

卷七

按察司

五

本立由是篤志為已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往就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時同秦晉燕府官寮 召見奉天門賜楮幣鞍馬在任五月以母親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從王入覲以府事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從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煽動為憂本立單騎深入夷巢開諭以順逆利害諸酋落威感悅歸順已而餘孽尚驕西

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聞本立賢皆禮重之委以
統領守禦部內餓卽便宜振卹曰吾爲王官禦邊
固豈可以文法自誘坐令夷人生患假令死卽死
吾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民也遂不避艱險山行
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
輯繇是軍民安業本立之功爲多壬申英卒本立
爲文祭英英宗人重本立請撰碑志述英功德戊
寅奏計京師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
文學治行宜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遼陽忠紀

卷七

按察司

六

太祖實錄尋陞署左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
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辛巳以誤失陪祀當調特
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江西副使未
行北師已渡江本立知事不競悲憤自縊死壬午
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

文皇卽位詔追奪本立恩典家無遺資時稱爲清御
史所著有異隱集若干卷郡人吳昂官福建僉事
刻布之邑人祀本立於鄉賢祠

僉事湯宗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
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遠瑛謫廣西靖
難後 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
甚捕至宗死之

遼陽忠紀

卷七

按察司

七

僉事林嘉猷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邑人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喜曰匡我者三子也洪武末以儒士較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為府僚賜名曰良顯建末初辟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為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

遜國忠紀

卷七

按察司

八

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詰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大憫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為遂死之

僉事胡子義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遜國忠紀

卷七

按察司

九

遜國忠紀卷之八

華陽周 鍾仲馭編次

府

徽州知府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歷仕

一作俱捕

州縣後以非辜陷重辟彥回與弟彥困

逮一戍雲南一戍遼東彥回未入滇大父與母及

子俱道死北至蜀惟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

遜國忠紀卷八

徽州府

一

知定遠縣往依之因變姓名曰黃禮積良罷依閩

中縣丞于仲和後閩中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

經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侍殿陛承顧閣

者四十日

上悅之擢平江知縣閱十三月

高廟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

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遂陞徽州知府數月政教一

新士民感悅以循良蒙上賞會丁祖母郭氏憂徽

父老走京乞留是時彥回尚蒙黃姓居恒以亡命

冒宗為愧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

跌托之何所於是自號訥齋隱忍二十餘年至是

衰經赴闕疏其故乞正名籍有旨釋彥回遼東

戍仍從徽民前請留郡治事彥回又乞竟服不允

而許襄事供職彥回乃葬郭郡北十里北山之陽

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其山為太守

山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回至

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

回謂之曰子荷朝廷再建之恩此生不足報冀

遜國忠紀卷八

徽州府

二

一子固有以處之矣到郡當遣吾弟歸治家事子

身許國他弗卹也子其為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

末仍為索筆書務本二字以道之俾知孝弟為修

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知彥回之必徇身矣未幾

復蒞郡會北軍渡江彥回糾義勇赴援內難已靖

擒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共家

蘇州知府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居魚寨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儻靡達式繩以重法器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諸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敷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

遜國忠紀

卷八

蘇州府

三

戚俗尚淳滴稍因俗改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為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片自守甚高善願見秦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致片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

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

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

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

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

于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

遜國忠紀

卷八

蘇州府

四

大將軍北行旋還京 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

齊黃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很很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黃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

及至金川門失守矣是時善奉 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

典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

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
臣各爲其主丁若言何謬耶遂磔之時年四十三
子節發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見坐配保兒習匠
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遜國忠紀

卷八

蘇州府

五

衛輝知府孫鎮

孫鎮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戶部主事時
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卒
復其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謫戍山
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受自號
沖玄子

遜國忠紀

卷八

衛輝府

六

寧波知府王璉

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學通經史尤長于春秋
洪武初仕教授以累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
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
教兼舉其自奉甚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
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法者故軍
衛甚銜之建文末北師乘勝日迫江上璉造船取
海道勤王為軍衛吏縛送京師

文皇問曰造船何為璉徐對曰將由海道趨瓜州截
遼國忠紀 卷八 寧波府 七

來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之放還田里

徽州知府黃希范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政令
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
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
禦策捕至不屈死籍其家

遼國忠紀

卷八

徽州府

八

袁州知府楊任

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於刑耳任性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夷族親戚坐累者百餘家

知府葉惠仲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兄刑部主事見泰字夷仲雅為方孝孺所知與惠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某府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為逆論死籍其家時年六十四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為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 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讎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

石命於原宥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

遼國忠紀

卷八

常州府

十一

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

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遺

文曰遇安集

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壬午北軍迫京師勤王命下瑜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義極肆指斥京師陷械至京磔于市并族其家

遼國忠紀

卷八

松江府

十一

夔州府通判王禎

王禎江西吉水人父省屬濟陽縣學教諭北師歷境為遊騎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乃釋之歸召諸生集明倫堂頭觸堂柱而死訃聞禎為夔州通判亦死於義

遼國忠紀

卷八

夔州府

十三

州

東平州吏目鄭華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子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比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遼國忠紀

卷八

州

十四

遜國忠紀卷之九

華陽周 鍾仲馭編次

縣

沛縣知縣顏伯瑋 附子有為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知徐州沛縣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附伯瑋聞之獨以死誓時李景隆統兵往禦駐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民夫餽運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而民不告勞辛已六

遜國忠紀 卷九 縣

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遺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權徠之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伯瑋躬自教閱時加激厲皆為精兵尋調三千人益德州兵壬午正月北兵駐沙河以今二日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戶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不至度不能支預令其弟瑀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

大屢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

艱達 聖明是月二十六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

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慟哭拜曰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有為不忍

去復還見父死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

沛詢邑人知縣丞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

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官於

徐因為伯瑋傳其事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睦

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詞以故守令知而薦之

遜國忠紀 卷九 縣

及令沛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林共食

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

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視死如歸賢

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至沛問伯瑋葬處令

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樂平知縣張彥方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繇給事中以便養告
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舉旗糾義
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
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
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
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
白堂後

蕭縣知縣鄭恕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
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甌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
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
嚮之寧波知府聘為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
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
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澹
姪温及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
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
恕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獻縣知縣向朴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為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時兵燹餘為闢荆榛春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

遜國忠紀

卷九

縣

五

流移漸復業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勇奮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獻民哀之拾遺骸葬道左後陳煥為都御史瑛獻人也懷怨死事諸臣最深請究治不已有楊姓者父子懼發掘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王中秘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夜夢料服血汚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為文乘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彥起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於寶峰菴佛座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

淳道微道淳被微稱痼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栢巷號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奉

詔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獻民楊氏殿食焉

遜國忠紀

卷九

縣

六

沛縣主簿唐子清

唐子清沛縣主簿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沛縣典史黃謙

黃謙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劾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同死死之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畧具則聞南師燔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

遜國忠紀

卷九

縣

九

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終吳文定寬為縉傳有日以愧世之為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儒學官

漳州教授陳思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士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思賢勸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遜國忠紀

卷九

儒學官

十

青州教諭劉固 附弟國子起

劉固字永貞陝西真寧人以儒士授山東青州教諭建文元年固以母老乞歸許之耿清為都御史以書招固蓋以真寧地接代境當是時五藩煽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乃移家江右意近京師耳耿清姊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王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一也况固曾受 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國語塞然逆知禍必及已乃潛寄劄於王十六日城陷

遜國忠紀

卷九

儒學官

十一

四

按劉公姓氏久逸不傳近乃見之拊藤錄而幽忠紀所載亂仙事尤奇云先是大理徐公署有神降於箕公詢其名曰劉姓諱固字永貞詢其世曰建文時人箕停有間若欲秘其事者曰先

生其死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屢變之誅世所未有景清者耿清也偽為景又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孀乳言之聲亦吞余在南門能仁寺臨刑詢其齒爵官山東教諭年三十八詢其里曰往事不必道尋以扇乞書卽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曰先生得無仙乎曰財入童初官此崇禎二年已巳秋也嗟乎世傳顏魯公死而後猶有遇之於羅浮山者矣遺書達其家則共驚以為太史親筆豈誣也哉夫生而忠義歿而仙靈固其所耳又何疑於劉公焉余猶及見其憑箕書蹟道雅瘦妙所謂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者抑信然耶

遜國忠紀

卷九

儒學官

十一

濟陽教諭王省

王省字子聯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

遜國忠紀

卷九

儒學官

十三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後有司立祠學官祀之

德化教諭豐寅初

豐寅初字復初鄆縣人洪武中為國子監司業抗疏諫燈誦德化縣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有五歲子慶給事中孫熙狀元

遜國忠紀

卷九

儒學官

十四

開封訓導林大同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
因家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子史手自抄讀不
問寒暑洪武中為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
人取召卒以疾辭所著易經與義并文藁若干卷

儒學官

遜國忠紀卷之十

華陽周鑑仲馭編次

諸王府

燕府長史葛誠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
起

文皇使誠入奏事規 朝廷所為 建文君密問燕

府事誠具以實告 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

應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 詔讓燕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文皇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

密言王無恙以不得 上心故宜為備誠又密疏

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即發

符逮燕府官校又令昺等發兵內應盡簿錄府中

人

文皇大恨殺誠夷其族

寧府長史石撰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趨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為守備計及北師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

按平定州志載撰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太

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江西城獨為守備上

怒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

計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

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江西耶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應察之

江西忠節錄辨之審矣

遼府長史程通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以鹽

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笏引他人可免平起對

曰某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寧以身待

罪御史嗟異竟謫成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

子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

葬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洪武乙丑通以縣學

生應貢入太學明年以父以誠死嶺南免歸徒步

扶柩還葬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上太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五

學時平成延安年已大耄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為

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

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而泣

哽咽不能仰視

皇嗟嘆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

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

貢士于廷獨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

未從王闕武臨清壬申從王之國遼西時王府未
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上賓庚辰從王渡海來朝辛巳進左長史明年
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事必咨
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倖幸于王通屢管戒之
會

文皇舉兵靖難潛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乞防禦
此兵數千言

文皇卽位綱入賀留侍爲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

遼國忠紀卷十 諸王府 四

乘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乃 詔械通至庾死獄

中家屬發戍極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

百卷牯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旁

及初遼王雅重通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

之後十年通異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

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

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

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

其像獨遺其世譜云通初讀書卽勵志聖賢之學

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
立如此爲詩文不求異而主於理然辭氣超越專
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於官

按弁山別集云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

九月奏言遼地荒遠請徙國荊州 詔從之是

時 文皇卽大位久矣乃謂 文皇舉兵靖難

遣人至荊州通草封事上之何耶又紀綱者山

東臨邑書生也而以爲遼府護衛乎似此則本

傳不能無譏矣夫通老有怖於燕意或佐遼時

遼國忠紀卷十 諸王府 五

有之當不於荊州也爲附記以俟知者

晉府長史龍鐔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為國子
生授浙江副使以徵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
史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
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
生固殞弗事二三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
盡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
土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六

谷府長史劉璟

附子縉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
極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
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
才畧

高皇喜曰璟真伯温兒矣 召見謂曰朕欲汝相汝
左右考宋紀惟閣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為職處
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者諸大臣故忌璟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七

對曰閣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

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則讓不可

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

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

奔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跳躋岸冒雪走良鄉

趾為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縉自大同赴難越良

鄉至涿州遇璟翼縉上馬奔還家養疾後與疾赴

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以俟

文皇卽位召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至京

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

得一箇字蓋謂篡也 詔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

肖像配享文成祠

按陳中州譔劉璟傳謂 高帝授璟爲閣門使

金書除茲摘伎四字於鐵簡賜之令擊百官不

遼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八

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

事鄭莊簡公因而筆之書而王弇州則以爲此

直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

而附會之耳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

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

豈以鐵簡賜閣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

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

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涼未就國安能遙制洪

武間趙王杞甫封卽逝時無趙府趙府 文皇

第三子也余挹是言蓋核而衷於道者今爲汰
其傳之謬不存壹循忠節錄所正云

遼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九

秦府長史鄒朴

鄒朴字爾愚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卒時人謂瑾朴為永豐連璧云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十一

衡府紀善翰林纂修官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返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未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上曰是修問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家居何為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上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每承命作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遷本府紀善建文初至以過行闕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十一

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君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北兵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遂自縊於尊經閣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内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死生累故行無不

果乃輯今昔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籍所遺者爲
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
雅好吟哦每朝輒伸紙濡毫作嗚嗚聲文成必光
理致未嘗構思而雍容雅贍詞氣條達所著有詩
小序詩譜集義三卷論語類篇二卷廣衍太極圖
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適言四卷家訓十二卷別
有芻蕘集進思集十餘卷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
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後是修首至胡
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獨身踐之竟無一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十二

如約者既死陳瑛言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爲
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
聞者以爲笑萬曆中修撰焦竑言于督學御史饒
位卽是修死所立祠祀之

燕府伴讀俞逢辰
俞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爲燕府伴讀靖難兵
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起兵
逢辰泣諫死之

遜國忠紀

卷十

諸王府

十三

參軍斷事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母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
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
年舉孝行 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
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
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議賢謫

戊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建文初上疏陳情

遼國忠紀

卷十

參軍斷事

十四

乞放歸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魏赴

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帝提三

尺劍滅亡道泰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

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於

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合忍容之尚不免

尺布斗粟之謠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輔

以錙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

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

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番故以藩王之

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

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

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

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其北雖

曰沙漠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

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典故以燕府王之四川

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滌劉備據之虎觀吳魏故

遼國忠紀

卷十

參軍斷事

十五

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蕭之屬

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

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親

之恩此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

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今亦盍師其意

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王父偃推恩之令命秦

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湘潭齊充吳
楚湘潭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皆然則藩王之權
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
使人饋問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
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不改者合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
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上覽察
焉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
師叅贊軍務魏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歲以親親之
禮國忠紀 卷十 泰軍斷事 十六

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
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
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魏有一策解隙以和
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
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魏所以置死度外來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
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
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寧不比隆於周公
乎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
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賴
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
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冀
定雖易若建甌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魏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遠不回捨千乘之尊

遷國忠紀 卷十 秦軍斷事 十八

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魏不知孰優也况大喪未終毒與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愾款之恩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不報魏又上書援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大王論親比長論行比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碩膚

之過無驕悖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於前矣惟我高皇聖同文王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魏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

遷國忠紀 卷十 秦軍斷事 十九

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藉口矣復不報已南軍大敗魏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魏於是南奔道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魏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

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益死驛舍

錢芹

行軍斷事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元末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號太守善虚心求見芹授一冊竟不交一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不知其詳也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罷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合遣芹入奏憂憤道卒將死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歛歸葬黃山善後竟勤王

通國忠紀

卷十

字

通國忠紀

卷十

王

遜國忠紀卷之十一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公

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生而白
皙秀眉豐下及長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
儼雅中山王數鎮北平特留宿衛御家家眾肅然
太祖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已而
中山王自北平還道發背

遜國忠紀 卷之十一 公

一

上命輝祖奉 手詔道迎勞俄王薨又三年為洪武
己巳始令襲爵魏國公 賜諾稱揚中山王之烈
而勉輝祖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等
以 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 賜黃金三
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二十疋綾十疋
俾還鳳陽 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
為衛復 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
出練山東南卒 詔輝祖仍於太倉支歲所受
祿五千石而還其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

兒乃兒不花與其部眾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為告
者所發

上密詔王詢實而命輝祖以 詔往輝祖之姊王妃
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策併其黨悉捕送 闕
下戮之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日
夥不為甄別高下無以懲勸

上命輝祖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
吏部銓用輝祖嘗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史大議
又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 建文君

遜國忠紀 卷之十一 公

二

即位因特見信任入月舉太子太傅時建武學於
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
督絃誦大興管 召對密言事益自
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
靖難將起兵世子及漢趙兩郡王留京師乃稱病
篤以三子請朝議以 遺詔不許既而屢請 上
以輝祖兄弟屬燕藩內親題 召輝祖及其弟增
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增壽獨力為庇乃悉遣歸北
師起其世子高陽王曾陰誣輝祖為內應輝祖確

然不撓始改餌增壽輝祖日與齊泰黃子澄盧振
張曷葛誠通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帥師繼
之白溝之敗輝祖爲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
敗北兵於齊眉山斬其驍將李斌燕人皆懼議旋
師獨朱能不肯遂決意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已
北歸乃召還城守未幾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又
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敵將士往往離散不
前力屈而返金川門潰輝祖仍率兵巷戰遜國後
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書罪狀惟言中

遜國忠紀

卷十一 公

三

山開國功耳

文皇大怒勒罷尋幽繫而卒年四十或云自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有

大功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

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嗣魏國公

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輝祖弟增壽素通欵於北平壬午兵
入金川門建文君手刃增壽於左順門是年謚
武陽忠愍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輝祖子孫恩數

視增壽常差薄云初高陽王待命京邸輝祖察其
異常欲上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
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
大患旣而上不果留高煦瀕行竊入輝祖廐中
取其良馬馳去卒之皆如其言萬曆初詔錄建
文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輝祖居首

遜國忠紀

卷十一 公

四

侯

越雋侯俞通淵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父廷玉開國有功官至僉事
樞密院事攻取安慶沒於陣追封河間郡公通淵
少隨父兄集義旅以舟師應

高皇帝渡江兄通海功最位平章死於王事封號國
忠烈公通源以定中原功封南安侯通淵起恭侍

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喇
哈至捕魚兒海復酋長人畜尋轉餉江西充偏將

遼國忠紀

卷十一

五

征都勾龍揚諸蠻克展沅寶慶俘獲多封越雋侯

討建昌叛賊城越雋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

文初召見 上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充

偏將從大將軍禦靖難兵號敢戰白溝河之役諸

將兵大敗通淵死之 朝廷悼卹賜葬聚寶山號

國公墓旁以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焉命子靖嗣

官尋卒幼子端優給錦衣亦卒靖難後家人懼禍

不敢言襲替事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大將軍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至正壬辰江淮雲擾所在
盜賊充斥君用彷徨無所歸謂炳文曰吾父子與
其伏山林歛手就戮曷若求豪傑而往輔之乃就
是歲八月謁

高皇於濠城一見被知遇授君用管軍百戶甲午四
月領軍隨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管寨取嘉山繆把頭寨七
月克滁城守禦嚴密軍于月乙未闕正月從

遼國忠紀

卷十一

六

上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管三月濠舊帥

孫德崖乏糧就食於和因與郭子興有隙甫至即

他往

上送之孫德崖軍多蓄異志

上大驚疑炳文翼衛甚至竟保無他六月朔從

上渡江風順舟駛頃刻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守禦

時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結若采石衆數萬陳

也先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水陸相望

丙申二月從克采石寨獲兵萬餘三月一日破兆

先陸寨降其衆十日取金陵守禦聚寶門父子相
從領軍十七日同父隨徐達取鎮江守禦四月君
用奉命統兵援常之宜興是地與張士誠界勢所
必爭各柵木自營盡死以守君用賈勇騰柵而上
創甚巨猶力戰不休竟死炳文襲父職仍領其軍
六月取廣德丁酉二月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
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
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僉士誠守將李福安養
失營等義兵萬戶蔣義舉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

遜國忠紀

卷十一 侯

七

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留贊軍
事用共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三月收
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
兵部元帥守之五月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
嚴再興來寇屯上新橋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
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踰四年辛丑十月士誠復
遣司法李伯昇率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寇城下城
中兵僅七千敵勢甚盛

上命帳前都先鋒陳德等率建康兵元師華高等率

宜興兵萬戶費聚等率廣德安吉兵往援之比至
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左
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擒其將宋元帥等
成追至東門敵軍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墮放火
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相持凡月
餘旣而援兵至伯昇棄營遁追斬五千餘人甲辰
九月收永興翼元帥府爲永興衛親軍指揮使司
以炳文爲指揮使十月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來
侵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

遜國忠紀

卷十一

八

圍城炳文復與指揮同知費聚出戰敗之自是士
誠奪氣不復敢圍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
城血戰卒以無虞其功最大丙午八月
上命伐張士誠先取湖州調炳文往十一月湖州平
進圍蘇州諸將分門而軍炳文軍城東北四面困
以長圍又架木塔築層樓置弓弩火器於上復設
巨砲以擊之城中震恐敵兵屢出挑戰屢劔而入
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采段表裏陞
大都督府僉事冬從征中原克山東沂益諸州郡

明年

上卽位改元洪武進功臣秩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月召回扈從車駕北巡七月還京師九月同常遇春克大同十月克懷慶澤潞二州十一月大同守禦十二月拔平陽克太原二年二月以其軍從大將軍達征陝西時兩軍夾武功東川而陣思齊在其東思道壘其西日數挑戰葍食以俟衣甲不少解如是者數月思齊輩力不支相與遁去達旣得其地卽以

遜國忠紀

卷十一 侯

九

柄文守之嚴號令練軍伍築涇陽縣洪渠堰又渠十萬三千餘丈民皆利焉是年冬大賞守禦功有白金文幣之賜三年正月開設秦王府授府左相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六月開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命以左相兼行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尋開行大都督府命署都督僉事十一月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仍賜文綺及帛四十疋五年以後皆鎮陝西十

三年十二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炳文領軍輔大將軍達討之賜鈔百錠遣行四月至塞外大破虜於北黃河俘獲人馬數多悉送達所十五年七月 詔遣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十二月炳文計訓練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九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十六年雲南平命往喻征南將軍頰川侯傅友德班師兼視城堡郵傳籍軍數田糧于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

遜國忠紀

卷十一 侯

十

靖普安諸蠻寇申之二十一年同定遠侯北征獲故元餘孽及後宮妃后於捕魚兒海上賜緡銀五萬錠與造第風陽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文段表裏三千疋復推榮其三世父君用贈榮祿大夫同知都督府事封長興侯二十五年陝之兩當縣妖人作亂聚兵聲討三年始克之三十年蜀盜爲亂以征西將軍往討之擒賊首高佛興俘其衆三千餘人以獻明年鎮守遼東建文改元靖難兵起命炳文佩大

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眞定與北將張玉
朱能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尚數萬十月
復戰衆皆潰炳文死於陣年六十有五炳文老將
善戰至是亦敗歿建文始有憂色代者益非其人
竟至於亾乎璿璣皆都督僉事有傳瑄散騎舍人
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按開國功臣錄及革除遺事皆載長興侯耿炳
文歿於陣而吾學編則云炳文固守眞定靖難
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建文君乃召還又

遜國忠紀

卷十一 侯

十一

云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
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靛 上曰
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
何多異耶功臣錄屬定遠黃金所輯金與炳文
爲同鄉其考據必核吾學編間錄傳聞誤耳

歷城侯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叅將從長興侯數
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
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庸夜出劫戰晝
憑城防禦盡毀北兵諸攻具捷聞卽軍中陞鉉兵
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
官代曹國公鉉叅贊軍務是年十二月靖難兵至
汶上掠濟寧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背
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師方恃屢勝直至

遜國忠紀

卷十一 侯

十二

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
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
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文皇易服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
復大呼譟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
擊殺無算次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
殺傷無算北平震動三年三月庸兵至單家橋營
於夾河

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文皇掠庸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戟盾固匝不可動
乃退庸出千騎追襲其後

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不可動

文皇命步卒攻左掖騎兵掃中堅而其大將譚淵出

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

淵及其部下指麾董真保等燕小卻

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未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

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積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却莊

遼國忠紀

卷十一

十三

得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

歛兵入營

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管野宿明且引馬鳴角穿營而

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 上諭旨無

使負殺叔父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軍我東北庸軍西南自辰

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

之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空沙

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

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不勝計

文皇追奔至淖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靖難

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夏問庸南趨靈璧齊眉山

戰皆敗次於淮南六月靖難兵至浦口庸時還京

口率兵出高資港結水寨拒戰靖難後致仕千戶

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

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遂削爵庸恭卒

遼國忠紀

卷十一

十四

駙馬

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

李堅河南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

倫梅殷陸賢賁濟北平建文君即位進公主大

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耿炳

文北征與靖難兵戰於真定諸將謹備西北北兵

突擊出不意破西南炳文大敗北將丘福進攻子

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堅灤城侯食祿千五百

遜國忠紀

卷十一 駙馬

十五

石與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薛祿引梁中堅墜馬

祿揮刀直向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

文皇謂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堅無降附意命械送

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公主懼禍繳

誥券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公主至宣德初卒

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弟成為中都留守改山

東都指揮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駙馬都尉總兵官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

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

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

勅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為儒宗後嘗受密命

輔建文君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

防禦號令嚴明及師迫假道過淮殷割使人耳鼻

授之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北兵竟不

遜國忠紀

卷十一 駙馬

十六

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渡江至京師

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付李中使達殷

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

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媿之乃還京

文皇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

文皇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

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

氏朋邪詛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經竹橋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殿下水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文皇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

定初公主謂

文皇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遜國忠紀 卷十一 駙馬

十七

文皇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

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曰朕不

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宜

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

官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移書

沮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

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後稱大長公主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劍勉強釋兵

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其募能刺都尉

者官超三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

十餘人奏報上大悅令其俟梅早朝到竹橋

推以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

沒奮舟駕其背而死大長公主入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問曰汝與梅都尉何仇

對曰有旨上怒即命金瓜槌折其齒併其從

皆斬於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至今世襲指揮

遜國忠紀 卷十一 駙馬

十八

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趙曦而發

其事者都督許成無所謂許至與王駙馬也茲

言誤矣

駙馬都尉都督僉事耿璿

耿璿濠人長與侯炳文子洪武中為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璿勇悍有武略北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征璿力勸直搗北平已而炳文戰敗璿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以罪論死公主復稱郡主以憂卒

駙馬都尉胡觀

胡觀不知何許人洪武中尚太祖第十女為駙馬都尉白溝河戰敗死之

駙馬都尉李祺

李祺韓國公善長之子尚

太祖女臨安公主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

江浦北兵入城遽投水死

遜國忠紀

卷十一 駙馬

十一

遜國忠紀卷之十二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都督府

都督廖鏞 附弟銘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從

高廟平中原滅西蜀有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

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

時宿衛殿庭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今召之孝

遜國忠紀

卷十二 都督府

一

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至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

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

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

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

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

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同知孫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付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都督僉事耿獻

耿獻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獻論死

都督寧忠

寧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征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八月及靖難兵戰於真定敗奔滹沱河又敗與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女也後與凱皆不知所終

都督陳暉

陳暉始為洮州衛指揮累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與靖難兵戰真保滄德間互有勝負已而戰敗被執送北平後不知所終

都督余瑱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

遼國忠紀 卷十二 都督府 大 死

都督同知陳質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遼國忠紀 卷十二 都督府 七

都督潘忠

潘忠不知何許人歷官至都督將兵屯鄭州時燕師破雄縣都指揮楊松戰死

文皇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果至

文皇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被執死之

按遼國臣記但云潘忠戰敗被執未詳其終華

遼國忠錄

卷十二 都督府

人

朝遺忠錄謂其死之當有據耳

都督僉事徐凱

徐凱字子安廬州合肥人父典以開國功累官成都前衛指揮使凱襲典職為茂州衛指揮使守松藩頻著戰績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征賈哈刺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文官軍叛會都督審正討平之又克征虜大將軍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為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守滄州

遼國忠錄

卷十二 都督府

九

為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餘衆盡降凱遂被執先是

文皇聲言征遼東凱等諜知之信以為實然也

文皇迺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始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措燕兵四面亟攻

文皇麾壯士繇東北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

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濟胡原
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凱不服械送北平莫攷其
所終

按遜國臣記云凱等被執 文皇飲之酒遣歸
凱等謝願留事殿下令往北平仍其官祿靖難
後暴卒夫既已效順後復死狀未明何也將無
傳聞之誤乎忠義流芳所載莫攷其終之言審
矣

遜國忠紀卷之十三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衛所

都指揮謝貴

謝貴未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
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
年坐趙隆事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君即位慮北

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

遜國忠紀

揮使俾規燕動靜令其練兵即有事先發後聞已

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

柵斷端禮四門

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為之備能請

先擒謝貴張昂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令奸臣

遣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

中人召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來則縛之一

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貴昂久之乃至衛

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貴得入至端禮門壯士
出擒之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攻九門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
單騎往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於是上書清君側
之惡而靖難之師起矣貴等即日被難

都指揮彭二

彭二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
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彭二咤曰早不爲我謀急
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革殺之二兵亦尋散

都指揮馬宣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為都指揮守薊州靖難
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鏖
撫曾潛閉城堅守

文皇遣將及復諭之不下玉擁眾急攻宣率眾出戰
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或云宣被執罵不絕
口死

都指揮朱鑑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
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
之 建文君加卹典

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都指揮瞿能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為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塞 建文君即位從李景隆為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為備白溝河之戰能父子奮勇衝擊所向披靡引衆躍而前大呼滅

遼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六

燕斬其騎百餘人時南軍飛矢如雨

文皇所乘馬凡三被剝而三易之幾為能所及得高煦兵令又會大風起景隆陣潰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或曰能通之子也

都指揮宋忠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宥百戶成 遂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 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關童

遼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七

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為內應及昺等遇害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余瑛據其城忠率所部至居庸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先是
獲謀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
府所滅盍努力復家警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遙呼其父子兄
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皆罵宋統兵
欺我遂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鼓譟而進忠賊死之子謙鎮南衛指
揮後詢戍邊年十六賜死

都指揮彭聚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敗
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較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
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孫泰

孫泰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都指揮莊得 一作德

莊得洪武末為西涼都指揮 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一軍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於夾河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都指揮楚智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都指揮楊松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南狗耿炳文為主帥駐兵真定遣楊松為先鋒進據雄縣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

文皇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門而潘忠援兵未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俱戰死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肅所

十四

都指揮卜萬

卜萬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為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

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為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未幾亨竟降貞遁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遜國忠紀

卷十三

都指揮

十五

指揮崇剛 崇一作鄧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鷲有膽畧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為張本徐政所縛開門降並縛剛剛不屈死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七

指揮滕聚

滕聚陸梁衛指揮白溝河之戰聚及越雋侯俞通淵引眾赴之俱力盡而死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七

指揮盧振

盧振燕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 建文君逮燕官校令昺貴密約振為
內應昺貴既見殺振不屈死之

指揮趙諒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
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僉
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
時時奉 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靖難後諒
坐廢死

指揮宋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於靈璧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六年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當嗣文皇惡瑄以瑄弟琥嗣之

指揮張倫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

指揮小馬王

王失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為小馬王指揮臨
淮人

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
戰於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
報家人乃慨然立馬豎鎗而亡

鎮撫曾濬

曾濬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州城北兵攻不能克
招之降不肯輒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
而死

鎮撫楊本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初募才畧士本應募起家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二十五

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姝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

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叅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煥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畧且欲用之也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南之君臣可知也武功伯徐有貞嘗記其事云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二十五

鎮撫周拱元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不屈死之

鎮撫徐讓

徐讓為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賣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
文皇受而不答還授衛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鎮撫衛健

衛健不知何許人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
膽智過人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不答健曰願燬
下熟思之亦不聽還授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
遣戰歿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三六

千戶倪諒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逮府中官
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
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捕諒不
屈死之

附記

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被執委身不貳莫考其終
者尤非一人滄洲之戰都督程進都指揮俞琪趙
濟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瓖滹沱河之

遜國忠紀

卷十三 衛所

三九

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劉璉朱榮白
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
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涑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
指揮詹璟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
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婁鬼里
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璧之敗則都指揮
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遜國忠紀卷之十四

華陽周 鍾仲馭編次

舉人

劉政

劉政字仲理蘇州長洲人父以禮有經學為沛學
教諭政穎敏力學平生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
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試題出托孤寄命
章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
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明年試禮部下第

遜國忠紀

卷十四 舉人

一

建文君遜位孝孺被戮政悲忿不食死或曰政聞
靖難師起嘗感慨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朝
病卧未得行數月問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
慮其疾之殆也秘不以告京師既定政久乃知之
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一伸其志以死
也因頓足榻前嘔血而殂云

國子生

高賢寧

高賢寧山東濟陽諸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
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
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
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
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方俸用事勸賢寧就職
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廩有

遜國忠紀

卷十四 國子生

二

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

王志

王志蘇州人太學生京師未陷與刑部郎中柳一景同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事詳一景傳中

遼國忠紀

卷十四

國子生

三

生員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會廷瑞

呂賢

伍性原等六人俱漳州府學生員也

文皇靖難詔至從教授陳思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

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凡六人俱死

遼國忠紀

卷十四

生員

四

布衣

王稔

王稔字叔豐稔之孫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之女逮其及於難也時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屍歸葬不可得卒坐遺棄。

文皇帝念稔死國忠特從宥免且方需用而稔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山下將終身焉嘗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遜國忠紀 卷十四 布衣 五

同志商榷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千萬一稔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稔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集聖朝文

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遜國忠紀

卷十四 布衣

六

王賓

王賓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
冠僊孝子夙善姚廣孝廣孝掃墓歸吳謁賓再閉
戶不見已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賓左右
文府賓遽墮既而仆口目俱歛或曰廣孝三謁賓不
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賓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
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傳嘗治壁故又以
壁名亦其托業云

俞貞木

俞貞木吳人以明經見重於知府姚善月朔望必
延致學官講論經書以訓多士靖難後坐善黨執
送京師不屈死

楊福

楊福蘇州人其父楊濛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
舟黃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
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
書讀過日能不忘也濛曰我有書在汗海店去此
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濛舟至其
舍與數冊去數數來易濛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
悉記憶濛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
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

遼國忠紀 卷十四 布衣

九

遂盡其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
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縣聞之乃辟鉞賢
良并辟福濛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
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
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
曰第毋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
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
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深福才
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行即行不

尼以應 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

遣鉞以往後鉞累官給事中嘗與蘇州守姚善相
期許鉞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
川橋西向祀畢遂赴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郡
邑中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殮
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
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成
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
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抹薇歌手披
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
獨聞野老淚滂沱終其身不肯仕

遼國忠紀 卷十四 布衣

十

袁杞山 附子顥

袁杞山嘉興人逸其名任俠好義尤邃經學與蘇州守姚善交因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掛黨籍子澄來蘇謀匡復數詣杞山及同邑楊任兩家許千戶既執姚善疾至袁楊而袁先出乃械楊去坐籍沒戍邊者七十餘家袁一子戍北平洪熙四月復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仕子顥有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紀 建文君德俱杞山口授當日睹記事

遜國忠紀

卷十四 布衣

十一

內官監

段實

段實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內官出守徐州有功靖難後不屈死之

遜國忠紀

卷十四 內官監

十三

戍卒

燕山衛卒儲福

儲福常州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靖難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

文皇卽位詔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孝家行因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為從逆之臣在舟中號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為營地葬之

遼國忠紀

卷十四 戍卒

十三

金川門守卒龔翊

龔翊字大章蘇州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首入金川門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遼國忠紀

卷十四 戍卒

十四

史隸

茅印仔

茅印仔上高人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同侯泰
被執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
日典刑

遜國忠紀

卷十四

十五

遜國忠紀卷之十五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失官職

盧振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泰
黃子澄徐輝祖輩謀畫戰守効力為多靖難兵畏
之遜國後逮至今降根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榜掠
而死夷其族按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蓋兩盧振
云

遜國忠紀

卷十五

失官職

梁良用

梁良用浙江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俱事建文君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八人赴水死者五存者三

遜國忠紀

卷十五

次官職

二

郭良

郭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去

遜國忠紀

卷十五

次官職

三

高不危

高不危不知何許人官淮郡死難男繼兒充軍項
兒監候聽決永樂九年三月尚繫獄弟宣年二十
七遣戍海南衛或云不危即叅軍斷事高魏字非
也

遼國忠紀

卷十五

失官職

四

馬坤

馬坤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不屈死

遼國忠紀

卷十五

失官職

五

朱進

朱進常州人不知仕何官從金侍郎徵兵江西爲南昌左衛百戶縛送京死之

遼國忠紀

卷十五

失官職

六

杜奇

杜奇北平人靖難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文皇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京師陷後乃族

遼國忠紀

卷十五

失官職

七

黃穉 陳子方

黃穉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交性善被執死之穉與子方約赴難穉有詩云為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子方詩云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遜國忠紀

卷十五

夫官職

八

遜國忠紀卷十六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失姓名

燕奉祠何

奉祠何者逸其名其先鳳翔人父某仕元任四川廉訪使解官居閩中遂為閩中人何幼而砥行好

經史文詞邃茂

高皇龍興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

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閩中推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十一

擇何以應 詔何就學益力裹火炊糗寒則注沸

水於壺納卧被下燬足以記書雖遇勝節放假坐

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勤

苦如此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何行藝為

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為山陝堂與思建壯王以綬轄之乃冊封

成祖於燕尋命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成

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何名上 詔授燕府奉祠

既抵任管職務甚勤祠事常秩甚當

成祖意嘗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具以質對不可則力
諍於前曰臣下求訢合於主固其常情若逆知其
不可而謬順以攫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
成祖察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灑翰爲
忠恕二大字賜之何感殊知乃退爲忠恕銘以自
盟云其後

成祖入靖內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各次
第登 朝廷茹常爲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
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何獨爾疾固不起以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奉祠官終於家

內璫某

內璫名姓不傳十四日宮中火起自焚璫遂服
上袍冕赴火死以絕衆心 上出亡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三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六月遜國後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必覆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仍覆其上後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置悶悶不答傭錢稍餘買牛肉酒招諸乞兒飲傭作倦時每自吟哦常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呼與語傭走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夫姓名

四

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屬曰我死勿殮我棺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帕首挂短衣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人有欲學補鍋者授之不索謝錢但令肩其擔以從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川中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即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一日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後補鍋者業暇偶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澀而艱驟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即續吾詩指韻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柑強而後可過此若病風然卒晦以死莫知所終人或言其與雪菴和尚故僚友死不相問訊云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夫姓名

五

馮翁

馮翁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為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霰皆五色蛟螭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爨此兒備錫匠歸即刻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六

王公

王公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金華東陽縣東山不言姓名惟披麻戴笠終身不易服號曰姓天然又曰大呆子時為王姓人題詩曰宗兄故知其姓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嘗歌云七年艱難走闖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裡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七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縣東湖上口負薪入市口
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
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
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官自焚矣樵夫痛哭遂投
湖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八

樂清樵夫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卓
侍郎被殺額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氓
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或曰樂清樵張安也係指
揮被執而道遁者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失姓名

九

耶溪樵夫

樵夫于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
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
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鷓班
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
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
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焚焚一點真尋匿去不知
其姓名亦不知其所終

雲門寺僧

僧姓名不傳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
携茗具筆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
以人謂是建文文臣出亡晦迹者

洞庭居士

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來寓洞庭湖濱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湖大醉輒大哭後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而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自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

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頰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愉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

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曰

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尚未

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

舉為監察御史

按雪菴和尚原傳有云或曰松陽葉希賢而致

身錄迺云郭節時稱雪菴時稱雪和尚拊膝錄

又云吳成學出亡為僧號雪菴致身錄云牛景

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而拊膝錄則云柳

一景王志相率遁去樵浙東臨海東湖上致身

遜國忠紀

卷十六 大姓名

十四

錄云王之臣家世補鍋故號老補鍋而拊膝錄

又云黃直避姓名為人補鍋竟差謬弗一如此

豈諸公毀形韜跡忍垢茹荼間相符耶抑是時

風習靡茂人知嚮義懷忠負志之士隱於樵牧

中者尚多遂爾合懃耶共地與事何不爽毫末

也並存以俟知者

遜國忠紀卷之十七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從亡

翰林院侍讀史彬

史彬字仲彬吳江人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

詔請資縱官吏六人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俱付法司論死

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

稱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一

旨賜酒饌及鈔四百錠給驛舟傳歸 建文帝即位

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屬監察御

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兼敘彬明經特 詔所

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 陛見試四書疑一

道 欽授翰林院侍書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告

即位也三月報命夏四月 上方用壽州訓導劉

亨言與方孝孺等議更定官制彬具疏諫大略以

安靜法祖為言不報秋七月監察御史尹昌隆面

奏燕兵威勢甚盛弗可禦勸 上讓位守藩廷臣

愕然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舉而

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

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

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嘉之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夏五月改彬爲

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

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驛歸報命冬十一月

彬省親還鄉隨 賜勅命四年三月入京陛見口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二

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夏六月廷議避難彬請從方

孝孺堅守之策從之十三日大內火起 上從鬼

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彬與焉時 上聞金川失

守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

監王鉞跪白曰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藏奉先殿

左羣臣請亟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

二鎖亦鐵灌 上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濟碎

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

帽鞋錙刀俱具隨有白金十錠篋內朱書應文從

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於神樂觀之西

房 上泣曰數也可奈何濟立爲 上祝髮領應

文一牒適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側以名符願受牒

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

從亡者衆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會

鳳韶曰頃卽以死報陛下 上麾諸臣大慟引去

若干人凡九人從 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啓

之不奮力而竟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三

樂觀道士卽前 上賜名王昇是昨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較尉縛臣曰旦日午時

可於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勿洩洩且極汝是

以在此 上慰勞行舟至太平堤昇起前導間步

至觀已薄暮矣未幾應能希賢等十三人至共二

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集貴

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

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用

王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

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
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伸俱杞縣人
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監正王之臣襄
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共彬為二十二人
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
曰隨行不得多獨無家累者有膂力者俱餘遙為
應援可也師是之迺環坐地夜食酌定左右不離
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程濟是也往來道路給運

遼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四

衣食者六人馮淮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
先是也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
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
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
足備旦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然於是更
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及彬是
也徵明牛景先與彬預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
適得彬家偵舟大喜亟迎師同載凡八人為程為
葉為楊為牛為馮為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

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
遠軒旋改題水月觀親為篆文閱三日諸弟子咸
至相聚五日命之歸省八月十五日新命追彬
勅命師即率楊程葉三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
來年三月集於廖平家明年癸未彬往襄陽謁師
如舊約也既抵廖平家師不果來獨諸弟子在焉
梁良玉已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雁蕩初九
日先會彬家衣履已敝彬為易之台蕩遊凡三十
九日天已寒師返雲南下該師移川之重慶府大

遼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五

竹善慶里村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彬同何洲郭
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矣時朝廷偵師急胡濙
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求
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於途乃知師結菴白龍山
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
各出所有為供欣然有起色時七月十八日也甫
一月而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
固當久留竟延至明春三月始行命勿更來庚子
八月彬復造白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

之行師兀坐一室菴在平陽前後深林不下數里
為浪穹所轄地先時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
落成而兩人乍故卽菴東埋之留連彌月遣歸甲
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界遇
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健飯偕下江
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旋忽聞

仁廟大行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
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
於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取從亡故為仇訟凡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七

六

十有七宣德二年丁未三月竟死獄中書有致身
錄一十八條付其子晟存之

翰林院編修程濟

程濟績溪人或曰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
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
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
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
仰面大呼曰 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
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戰于徐州大捷諸將樹碑
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
故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七

七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起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
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後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
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
諸將敗 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高翔並
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為此濟
不聽既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
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翔竟
死之時 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

惟可出走免難耳既發

高皇帝遺篋遂立爲 建文君落髮從之以出每遇
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晚隨 建
文君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云已
莫知所終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

趙天泰三原人官翰林編修 建文君出亡從者
二十二人泰與馬嘗與馮灌郭節宋和王之臣牛
景先等五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時適衣葛遂自
稱衣葛翁又稱天肖子後未詳所終

翰林院待詔鄭洽

鄭洽浦江人。建文中為翰林院待詔。上既出亡，洽從焉。時方欲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惟吾所之。於是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洽其一也。洽亦自以為族俱忠孝可居云。後未詳所終。」

兵部侍郎廖平

廖平襄陽人。累官兵部侍郎。壬午六月，建文君出亡，平率金焦趙天泰等計二十二人偕從焉。平曰：「諸臣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逢為應援為便。」建文君曰：「然。於是酌定左右不離者程濟等三人，往來道路者馮淮等六人，家給而足，備旦夕者平與王良等七人。是年八月，建文君同程濟楊應龍葉希賢三人入雲南，餘各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於平家，如期諸臣後先咸至。建文君不果，以明年尚有天台之遊，今暫休雲南也。後十八年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道經其家訪之，已物故矣。」

刑部侍郎金焦

金焦貴池人累官刑部侍郎 建文君出亡焦從
焉甲申八月 建文君率史彬程濟楊應能葉希
賢等四人為兩浙之遊焦與馮淮宋和皆來會於
石梁間後未詳所終

刑部郎中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建文時官刑部郎中 上既
出亡田玉曾與從者二十二人之列後莫攷其終
或曰靖難兵入田玉同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遁去

刑部司務馮淮

馮淮黃巖人建文中官刑部司務 帝出亡淮與程濟等二十一人偕從焉時諸臣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其一為淮嘗自稱寒馬先生又稱馮翁又稱馬公又稱馬二子 建文君入雲南預期以癸未三月集諸臣於襄陽廖平家及期淮自雲南來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與史彬牛景先暨平相對大慟而歸甲申八月 建文君果為兩浙遊國忠紀卷十七從亡 十四

遊國忠紀卷十七從亡

十四

之遊淮與金焦宋和俱來會於石梁間既別去莫詳所終

監察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賢良方正為監察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累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當誅四年六月十三日金川失守 帝長吁東西走欲自殺俄得

遊國忠紀卷十七從亡

十五

高皇帝遺篋發之獲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已而 帝與楊應能各祝髮佩其二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 帝出亡從者二十二人薄暮咸會於神樂觀時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程濟楊應能暨希賢也明日從之適吳江史彬家八月從之入雲南住永嘉寺甲申八月復從之來吳江留三日而去遊天台雁宕諸勝未幾復返雲南是時 朝廷密偵 建文君甚嚴故深自晦匿踪跡莫定始憩息永嘉寺既移居大竹善慶里旋徙白龍山深處最後又結菴浪穹所轄之近地菴故希賢與應能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矣就菴東埋之或曰希賢即所稱雪菴和尚云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定海人刑部郎中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壬午之難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良玉在焉時諸臣酌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良玉居其一未幾物故明年癸未三月諸臣期會建文君於襄陽已不及與矣或曰靖難兵入良玉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為業以死

中書舍人梁中節

梁中節浙江定海人少好讀老子道德經建文中官中書舍人帝出亡中節與同邑梁田玉梁良玉皆從焉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為道士去

中書舍人宋和

宋和臨川人官中書舍人。建文君既出亡，憩神樂觀，和與廖平等二十一人俱從。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和與焉。嘗自稱雲門僧，又稱稽山主人，又稱槎主。後未詳所終，或曰靖難後，偕郭節變姓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中書舍人郭節

郭節連州人，官中書舍人。建文君出亡，節從之。時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節與焉。又更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七家，節亦與焉。嘗自稱雪菴，時稱雪和尚。丁亥三月，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建文君，過連州，訪節，遂與偕。後十四年庚子秋八月，史彬重往雲南，復至其家，已物故矣。

欽天監監正王之臣

王之臣襄陽人建文中為欽天監監正金川失守
同廖平金焦等從 上亡馬時酌舉六人往來道
路給運衣食之臣其一也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
計遂自號老補鍋庚子秋八月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過襄陽訪其家已物故矣

四川叅政蔡運

蔡運江西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 建文
君出亡運從之後卒於家庚子秋史彬往雲南過
南康問焉時已故矣或曰運為洪武中叅政清勁
直諒不諂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
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浙江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抵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之難良會以事至京及上出亡遂從焉時酌舉家給而足備日夕者七家良與廖平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是也甲辰冬建文君率程濟過吳江尋遊天台戒史彬勿從語以明年三月復來儼往祥符王良家訪之後未詳所終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三

按致身錄所載王良邑里官銜並與吾學編革除遺事諸書同而所云隨亡則與私第焚印絕異豈諸書猶屬傳聞之誤耶其云良聞靖難師克憫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為衆劫去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戲如廁置子池傍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

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為托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關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有見其出沒者則又灼乎可信如此余不欲沒其事也今仍致身錄所載而并附此傳之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三

吳府教授楊應能

楊應能杞縣人建文中官吳王府教授金川門失守 上發

高皇帝遺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能適應能在側遂願祝髮隨亡嗣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其一也巳卽從之適吳江未幾從之入雲南巳復來吳江歲丁亥史彬往雲南謁 建文君於白龍山深處叩扉而出者爲應能後庚子史彬重遊雲南而應能旣巳劫矣是時 建文君駐錫於浪穹之深

遼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孟

林卽應能與葉希賢所募建爲菴者也甫落成而兩人遽歿菴之東埋之

所鎮撫牛景先

牛景先沅人建文中任所鎮撫 上出亡至鬼門景先從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後酌舉道路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景先與焉嘗自稱東湖樵又稱東湖主人明年癸未史彬往襄陽抵廖平家諸臣未至而景先巳先在矣以 建文君有前約故也後未詳所終或曰景先官御史金川不守易服宵遁過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某寺云

遼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孟

所鎮撫王資

王資杞縣人建文時為所鎮撫壬午六月從 帝
出亡者二十二人資與焉尋酌舉家給而足備旦
夕者七家資亦與焉後未詳所終

按遜國臣記云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
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
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遣還京復走鳳陽從
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此則與致身錄
所載隨亡事甚異矣豈有兩王資耶抑資走鳳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壬

陽仍復歸 朝廷因而隨亡耶

所鎮撫劉伸

劉伸杞縣人建文時任所鎮撫 上出亡會諸從
者於神樂觀伸在焉後未詳所終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壬

太監周恕

周恕海州人建文時太監也 帝出亡恕與同邑
何洲俱從焉厥後未詳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无

太監何洲

何洲海州人建文中太監也壬午六月從 帝亡
者二十二人洲與焉歲丁亥三月洲同史彬往雲
南謁 建文君兩人成道士佈夜則同宿日則分
行終不得所在一日逢程濟於一寺舍傍乃知已
結菴白龍山深處矣既見各獻方物相遇雖甚從
遊山中自近而遠日率為常竟延至明春三月而
歸後未詳所終或曰何洲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
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為策
人客死異域卒莫識其姓名

遜國忠紀 卷十七 從亡

无

遜國忠紀卷之十八

華陽周 鑣仲馭編次

附閩

方孝孺妻鄭氏

鄭氏文學博士方孝孺妻也孝孺既戮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縊死其族鄭原吉等皆被誅

遜國忠紀

卷十八

附閩

一

王叔英妻女

修撰王叔英妻亡其姓叔英殉節後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旋死二女俱赴井死不屈

遜國忠紀

卷十八

附閩

二

黃觀妻翁氏 附二女

翁氏池口人侍中黃觀妻也靖難師入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觀取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伴使象奴出市酒肴遂乘間携二女家屬十人投通濟門橋下死焉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 朝命不報初觀至安慶得金川門報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即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逃來言狀果如其言傳聞翁及二女順流至賽工橋相

遜國忠紀

卷十八 附閩閩

三

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蓋奇事云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也聞者傷之
先年通濟橋一石相傳有大士影象相戒勿踐不知者以爲誠大士也昇送通濟菴菴僧因鐫其額曰觀世音而瞻禮之夫人一日見夢於僧曰我故侍中黃觀妻翁氏也當時過此嘔血成影每陰雨則見之若爲大士而朝夕奉我實不安幸爲我去數字未幾菴僧尋逝菴亦廢而其

事不彰不知者猶以爲誠大士也復昇送高座寺傳心樓下塵蒙數載乃爲少宗伯錢公移置清溪忠烈祠祠故所以祀黃公暨夫人并二女者築臺高三尺石樹其上夫人靈爽尚安於斯乎不欲沒其事之奇也爲附以傳

遜國忠紀

卷十八 附閩閩

四

齊泰女

兵部尚書齊泰女不知其名。

文皇卽位泰不屈死。一女發教坊司守節不污後卒出嫁云。

鐵鉉二女

兵部尚書鐵鉉有二女俱失名。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竟不可得遂磔死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

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世傳二詩或云非出女手。

張安國妻賈氏

賈氏工部郎張安國妻也靖難兵迫京師國謂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柰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京師陷帝自焚竟相與鑿其舟以沉

遼國忠紀

卷十八 附闕圖

七

胡閨女郡奴

郡奴大理寺卿胡閨女也閨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汗面秃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萬曆二十一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閨祠

遼國忠紀

卷十八 附闕圖

八

曾鳳韶妻李氏

李氏監察御史曾鳳韶妻也靖難兵入金川門
召鳳韶為吏部侍郎鳳韶刺血書憤詞於襟上自
殺李氏遂經死

龔泰妻

給事中龔泰妻失其姓泰為兵校執至金川門
文皇釋之乃自投城以死其妻茹苦歷艱卒負骸骨
歸葬云

戴德彙嫂項氏

左拾遺戴德彙死難時兄弟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靖難師濟江策德彙必仗節死禍且赤族令戴氏盡室逃二子在抱亟藏之山間焚家乘毀廟主而獨以身留。朝廷命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詰之焚炙逼體乳爛膚焦竟不言收者為之動容遂置之故戴氏之諱無存而血胤竟全

王良妻

按察使王良妻亡其姓

文皇卽位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為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嘆久之妻問故良曰我分宜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既抱其子歛獻如廁自投於池以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頃之屍浮起良殯殮畢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

鄭恕二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皆死之仙居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焉

王省女

教諭王省建文時死節明倫堂者也女適同邑周岐鳳岐鳳初主卽墨簿其女從之官聞靖難兵至濟陽遂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得其遺骸歸葬之

儲福妻范氏

范氏衛卒儲福妻也。福既死，建文之難，妻莫之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諭其事曰：「此節孝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范管，葬為廬于墓傍，亦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以廬草為崇孝菴。

卷一百一十一 附聞闕

遜國忠記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鑑撰。鑑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福王時為馬士英阮大鍼所殺。事迹附見明史。姜曰廣傳是書統載建文死事諸臣，而以職官分類體例小殊。然篤信從亡之事於諸臣名姓備錄無遺。又如錢士升表忠記載建文潛出西華門沿河得空舟而此載舟子夢高皇帝命，艤舟以待更神其說矣。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

〔明〕朱常澆輯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潞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宗藩

懿行考十卷》提要

潞王臣常澆謹

奏為

聖治維新特隆敦睦敬獻集書仰裨化理懇

乞

皇恩俯垂清覽事臣叨列親藩食租承稅慚

無補於

聖世切有媿于浮生蚤夜靜思惶赧無既惟

有讀書守禮差可仰報

君親謹採擇歷代史傳取藩王宗室忠孝賢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良才能文武者編輯成帙名曰古今宗

藩懿行考朝夕披閱用以自勵若與之

覲面談心商時議事或以今而印古則

以古而証今見其嘉言善行每散出於

禮樂兵刑碩畫鴻猷多奇中夫民生國

計戡亂之武功克壯興治之文教修明

此孰非古昔宗臣効忠帝室者哉臣思

維時事念切治安恨不起古人以佐今

猷更願得今人而追古烈切意

皇上敦宗睦族許令出仕登科不億之宗臣

豈遂遜美於前代耶臣知仁濟義磨之

下必有奇材異能之英應運挺生也昭

聖治而臣芹曝之忱不敢自私忘其鄙

以進獻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

特垂一夜之觀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禮部頒行俾令濟濟賢宗咸知烝烝嚮

化將見文教武功之竝懋無非金枝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疏二

牒之嘉猷也天下宗藩共幸甚矣臣不

勝悚息待

命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崇禎玖年七月 日奉

聖旨覽王奏併所進集書具見好學篤修深

體朝廷敦睦至意朕甚嘉尚頒行事宜該

部看議具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姜逢元等謹

題為

聖治維新特隆敦睦敬獻集書仰裨化理懇

乞

皇恩俯垂清覽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本部送

崇禎九年七月十一日

內府抄出

潞王奏前事等因本月 日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部疏一

聖旨覽王奏併所進集書具見好學篤修深

體朝廷敦睦至意朕甚嘉尚頒行事宜該

部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航書嗜學古昔宗藩之賢

者亦往往膾炙人口然而梁園兔苑徒

侈翰墨之華桂樹小山無裨身心之益

較之驕倨之倫寧非猶賢而以概思皇

之植尚未盡善也

潞王以親藩之貴

帝孫之尊而勤修勵志博古準今咀擬史傳
之精英輯成

宗藩之懿行其以自勗既可朝摹而夕倣
其以勗人罔非可與而可觀誠為脩齊
之要範亦稱治平之先資寧止東平樂
善齊稱直與天祿蔡光並照矣其所進
書帙既輯自藩府業蒙

聖覽兼荷
寵褒合無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部疏

旨即令

本王自授制廟於以布行遠邇使各觀感
興起則名藩之鴻寶即為名山之大業
而王之令名亦同不朽矣伏候

聖裁

崇禎玖年捌月初捌日進拾貳日奉
聖旨所進宗藩懿行考着長史司啓王授梓
流行俾各觀感興起以副展親至意欽此

潞王臣常汚謹
奏為蠟誠業蒙

聖鑒愚忠更乞
特恩俯全臣志以廣
聖化事臣不揣鄙陋觸事感時敬集古今宗
藩懿行考壹書
進獻蓋欲使

聖明敦睦之愛勿替於始終藩封靖共之忱
共虔於遵守俾景燦茂騰於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又疏

玉牒見

明良共萃於銀潢貽則當年垂範奕世耳荷
蒙
溫旨下部看議覆奉

聖旨所進宗藩懿行考着長史司啓王授梓

臣感

恩自
天措躬無地竊謂芹曝微誠何幸徼承

弘造既許臣以授梓流行復獎借以觀感興

起臣於此際

恩榮極矣臣謹設香案遙望

闕廷叩頭謝

恩外臣伏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

響則音徽自遠其託重之理與勢然也

因念臣之集此書也授梓流行用彰風

勵實臣之志然非藉

皇上之威靈用成微臣之願力則流行恐未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又疏三

易而興起實為難況天下諸藩遠布宇

內即使流行豈能遽徧而臣壹念篤宗

血誠終屬虛而無裨用是不避煩瀆謹

將原書遵

旨授梓裝累成帙恭進五十部仰懇

聖恩俯准臣議

勅下禮部照數查收遇有天下諸藩

進表官員各給壹部順齋回府壹以赫

帝命之尊崇壹以表臣心之勉庶觀感興

起之易風而展親流行無難事矣臣愚

幸甚宗藩幸甚倘再蒙

聖恩矜臣苦心畧臣鄙陋獲微

御序光弁書首使臣得仰藉

琬琰廣布多傳臣且仰荷

洪庥成不朽矣此臣之所至願而實不敢自

必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臣不勝感戴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又疏三

勅旨

崇禎玖年拾壹月初柒日進貳拾柒日

奉

聖旨覽王奏具見篤宗至誼進書着照數查

收各藩進表官通分一部齋回以便流布

書既奉旨梓行不必請序該部知道欽此

古今宗藩懿行考疏義

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天縱聖神命世英武再造華夏垂憲古今當定

鼎之始做周官之規封建宗藩屏翰王

室分茅胙土礪山帶河體統極其尊崇

禮制最為詳悉猗歟盛哉茂以加矣今

將三百年來

列聖相承罔或渝越所以

大明崇禎八年 隆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序

天潢日盛

玉牒光騰暨我

皇上法帝堯睦族之仁做大舜親愛之典有

請必行無微不體脩明

祖制申飭新章雷勵風行仁至義盡凡茲宗臣

均叨

殊寵誠千載之一時亘古所希觀也維誠生

色磐石鞏堅臣感茲奇遇欲竭愚忠

惟敦篤本支者

聖王之隆恩恪虔侯服者宗臣之善物若欲

感

恩圖報何事可以仰酬惟是奉法謹身臣職

庶幾無忝此古往賢宗所以流芳百世

而今茲藩服所宜抗美千秋者也方今

戎馬交馳兵民偕困嗟此蒼黎之塗炭

急若水火之溺焚

九重宵旰百職焦勞所為布德宣威撫綏鎮

定藩王與有茅社之責安忍徒為秦越

大明崇禎八年 隆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序

之觀耶因時効盡分固宜然脩己治人

義當如是試思安富尊榮之所自敢不

仁義禮智以自嚴故臣每讀史冊輒思

留意宗藩嘗見忠孝賢良才能文武有

裨民社者輒不勝敬仰嗟不同時至若

貪殘暴虐踰閑蕩簡有乖風化者彼不

禁痛恨唾惜無已竊以為均在宗枝何

以賢不肖竟霄壤懸絕乃爾彼不肖既

難為訓在賢者寔是可師臣因採擇才

德優長堪資儀準者得二百餘人輯錄成帙分爲十卷雖人各殊行總事歸一善名曰古今宗藩懿行考文皆緣史之舊而刪其繁事每出已之見而嚴爲按雖云陋識淺衷不免藉一漏萬然而隱惡揚善或堪礪行砥脩俾賢者覽之而益奮不肖者讀之以自慚則於世道人心未必不無小補矣願臣杞慮更進芻言方今變亂未平澆風競熾其在

大明崇禎八年 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序三

天潢之派不無涇渭之分循禮自愛者固濟濟其多英而暴棄無良者亦紛紛乎雜出若不準先賢之軌範或恐干

祖訓之變章詎不上負

聖明敦篤之恩下玷藩封靖共之誼仰頌聖慮重拂民情斯時欲裁以法而心不忍欲全以仁而義難出使天下藉口一宗之不肖因以痛繩諸藩之無辜株累可虞毛吹滋懼勢所必至臣甚凜焉此古今

宗藩懿行考所錄

獻欲懇

皇上防微杜漸頒布諸藩共相勉勵永食太

平之福者也不揣鄙陋冒昧進

呈伏望

聖明垂覽施行世道人心幸甚天下宗藩幸

甚

大明崇禎八年 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序四

崇禎玖年正月

日潞書 黃藻稽首頓首謹獻

古今宗藩懿行考目錄

卷之一

周 列國附

周公旦 魯公伯禽附

召公奭 燕昭王平附

衛康叔封 武公和附 文公燬附

鄭桓公友

晉文公重耳 魏文侯都 公子無忌 趙平原君勝附

吳公子季札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目

列國楚大夫屈原 附

齊安平君單 附

孟嘗君文 附

卷之二

西漢

楚元王交

朱虛侯章

宗正卿辟疆

陽城侯德

大夫向

騎都尉歆

河間獻王德

河間惠王良

中山靖王勝

東漢

齊武王縝

東海恭王彊

東平憲王蒼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目

清河孝王慶

蜀漢 附

比地王諶

魏 附

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中山恭王衮

卷之三

晉

下邳獻王晃

高密文獻王泰

閔王承

忠王尚之

琅邪王仙

扶風王駿

秦獻王東

忠敬王遵

臨川獻王郁

齊獻王攸

宋

長沙景王義欣

臨川武烈王道規

臨川康王義慶

建平宣簡王宏

南齊

豫章文獻王嶷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目三

竟陵文宣王子良

北齊附

彭城景思王湊

任城王潛

馮翊王潤

蘭陵武王長恭

趙郡王叡

朔州行臺僕射勣

卷之四

梁

臨川靜惠王宏

安城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偉

衡山縣僖侯恭

衡山縣侯靜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王範

世子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目四

始興忠武王憺

散騎常侍大將軍藻

桂陽嗣王象

吳平縣侯景

晉陵太守昱

南康簡王績

南康王會理

建安縣侯乂理

廬陵威王續

正階侯確

陳

鄱陽王伯山

岳陽王叔慎

吳興王胤

周附

幽國公導

蔡國公廣

齊揚王憲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行考 卷之一 頁

齊國世子貢

代吳王達

隋

河間王弘

觀德王雄

蔡王智積

趙王杲

卷之五

魏上

高涼王孤

河間公齊

建忠伯志

衛王儀

新蔡公幹

尚安公素

涼州刺史紹

都督暉

陳留桓王虔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行考 卷之一 頁

河南簡王平原

河南悼王鑒

江陽武烈王繼

樂安簡王範

永昌莊王健

臨淮王彧

尚書右丞孚

廣陽王嘉

廣陽忠武王深

廣陵王衍

太傅文公悰

秦州刺史顯和

任城康王雲

任城文宣王澄

卷之六

魏下

開國公順

中山獻武王英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目七

安豐文宣王延明

高陽文穆王雍

彭城王勰

清河王懌

卷之七

唐

江夏郡王道宗

襄城縣公涵

宗正少卿漢

河間元王孝恭

右金吾將軍晦

漢陽郡王瓌

膠東郡王道彥

進士敷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河南節使巨

舒王元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目八

信安郡王禕	義陽王子行休	曹王臯	宋王憲	岐王範	薛王知柔	建寧王倓	太傅勉	御史大夫峴	太保夷簡	僕射石	尚書回	卷之八	宋	鎮恭懿王元偓	周恭肅王元儼	潁川王德彞	申王德文
-------	--------	-----	-----	-----	------	------	-----	-------	------	-----	-----	-----	---	--------	--------	-------	------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目九

信安王允寧	冀王惟吉	清源郡公惟和	建國公克繼	饒陽侯克巳	昌端孝王宗晟	欽穆恪王宗祐	惠億節王宗楚	東陽郡王宗悌	新平郡王宗保	魯國公宗肅	高密郡公宗望	信王世開	淄王世雄	會稽郡王叔韶	尹國公叔充	吳榮王顯	益端獻王顯
-------	------	--------	-------	-------	--------	--------	--------	--------	--------	-------	--------	------	------	--------	-------	------	-------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目十

延康閣學士子崧

知台州事子砥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龍圖閣學士子瀟

齊安郡王士儂

建安郡王士瞻

嗣秀王伯圭

兩浙轉運副使不群

崇國公不惠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江西轉運使彥倓

端明閣學士彥逾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秘閣脩撰善俊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兵馬都監善應

周王汝愚

學士院侍講汝談

提點汝謙

信安郡王希鉞

越國公希言

成國公希懌

奉化郡王與權

華文閣直學士愿

卷之九

遼

晉王拔盧幹

阿魯敦于越曷魯

中臺省左相羽之

北院大王圖魯窮

總領敵烈皮室軍滙里思

于越屋質

探訪使吼

北院樞密使安搏

南院大王撻烈

西平郡王賢適

宋國王休哥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住

北院大王韓八

北院大王那也

遼西郡王良

隱士昭

昭德軍節度使子血簡

金

秦漢國王崑

順義軍節度使裏

定國公宗賢

國相撒改

右丞相宗憲

蕭國公守貞

猛安永元

密國公琦

鄆王琮

瀛王從憲

參知政事獨吉思忠

大朝崇禎八年三月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左丞相宗浩

丞相襄

元

宗王別里古台

楚王牙忽都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卷之十

同姓諸王

秦愍王

秦惠王

秦簡王

秦嗣王

潭王

蜀獻王

蜀和王

蜀嗣王

湘王

襄王

大朝崇禎八年三月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襄陽王

梁王

秀王

都督

靖江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一

周書

周之興也衆建藩封以拱王室迨其衰也雖寄
空名於諸侯之上當時五霸迭起七雄爭峙尤
必以導攘藉口而卜年卜世遠過其曆者謂非
維城奠鼎之力不可語云百足之蟲至死而不
仆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周之賢
宗固多錄其尤者如左

周公旦 魯公伯禽附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召公奭 燕趙王平附

衛康叔封 武公和 文公燬附

鄭桓公友

晉文公重耳 魏文侯都 公子無忌 趙平原君勝附

吳公子季札

列國楚大夫屈原 附

齊安平君單 附

孟嘗君文 附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去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既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二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

水南崇禎八年 瀋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籒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誠忠格天者如此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

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詐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後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水南崇禎八年 瀋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飢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
還政於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
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
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避居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
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
乃作多士作毋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
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
大明宗禎八年
濬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四
宣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
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
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後成王因風雷偃禾拔木之變爰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
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
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命國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禁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
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
公之德也

按周公以元聖之上智居王室之懿親牧野
佐命既與師尚父媿功矣金滕籲天負辰攝
祚何其忠而友愛任而能謹也卒使上穹乎
格流言戢寧而猶吐握勤勞至歿不敢離成
王宗臣若此允為萬世鵠則姬錄之絲遠宜
哉

大明宗禎八年

濬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五

魯公伯禽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
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
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
北回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
徐戎亦竝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
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其風臣
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墻垣魯
人三郊三隧時爾芻芟糗糧積餘無敢不逮我
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彤誓
遂平徐戎定其魯

按橋梓之喻魯之世德茂矣即報政稍遲姬
公有北面事齊之歎亦忠厚開基之道也底
定徐戎膚功聿著如伯禽者可謂賢矣維城
中克承先德者也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召公奭

召公奭者周公弟也武王滅紂封於北燕其在
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
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
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
殷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
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
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按周召兄弟同輔成王乃周公攝政而不免
于疑此大聖人心事光明絕無匿附即至親
之際絕不能違心以相求而畢忠于王室也
迨分陝而甘棠流詠遺愛在人此召公之胤
所以與周祚相始終也乎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燕昭王平

燕昭王名平君噲子也因國亂自立即位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力弱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祝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昭王平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困

大則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以殷富士季樂軼輕戰因拜樂毅為上將軍與

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潛王出亡燕兵獨追入臨

淄盡取齊寶以報伐燕之耻

按燕以天子所封而子噲私相授受強齊乘

而據之亦理勢所必及也昭王亡國藐孤幾

至於絕而不難禮賢圖治洒先耻而報大讐

亦偉矣古有一成一旅而興夏以薪嘗膽而

沼吳先後一揆庶幾無遺恨云宗臣之有志

畧者可式也

衛康叔封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代成王當國乃以武庚殺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

大則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按朝歌為勝國之遺人心初定三監畔亂撫

鎮綦難康叔祗服誥詞作新可述厥後同姓

諸封衛祚獨永則先德之所貽者厚也良可

景式

衛武公和

衛武公聰明睿智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四十二年犬戎叛周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
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公勤于學問精進無已
年九十五猶箴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
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臨事有誓
使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
以訓御之於是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
警初以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詩以自訟及
其後也衛人作棗竹猗猗詩以美之號曰睿聖
按愆于酒小失尚戒老于年倦勤尚學睿聖
有斐使人仰止不衰盛德若此宗藩中傑出
也宜以爲法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十一

衛文公燬

文公名燬戴公之弟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會諸
侯以復之城楚丘而遷居焉文公衣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觀學授方
任能國人悅之衛乃大治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因作定之方中詩以美之

按文公燬當喪亾之餘奮有爲之志乃能躬
行勤儉致使民富國強號中興焉才品卓然
互詩人歌詠以美之衛之賢宗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十一

鄭桓公友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初封于鄭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豨郟豨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豨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豨郟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徙其民雒東而豨郟果獻十邑竟國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按是時周德方衰司徒未聞有所匡正而綏懷有德卒能殞節宗周亦有不可盡沒者緇衣授祭足徵其槩已亦賢矣哉

晉文公重耳

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以驪姬之讒出奔于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歲賢士五人從之惠公立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乃與趙衰等去遠齊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桓公妻以女重耳安之齊姜命子犯醉而遺之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令其保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出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乃至楚楚子厚遇而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楚子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縶鍵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繇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之他日公享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重耳賦河水穆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穆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迨晉獻公喪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以告舅犯使辭焉公子乃對客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叢行考

卷之七

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昶昶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哭而昶則愛父也昶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重耳返晉是爲文公任人圖治焉文公之私復曹衛也楚得臣怒擊晉晉師退軍史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因合戰於城濮楚兵敗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叔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于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叢行考

卷之七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于諸侯今可爲矣
遂送王入于周初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
襄王入務民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
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大明崇禎今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按重耳以亾公子而著名五霸趙狐諸臣亦
自具將相材而功之大者尤在定王朝之亂
且能不懷楚惠而奮臂攘之安內攘外亦云
烈矣是時異姓諸侯尚有齊桓輩取威定霸
斷不可少文公其人崛起爲諸姬雖雖以譎
術貽譏霸功小售而十九年艱難備嘗之身
猶幸以任賢能集謀慮尊主庇民而王室賴
之厥功懋哉宗藩中白眉也

魏文侯都

文侯都周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
畢其後封絕因以爲氏迨畢萬事晉獻公以魏
封之而始大焉傳至魏文侯禮賢下士受經於
子夏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其僕曰君
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
隱處窮巷馳轂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
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
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畢已固請

大明崇禎今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七

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秦嘗欲伐魏或曰魏
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
侯繇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
治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
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
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問戚臣在
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按文侯以神明之裔嗣有國封亦云尊且貴矣乃能忘勢卑躬親賢禮士任人圖治罔或怠渝卒使強秦不敢加兵而四境又安謂非其知人善使何以有此至念及國亂則思良相一語更為千古勝猷宜其景燦一時流譽不朽也宗藩若此不媿維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九

魏公子無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从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俱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九

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贏乃
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眾
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
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
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
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
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
箝問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
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
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
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
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
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殺趙必移兵
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
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
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二十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
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
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
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
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
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
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
子再拜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贏聞晉鄙之兵
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
竊之贏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
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二十一

公子使客斬其讐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
 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問口請如
 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
 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
 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
 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
 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
 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公子曰晉鄙嘆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
 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
 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
 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
 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
 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

本朝崇禎八年 津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
 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邯鄲存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
 負軻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
 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
 趙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
 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
 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
 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夫人去曰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
 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本朝崇禎八年 津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天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
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
原君乃免冠謝固畱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領
平原君客公子畱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
日夜出兵東伐魏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
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
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生之

大明崇禎八年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五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使使通告
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
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
函谷關秦兵不敢出

按史稱無忌仁賢謙禮不敢富貴驕人土爭
歸之竟使諸侯不敢謀魏望洵重矣乃以趙
被秦兵竊符矯制擅殺大帥以重婚姻雖信

義皎著如事君之禮何既而畏罪居趙終亦
疚心而秦以無忌在外橫肆侵凌卒能糾合
諸侯歸救宗國逐強秦而明素志不遠之復
無忌其庶幾乎不謂之賢宗未可也

大明崇禎八年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五

平原君勝

平原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美矣又不能取勝則歎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

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卜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此者何也楚王曰
 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
 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
 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相士
 多者千人寡者數百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乃
 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
 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
 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急且降平
 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史子李同說平原君曰
 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
 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

本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六

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
 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
 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
 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
 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
 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
 軍秦軍為之却三士重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
 邯鄲復存
 按平原以諸公子二座相位好客集謀卒得
 毛遂之力盟楚連魏抗秦而存趙且能納李
 同之諫編僕隸軍散財饗士使虎狼之秦懼
 而辟易其忠勇為國有足多焉真宗姓之皎
 皎者歟四豪魏美良不為過也

本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九

吳公子季扎

吳壽夢有子四人而季扎最賢壽夢欲立之季扎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扎季扎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扎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扎季扎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扎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亾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殷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三

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價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剗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季扎之初使比遇徐君徐君好季扎劔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劔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三

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去齊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弼史鮑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又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

按吳曰荆蠻列辟不齒焉太伯神明之冑擯

大明崇禎八年 滌園新刻古今宋藩憲行考 卷之二 三

于夷矣而賢如季子挺生其間卽孔子亦表其墓則其人可知也歷聘列國言行俱表表可觀更僕莫數今撮其一二大者亦春秋之良也乎藩服中真賢良也

大明崇禎八年 滌園新刻古今宋藩憲行考 卷之二 三

楚大夫屈原

屈原者各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
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屈
平既絀其後楚為張儀所誑數敗于秦秦昭王
與楚婚約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
國也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
奈何絕秦歡懷王季行人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留懷王以求割地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
蘭為令尹楚人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
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聽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今尹子蘭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聞之大怒幸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
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
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
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汙汙者乎寧赴常流
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
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按離騷幽憤悱惻幾於對矣而古今亟稱之
正謂其寄忠愛於沉鬱之中庶乎怨而不怒
有風人之遺意焉平遭遇匪時骨痛而劬倘
楚能用之當不特以詞賦見長君子哀其志
矣謂非楚宗之特異者乎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李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趨燕人士季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王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齋行考 卷之二十一 五

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

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無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慘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塞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齋行考 卷之二十一 五

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術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比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按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莒即墨且日又潰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齊之祚岌岌乎殆矣田單以宗閭之微起為上將忠智勞苦一旦而宗社恢復亦田單再造之功臣也攷其戰功至今有餘烈單亦天壤間奇男子矣振宗復國允稱維城未可以其卑而忽之

孟嘗君文

孟嘗君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相齊而封於薛有子四十餘人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擅文竊惟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王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數聞於諸侯嬰卒而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初孟嘗君好客馮驩聞躡齋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四

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彈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二千人邑入不足以

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捨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而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二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四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惡卽以逃亾自損之若惡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各非所以厲士民彰君嚴也焚無庸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嚴也君何疑焉王孟嘗君乃捐于謝之

本朝崇禎八年三 潞國新刊古今宋齊整行考 卷七 四十一

按諸王侯招致賓客戰國積習則然匪佳事也而田文能勸其父使急公家之事又能得士焚券而流譽于時亦彼貪陋者亦大相逕廷耳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二

兩漢蜀魏附

漢懲秦弊衆建諸侯以封同姓相延四百餘年其間英賢迭出火德光增雖時運屢有盛衰如朱虛揮王呂之鋤光武熾炎劉之祿而國祚屹焉鼎奧何莫非宗室以爲藩垣屏翰即迄至蜀漢時勢已非尤有昭烈之三分以延如綫比地之一死以嗣正統宗子維城其信矣夫固爲錄其事於後卽魏賊篡漢以立其得力於文武宗臣者爲不少矣併錄之

本朝崇禎八年三 潞國新刊古今宋齊整行考 卷七 四十一

西漢

楚元王交

朱虛侯章

宗正卿辟疆

陽城侯德

大夫向

騎都尉欽

河間獻王德

河間惠王良

中山靖王勝

東漢

齊武王纘

東海恭王彊

東平憲王蒼

清河孝王慶

蜀漢

北地王謀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魏附

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中山恭王衮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字子游高祖同父少弟好學多材執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旣爲沛公還定三秦誅項籍卽帝位立交爲楚王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詩

按交當漢興初與之際竟以好學多材自顯復能折節下交不忘故舊終以詩名視彼驕矜粗鄙者不霄壤哉其謙恭禮士有足多者洵漢宗中懿美也可尚矣

朱虛侯章

朱虛侯章齊哀王弟也入宿衛於漢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一

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章追使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亾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後卒與大臣定謀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產於未央宮漢出危而復安章力居多焉文帝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進封陽

城王

按章當諸呂擅權之日勢焰薰天炙手可熱章以宗室近親入侍宿衛能忠義自奮微言示諷卒誅諸呂以安漢鼎厥功偉矣觀其一爲酒史便有規爲其才識超越爽快互其樹立若斯也足爲宗子赤幟云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宗正卿辟疆

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肖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

大明崇禎八年三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四

按辟疆以宗臣而能好學屬文見知武帝已稱奇矣抑且清靜少欲養恬無競充足志也何行不副哉卒以髦年而見重霍光徙為宗正豈非其立身行已間有可以自信信人者胡能若是耶此亦居藩者所宜法也

陽城侯德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其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其廉介謹慎如此

大明崇禎八年三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五

按德以智畧敢言見重武帝禁不愧父風矣而深畏盈滿不交權貴何皎皎歟至祥刑散富尤為盛德為藩臣者不可不法

大夫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輩郎
 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
 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
 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
 會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
 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
 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
 堪為諸史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向
 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向宗室忠直明
 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
 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
 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向議
 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
 譖愬堪向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
 星見昴卷舌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
 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
 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七

側目於望之等向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
 奏恭顯疑向所為白請考姦詐遂建向繫獄下
 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向前
 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
 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
 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
 言變事誣罔不道向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
 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
 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
 數譖毀焉向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
 危乃上封事切諫媿媿數百言語多慙直恭顯
 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歲夏寒日青無
 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
 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不得已左遷堪為
 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
 孝宣廟閼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
 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徵堪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七

請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
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嘗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向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
顯等伏辜向乃復進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
爲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
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風兄弟用
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較中
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
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
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風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
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畚向上疏
舉利陳害援古證今詞意侃至書奏上甚感向

大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八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魏之屬
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亾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
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
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
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嘗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繇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
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若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宗世蒙
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先帝
舊臣每進見嘗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
遂上封事極諫外戚強盛言頗激切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以向爲中壘較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
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壅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

大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九

上奏其辭深言天變且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非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按向以璿譜之英賦材負異著書抗疏深明乎天人之際治亂之源當與董賈諸君子揚鑣接軌真漢代殊絕人物也維時權閹內擅豪戚外專炎祚幾頽而向之經術議論炳照天壤間青藜秘授當非誑語如向者必正氣所孕結而國靈所憑依者亦偉矣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

騎都尉歌

歌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較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初即位舉歌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恭歌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畧歌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歌較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歌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歌共較經傳歌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其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歌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繇是章句義理備焉歌亦湛濤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歌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畧不同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扶其穀梁義及歌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歌與五經博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一

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宜置對款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
光祿大夫龔勝以款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
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款改
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款欲廣道術亦何
以爲非毀哉款繇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誦
按款以博學彊記立名當代表章經傳察訂
異同與父向共爲漢世儒宗其家學淵源誠
指不多屈者真漢家表表宗臣乎惜其不蚤
見幾受籠賊莽未免爲白璧微瑕也爲宗臣
者可不慎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三

河間獻王德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
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
朝等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
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
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
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
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
明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
惠于鰥寡謚曰獻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三

按史稱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卽此兩
言美善兼收矣惟其大本如是故所言所行
悉懿範也擅鴻譽于當年流駿轂于奕代豈
虛致也哉爲宗藩者允宜則之

河間惠王良

河間惠王良獻王曾孫也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按良克紹箕裘不愧祖德居喪盡禮能盡孝思宜其荷君之褒稱為宗室儀表云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五

中山靖王勝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疆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而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感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鶩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蝨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夜塵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五

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
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
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
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
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
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
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一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
之恩焉

按勝聞樂而哀豈故爲是不情哉政以骨肉
至情痛爲有司所窘辱耳觀其承問以對不
勝淒其感慨彼其心良有大不得已者在也
以古準今然則爲宗藩者可不謹身修行杜
讒口遠窘辱以仰副聖朝敦睦之仁耶

齊武王纘

齊武王纘字伯升光武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
大節自王莽篡位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
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
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
害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革兵並起此亦天亡
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
是分遣親戚部署賓客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
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之小長安與王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屢戰不利伯升
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爲說
合從之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
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
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
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
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
聚破釜甌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一

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
 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
 十斤位上公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
 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
 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續
 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
 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
 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
 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
 陳勝項藉卽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
 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人得承吾敝非
 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
 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
 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
 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
 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六

封漢信侯繇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郤攻
 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
 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
 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
 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
 中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
 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
 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
 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嘗以戒伯升
 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
 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
 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
 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
 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
 執伯升卽日害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十九

按史新莽篡立漢鼎危矣而續以孤宗振起

創謀舉義中興大業實始基焉惜其推誠太
過觀變弗深遂爲更始君臣所害雖其齊志
以毅然炎祚危而復奠不可謂非一倡之功
也可爲宗臣幹蠱者風

東海恭王疆

東海恭王疆光武子也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
后疆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疆常戚戚不
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爲東海王
二十八年就國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
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
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囚皇太子
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疆章宣示公卿

按疆以母后之廢願居藩服心良苦矣復且
謙遜祇畏始終弗渝謂非盛德知幾者乎宜
君父之敬愛優隆以其章宣示公卿也事君
盡禮惟疆踐之云

東平憲王蒼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之及卽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四十餘員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三

當遂較獵河內蒼卽上書切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敬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頌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怠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寮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諸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

做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繇愛深不忍揚其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建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寶笈我心詢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聞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共言甚大副是股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木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三

其文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
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
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畱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
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
然發矇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
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
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
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
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
惻惻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
董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
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王疾使還乃知
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
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堊制爲言故營建陵地
共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
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
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
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
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有
所興啟考之古法則不可稽之時宜則違人求
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
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
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
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
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
帝許之帝以蒼肩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
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寶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蒼之入宮輒以輦迎
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
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
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謙見輒興席
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
安每會見蹶踏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羣下
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按蒼以親藩碩望屬天下化平乃能黼黻皇
猷制禮定樂直言敢諫謙謹養恬滿而不溢
蒼之謂乎毋論其學識超邁德量且加人數
等矣與河間並擅芳馥垂休千古有以哉為
宗藩者可無景行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清河孝王慶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與其妹俱有才色俱有
寵於肅宗因立慶為皇太子後竇皇后寵盛以
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以誣言厭
勝毀貴人後母子遂見疏擯后諷夜擬令誣奏
前事請加驗實廢慶而立皇子肇遂出貴人妙
妹置丙舍貴人飲藥自殺且捕繫其外家慶雖
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勅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吳
室出則同與及太子卽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
常共議私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
婢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狎其第又賜中
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慶多被病或時不
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
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
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
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
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祠及寶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大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
 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
 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
 後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察理之并責
 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
 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
 以訢臧財賜慶和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
 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
 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
 並為清河中大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
 長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已薄祐早離
 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
 新去京師憂心兢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
 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
 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在明察
 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
 抱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邸是為安帝慶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
 乞骸骨於貴人家傷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
 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
 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日尚能言
 視月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按慶以皇子廢居藩邸乃能謙謹避嫌小心
 恭孝屢承帝寵及就封國下令惟明無敢怠
 慢卽臨終猶惓惓於母氏是依庶幾孺慕者
 歟其忠其孝可欣可戚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比地王謀

蜀後主以綿竹失守將從譙周之策比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并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按謀以昭烈之孫慷慨自矢讀其言凜凜有生氣賢宗也不愧於昭烈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任城威王彰

魏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太祖大笑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

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千數彰乃信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漸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雷長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按彰以桓赴之奏志甘武畧亦魏宗豪烈也惜其父奸雄不滿公論使其匪出曹門不依然公侯干城耶兵革之世何可少之錄以爲宗藩式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劭而對特見寵愛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遂爲所傾文帝卽位植與諸侯並就國文帝疾視諸弟而於植尤甚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後立爲鄴城王復徙爲雍丘王其年朝京上疏自訟因拜獻詩二篇詞音哀麗帝嘉其辭義優詔勉答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繇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日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四

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鈞餌者恐

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取奔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

誼弱冠求試蜀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

才力輪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思家捐驅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恒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

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者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

廢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

較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五

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
臧亮庶將虜其雄率賊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
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
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徵才弗試沒世
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
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馬視終於白首
此徒罔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
備師徒小餽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
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
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
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
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
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纒
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
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一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
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
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
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
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
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真以塵霧之微補
益山海熒燭未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
獻其忠後徙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
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
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乎童百姓及周之
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吊
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與而不離親親之
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
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遊上執
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慶吊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
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
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
明知之矣然天寶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
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思全怡怡之篤義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
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
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駟
馬木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藜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維僕
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甘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
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
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

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
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
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
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
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繇各有隆弊非皆善始
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甲

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
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
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
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
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
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揚氣
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
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孰

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
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
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
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
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
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
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
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
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甲

矣若夫離齷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
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千
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
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
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
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真開康哉之謠
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
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

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鼃鼃謹謹於
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
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
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
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驎
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
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
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
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
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
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
忌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
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
心不忌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
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
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
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
軒騫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
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
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
畢命輪轂雖無大益異有小補然大高聽遠情
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
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
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
戮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
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
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畱意焉近者漢氏廣
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
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
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
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
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疎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其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上列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四

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太和六年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與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而植以前過復事事減半當汲汲無歡遂發疾薨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葬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已慎行以補前缺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

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焉

按植博學能文有志經世屢求自試欲出其奇亦魏宗之雋也而遭讒見忌齋志以歿惜哉使非父操兄丕其樹立當不止此何文武之才並萃於奸雄之族豈天道亦有差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四

鄧哀王冲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王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開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之

按冲聰慧夙成仁愛濟物惜乎早世使天假以年其德罷成就寧可量歟其魏宗之秀耶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中山恭王袞

中山恭王袞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宐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宐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問是遠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遠其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二年為比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袞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遠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閭域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

于靈其年薨

按袞篤志好學恭謹居心卽其一生節儉允稱明德令聞矣所云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諄諄以忠孝勉勵後昆真格言也藩臣之儀型可以爲法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三

晉書

晉室雖以篡承篡而得天下然其間賢宗英族
曾見疊出文經武緯相與朝臣維持鎮定之其
功不可誣也迨至於江左播遷偏安一隅而一
二賢宗猶以死持之則信乎封建之有益于國
家矣三復其史錄之以表

下邳獻王晃

高密文獻王泰

大明宗祧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目

閔王承

忠王尚之

琅瑯王仙

扶風王駿

秦獻王柬

忠敬王遵

臨川獻王郁

齊獻王攸

下邳獻王

下邳獻王晃字子剛武帝受禪封下邳王晃孝
友貞庶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為長水校
尉南中郎將詔褒其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
政理有文武策識更拜尚書遷右僕射追贈太
傅

按晃史稱其孝友貞庶謙虛下士即此兩言
其賢備矣宗子維城不當如是耶真可為后
藩者式

大明宗祧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

高密文獻王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武帝受禪封隴西王永熙初代石鑿為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加侍中後改封高密王邑萬戶泰性庶靜不近艷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希膳如有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其餘莫得比焉

大南樂補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一一

按泰庶靜寡慾任真簡率史稱為宗室儀表信夫為宗藩者當法之

閔王承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元帝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祈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類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蒞比及參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

大南樂補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一一

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為州牧承行達武昌
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
鉛刀豈不能壹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
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
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
承躬自儉約乘葦荑車而傾心緩撫若有能名
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
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罷詭承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

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
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
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
欲唱義而眾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
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
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
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等共盟誓一州
之內皆同義舉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

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
等甲卒貳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
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
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眾志在死節寧
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
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
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
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逆萌自寵臣吾以開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
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
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
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
至眾過數千誠足以决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
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
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很辱來使深同大趣
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
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

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矣卓軍次膺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申害之

按承以晉室宗親盡心王事志節所持生處不渝忠義凜然真堪不朽

大明樂祿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

忠王尚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爲振威將軍廣陵相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後將軍元顯執政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匡扶者少王者尚納蒞莛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達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衛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貳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瀆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成衛無復可分撤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玄焚尚之

大明樂祿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七

舟艦尚之率步卒攻千陣於浦上衆潰遂爲害

按尚之抗直嫉奸恤才慎獄雖以觸權臣死其志可矜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八

瑯琊王仙

瑯琊武王仙字子將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以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璠鎮下邳仙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滁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仙請降以仙功勲茂著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仙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察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遣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九

仲問焉

按仙以宗親重望平敵大功而能謙恭不滿吏御民懷得居藩之體者也足以法矣

扶風王駿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伍陸歲能書疏
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真守道宗室之中
最為雋聖為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
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
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
及寮佐并將帥兵卒等人限田拾畝具以表聞
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駿有孝行母伏太
妃隨兄亮任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
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覬
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做出鎮駿表諫
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
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
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拾人

暢歆最知名

按駿以忠孝賢能具瞻朝野宗室雋聖信不
虛也自非德意入人何以遺愛若此史謂卒
使西土追思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秦獻王柬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武帝嘗幸宣武
場以參拾陸軍兵簿令柬料較之柬壹省便摠
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
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曷性仁調無
機辯之譽太康拾年徙封於秦惠帝卽位柬朝
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欲誅柬
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愛危之慮屢述武帝昔謂
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
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
按柬以愛子親藩而能敏察知幾安心恬退
可謂賢矣足為滿不知戒者風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忠敬王遵

忠敬王遵字茂達初襲封新寧時年拾貳受拜
流涕哀感左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
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
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繇是少
稱聰慧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
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
保加班劔貳拾人義熙肆年薨時年參拾伍詔
賜東園溫副祕器朝服壹具衣壹襲錢百萬布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千疋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按遵幼而襲封即知哀慕前烈而疾惡之性
嚴拒諸桓尤其天賦史稱其內外畢敬必其
有可敬之道而後人敬之也

臨川獻王郁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父道生初以無
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
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

按郁以穉年即知規父以敬慎之道至為流
涕忠孝之性秉於天生宜文帝之器異之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齊獻王攸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景帝崩攸年拾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綏撫軍部甚有威惠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凡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四

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進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

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五

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拾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拾減其貳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參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役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

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武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遵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力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彼恩德不肯去遮京兆王言之帝乃還彼兵彼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此年饑饉議所節省彼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貳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簡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兩敞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之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使嚴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末

剛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剛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繇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通倭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剛昔在周成且奭作傳外以剛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祥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疆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喪乃邦乃躬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七

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親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闡世以為工後為苟勗馮統所讒趣令就國攸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攸自殞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辭出信宿歿血而甦

按攸孝友謙恭忠貞和惠以宗親而總大政知本重農去奢即儉致使內外景附誠藩國賢王也夫以夾輔王室之功顯被如此而猶不免為讒所構信乎視躬涉世之不易矣然則居藩國者宜何如謹凜乎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藩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八

宋書

劉宋之興雖以禪名然而擅有為之畧挾震王之威晉恭高遜固其互矣顧其經營夾輔則二三宗姓之戮力宣謀為多也三復其史而錄宗臣忠烈者如左

長沙景王義欣

臨川烈武王道規

臨川康王義慶

建平宣簡王宏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藩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十九

長沙景王義欣

長沙景王義欣嗣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
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
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參
年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
入河義欣入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
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
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豫州
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壹部鎮壽陽于時土境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荒毀人民彫散城國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
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
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疆
鎮時准西江北長史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
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墾民踈頃年以來荐
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緩收之宜必俟良
吏勞人武夫不經術政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
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接荒垂而可輯繁頓闕
領救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苟陂

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遺諸
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泔水入陂不
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
繇是得除

按義欣以宗藩歷臻大鎮盜息民安興利除
害其得手處正史所謂綱維補緝隨宜經理
八字而已持此以安天下可也一鎮云乎哉
守藩服而加意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臨川烈武王道規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高宗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益口義軍既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旂幟於壹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湏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擒也擒之日彼必以為之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即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焉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即克益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崎嶇州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

本朝崇禎八年

澠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

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在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怵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其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元為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鈴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為馮遷所斬義兵遇風不進桓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進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為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擒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本朝崇禎八年

澠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離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口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開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勳封華容縣公善於為治刑政剛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為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毅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三 三四

謙自長安入蜀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譙軍枝江二寇交通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離州刺史魯宗之率眾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三 三五

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解南蠻較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譙水路齊進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為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陳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六

追封臨川王
 按道規知兵善謀推誠待物致令反側自安無復疑忌繇是觀之其個儻有志可知已至江陵之平而其居功未又知有國而不知有已者矣刑嗣政理士民畏愛有以哉宗藩有此可稱高品宜式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七

臨川康王義慶

義慶幼爲高祖所知愛嘗曰此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元嘉元年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嘗侍時有民黃初妻趙氏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舍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嘗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繇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老安得以荒老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于義某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不許固求解僕射遂乃許之凡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

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金不受十二年普使內

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剛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尋簡室之令典遵剛堂之淑訓降派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聞祇承剛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直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惟父疚泣血何聞行成闈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真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剛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水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行其志若朝命達暨王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達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

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嘗加意斟酌焉其爲上所敬如此

按義慶以宗室令美幼承帝眷非倖致也觀其秉德謙虛臨財庶介獎進幽隱撫恤孤窮誠仁人君子也又鎮西土上下相安有以大至於招聚文學其中領益爲不少矣藩封貴介而能素心雅意真可敬也錄以爲藩臣貪暴者戒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建平宜簡王宏

建平宜簡王宏字休度文帝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嘗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先嘗以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于板請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主其則秦廢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謫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並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升遊而弛權酷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布風普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十一

天幸甚舉蒙探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聳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繇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環甲摧鋒立功闢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備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軍艱踣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弁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疾動求解尚書令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薨

按宏以太祖愛子而能謙儉周慎禮賢接士

剛曉政事可謂賢矣且人主之信仗之也觀

其對責百官讜言所議用兵之道理剛辭暢

曲盡弊端其大槩可知惜其行實不多見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南齊

蕭齊仰承宋禪奄有一邦濟濟宗臣布列中外
建元永明之際豫章竟陵遠計壯猷登培宗祚
使後人法祖而不忒詎非宗社無疆之慶何至
衆叛親離而國脉遽斬耶仰嶷與子良爲之三
嘆

豫章文獻王嶷

竟陵文宣王子良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豫章文獻王嶷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弟貳子也寬仁弘
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嘗請司徒袁祭
祭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嶷居清
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
佩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以爲有備乃
去太祖帶南兖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
危既切期渡江且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
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
不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
累功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
州刺史持節侍中嶷在州以將還都備治解州
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
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
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勅得乘輿至宮陸門太祖崩嶷哀號服
耳皆出血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
增班劔爲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大事失音太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
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剛元年領太子
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叔孝
慕業萬萬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
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在
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恭右已移
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
雖備短有怕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啟解今職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但厝辭爲鄙或賄物訥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
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非
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反
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
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
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
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
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

况龍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
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
隨土所出無有定准疑上表曰循革貴且損益
資用治在夙均政繇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
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繇風俗東土異
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
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剛章先令後
刑之謂也臣調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
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僕調尚書精加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洗覈務今優裏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
一皆止却剛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
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文惠太子
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
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
二方式範當時流嚴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
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
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
卽位後頗發詔拜陵不果行遺疑拜陵還過延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
問不許取綱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
寬厚故得朝野歡心疑身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
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
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其宅舊有園田之
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庶
代鎮東府上敷幸疑第永剛未車駕數遊幸唯
疑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
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
大明崇禎八年 路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完

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
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
損吾慕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
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
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閭庭尚閑素如此足
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子庶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
舉樂宴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
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
州還資許直三千餘萬王局各杖數十而已
按疑忠愛友于謙謹庶介秉自性成而寬仁
御下義方訓子此所以蒙君父之敬禮得朝
野之懽心也三覆其傳倍爲欽仰爲宗藩而
荷殊恩者其裊躬不當如是耶

竟陵王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宋世
元嘉中皆青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
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後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
之目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
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慙順或貪
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
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鍛梁微具顧聘左
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過津堪恐
大明年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牘錄行考 卷之四
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丁先過已
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
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贍郭
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
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檣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
緋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
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問以
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誰應質作尚方寄
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

兼漿值今夕酒諾肉飲即許附申赦格剛日禮
輕貨薄便復不入思科筐貢微闕筆撻肆情風
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純赫轉積鵝粟漸盈達
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及請郡邑助民絲
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
此每質非復近歲愚謂凡諸簡課宜停遣使審
畿州郡則指賜救遙外鎮宰剛下條源既各奉
別盲人競自釐雖復臺使盈奏會取正屬所徒
相疑債反更淹憐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聞
大明年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牘錄行考 卷之四
緩貽警少為欺猾人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
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
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
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
船充撥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
彌辰方辨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城
二十舟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載
畧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兼折姦
戒竊達近覽安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

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讎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于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既果稔足以致誠使歲獻扇草而已建元二年仍為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無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古塘非唯一所而貧民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遺五官殷瀦典籤劉僧瓊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漂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別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伍百五十四頃修治塘堰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四年進號車騎將軍于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其果著之文赦士于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放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于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農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二

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甄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禿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進徵諉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權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俾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儆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簡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戮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剷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簡較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甄有私理或柱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剛詔深矜獄囹恩文累隆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警充積牛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二

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繇於此皇剛載達
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
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
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湖區與密蠻寇熾疆如
閩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疢食侵
淫邊虞方重交州復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
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欵關受職置之度外
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眾寡事殊客
王執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曰緣道調兵以
大喇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藩錄行考 卷之三 四

守宰相繼務在裹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
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寧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堂
使命切求懸應充猥役必繇窮困乃有畏失
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僮役生育
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
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
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湏輸
郭遂買本一千加于七百猶求請無地植華相
大喇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案藩錄行考 卷之三 四五

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
 此後不繇才舉並條其重貨許以賈術前人增
 估求使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
 復交關津要某相唇齒愚野未開必加陵誑罪
 無大小橫沒背載凡求試殺帛類非庶謹未解
 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思家
 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詈最合從網若罰典惟
 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
 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
 既下意然後付即謹寫關行愚謂即官尤宜推
 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
 非分充朝資奉殿積廣越拜宰梁益即已參差
 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庶
 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言多切直幸
 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九年京邑大水吳
 興備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
 立廡收養給衣及藥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
 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六

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高宗
 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留心釋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
 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
 臨送望祖礪山悲歎曰比瞻吾叔前望吾兄死
 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
 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

按子良天性仁厚朱邸非心而且敦義好古
 禮才下士故所陳諸啓卒皆曲盡民隱指摘
 史弊誠所謂經國之遠猷救時之藥石讀其
 書想見其人古能然今何獨不然也三嘆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七

北齊

賀六渾天生神異崛起卑微因爾朱榮而規畧日遠事業日弘竟能燕翼貽謀割裂魏祚雖天命人心默有所歸豈綱維鞏固顯無所助耶則藩垣屏翰之多其人耳如彭城任城輩其表表者矣因錄之

彭城景思王湊

任城王湝

馮翊王潤

蘭陵武王長恭

趙郡王叡

朔州行臺僕射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彭城景思王湊

彭城景思王湊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湊書見湊筆迹未工戲湊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掌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湊正色答曰昔其羅勿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費糧食湊繼介大南崇禎八年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三知人間事摘發奇異合境號為神剛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疎薄湊重其意為食一日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剛割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湊末期悉斷盡別駕屬羊修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湊使告曰吾

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修等慙悚而退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事洩暉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勅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

按洩暉慧性植蔗介素持復能事無大小咸悉以情率歸教化故其爲政嚴肅遂使境內無盜號爲神明耳其所異者幼折傳教長拒羊修侃侃正論信可欽服誠齊宗藩巨擘令望也惜爲盜所害不竟其設施云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任城王潛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剛慧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潛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詣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剛察潛頗牧大藩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王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啓于潛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

並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之

按潛剛察而復寬恕此所以爲吏人所懷也倉卒應變咸得整齊非有奇才曷克至此惜逢時不偶遭國多艱矢執臣節甘心一死忠而壯千古凜然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馮翊王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及長庶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擢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廼維與陸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薨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孰矣登高遠望人之嘗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廼維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按史稱潤庶慎方雅習於吏治所以與奸間貪黷竊田受賄者不同趣也宜其痛惡而表舉之哉若非謹慎素在帝心其潑口反噬橫相間構亦不爲傾危者鮮矣可畏哉爲宗藩不可不端素行也勗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蘭陵武王長恭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謔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媿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頽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頽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頽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頽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嚴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其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賊免官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買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一布千金責券臨死之日盡燔之

按長恭忠勇謹慎甚著威武乃以疑觸忌遂自污求免其苦心堪泣鬼神矣至不修士深之怨不罰僕從之隨祇受一妾焚券千金其寬仁敬惠更可法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趙郡王叡

叡小名湏拔趙郡王琛子也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惟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為叡發喪舉轂殯絕衰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嗣斐皇后殷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莫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勅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

輒不肯食繇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

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

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陸州大都督時

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按禮民偶所部大治稱為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水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舉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

至滿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頽厥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管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八年徵馭赴鄴仍除比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馭慰撫新遷軍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馭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馭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馭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繇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如何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頒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亦自吾於此亦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泉

自謂得享天統中追贈馭父琛儼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馭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馭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馭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後數日馭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選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宥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馭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馭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宥若違馭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王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馭馭正色曰今論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泉

國家大事非爲厄酒言訖便出其夜殿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殿良久遂失所在殿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殿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主問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恐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殿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人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殿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按殿至孝性成篤至無比長能好學留心庶務互其致治稱良也至築長城而與衆同其勞苦卽冰水不忍自私罷徒役而老壯互爲顧恤擇水草而善爲停頓寬仁大德遐邇稱感有以哉况乎忠義之直見乎要言疾惡之嚴否不自顧如此清真自守猶以剛正凶身

大明崇禎八年 三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十一

三日大霧天亦衰而慘之矣功高衆忌震王身危痛哉爲宗子者可不慎歟

大明崇禎八年 三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十一

朔州行臺僕射勸

勸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成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互好用心無隆殺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王晉州敗太后從王門道還京師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大明樂補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十一

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績至人皆怖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讎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二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頌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類比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王卒不能用

大明樂補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六十一

按史稱勸夙智早成顯祖鍾愛遣牧青州卽能自立奇矣迨領兵侍衛太后而能戰暴安良直行無悔守節畫策而欲鼓衆背城以殲強敵卒不能用良可惜也若勸者庶幾乃心王室無媿維城者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四

梁書

蕭梁踵魏晉之澆風襲宋齊之陋軌奄有齊社
擅勝一時而晚德弗終惑奸蒙侮以致國步艱
難與梁祚竟相始終彼其不致一傳而遽斬者
猶幸二三宗臣相為維繫耳

臨川靖惠王宏

安成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目

衡山縣侯恭

衡山縣侯靜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王範

世子嗣

始興忠武王憺

散騎嘗侍大將軍藻

桂陽嗣王象

吳平縣侯景

晉陵太守昱

南康簡王績

南康王會理

建安縣侯又理

廬陵威王績

正階侯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目

臨川靜惠王宏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衡陽王暢有美名為始安王蕭遙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為都督南比充比徐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十一

我此事不容暫廢年五十四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劔為六十人給溫明秘器斂以衮服謚曰靜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

按宏孝以事親忠于報國復能居上以寬始終如一即在學士大夫且謂之難況貴介宗臣乎非寬和篤厚者不至此可謂藩服式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十二

安成康王秀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
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立
以孝聞居母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
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母之秀既長美風儀
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繇是親
友及家人咸敬焉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
安成王鎮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
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

木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三

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後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
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王者求堅船以
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繇以
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
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
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曹時
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
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
船而已尋遷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

木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四

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鵝火之禽不匿影於丹
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
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闢道靡不繇茲處
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
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
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
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士河內史雲孤
幼屈志陳雷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
道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
歎先是巴陵馬營蠻為緣江寇秀遣防閣文熾
率眾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嶮期歲
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在荆時沮水暴
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
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
甚悅後為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為劇地百姓貧
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
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
撥也於是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

晏然先是夏口嘗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嘗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比司州刺史魯賢比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後遷都督雍梁南比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便道之鎮行至竟陵病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大叩柴積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商賈咸爲請命旣罷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罷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空謚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謂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

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狃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帝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按秀稚年克孝篤於友于固其天性使然也至若仗義輕財禮賢愛士安民弭盜好學容人尤人所難能也秀兼有之豈非宗臣之儀表耶居藩服者不可不如此

大叩柴積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六

南平元襄王偉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
好學高祖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
王憺來襄陽俄間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
吾無憂矣其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
宏侍疾豆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
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
毀瘠殆不勝喪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
嘗如不及繇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
至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嘗遺腹心左右歷訪閭
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大
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
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埋
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
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即賦給之晚年
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為新通又制
情性幾神等論

按孝者百行之原也偉力行之大本立矣其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七

好學下賢周貧卹困雖其性分使然至博綜
三教延攬羣英則其得於啓沃者亦不少矣
為宗臣可不知景行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八

衡山縣僖侯恭

恭字敬範元襄王備子也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戶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勅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過豈有義方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尤好賓客醢讎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冠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翫讎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劔輕死降胡惟尚貪林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皂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使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穀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卒謚曰僖

按恭率遵義方之訓至見信于主上心事可謂有以暴白于君父矣宜其百姓歸心治成致最也可以為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九

衡山縣侯靜

衡山縣侯靜字安仁僖侯子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較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黃門侍郎深為太宗所愛賞

按靜好學負才為宗室雋已足尚矣而矧幾遠盛疑精墳典其識力超然固稽古之益也宜其為太宗所愛賞乎彼侈財而恣縱者視靜真天淵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九

鄱陽忠烈王恢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天監十三年遷散騎嘗侍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皇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比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職中山聽樂可得任說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

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

按恢天性聰穎故孝思誠篤觀其輕財好施安靜不擾其得於讀書者功不誣也其曰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誠格言哉彼以藩服凌民者視其言不媿死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鄱陽王範

範字世儀鄱陽忠烈王恢世子也性溫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秘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畧自命愛奇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為使持節都督雍梁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益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侯景敗於渦陽乃改範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蕃姦謀不臣將露範

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圖京邑範遣

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後屢謀不利志發背

薨

按範以介藩宗子撫軍蒞民俱有卓蹟不媿

乃父者發奸被抑賁恨以歿傷哉而權臣亦

可畏矣

世子嗣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侷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成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按嗣按劍數言迄今凜凜猶有生氣史稱其性驍果有膽畧信不誣矣惜其遭時不偶耳

始興忠武王愐

始興忠武王愐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愐哀感傷人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愐為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後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愐厲精為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愐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其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聞懷矣爾其無恡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愐親率府將吏肩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愐避焉愐曰至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綠樹愐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

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愐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還朝民為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愐性勞謙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九年出為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繇是多向方者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愐聞喪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薨時年四十五追贈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為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

按愐孝友克全忠良備具愛民下士立學勸

大明崇禎八年 潯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農至於德政召祥嘉禾生境抑且早以
謙遜弗違真宗臣盛德哉贈冊所咨尚覺
聲為宗臣者宜於此景行也

散騎嘗侍大將軍藻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天監
元年出為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
民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
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
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
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繇是人心大安賊乃
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
威將軍入為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
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讎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
文成輒棄本頓蒞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嘗
如不及高祖每歎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
迦葉藻小名也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
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嘗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
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
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
祖每以此稱之侯景亂藻遣長子或率兵入援
及城開加散騎嘗侍大將軍景造其儀同蕭邕

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止
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
正當同死朝廷安忍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
食累日

按藻文武兼資謙退自好究至持節不移矢
心無二可謂藩國忠良矣宜其為太宗所敬
愛宗室所楷則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九

桂陽嗣王象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容
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生長深宮
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為湘州刺史
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為之靜息故老咸稱
德政所感

按史稱象生長深宮舉無失德而復善於交
遊德消虎暴可謂賢矣總之一孝之所生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十

吳平縣侯景

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即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為衆所推崇之以幹能顯為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友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除遷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膺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景居官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為餽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之天監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忠率衆七萬寇潁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竊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

本朝崇禎八年

潁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三

乃開樊城受降景初到雍州省除崇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中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厲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

按景幼而能孝長而好學政有能敬刑無濫及誠仁人君子哉其德威所入宥其民安盜想境內肅清吏畏人懷改行自勵也宗室中指不多屈者宜錄以式

本朝崇禎八年

潁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三

晉陵太守昱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時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陳情辭激烈表求解職詔許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吊不復通普通五年爲右司所奏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四十三

下車勸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

按昱始以陳情激烈免官終以改行臨民成化其性資蘊抱必有大過人者藉非其然胡旬日間遂政成若是速耶使天假以年其樹

立當不止此日月之食昱足似之宜其哀感百姓建碑紀德之若是也宗室之抱奇者不可無此武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四十三

南康簡王績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年七歲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天監十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績居官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贈侍中中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將軍儀同三司給鼓吹一節諡曰簡

按績慧性清操躬行儉約而臨民為政所在遺恩安民心堅戴而不忍其去也彼驕俗剝民自利者霄壤矣可敬可式也

南康王會理

會理字長才世謹子也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太清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比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勅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勅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掖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景以為侍中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能為也敬禮曰善因賢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威
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
與第通理豈遇害

按會理當賊景擅亂之際乃能奮不顧身矢
中臣節寸心所結惟賊是圖其志殊可哀也
雖時乖志阻舉事不果君子贊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建安縣侯又理

又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
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又理問其
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又理便號泣悲
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者三人
焉服闋後見高祖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
縣侯又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
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
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
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又理聚賓客數百輕裝
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
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
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
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
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妙固安公主曰事既
如此豈可令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
自勉勿顧以為念也家國貼危雖死非恨前途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按又理方襁褓而卽能以孝動人真奇品也迨入仕而盡節急公忘身殉國其忠烈無愧古人可謂能行其言者也兄弟忠義萃於一

門宗室中豪傑也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廬陵威王續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嘗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出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在州多聚馬仗蓄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稱雄鎮焉

按續以武勇技能見美高祖及其出牧復能富強壯國其作用寧汶汶者惜不多見其設

施耳然不失爲宗雋也亂離之世而有若輩亦維城一助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正階侯確

正階侯確字仲正高祖第七子邵陵攜王弟也少驍勇有文才嘗在弟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在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慮確在外為後患啟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賊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賚首趙伯超揮刃眇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

大南梁紀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三

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確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啟家王願勿以為念也事未遂而為賊所害

按確文武具備智力兼超誠宗藩中異人也其為賊景所畏忌有以夫使其謀遂出奔必能設奇制賊而屈於兄命已志弗伸惜哉迨身陷敵中猶欲輕身殺賊志不忘君其氣節凜霜雪而昭日月矣可敬可式

大南梁紀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三

陳書

陳霸先爰自下僚游臻廳仕因梁之主幼政衰
遂革命以承大統迹其所為蓋非無據而宗姓
雖多克肖者鮮獨鄱陽擅其勝吳興流其芳岳
陽致其命益信有國者不可無宗子也不五傳
而鼎祚遂移豈無故哉

鄱陽王伯山

岳陽王叔慎

吳興王胤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皇

鄱陽王伯山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世祖第三子也偉容儀舉
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時
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世
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
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
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
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齡年表
岐資於卅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王主未東
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
議互封鄱陽王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
最長後王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醮之事
恒使伯山為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
王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吊之伯山號慟
殆絕因起為鎮衛將軍仍謂郡臣曰鄱陽王至
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
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

按伯山容儀舉止可謂有威儀矣以是感動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高

兩朝恩待有加禮而至性過人以孝聞于時
又古今人律身之首事也錄之使宗臣有所
觀感焉

岳陽王叔慎

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
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為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
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
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
陪侍每應詔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使
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
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
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
紀竝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別
遣其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內將士莫
有固志尅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
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
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王
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
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
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

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於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狗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烏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冑為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戰自口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三

是大敗冑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居鄴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鄴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按叔慎幼而聰敏長而能文雖嗟賞於後主不足關其重輕然義激於垂亾竟能鼓其忠節見危授命死有餘榮矣休戚相關豈當如是

吳興王胤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二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按胤為後王家嗣而能留心問學乃復躬自講經敦崇大禮猗歟文運為之一新亦可稱彬彬大雅者矣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三

周書附

宇文氏之立國也襲魏晉餘風踵宋齊故事雖
匡王定霸圖失臣節實自經營以邀揖讓耳然
其綱維協贊遠慮深謀不可謂二三宗姓者無
其力錄其表表者以式

幽國公導

蔡國公廣

齊煬王憲

齊國世子貴

代襲王達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四

幽國公導

導字菩薩邵惠公顯第二子也少雄豪有仁惠
太祖愛之屢功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
二十三州諸軍事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
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嘗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
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
恭帝元年十二月薨贈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
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命世鎮隴
右以彰厥德卒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
會葬有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
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廻
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
見思如此

按導少雄豪有仁惠治州寬明善于撫御用
是上信下安至歿之日愈令人哀導何以得
此于西土耶所謂恩威顯著之故守土之良
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四

蔡國公廣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公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除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時諸宗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繇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曾侍食于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約初廣母李氏以廣患疾彌年憂而成病因此致沒廣就居喪更如雞馬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母亾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朝臣以廣夙志儉約乞行其素心詔許之

按廣之為政民庶畏而悅之朝野稱頌可謂

贊矣而終天之恨竟賞志以歿孝而過

讀史者于以原其心焉

齊場王憲

齊場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龀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孰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圍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僉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授憲益州刺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為先鋒圍雒陽憲與達奚武王雒等軍於邙山自餘諸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
竝各退散唯憲與王確達奚武率衆拒之而確
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
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
故後齊將獨孤永業及斛律明月屢行侵犯西
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
使疆場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
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宐暫出同
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
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乃遣憲率衆
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
潛軍宵遯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
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馳邊備憲乃渡河
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
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
救也其料敵制勝如此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
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四

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
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
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
命將士陣而待之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
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
守鴻基嘗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
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
不相涉何煩致謝乃召憲征護弟收兵符及諸
簿書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
覽朝政憲初爲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
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否憲
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
無患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嘗御內殿引
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
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
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嘗使
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
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使卽禮若

大明崇禎九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四

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又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爲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高祖將欲東討以諸弟才畧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卽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兵二萬復爲前鋒高祖親圍晉州齊王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憲密謂大將軍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去雷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嘗汝今爲營不須帳幕可伐栢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四

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雷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阻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暢鞭馬而去憲卽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王攻圍晉州晝夜不息聞謀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等輕騎一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四

萬夜至晉州憲進軍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復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出大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旣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雒女砦高祖命憲攻雒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王已走鄴畱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拒戰憲攻其西而克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竇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潛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潛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潛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

大明樂祿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潛令間謀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卽充我使乃與潛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旣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徵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

大明樂祿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一

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
笑又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
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污城異
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
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
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
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
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畧陣遂以衆降相
願潛心腹也衆甚駭懼潛大怒明日復戰遂破
之擒潛及孝珩等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
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
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
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
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憲素善謀多算畧尤
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
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嚴無不憚其勇畧
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憲
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不得宣帝嗣位以憲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而 聖

屬尊聖重深忌憚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
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
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
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
太祖勲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
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矣諸王俱至殿
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因爲謀害
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
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
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
死之憲所生母遠步干氏建德三年冊爲齊國
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
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
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按史稱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人道立矣其
後屢戰有功用能關土展疆布昭威武豐功
偉烈不負其智識不凡之稱而猶以疑忌見
殺居高慮危宗臣宜有以自愆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而 聖

齊國世子貴

貴字乾福齊煬王憲長子也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建德二年册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畱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卽首服其明察如此

按貴謂孝經為立身之本正與孔子作經之旨脗合而為政亦復明察得力于學問者不少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代曩王達

代曩王達性果決善騎射封代國公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澧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賊狀分明以其世著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貫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縵衣又不營資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

按達性果決雅好節儉席崇臚者得此亦可以稱矣況處事周慎乎君子憂道不憂貧之說惟其有之是以舉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五

隋書

隋以外戚受國託孤乘機違會遂遷周鼎雖能混一寰區躬行節儉嬖寵廢嫡付託匪人深根固蒂其何賴焉即使磐宗衆建亦難保無動搖矧以落落之宗姓加之煬惡之肆張彼一二宗賢為之奈何

河間王弘

觀德王雄

蔡王智積

趙王杲

大明崇禎八年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四

河間王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上受禪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靜甚有惠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宐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授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風教大洽

大明崇禎八年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十四

按弘以明悟之性兼有文武幹畧故從征則能茂乃績出治則有惠及民則宗臣與有風教之責者寧不思勗而進之歟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美姿儀有器度
雍容閑雅進止可觀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
宗正卿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
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頰朋黨者
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夕左右若
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頰
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
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寬容下
士朝野傾囑高祖惡其得眾陰忌乃下詔書拜
雄為司空雖曰優崇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
通賓客後以疾薨時年七十一帝曰王道高雅
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按雄居貴寵之位而能寬容下士固已去其
驕心淫志矣迄辯高頰數語亦復深明大臣
之體苛隋之季乃有斯人足光宗譜矣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為開府儀同三司
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
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
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
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簡
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
之前其簡靜如此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
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
更營乎有伍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
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
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
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仰
位滕王綸衛王集高陽公智明俱得罪智積逾
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若
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
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
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冒辱之玄感怒甚雷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按智積在州不事嬉戲遊獵可謂靜而正矣乃復讀書守禮制節謹嚴時切滿盈之懼慎哉若人亦足錄也

大明樂積八年

潞國新刊百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趙王杲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制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灸繇是尤愛之後宇文化及及杲在帝側號慟不已遂遇害

大明樂積八年

潞國新刊百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四 五

按杲當帝后之疾而痾瘵在身至性有過人者卒殉君父之難君子哀其遇焉其孝可稱也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五

魏上

拓跋氏以外夷遷居中夏即能睦鄰交好闔土自強世有令主疆宇日盛豈史所稱天文授男故奇幻若此耶雖然亦人事使然耳觀其勤於管室有繇然矣然歷觀其宗臣如高涼王孤輩相與戮力魏廷行事殊多芳美未可以其夷狄而少之錄其人以為鑒

高涼王孤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目一

河間公齊

建忠伯志

衛王儀

新蔡公幹

尚安公素

涼州刺史紹

都督暉

陳留桓王虔

河南簡王平原

河南悼王鑒

江陽武烈王繼

樂安簡王範

永昌莊王健

臨淮王彧

尚書右丞孚

廣陽王嘉

廣陽忠武王濬

廣陵侯衍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目二

太傅文公綜

秦州刺史顯和

任城康王雲

任城文宣王澄

高凉王孤

高凉王孤平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人襲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眾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謁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按烈帝之崩儲君在外人心觀望正在此時使稍有利天下之心者以人望而自立亦云有辭孤乃一遵典制詣鄴奉迎願以身質究之讓成其讓見義于敵其精忠亮節誠社稷臣矣錄之

河間公齊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眾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徵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徵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困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梁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秃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請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王求援于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眾助文德齊擊斬之龍擒亮之氏遂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按史稱齊雄傑魁岸特為世祖所愛觀其脫君父于險消奸醜于微宗藩中之忠勇能臣也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建忠伯志

志字猛畧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雒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駢論道劔鼓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避中尉高祖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那嚳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大明崇禎八年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五

自彫嚳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嚳則鳳其在木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搥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繇此忤旨左遷太尉王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徵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

按志以清辯強幹之才能以文學飭其吏治有用之令器也觀其不避權貴身障帝矢其行已可槩見矣宜高祖與那嚳嘉獎之歟

衛王儀

儀秦明王子也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

大朝崇禎八年

燕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五 五

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為然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柁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寇五原儀躡稼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

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進封衛王中山

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綉布綿牛羊馬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督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

大朝崇禎八年

燕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五 六

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間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

按儀之出覲敵國也則能布義察微其入趨君命也又自開誠相信明哲備矣況兼以膺

力過人博學禮士固宗室中智勇兼該者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七

新蔡公幹

幹機昭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卽位拜內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比幹以騎從有雙鴟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鴟都將

按幹以宗子而能舍矢如破固維城雋品也射鴟都將何減穿楊之技哉戡亂禦侮焉可少此勝藝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八

尚安公素

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類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畧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卽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諫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九

按君民一體有若之計國也至周矣素舉而陳之以成就君德雖愛民實以忠君也且稱其居官五十載始終如一殆宗藩中之立行無愧者歟

涼州刺史紹

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簡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九

按紹之不避強禦惡惡嚴矣而言復鯁直不阿宗室有如其人也殆所謂邦之司直者乎

都督暉

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
 王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為給事黃門侍
 郎初高祖遷雒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
 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則居北世宗頗惑
 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賜費田宅
 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
 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人之
 論暉曰先皇移都為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
 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
 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
 陛下終高祖定鼎之禁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
 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
 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
 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肅宗初
 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
 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
 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一

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
 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舛頗同威濫之刑且暨
 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
 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
 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
 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違問亦便示
 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瑞委
 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
 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
 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
 事忠良平慎者為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
 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
 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
 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
 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亾遠大之
 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蠻婦之怨屢
 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
 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一

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
微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
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
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
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
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
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
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簡
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五

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
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
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按暉所陳移都非計甚有識理條議時務切
中事情宗室之有識有才者也錄之

陳雷桓王虔

陳雷王虔昭成子統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
登國初賜爵陳雷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
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
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
絕倫每以嘗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嘗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
武庫嘗存而志之虔嘗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
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插稍
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
嘗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
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

按虔以桓桓武夫勇冠當時毅然爲朝廷出
死力逮其卒也舉國悲歎其亦功在國家者
矣謚曰桓信名與實孚云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五

河南簡王平原

平原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人劉舉自稱天子脅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于漠南以備蠕蠕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

按平原之治州能使遠至邇安蓋皆招徠有方賑賙得法為之也其戍卒之還者又給路糧何莫為吾民求無擾之至計耶彼剝民自奉者曷視此以自省諸

大明崇禎八年 滌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五

河南悼王鑒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車駕南伐以鑒為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承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為事虐政殘民冠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偽畿醜殼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

按鑒乘權秉政而能易俗移風其才識奇矣

大明崇禎八年 滌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六

維賑以濟民貧殘必去是有威惠而肯實心
爲國爲民者可錄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七

江陽武烈王繼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寬和容裕號爲長者高
祖時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詔繼都督北
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曰高
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
戾事令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
推簡斬讐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
者卽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
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比巡
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定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八

按繼統軍勦亂而不欲悉戮叛人已仁心義
聞足稱大德史稱其寬和容裕號爲長者不
虛也蓄衆容民不可無此識量

樂安簡王範

樂安王範泰嘗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入休息後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 九

軍國大計

按範以親藩之尊居形勝之地而政崇易簡謙愛存心真惠人也史謂其雅性沉厚寬和仁恕有以哉彼居高虐下者可不省諸

永昌莊王健

永昌王健泰嘗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嘗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追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 十

按健負起赴之質克壯國威可謂虎臣矣以宗室而有此宣力之士宜其威震沙漠也

臨淮王彧

彧字文若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沈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

大明崇禎八年

卷之五十五

臨淮王彧

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敍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嘗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是時蕭衍遣將闍

溫湯進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曾爾朱榮入維

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閑雋衍亦先聞名深相罷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鼓歔涕淚交下悲感傷人行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敍嘗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

大明崇禎八年

卷之五十五

臨淮王彧

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爾朱世隆率部比叛詔彧防河陰及爾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斃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又藻雖多亡失猶有傳于世者

按彧天性忠孝博學能文蘊藉風流志行恬

雅不愧文若者也居敵國而不忘本朝因母老而願歸故土宜其見重於名流欽仰於武帝也宗臣有此可稱巨擘

尚書右丞孚

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畧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太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比道行臺請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極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餉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任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木重鄉必還舊上如其不然禁蓄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雷難測覓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也必其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掠

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
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
與胡通亦立關市今比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
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頓求宐見聽許又云營大
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居近利雖戎狄衰盛歷
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比伐僅獲中
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
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
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
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宐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
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
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
送出朔方因雷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
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察察動靜斯皆守
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
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宐準昔成謨略依舊事
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
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觀不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五

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比鎮諸將舊嘗云一人
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
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
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
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
在原野戎夷情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
堪渾流之際易相于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
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
許乎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
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雷乎載以
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乎東廂
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
遣乎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乎爲辱命處乎
流罪後拜冀州刺史乎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
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
潘雀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安崔思哲等八家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乎至皆
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執兄祐爲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五

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詳訂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劾解嚴律特復稱善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天

按孚仁心義質遠識通才觀其獻名妃賢后之書足表其繩愆糾謬之忠論計安戎狄之策尤見其杜漸防危之慮勸農化暴則人稱曰慈父神君仗義篤宗則敵敬為誠臣義士若孚者魏宗中不媿藩垣屏翰者歟

廣陽王嘉

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國後及帝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甚悼惜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天

按嘉沈敏有養策仕即能威惠善於從政矣而為國憐才以曲加獎借示賢宗之特出者

廣陽忠武王深

深字智遠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繇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王然其任世房分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維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

本朝崇禎八年

洛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 五九

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中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王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比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及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劾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鄺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便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

本朝崇禎八年

洛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 五九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
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
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繇此作旣而鮮于修禮
叛於定州杜維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
州遂欲推深爲王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
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
定州刺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
除深儀同二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
衍爲右都督并受深節度城陽王徽因奏靈太
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
勅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勅示深深懼事
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
深因上書自明具陳徽所以譖扼之故且曰天
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
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茂爾無聞今求出之爲
州使得申其利用微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
切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頓經退散人無鬪情連

大明崇禎八年
滄園新刻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五
圭

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修禮
嘗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嘗術之
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論之普賢
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
相猜武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
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比轉趨
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
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十人臂肩爲
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
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退歸
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諸葛
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
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按深前後屢上書拳拳以防微杜漸爲慮可
謂忠於謀國者矣乃一構于讒宗再疑于同
事功沒身殞甚矣立功名之難哉

大明崇禎八年
滄園新刻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五
圭

廣陵侯衍

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衍性清慎
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
日無斂具

按衍以宗藩之崇歷四州之牧致富匪所難
矣而屬纊之辰至無斂具抑何清約至此其
宗室中之以清白流芳者歟彼貪侈者可以
知媿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三

太傅文公惛

惛字魏慶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
青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惛
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
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按惛位至州牧而清儉之性愈顯于身死之
後可謂廉矣史稱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惟
其理明識定故能如此真賢矣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三

秦州刺史顯和

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大明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五

按顯和臨難就義忠烈所激不肯愛身以辱國讀其言凜凜有生氣宗臣之杰出者也

任城康王雲

任城王雲年五歲居恭宗喪號哭不絕殷世祖聞之呼而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天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舉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

大明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五

者家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繇顯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不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上儀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

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萃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後仇池氐反以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患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出為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五

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雲廉謹自修蓄心庶獄挂柳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明禭諸子奉遵其旨

按雲孩提能孝長而愈篤可謂知本至正編一議萬古大經若定亂撫民清勤自矢寔其上嘉而下愛之也不愧維城之寄者

任城文宣王澄

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刺史楊仲顯婆羅楊上兄弟及符叱繫等以依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上廣業太守叱繫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欵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欵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致故鑄刑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天

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致故鑄刑

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
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
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
道合當時殷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
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
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
子產之治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
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
化之體朕方期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
耳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贖使使華來
朝華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
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建玄孫之胃中宗宴於
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川家人
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
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
遂至極權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
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湛親令龜卜易

大明宗祏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五

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
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
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
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
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
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
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
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傾
間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
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
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
堂之忿懼眾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
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
易但國家興自比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
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
為甚難嗚呼帝宅河雒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
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雒中區均天下所

大明宗祏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四

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及駕幸維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眾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直所謂革也王比勉之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比巡雷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川咸無怨者駕還維京高祖至比邱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又蕭瑟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四

魏司徒馮謨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募化朕將鳴鑾江沔為彼般勢今復表稱史無後信於行雷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眾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雷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雷之議朕當為宐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雷計也冲對曰雷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宐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宐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比如其遂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上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而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眾人懷戀本累相攜始就維色居無一緣之室家聞雷自之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四

糧而使怨苦卽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
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
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
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
襄汚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
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
詩人絲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
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
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頌此行何得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澄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四

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回背不同事涉欺佞非
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繇
公輩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
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
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
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
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
旣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
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

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
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好不負
愚志高祖大笑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
州刺史陽平王願爲主願表其狀高祖召澄入
見疑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
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
擾朕雒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
疾向比如其弱也直往擒剪若其勢彊可承制
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旣是國家大事不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澄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四

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
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懼豈敢有辭謹當
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
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符使符御
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
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
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勅召并肆兵
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
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

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秦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淑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儼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四六

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汚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嘗委任城大事是段任

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尋出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楊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潁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澄表曰臣察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庭無闕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綦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母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後轉澄鎮北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四六

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收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嘗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

大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五

奏澄為尚書令而衆心忻服澄表上皇詔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任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

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嘗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

大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五

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忌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

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
 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澄以比邊領將選舉
 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
 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
 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又
 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
 以戒良士之困刑者側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
 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
 呼嗟或矜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繇也竊
 大南宋積八十年 卷之五 聖
 諸國新刊古今宗藩鑑行考
 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
 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
 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
 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血衆棄之如其疑
 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宥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
 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
 五人及簡賊狀全無尺寸今復酷害一至於此
 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
 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

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
 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
 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
 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
 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西域噉噬波斯諸國
 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
 國闕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廣以
 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
 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
 大南宋積八十年 卷之五 聖
 諸國新刊古今宗藩鑑行考
 并諸殿最欲以案較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
 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繇於煩刑大德之興
 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
 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
 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
 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宥以
 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
 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

夫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
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
逮延昌之始方知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
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升遐大宥
三行所以蕩除故意隨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
靡競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
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元辭帝慙而返
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
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
大朝崇積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叢行考 卷之五 五
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
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歷時靖
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月勳
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誣即應攝其一縛
研簡虛實如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
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
兩紀之事窮華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
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
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

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
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績武修文仍世彌
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
取外之理要絲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肅衍
雖虐使其民而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喘
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
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
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
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
木朝崇積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叢行考 卷之五 五
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
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
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
於今燕弧薰馬之盛克勿在昔又賊衍惡積禍
盈勢不能久子弟開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
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
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祖臥病親除黠逆
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
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

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
剪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
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
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
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
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
之繇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
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
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
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廡庫崇列雖府
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務諸
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
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
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
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
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媯德昭寢
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
財竭存亡之繇灼然可觀願思前一同一之功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五

畜力聚財以待時會緣當時靈太后銳於繕興
起建佛寺浮圖布滿中外功費不少又數爲齋
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
價爲之踊貴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
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不從嘗優各
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
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
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賚甚厚
贈禮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上澄
之葬也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
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爲哀榮之
極第四子彝襲

按澄忠孝存心正直敢諫議論行事允武允
文制亂明刑無驕無枉歷觀赫赫之鴻猷俱
可鑿鑿而爲政宣太后目之爲宗室領袖高
祖嘉其爲社稷之臣盡心報國復能明哲保
身生榮死哀宜其然也宗臣無與倫者可以
垂世不朽矣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 五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六

魏下

開國公順

中山獻武王英

安豐文宣王延明

高陽文穆王雍

彭城王勰

清河王懌

大明宗廟八千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開國公順

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幾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罕以朋遊為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寒謬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未歡叱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眾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

大明宗廟八千

洛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時領軍元又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詰又又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肯繇此見悼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又曰比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為國捍屏又心疑難不欲授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繇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又彌忿悼之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

宗親哀且寃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潸然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今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得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緹飾數出遊幸順而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亾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絲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脩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與徽有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淵左右繇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太嘗卿順奉辭於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醜魏國不滅終不死也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轂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泰茲執戟虧我髮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彞邑二千戶又析彞邑五百戶以封順為東阿縣間國公順疾微等聞之遂為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奇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為賦云遐哉大道廓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拍衆倫歌賸鐵鼎紫首蒼身飛不能迥轂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為黑寡愛蘭芳偏會穢食集桓公之屍若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屢營營榛棘反覆在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淵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曰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

為之痛結中生為之蒙災鳴馬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墮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玉皮而興禮或宰秦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寧後除吏詔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出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四

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作起作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啣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

而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
翁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朔定九流官方
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
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
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
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
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
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
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
入室與之極飲順之元毅不撓皆此類也爾朱
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
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
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歸
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十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
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
慟無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散散偉
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祖曰宗室喪凶非一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紛百
匹諡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
篇今多亡失

按順以言行不媿父風直亮每多匡救其忠
正激烈可謂矢日凌霄者矣宗臣有此雅稱
維城可敬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中山獻武王英

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疆記便弓馬解吹箭
微曉醫高祖特為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
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領護西戎較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
祖南伐為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
率眾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有
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懿
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眾二萬徼山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八

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
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眾而無上罔知適從若
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
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二面騰上果不相救既
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
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遁乘勝長驅將逼
南鄭漢川之民以為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
天幹等請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
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

脩率眾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

更請軍懿遣眾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

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

元拔以陟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眾懿

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眾力已疲軍少人懼咸

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

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

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

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九

王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

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

壽七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

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

餘日戰無不克被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

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也英還

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

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眾莫敢逼之四

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

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太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自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至發竊以區區寶卷固顧天嘗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每逆數亾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息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婦士輿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馮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旣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嚴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圃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纁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可期今寶卷亂嘗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糜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谷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畧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嘗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較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
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
門之教方構於京經計習訓淹年聽受累記然
僞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革宜返於齊民
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項以皇都遷構江揚未
一故鄉較之訓弗逞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
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
說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較練依令
照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

大明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一

當別勅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
陽諸軍事率眾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
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繇率城外居民三千
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為二柵作表
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繇乃
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
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繇以降三
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
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王僧

炳統眾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將
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
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
景宗相抗分遣諸銳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
馬仙理率眾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偽比誘
之既至平地賊便奔退進擊潰之英勒諸將隨
便分擊道恭憂死驍驃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
懸竄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理知城將拔蓋銳決
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
大開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
關展威闢境穀畧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
軍淵規內斷忠謀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
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茂如也新
州初附宜廣經畧想善加簡督必令周罔有所
委付然後凱旋耳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
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率眾十萬討之所在
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
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

大明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一

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較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幾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行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賊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公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

大明崇禎六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蓋破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萬里長驅吳會剪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千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疾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久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畧左右蠻楚素應逃亾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

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遠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通寇相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霜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人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嘗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畧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夫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啟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上蒸澤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始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在觀軍勢使還三其間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英至揚

大明崇禎六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
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民後京兆
王倫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
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
鄧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
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鄧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
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
南叛衍將齊苟仁率眾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
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
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
御失和銓衡聞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
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
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
之故若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
之長類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律喪師宜章
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
使臣得同苟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六

期關鄧徵寇何足平於滅賊方畧已在臣目中
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破東南再清隨
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青豈足以損大德今王
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
英南赴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
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
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眾
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
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眾既次義陽將取
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
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
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理使雲
騎將軍馬廣率眾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
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
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窳生驃騎將軍徐
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人此城吾先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七

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
之信瓮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
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行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
城奔竄又討西關行司州刺史馬仙理亦即退
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
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
永平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

按英兼資文武屢興兵機制勝出奇不一而

足誠宗室才能矣詔書美之為方叔召虎豈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十八

虛譽哉雖其用兵不無利鈍然勝敗兵家之

嘗而英能永終是圖且欲脩明文教以光膠

序文事武備英兼有之足尚也錄之

安豐文宣王延明

延明安豐王子也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
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人并贖
其家至肅宗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
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鴈集
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
及弟臨淮王彧等竝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
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
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十九

以延明博識多聞勅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

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

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

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

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

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頓經師旅

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雒延明受

顥委寄率眾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

於江南莊帝未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按延明清儉之德博學工文弘於著述可謂賢矣而受命戡亂恢復侵疆何武如之宜其起弊維新百姓安附也賢哉若人可以式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者

卷之三

高陽文穆王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轂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轂名何爲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維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嘗侍如故高祖誠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厚無繇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大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嘗侍如故雍在二州徵有嚴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者

卷之三

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嘗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早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以其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簡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簡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穢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賢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乘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嘗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勒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臠抱檠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六

五

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古尚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與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入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六

五

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
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
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
階簡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
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
之士繇汎而退臣又見剖尉資品本居流外刊
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
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允甄深啟云爲法者
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
大明崇禎八年三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高

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
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繇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
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禁示制
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
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
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
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
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道黜
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
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
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
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
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
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謁節是嘗迎陛
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
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
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
少清河王臣懔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

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
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
宰執又總禁旅為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
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
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
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
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
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
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
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增雍封
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
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
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
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
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
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

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
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
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
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
疋與一千人僕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
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
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
盈房諸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按雍之器識雖倜儻不恆然而敷納俱關時
弊謹論不阿亦有功于朝廷者也即其位為
諸王用蔽名何為一言尤明于大體矣

彭城王勰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大明崇禎八年 瀋園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六 天

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

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慕春群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缺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特高祖進繼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

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
太妃以尉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
討漢陽假總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總以寵
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
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
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
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賤魏文而不顧高
祖大笑執總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
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
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
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綬失過庭之
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
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
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
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
事起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
賜帛三千疋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
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卅

軍儀總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
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總言於高
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
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
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特潤誠哉斯言總
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總爲露布總
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宜
揚威畧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
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
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
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嗤於先
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
於總曰教風密微禮政嚴肅若不深心日勸何
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
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日勸仍執
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卅

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間
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
網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間夕逝不為恨也總
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
乏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
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鑿遂
高祖曰汝諸往欽哉總表以一歲國秩職休親
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
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
一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
雒陽及召至總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
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心專思方
治若聖體日康今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
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繇此君其
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寢便進治總
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為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四

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
乞以身代高祖翼日有瘳損自懸執幸鄴總嘗
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
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
策勲之禮命舍人宣旨總翼躅六師纂戎荆楚
沔比之勲每毘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
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為羣將之最也別當授
賞不替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
中途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總患經歲危
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
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恩殊遠總悲泣對曰臣等
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
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
氣寢興之勞豈申茶蓼以破慧景等勲增邑五
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痼
頃發汝賴第六弟總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
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
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四

換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薦逼之日安
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
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
增邑一千戶魏辭曰臣受遇緣親榮結事等以
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昔川息諒言詔曰汝
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
祇膺尋以魏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
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魏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
豫魏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托事不兩
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
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
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
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
託而況汝乎行次清陽高祖謂魏曰吾患轉惡
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園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
戰諸將大破之魏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
追高祖疾甚謂魏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

大明宋禧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

氣力危懼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
付況汝親賢不可不勉魏泣曰士於布衣猶爲
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
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
震主之轂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
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
損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
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
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魏清
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綬以松竹爲心吾
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
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
網吾百年之後其聽魏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
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
爲孝子勿違吾勅及高祖崩于行宮遇秘喪事
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

大明宋禧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五

高祖於安車中颺等出入如平嘗視疾進膳可
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
加斂櫬還在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
喪行服世宗卽位颺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
王禧疑颺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颺
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颺恨之對曰兄謙
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颺嘗居中親
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
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颺每被誚詈言至
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颺承顏悉心多所匡
濟及高祖晁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
致有逼迫颺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
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颺有異志
竊懷防懼而颺推誠盡禮卒無纖介颺上高祖
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
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十一

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
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颺爲宰輔颺
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颺悲慟每不許
之颺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勅遂其
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
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定州刺史颺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
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
德道貴前王庸勲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且
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颺景
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
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
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
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
詔曰覽奏培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勲德且可如
奏颺頻表固辭世宗許之世宗與颺書曰恪奉
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
道奉承風教叔父旣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十七

出藩累朔荒馳定深今遣王書劉道斌奉宣悲
懸願叔父來望必當屈京徒洩哀寤指不云遠
總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
業以壽春內屬詔總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
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
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
親任屬保傳出居藩陝入御衮章內外克諸民
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
光聖寶又詔總以本官領揚州刺史總簡刑道
大開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八

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
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
歷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昌茲炎蒸
衡蓋飄颻經畧踰時必有虧損淹遠詣覲夙夜
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功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敘
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
鄭道昭就彼祇勞徵總還朝總政崇寬裕絲毫
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總之定
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
大開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八

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謝曰臣忝克戎
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
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
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
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總頌表辭大司馬領
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
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
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繁維不許雖臨崩遺
詔復世宗雷連每乖情願嘗悽然歎息以詔旨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四

殷勤僂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
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總
大得人情不宐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
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非烈情願固疆之
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
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
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
壯士六十餘人召禧總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
殿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
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
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
為宰輔所抑亦不為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
天聽時蒙優借出為定州往年還雒陽勅總戎
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
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
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
惟今狂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
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勅炳然許遂冲
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
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貞履之操邈焉難
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
從簡素以稱王心總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
構也又以總為太師總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
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
古統天位王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四

陰陽彛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
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
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
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
以冲年纂臨寶曆寶曆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
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抱俛
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此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
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
尚故周且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願以終位王義

六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四

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
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聞
寡政術多批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
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
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
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王率
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
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
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

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
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
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
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
三十卷名曰要畧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閉居
宴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
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
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

六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五十四

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悞賊害賢俊又肇之
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勰固
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
因僧固之同儉逆肇誣勰比與愉通南招蠻賊
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
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
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
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永
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

王懌廣平主懷及高肇等人時懌妃方產懌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懌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懌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懌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鏢築懌二下懌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鏢築懌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襁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懌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懌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

大明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案牘行考

卷之六 四四

如此賢工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嘗卿劉芳議懌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標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宴駕上下哀慘奮猛衝威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大明崇禎八年濟南新刊古今案牘行考卷之六 四四歷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達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豎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文穆皇后後遷神主於太廟號稱肅祖

按懌以肺腑之親居台鼎之位盡忠竭智知

無不徇又安宗社利濟生民周公旦不得擅
盛於前矣卒以功高見忌位重來疑素志不
明竟爲冤死痛哉夫忠義昭著若颺尚難保
守令終則驕縱貪暴忠孝匪心者其可不省
歟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集解卷行考

卷之六

清河王懔

清河王懔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
彭城王颺甚器異之竝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
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
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懔
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
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懔
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集解卷行考

卷之六

又構殺颺懔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懔
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涓陽之資遂篡漢
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于世宗
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
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宐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
於滅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

燭知和仁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
 尉侍中如故詔憚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
 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
 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
 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憚表諫曰臣聞律
 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信正
 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實世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八
 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繇也昔新垣
 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憚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憚
 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
 夫也恃寵驕盈憚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又所
 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憚謀反禁
 憚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
 焉憚以忠而獲劾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
 錄二十
 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肅宗
 陶靈太后於後宮
 下省誣憚罪非遂害之時年二十四親野貴賤
 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
 間憚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按憚以宗藩令器長於從政盡忠謀國弱智
 匡主直言敢諫不避權奸竟以讒死可謂朝
 有專竊則國無懿親信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九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七

唐書

唐乘隋亂革命奠鼎傳世二十十年三百自漢以後莫與京焉而建邦伊始卽有秦邸以鴻功駿烈培其根歷代相仍每多宗哲以文經武緯衍其脉室其屢經禍亂而大業無虧也三復唐史想見其人迨至五代短祚寂無其人則盛衰之理消息之機又可識已

江夏郡王道宗

大明崇禎八年三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襄武縣公涵

宗正少卿漢

河間元王孝恭

右金吾將軍晦

漢陽郡王瓌

膠東郡王道彥

進士戡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河南節度使巨

舒王元名

信安郡王禕

義陽王子行休

曹王臯

宋王憲

岐王範

薛王知柔

建寧王倓

大明崇禎八年三
濟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太傅勉

御史大夫峴

太保夷簡

僕射石

尚書回

江夏郡王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高祖嘗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卻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濟懿行考

卷之七

一

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嘗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耶弟未及耳不立輕億度使自猜危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番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劬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責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葢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又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道宗晚好學授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最賢

按道宗以開國貴宗能以武畧勇敢自見任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濟懿行考

卷之七

二

城之褒賁育之美非溢稱也且其料敵知人
每出意表好學下士不敢驕人詩之干城腹
心易之謙尊而光道宗有之可以則矣

襄武縣公涵

涵簡素忠謹爲宗室雋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
表爲關內監池判官奉牋馳謁肅宗敷奏明辯
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持
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
地以暇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服
除累遷左散騎嘗侍累封襄武縣公

按涵居母喪卽奪制而尤必終喪至于癯毀
可謂能自盡於親矣宗室中表表者也又稱
其簡素忠謹爲宗室雋信哉

宗正少卿漢

漢字南紀淮陽壯王六世孫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敬宗侈宮室船賈獻沉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室瓊室乎漢言切直多所救補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漢為中丞表孔溫業為御史及漢晚見石溫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樂

按漢師事韓愈則其學問淵源有自矣其直言敢諫宜哉宗藩有此維城高品也

大甲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五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眾諸將曰粲徒食人孳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摧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

大甲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六

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栝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招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軍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投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七

出遣奇兵絕饒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比且器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追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壘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孝恭性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

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後堯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按孝功以沉敏識量佐命定鼎乘間出奇戰勝攻取可謂英豪矣至於不忍坑降尤見仁人之用心栝水變血而能鎮定於不惑非其德智超人何以至此太宗獨授以方面知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七

哉宜錄以式

右金吾將軍晦

晦河間元王次子也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
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簡較雍州長史
摧摘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維詔晦
右守謂曰閣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
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
故晦治有異績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
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
將辭公晦驚遽毀撤之

大明崇禎八年三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九

按晦以宗室崇勲精於吏治可謂奇矣自非
謹飭素閑何朝命遽昇居守而令其便互行
事乎觀其撤毀樓閣其品行可知也錄之爲
宗藩不侮小民者式

漢陽郡王瓌

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
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
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
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
使拜我瓌何知之既見頡利卽長揖頡利怒雷
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
遣遷左武侯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務清
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
敢亂

大明崇禎八年三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廿

按瓌承大命兩使虜庭成禮而還不辱君命
信卓品也至其政尚清靜威信外夷尤爲難
得可尚也

膠東郡王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於鄆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去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為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柏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勅侍中王珪臨諡

按道彥之孝始終不渝可謂篤於生事死葬

者矣其盡倫可法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進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爇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辯凡論著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按戡篤信好學經明行修宗室中奇品也乃

若耻於褻進其心石隱至今民不信官而信已豈倖致哉其志氣行誼薄雲霄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為潞州刺史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及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

按元嘉以高祖愛子而能孝友夙閑稽古好學宜當世之稱之也可以風矣

大明律禮本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五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罷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繇是遇益厚詔納徵女為妃嘗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皆不虛殼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

大明律禮本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五

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

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風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爲言元軌廉知之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風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間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嘗密驛咨元軌淹練故事劉齊賢嘗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討祖令誦留貿易取贏答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刑邪不納其厚德若此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七

七

按元軌才藝多能謙慎好學設奇退敵不忍窮誅人可能也乃若高祖之崩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忌日廢殮而篤其慕此古今僅見者也東平河間曾閔有是乎宜魏徵之極口稱之也旌表風賢固其心耳允是宗藩師表舍是吾誰與歸

河南節度使巨

巨瓚莊王子也剛銳果決畧通書史好屬辭安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垧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勅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忌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

按巨以果銳之資通書史之略其人品必非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七

七

凡下者卒之以張珀薦而召見復爲權奸所擯忌賴帝知人能用之不然與草木同腐矣夫有才尚不得用況無才而可不自重乎爲宗室者所當審也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恭歷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戶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於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

大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按元名釋年卓識其氣岸已露一斑長而廉威每思恬退義方訓子卒受褒美宜哉

信安郡王禕

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友稱當襲固讓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當後開元時俯繼徙信安郡王紫為州刺史治嚴辨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數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屯諷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不如捷吾軍必犇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眾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追賊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牙官可突干叛詔拜忠王為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勅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窟伏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讐為當時所恨禕治家嚴教子有法度子岷嶧岷皆顯

按禕之孝友兼全在處人所難處見所以足多究以一讓成其大而乃荷天子開特典誠

大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異數也其他立功名拓土地特剩技耳至于
治家嚴移孝友以爲慈又得義方之道者誠
可冠冕人倫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七

九

義陽王子行休

行休義陽王琮第三子也始琮與二弟同死挂
林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
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是夕夢王乘舟舟判爲
二既而遶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鎮一
夕莖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並使卜筮之曰
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
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
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雒南州明日直殯自得
之於是以前喪歸陪葬昭陵其篤孝人甚稱之
按行休之孝至于格已化之精靈感無情之
物類而爲之兆允哉宗藩中之懿行也志孝
行者當何如闡揚云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七

九

曹王臯

曹王臯字子蘭少補左司禦兵曹參軍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玄宗上元初旱歉臯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大剛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七

鏐宦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臯行縣見之歎曰人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一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並錮死召還未得見卽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謾劾貶湖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臯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服衣冠貌言如平嘗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卽

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卽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議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令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爲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維新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禪較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鏐爲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值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圍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卽盡以教之初慎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

希烈懼為阜用即反問德宗信之將誅慎阜請
救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阜勉慎立功以所
乘馬及其鎧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
賊柵蔡山不可攻阜殺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崖
沂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阜直
西去蔡山三百里阜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
蔡山拔之問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
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益振會舒王為元帥授阜
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為
大開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三

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戶凡戰大小三十二取
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木嘗
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
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阜轉戰數千
里餉路遂通江漢倚阜為固淮西平初江陵東
北傍漢有古郵不治歲輒溢阜修塞之得其下
良田五千頃規江而廢洲為廬舍構二橋跨江
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繇荆抵樂鄉二百里
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阜命鑿井以使人貞
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阜鎮山南東道割隋汝
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鶴馬以益戰騎歲時大
畋以教士少誠畏之阜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
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嘗平
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教為戰艦挾二輪蹈之
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額利長
以物遣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謾
扶風馬燹未知名阜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
有圍圃在襄陽阜嘗宴集將市取之燹曰漢陽

有中興功今遺禁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
鬻乎臯誦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
此言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臯嘗白創意為
欵器以髹木上出五觚下鏡圓為孟形所容二
豆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
不覆云

按臯行已以孝行而疾人子之不孝即此一
斑已稱絕德况復勤儉知人推誠御衆建功
名于奇異運謀于必勝取土地據上游固
封疆以安民命尤社稷之臣也為宗藩者介
宣式此以自勗

大明崇禎八年十一月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七

宋王憲

宋王憲初名成器武后以睿宗為皇帝立憲為
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
出閣開府置官屬中宗立改王蔡固辭不敢當
唐隆元年進封宋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
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
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
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
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節
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玄宗性友愛諸王
憲行事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亦信重
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
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
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
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
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
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聖拾象做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

大明崇禎八年十一月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七

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
仙錄得仙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
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後申王等相繼薨
唯憲在以憲謹畏帝親待愈益厚後疾殺劇薨
帝失轂號慟左右皆泣下帝以憲實推天下有
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諡讓皇帝號其莫不

曰惠陵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從復道上見衛
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
從容曰從復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七

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食乎帝遂止謂力士曰
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
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
宮離而不獨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
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
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
音云

按憲以嫡長而固持國難先功之說辭嚴義
正竟成其讓可謂有功社稷矣秦伯而後僅

見芳踪苟非其人寧能盛德若是耶其歎也
至尊慟至於失轂褒謚追尊為皇帝詎倖致
哉不獨取其友愛已也觀其不忍以棄煢殺
士聆音能審樂知機殆所稱吉人哲士矣居
藩服者不當如是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七

岐王範

岐王範初王鄭改封衛復進王岐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為進禮與閻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繇等善嘗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時王毛仲等起賤微暴貴諸王見必加禮獨範接之自如開元十四年薨冊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帝哭之慟徹嘗膳至系旬羣臣勉請乃復

按範以天子介弟分祚大藩貴寵極矣而乃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五

服事如儒生尊賢禮士史以好學工書稱之

豈溢美哉觀此則知能恪守宗藩者雖好學

工書誠為善最樂事也

薛王知柔

知柔為宗正卿擢京兆尹始鄭白渠梗墾民不得歲知柔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浸如約遂無旱虞民詣闕請立石紀功知柔固讓得止昭宗出莎城問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頃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人進簡較太傅兼侍中

按知柔一宗正卿耳有利於民而不敢居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五

功於時而無寧處其謙讓為何如者名曰知

柔信知柔矣

建寧王倓

建寧王倓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
 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雷太子太子使喻曰至
 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嘗
 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
 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燬下
 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任不下十
 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
 者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濫惡士氣崩沮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嘗身先血
 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
 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太子即帝位詔倓典親
 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
 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寒數為帝言之絲是
 為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總兵營營有異
 志帝惑倫語賜倓死大曆三年有詔以倓當艱
 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進謚承
 天皇帝初李泌請加贈倓代宗曰倓性忠孝而

困於讒追帝之若何答曰開元中上皇兄弟皆
 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倓有功乎
 於是追進帝號曰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
 至城門喪輜不動帝謂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
 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為挽
 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辭輜乃行
 觀者皆為垂泣

按倓為中興首建大議而公爾忘私君爾忘
 身繼之以涕泗固已精白一心矣然止因受
 國之念過質遂為宵小譖死夫以精忠若此
 而被讒問若彼藩服當謹宜何如凜凜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太傅勉

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為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龐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為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冠州勉不能守召為大理少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三

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嘗少卿欲遂柄用而

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也部人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罪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人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勅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為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餉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授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真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三

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
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
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
西軍據汴北河陽軍據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
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徒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
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
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
闕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
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
大相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三五

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簡較司徒平章事召
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貞元初帝起盧杞為
刺史表高選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
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避其對然自是益見疏
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
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遊
族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
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
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位將相
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齋藏其在朝廷鯁
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
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
之遣戍兵嘗祝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
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習
泉韻磬勉所愛者
按勉以宗室賢能敷歷中外錮強理枉柔遠
安良存臻將相可謂宗臣偉望矣乃鯁亮廉

介尚義輕財禮賢下士存心不易尤為厚德
云史稱其為宗臣表洵非溢美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御史大夫峴

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
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僕億以媚上峴
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竊昂何盈擿安
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
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
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
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末
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召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
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
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
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
帝悟稍加簡制輔國繇是讓行軍司馬然深術
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
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綦鞠之
直夷輔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

郎李擘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輔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雷若虛簾中頃伯陽等正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擘嶺南流峯橋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制旃節度知江淮選補使人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隸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勅吏撤榻又奏嘗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復知江淮選改簡較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歲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嘗誰不凌汗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比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因獸猶鬪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礙礙文吏操嘗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峴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按峴直言敢諫剛正無私執法明允不畏強禦可謂難能矣至論獄獨持大體竟使衣冠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得藉更生人不歸怨天子其識量才猷真可
法也屢遭讒憎其勢所必至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太保夷簡

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
補鄭承德宗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
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
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
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
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
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
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
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
御史坐小累下遷度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為殿
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
騫佻始為江南觀察使員沒于財夷簡為屬刺
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
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簡較禮部尚書
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
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
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聞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三歲徙帥劍南西川雋州刺史王頤積姦賊屬
 變忽畔去夷簡逐頤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
 草草作奉聖樂于頤作順聖樂嘗奏之軍中夷
 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
 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二年召為御史大
 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
 叛裴度當因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
 以過度乃求外遷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平章事
 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
 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
 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
 簡較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
 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
 未嘗苟辭氣悅人庶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
 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
 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按夷簡料賊發會清月定亂不敢以制樂自

擅而能以審已服賢識度氣節可謂皎皎者
 矣抑且位通顯守廉介史稱其行已能有終
 始蓋才守兼備之賢宗室也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僕射石

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畱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人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亾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為彊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然嘆石進曰陛下之嘆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

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大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遠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昆不得惜其效則百司治百司

本朝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四

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力士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狗正忌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效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聖

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譴走塵起百官或轆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遶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勅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史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嘗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疆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聖

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任
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
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
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肝食元和
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
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
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
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
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又秦漢
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
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
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
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
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
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疆蔽其過此其
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
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
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
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荊南
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闔豎天子畏偏幾不立
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郵近倖張權綱欲彊王
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
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
中書侍郎換簡較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
簡較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
逢軍檢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
領之嘗曰軍與人賜二練治裝會財匱而給以
半士怨又促其行舟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
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簡較吏部尚
書卽拜雷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按石才識有爲剛正自守卽其敷奏所陳俱
是諫言宏議制置則鎮定當機爲相則以身
徇國賢哉宗臣其無愧于維城之諍者乎可
以式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三

三

尚書回

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躒字昭回
 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
 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
 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為人彊幹所淹無不辦
 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
 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
 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
 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通京雜非若河北
 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
 功悖諂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
 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
 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
 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
 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
 石碓藜捷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
 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
 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

大綱崇禎六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三 五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為山陵使

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劔南西川節度

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坐不糾

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

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

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按回以宗室游登甲第雖設有為觀其間諱

二鎮成奉命惟謹調和兩將即釋然急公御

軍能持大體勅賊嚴勒限期非其才優經濟

奚以動中機互若是耶賢良方正異等之策

豈虛致哉不易得之宗雋也

大綱崇禎六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三 五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八

宋

宋之得國雖與六朝五代不殊而其規模遠大則異用能創業垂統多歷年所獨封國之制未行復古故靖康之變舉族北轍豈非藩垣屏翰之典闕哉猶幸宗子得以入官出仕敬歷中外故排大難定大紛文經武緯尚有人焉以綱維之即內渡偏安而宗臣之宣力不少也因按史而拈出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目

鎮恭懿王元偓

周恭肅王元儼

穎川王德彝

申王德文

信安王允寧

冀王惟吉

清源郡公惟和

建國公克繼

饒陽侯克巳

昌端孝王宗晟

欽穆恪王宗祐

惠僖節王宗楚

東陽郡王宗悌

新平郡王宗保

北海郡王宗肅

高密郡公宗望

信王世開

潞王世雄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目二

會稽郡王叔韶

尹國公叔充

吳榮王顯

益端獻王顯

延康閣學士子崧

知台州事子砥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龍圖閣學士子瀟

齊安郡王士儂

建安郡王士嶠

嗣秀王伯圭

兩浙轉運副使不羣

崇國公不惠

江西轉運使彥傑

端明閣學士彥逾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秘閣修撰善俊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舉

大朝崇禎八年 濬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

六馬都監善應

周王汝愚

學士院侍講汝談

提點汝謙

信安郡王希錦

越國公希言

成國公希懌

奉化郡王與權

華文閣直學士必愿

鎮恭懿王元倅

鎮恭懿王元倅字希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郊祀東封悉為亞獻禮成授簡較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真宗自即位以來屢以學術勗宗子元倅首冠藩戚益自修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倅邸第元倅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罷幣緡錢又與宗室射于西南亭復宴元倅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卒贈鄧王追封韓王

大朝崇禎八年 濬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一

按元倅姿儀既偉益自修勵至萬乘臨幸恩

禮渥隆亦可述也

周恭肅王元儼

周恭肅王元儼少奇穎太宗特愛之宮中稱為二十八太保蓋元儼於兄弟中行第八也元儼廣穎豐願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慾喜聚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仁宗中年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闔門卻絕人事不復預朝謁仁宗親政益加尊寵方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為聞者畏其言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於色親至臥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羸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為嗟泣

按元儼以嚴毅之性加學問之勤至孝敦篤謹凜韜晦自當見重于人主矣況能恪恭守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二

禮乎若夫安用宰相之言使人不寒而慄且不欲重費國家終弗以死易志仁人之言其利溥儼也有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三

穎川王德彝

德彝字可久魏悼王廷美第三子也初太祖召鞠於宮中後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特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殫儒生乙恕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恕遂得釋進封郡公

大南樂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

卒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

按德彝遇災而引咎格天辯冤而緩刑明枉

亦宗臣之楚楚者可以為訓

申王德文

德文字子疇魏悼王第八子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辭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繇是悉稱之德文本廷美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於次為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特令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為詩十章悼之仁宗亦稱為五相公而不名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德文屬祖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德文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贈太尉中書令申王謚恭裕

大南樂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按德文以宗室之傑刻勵如諸生五秀才之

稱有繇來矣況其取友善終好學不倦則封之以東平良不愧也

信安王允寧

允寧字德之性至孝因父感疾恍惚失嘗既而嗜學尤喜讀唐史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賜詩激賞之又善射嘗侍射後死屢破的賜金帶器幣卒贈信安郡王

按允寧既有至孝之性復通今古之籍視彼食租衣稅優游歲月者可同日而語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六

冀王惟吉

惟吉字國祥燕懿王德昭第三子也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輩至內廷擇二女媪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為奇獸瑞禽賜之嘗乘小乘輿及小鞍鞍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嘗從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歷官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真宗次為七卷御製序命藏秘閣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館

按惟吉至性出于天然孝行冠于宗室學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七

之道思過半矣。我之章寧堪多誦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八

清源郡公惟和

惟和燕懿王第五子也。雅好學，為詩頗清麗。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謂宰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

按惟和禮法自居，優游典籍，洵皇族之秀寧直以詩句見長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八

建國公克繼

克繼魏悼王廷美曾孫也善楷書尤工篆隸宗
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
語詩書復詔與士朝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
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
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
善藏之秘閣

按克繼勤學善書義方訓後欲與文人墨士
分半席以致見薦于宗正受譽于君王凡宗
邁俗固藩臣中不多見者也可以法矣

木明宗續本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饒陽侯克巳

克巳武當侯承壽之子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
曲以獻侍宴大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罷加
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涇州防禦使饒陽侯
按克巳曉音律亦工書翰俱見禮重于君父
命名克巳有以夫

木明宗續本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昌端孝王宗晟

宗晟漢王允讓子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按宗晟好古積書而能引君以禮世稱其忠良不愧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五

欽穆恪王宗祐

宗祐允讓之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按史稱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已非晉梁統袴之比矣而讀書守禮辭為人後尤藩臣所宜統統做法焉者可以風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五

惠僖節王宗楚

宗楚允讓子以簡較司徒改武昌節度使嗣漢王既嗣爵當詣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親奉邊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以爵授弟不許

按宗楚嗣位定矣而愧于不能親奉邊豆以為浮食厚祿固欲讓位孝而友宗楚其選矣為藩臣而浮食厚祿不知孝友為何事者寧不當勉旃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四

東陽郡王宗悌

宗悌字元發平陽郡王允升之子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用詐取藏鏹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終明州觀察使贈東陽郡王

按宗悌輕財好施助故相之子重骨肉之恩皆厚道也而孺慕父母終身不忘猶徵至孝宗藩敦行君子也可以取法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十五

新平郡王宗保 子仲鞠附

宗保郇國公允成子也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
獻后后留與處帝親為巾其首久之歸本宮詔
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
性仁恕王藏吏盜米至千斛貫不問嘗書忍字
於座右以為戒及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
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遂優贈新
平郡王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按宗保天性仁恕如寬厚隱王藏之盜終身

諱宮中之養是皆得力于忍之一字耳藩臣
而能效法亦持身待人之一道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共

北海郡王宗肅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
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豈
弗分理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苑僧久之罷
得之宗肅亦不復言卒贈北海郡王

按宗肅之量可謂寬乎有容矣世有角錙銖
兢爾我視骨肉如路人者聞之不感愧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北

高密郡公宗望

宗望字子國密國公允言子也仁宗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為第一又嘗獻所為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為題其榜終贈高密郡公

按宗望工書能文自是樂善之道固宜感動人主而以好學樂善優嘉之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信王世開

世開從誨子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己子宮官吳申為御史薦其學行命試學士院累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宮僚有缺不即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開悉言之帝嘉納欲以為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為令

按世開學行俱優進言切務宗正之選可以風矣而乃冲挹自居可謂謙而光者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淄王世雄

世雄從謫子也少力學知名熙寧中宗子以才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各上世雄令鑠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疎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

按敦宗訓學俱國家懿典而世雄慨然奏請是亦脫穎自見者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一

會稽郡公叔韶

叔韶字君和克己之子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弟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為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右屯衛大將軍終和州防禦使贈會稽郡公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十二

按叔韶臨池既已冠軍文章又能命中所謂屬籍有賢者信非溢稱矣夫如是為宗藩者寧可忘學乎

尹國公叔克

叔克馮翊侯克修之子父早世異母弟叔羽甚幼叔克拊視誨教成人先是繼母無敘封法叔克請於朝詔從之遂為定制藏書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

按叔克行敦孝友品望卓然而藏書尤富可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廿

謂貽穀之良義方垂訓者矣

吳榮王顥

吳榮王顥字仲明初封安樂郡公進封東陽郡王神宗立進封昌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顥天資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罷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團玉帶伴服而朝顥辭乃為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遂踵為故實顥初居英宗喪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即吉詔可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卅

按顥敏而好學感動君上禮厚講官工書善射學之不可以已如此夫及不忍除服請以心喪可謂情文兼盡矣尤非人可易及不贊而能若是乎

益端獻王頴

益端獻王頴端重明粹少好學長博通羣書工飛白篆籀賓接宮僚歲滿當去輒奏畱久者至十餘年頗好醫書手著普惠集効方且儲藥以救病者

按頴博學工書已見篤志而保畱宮僚以資益習醫儲藥以救人尤可謂明于治已而仁以存心者也

大明崇禎八年 滄園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六

延康閣學士子崧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官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安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遣范瑄等詣濟王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王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克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儵幾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亟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宜撫使范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為羣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偽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常見危致命今議者籍籍謂劫請傾危之計實

大明崇禎八年 滄園新刊古今宋濂懿行考 卷之六

絲閣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傳之請而卒歸於閣下也敵既遠去宐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亾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卽貽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卽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宐先謁宗廟觀母后明正誅賞降沛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遂傳檄京師奏于隆祐皇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聞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宐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卽位子崧請放諸路嘗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嘗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敵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竝進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儁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大逆叛嘗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傳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後有罪謫居南雄州卒于貶所按子崧以親屬登甲第仕宗正值國多艱回藩臣得時行道之會也如建承制之議責邦昌時雍之書重臺諫之選設三屯之法皆爲中興首功竟以貶死君子悲其志云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知台州事子砥

子砥藝祖後令珣之子也仕至鴻臚丞比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王和議女真王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啗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窅待之庶能制虎因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

本朝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其

按子砥不王和議可謂格論使當時能用其言寧至為金人所悞乎宗臣中知微識遠者也

徽猷閣直學士子晝

子晝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強記工書翰宣和初克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後遷吏部員外郎尋用大宗正士懷薦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物以功進秩一階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為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禘禮除權禮部侍郎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為侍從及改官制後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晝始備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

本朝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二 其

按子晝以公族之英力勤于學能集禮經制固足尚矣而禁絕生子不舉一事尤見好生之心宗藩有此雅稱碩德愛人云

龍圖閣學士子瀟

子瀟字清卿秦康惠王之後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瀟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秘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簡沙田蘆塲欲槩增租額子瀟以承買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紀行考

卷之六

為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陞華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衛卒修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淪盟子瀟獻助軍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瀟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為鵝鵝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更及為川之匿其蹤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眾震恐爭捕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為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更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尻興化掾安解中妾父請郡誹吏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正以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紀行考

卷之六

歸獄遂決其發擿槩類此

按子滿以宗人子孤貧力學薦登甲第以才能顯可謂有為有守矣而築城練兵疏浚水利安民彌盜足垂永久為吏治先宗滿中有用之才指不多屈者也安得盡如若人布列中外以鞏盤石之宗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

齊安郡王士儂

士儂字立之郇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特康王建大元帥府士儂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除先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黃潛善等用事士儂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儂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復遣呂頤浩書勉其與浚同濟國難全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儂調陵寢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尋權王奉濮安懿王祠事軍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儂以聞士儂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儂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儂交通飛蹤迹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万俟卨復希旨連擊之謫居于建

按士儂當中興時屢建大議指斥權奸號召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三

勤王躬謁陵寢皆不避艱險惟力是爲維城
之誼洵當如是至力辨岳飛之冤願以百口
爲保不但憐才實以爲國精忠正氣千古凜
然竟爲賊檜構謫噫身爲親藩近在廷闕尚
至於此矧君門萬里者耶爲之三嘆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建安郡王士嘯

士嘯字仰夫太宗五世孫初以廕補官隆祐太
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嘯至一大船中
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
衆欲聚爲盜士嘯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
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嘯以近屬諭之
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
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民作
亂鄉兵在外爲應與官軍相持士嘯請執政謂
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
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
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

按士嘯以奔竄之餘而能收斂潰衆固結民
心其撫亂之才鎮定之畧豈尋嘗碌碌輩可
幾及者宜錄以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嗣秀王伯圭

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虎境內遺賫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賫以歸陞敷文閣直學士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號傑點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陞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辦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寘諸法論令易業民繇是無再犯光宗即位陞少師踰年召見遷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於安僖祠側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

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曷歸之南

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

紹興二年除判大宗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

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薨于家訃聞帝為

輟朝三日追封崇王謚憲靖伯圭性謙謹不以

近屬自居每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

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

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大謹

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為複閣有司既

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遷中書令凡五

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贊拜不名

肩輿至殿門

按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可謂恭而恪

矣反考其庶能之風寬和之政閣宗子以規

矩為朝廷惜工興循循然藩臣之表率也而

潛龍時事至以不復能記為辭忠謹備至卓

哉斯人真堪景企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七

兩浙轉運副使不羣

不羣字介然太宗六世孫宣和中量試授承事
郎靖康初宰濟南章丘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
不羣募效用五千人增城浚濠為戰守備敵攻
圍兩月不能下辟克兩浙宣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高宗在越詔改郴州時羣盜出沒湖湘間不
羣嚴備禦盜不能犯移知荊州克湖比其馬副
鈴轄既而朝廷慮郴失守復留不羣于郴會岳
飛破曹成成遁因犯郴不羣乘城固守拒卻之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不

移知宣州軍需以時辦而民不擾進知廬州鄆
瓊叛擁不羣比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問瓊叛
故不羣曰繇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為圖已兼撫
論後時故叛帝悔之
按不羣知兵能將以故地當衝劇而戰守祿
如是宗室中有將畧者不媿維城矣

崇國公不怠

不怠字仁仲詞漢王宗暉曾孫紹興二十七年
登第為左宣義郎調婺州會華丞治縣豪何汝
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習服除永州通判
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怠言於守損其
數帥司檄不怠錄靖州獄辯出冤者數十百人
請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
鄙陋不怠為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
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怠罷遣鹽利信人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六 不
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
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
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
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
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怠斥去而鹽獲羨餘乃
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
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
餘萬改成都路轉運判官迨歲饑不怠行抵瀘
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

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糴邑民羣聚發其廩不怠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過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怠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怠曰民饑不可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六

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怠攝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怠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夢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怠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崖襍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夢東畜列首

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怠標吐蕃百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怠乃令綠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怠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未幾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嘗制也俄陞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克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怠不爲禮宴玉津園不怠連射皆中使者皆服不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六

怠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子弟員俛大學較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不怠性篤孝生七歲遭父比選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雖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官所至有殿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怠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抃不宐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

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
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幕時布衣上
書狂悖多抵罪不怠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
宥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諫每宴
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
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
怠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
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死為請
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

按不怠以篤孝之性入仕所至有聲立朝敢
言時務故其懲惡辯冤興利除害全活最多
宜乎到處遮留不忍其去也抑且加意族屬
訓導有方時逢大旱一日九疏不借毬馬以
効匡諫得之賢友者力不少矣宜帝褒為賢
宗室也

江西轉運使彥倓

彥倓字安卿彭城侯叔聚曾孫也父公廣饒州
太守彥倓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
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
守治之縛潘氏兄弟正其罪改揚州司戶攝獄
掾有告王藏吏盜錢餘千萬治之急吏泣請死
彥倓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共貸也乃許自首
免罪一日而畢改平江府推官攝宣興縣縣白
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倓
請禁預借邑遂易治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
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黠者械送府臺
省吏從中救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屢以
水敗彥倓梁以石民免溺死開禧初知興國軍
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
多彥倓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倓曰屬時多艱宜
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潰卒據外城為變彥
倓募能斬捕者賞之旣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
黨累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四

彥倭謂帥臣曰：「徃人讎殺乃其嘗情，况王斷不
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謀者離其黨與，俾還自
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
府。楮價輕，彥倭權以法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
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
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倭取死囚幕首，刖足徇
於衆曰：「此刼掠藹者也，遂斃其衆，乃第民高下
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
助荒政，民賴以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四

按彥倭禁暴緝奸，理寃定亂，留心民隱，興利
除害，宗藩中能更高品也。

端明閣學士彥逾

彥逾字德先，魏悼王後。崇簡國公叔，寓會孫也。
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大府。
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
丙來迓。彥逾見丙，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
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遣挺書，俾
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
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糶，民賴以
濟。彥逾為政，不擾蜀人，便安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四

按軍伍之多，虛籍此從來弊政也。彥逾一言
而清月數千，以寬民力，威惠哉！節費賑荒，為
政不擾，良法美意，可以稱藩矣。

少師天水郡公善湘

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昞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兼義郎換承事郎以招茶寇功屢遷淮南轉運判官歷進直寶文閣復以平固始寇功後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紹定元年又以勦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進煥章閣直學士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宣從事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蔡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屯寶應以從後以平閩寇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并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任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等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罷等物九疏丐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聖

加食邑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

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

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

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

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

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

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

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按善湘雖無赫赫之勲雅有循循之度觀其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聖

招降復土屢有功稱迹其行事豈無把柄者

耶卽優禮范蔡足見其知人善任已至著述

之富不愧名儒其亦繼父之志而能不墜家

聲者歟可尚也

秘閣修撰善俊

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為左承務郎諫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敷奏稱旨留為大府寺丞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糜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餼屋以居死者為給棺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異時特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堙涸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再知建州歲饑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盜十三人死罪以希賞善俊辯其寃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時朝廷議減月椿錢善俊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足白科從而折變益加糜費其數及重於正絹併乞蠲減黥卒遇赦還者刺充舖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柳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為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按善俊以宗室登第即擅吏才救荒弭盜拊俸勸俗瘠已肥民所在布德而且加意城守疏陳邊備請擇相臣慷慨自信宗藩中仁人

能吏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崇禎行考

卷之八 手

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善譽

善譽字靜之太宗之後也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哀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柰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嘗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管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管平茶鹽提舉會大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崇禎行考

卷之八 丑

早善譽通融諸郡管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售田委郡文學董其入以給計偕者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廉穀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善譽抑使循廊詡大沮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威惠益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即

邵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終善譽早失怙恃撫育諸季備至居官廉靖自將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按善譽以力學試首等筮仕卽善從政捕盜遜功救荒有道餽食輯暴建學訓宗居心庶退恬雅君子也無疾令終德報也歟

兵馬都監善應

善應字彥遠漢恭憲王元佐六世孫居饒之餘干縣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毋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其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磨骨立終日俯首慙傷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備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貨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者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

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螫者失其所也晉陵
尤表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
墓碣曰宋篤衡趙公彥遠之墓其厚德爲當時
所稱若此

按善應純孝性成無間生死愛民憂國情見
乎詞至其念舊恤孤飼饑藥病仁心義質可
泣鬼神厚德篤行如此真古君子也誕育今
嗣盡忠王室豈非天道報施哉宗室中白眉
也允宜師範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高

周王汝愚

汝愚字子直善應子也早有志每曰大夫得
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
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
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
較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
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計至卽日歸因
自劾上不加罪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
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
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
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
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
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繇東省何密院
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
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
脩撰帥福建陞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
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
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高

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選光宗受禪
 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議論其稽命除知
 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
 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
 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
 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
 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
 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
 致疾之繇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
 入對上嘗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在
 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
 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
 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適
 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
 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
 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試汝
 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
 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議訕祖宗又不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
 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愛國愛民出於
 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
 那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
 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
 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雷止復
 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
 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
 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
 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
 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
 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
 之不逞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
 光宗命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相兼出於
 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宰相問之憂甚嗣秀王簡
 丞相傳孝宗意命宰相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
 命宰相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
 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闔扣宰相執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五

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晏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雷正與汝愚議令少傅吳瑄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蓋是特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瑄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蘇

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庶事歲久念欲退閑雷正見之懼因朝臨伴什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徵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某

因謬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雷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瑄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蘇

侂胄具述汝愚意禮命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能胄安在禮曰臣已雷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

命論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駿余端禮使郭杲及評帥閻仲夜以兵衛南比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太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

大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六十一

疑乞命都知楊舜卿提舉本營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各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雷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土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雷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雷正議不合侂冑因而問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不許汝愚本倚正其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

大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六十一

故不見侂冑慙忿發事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
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悛自以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
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曰汝
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
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
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
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
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十一

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遂出內批除熹宮觀汝
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追
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
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
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旣而內批龜年
與郡侂冑勢益張侂冑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
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虞
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
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願與侂冑合謀陛

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
不能無疑汝愚請命近臣舉御史侂冑密諭中
司命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
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會黃
裳羅點卒侂冑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
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
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和
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
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六 十一

稷則一網無遺侂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
爲正言沐彥頴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
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
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
大戚中外洶洶畱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
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
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

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
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
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
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
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循林中麟蔣傅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
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
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
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六

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
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
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
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
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
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
爲言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
臣錢鏊所窘暴斃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

用嘗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
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
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
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
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
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
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
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侂胄誅盡復原官
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追封福王其後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杏

進封周王

按汝愚盡心爲國竭力匡時精忠大義昭如
日月用人行政可質鬼神誠社稷宗臣也不
幸爲權奸所構竟以寃斃傷哉嗟夫宗子維
城忠臣無已諒汝愚心可自甘讒人高張彘
手可執在傍觀神驚談虎爲宗藩者可不慎
歟

學士院侍講汝談

汝談字履嘗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黜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謙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佞胥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為大社令時佞胥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佞胥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坐白晢者何人汝談不為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王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改知無為軍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六

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為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為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向諸朝廷安得力若若做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畷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為公卿雖貴會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為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刑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若龜然改湖北提舉嘗平振饑盡力知温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六

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
江西提舉嘗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聖宗表
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旬祠授江西轉
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
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
至是彌遠不與祠廼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
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蔽
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而成終泰
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伎似忠大姦似聖
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寢至差
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
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
賣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
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室吾聽雜吾日擾吾
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
我殼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以
功名而不能動疑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祕書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力言不

未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川
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維師敗朝
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脩國
史簡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
元帝恭儉無禍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
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
士院兼同脩國史院同條撰以所註易進講時
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迂特字意京師軍
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
草荅詔以爲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
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川四辭不允至郡
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楮四
郡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
仗乞超越拘擥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
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
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
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

未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六

繇已幾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
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
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
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為卒以老祈免章
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
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
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
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
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雒洪範非箕子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作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
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為文章
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
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
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苟卿之才
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苟卿
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
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

杜詩註

按汝談博學工文老而彌篤參考訂正廣於
註述其識見宏矣其閱歷富矣故其出身為
政嘉言懿行不一而足深謀遠慮明秉幾先
若此也言事論人善善惡惡之嚴是是非非
之確率皆破的至料敵安邊之策禮即入對
之言尤見忠盡可謂至言真不媿汝愚伯仲
者宋室之多賢宗其亦尊賢禮士之報歟二
復斯人不勝仰止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提點汝讜

汝讜字蹈中少儻有軼材智略出入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

大田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十三

攻汝愚以汝黨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太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嘗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藉其家幸氏

走告急于中宮徒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葉大墓劉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温州卒汝讜嘗言宗子不怠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棄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按汝讜以儻軼材具出人智略屢觸大奸不爲少屈鋤強理枉執正不阿何其偉與若夫自盟數語忠孝節義凜然至難進易退之高風竟與兄汝談而並駕卓哉佳品足表維城九原可起忻爲執鞭

大田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十三

信安郡王希館

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宗室子也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懼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問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謀窺關希館得謀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陞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楸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

大明崇禎八年

海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

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又論四蜀銓科

弊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

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中宗姓多貧而

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賦亡藝莫敢

自陳希館曰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

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

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

人嘗舉進士請視朝上聽輪對於是希館又對

大明崇禎八年

海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

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

可否為識體閭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

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

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

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

宗即位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

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為動容越明

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陞節度

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舍飲
贈以金幣希館風資疑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
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
歲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
王

按希館學足登科孝能動賊才堪禦侮言可
匡時誠有用之才無雙之品也至召對諸論
尤稱石畫遠猷宗臣翹楚徵斯人吾誰與歸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越國公希言

希言字若納惠王令應元孫也淳熙十四年登
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
數為圖獻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
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
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
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童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
復希言謂二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
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
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
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
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授納無滯
雷初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益知
臨安仁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
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
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堤決希言督親役
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
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輪除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七

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

按希言為政加意民隱畱心錢穀脩堤備患代輸折絹種種善政皆得大體至論諸將城守尤中時弊宗藩中有識能為者也

成國公希懌

希懌字伯和燕王八世孫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為屬吏嘗言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輯為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侯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冑當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黥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黥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寇柳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柳陳廷佐

冠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
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誅
元礪以自贖

按希懌脩己臨民能自得師正直敢言觸禁
薦士發賑安民用問勦賊其才其行宜其見
重於賢者也愛惠一編有心哉可以範宗臣
矣

大明崇禎八年

洛陽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八

奉化郡王與權

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
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
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遷大理評事
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二事又言死囚以取會
駁勘動涉歲時顛瘦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
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
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
郡計仰榷酤禁網峻密與權首抗以予民設銅
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
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
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
悟又娶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畱之郡聽日為
饌伴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
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
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
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趨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
使與權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

大明崇禎八年

洛陽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八

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懼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懼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明年改元嘉熙棄襄蜀殘破咸望風棄地召見使殿

本朝崇禎八年

海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六 八二

方大琮言與懼素自潔脩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數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又言艱難不可為之特當慷慨厲志深為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旬祠不許論楮幣極言其弊所以區畫者甚備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揀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賊吏禁已甚戒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為嘗肥家為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乞別邪正警諭情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內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謫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內則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楮陳無虛日大風震雷數

本朝崇禎八年

海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六 八三

見因其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歲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奈何也遷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蹠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並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汝鬻隄執政道帝意雷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

大明崇禎八年 路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六 全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設事獄空力旬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兼侍讀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泰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脩國史

實錄院脩撰奉朝請與權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然與權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温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荆水若脩貢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旬歸又不許進春秋解陞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壘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請優恤手詔則與權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賊吏不悅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

大明崇禎八年 路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六 全

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贗否無別國將誰與
 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
 伏之禍帝為改容袁士宋斌少從黃餘李燔登
 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懼
 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
 湖上歲一祭焉帝逐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乞
 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
 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
 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
 大鳴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家譜懿行考 卷之六 六

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
 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
 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懼
 嘗謂士大夫有貪黷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
 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按與懼愛君愛國本諸天性故於時務要政
 靡不昌言抑且慮極深長語多懇到曲悉民
 隱酷盡弊端至若誠以全人骨肉榜諭活濟
 民饑請卹賢臣之家尊崇理學之士潔已奉

公難進易退矯脩雅道曾見登出何物佛子
 能如是耶誦其嘗謂三言說盡人情大蠹帝
 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以賜也有味哉安得
 術起斯人與之痛談時政乎三復其傳不禁
 神馳

大鳴崇禎八年 濟園新刊古今家譜懿行考 卷之六 七

文華閣直學士必愿

必愿字立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脩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懽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尤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賊也吏何罪東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餘服除兩充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摧鐵諷諸邑行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考

卷之八 八

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

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王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啣際脩養濟院建陳權祠政教兼舉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中省免用舊例預解諸邑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考

卷之八 九

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繇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繇於闈宦而人或疑於闈宦雖未必繇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繇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特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原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揀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擢帥圖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

本朝崇禎八年

勝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八 卒

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復祇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嘗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嘗享闕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轍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故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讎剛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噴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謫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遷至宗正少

本朝崇禎八年

勝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八 卒

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簡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亾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災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電疊見曾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繇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生

畏天戒下脩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摺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昇皇甫縛之徒乘間提出推諫剋剝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摺斂獻羨餘

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特邊事急必愿應詔言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問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茵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八
生

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嘗繼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繼奏曰李詔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詔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繼駁不行詔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內

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宸洵益節
鉞趣詔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
部尚書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
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
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疏入迂丞相史嵩之
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竇
談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
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
人間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
本朝崇禎八年 卷之八 嘉

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
裁僧寺寶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
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脩
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
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
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
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按必愿孝能盡禮學足匡時以故憂切民瘼
則良法美意觸處而流忠深國計則碩畫昌

言有懷必竭其得之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
大之言固矣然行事而確當機宜立言而切
中利弊其才識豈尋常品第乎祖孫繼美忠
孝流芳不能不為斯宗起敬也

本朝崇禎八年 卷之八 嘉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九

遼書

遼雖起自外夷雅慕中華文物故能崛起朔方
造邦致治歷年二百傳世九君而宗派之繁與
鼎盛焉其間親宗疏族咸能自樹一時流芳百
代謂非其祖宗貽謀所致不可因書其人與事
於後

晉王放盧幹

阿魯敦于越曷魯

中臺省左相羽之

比院大王圖魯窘

總領敵烈皮室軍漚里思

于越屋質

採訪使吼

比院樞密使安搏

南院大王兼政事令撻烈

西平郡王賢遠

宋國王休哥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卅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任

比院大王韓八

比院大王那也

遼西郡王良

隱士昭

昭德軍節度使孟簡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卅

晉王敖盧幹

晉王小字敖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髻配馳馬善射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幹嘗入寢殿見小底茶烈鬪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覿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妃伏誅敖盧幹實不與謀免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幹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聞者傷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按敖盧幹以長子居崇藩復高位乃能嘉善

而矜不能以致中外歸心欲為推戴此固宗社無疆之福也忌而斃之果何謂歟迨至死而猶不敢失臣子大節亦可憐也已賢哉誰云夷狄無人耶

阿魯敦于越曷魯

曷魯字控温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為好然曷魯事太祖彌謹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畧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會討越兀與烏古部曷魯為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為迭刺部夷曷董討奚部其長木里偪險而壘攻莫能下命曷魯持一笥往諭之既入為所執迺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夷曷董於奚豈有較轆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夷曷董怨次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單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耳夷曷董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眾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木里感其言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乃降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刺部
夷酋董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
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曷
魯伏兵桃山俟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
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
曷魯侍克用傾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
吾族曷魯也會遙輦痕德董可汗歿群臣未遣
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酋董雅里嘗
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崇禎懿行考

卷之九

三

曰曷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茅爲國人
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
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
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
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
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齟齬於隣鄙日久
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且遙輦九營恭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
于越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

夜獨召曷魯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
而亦俛隨耶曷魯曰在昔夷酋董雅里雖推戴
者衆辭之而立阻午爲可汗相傳十餘世君臣
之分亂紀綱之統隳委質他國若綴旒然羽檄
遽于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
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卽皇帝位
命曷魯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苞從
未備而諸弟刺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
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崇禎懿行考

卷之九

四

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之亂作太祖命曷魯
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迭刺部夷酋董時民
更兵焚剽日以抗敵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滋
民用富庶乃討烏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
叛迺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覽備
禮受冊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
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夷數爲前鋒屢立戰
功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
下聖德寬仁群生成遂帝業隆興臣旣蒙寵遇

雖瞑目無憾惟折迭刺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
堯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諫茂不濟
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操以曷魯爲心
云

按曷魯少事太祖長而親密扈忠推戴竭力
勤王翼贊維持遂隆帝業可謂罷熊之士不
二心之臣矣此所以見奇於從父致囑於所
生舜觀於克用歟遼之贊宗室也敘功而擬
以爲心有以夫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五

中臺省左相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幼豪爽不群長嗜學通諸部語
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
皇太子爲東丹王以羽之爲中臺省右次相時
人心未安羽之莅事勤恪威信竝行太宗卽位
上表曰我大聖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
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
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
旣不爲用又不罷戍果何爲哉先帝因彼離心
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
種寢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爲後患梁水之地乃
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
徙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魚
鹽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後選徒以翼吾左突厥
党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
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表奏帝嘉
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梁水時稱其善
按羽之以豪爽不群之資勤恪威信以行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六

志至罷戍徙戎一表居然經國遠猷遼安得
不日大哉寧以其夷也而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九 七

北院大王圖魯窘

圖魯窘肅祖子治春之孫勇而有謀畧太宗立
晉之役其父敵魯古為五院夷酋董歿于兵帝
卽以其職授圖魯窘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嘗
屏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杜
重威擁十萬餘眾拒淳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
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
為後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
陛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疆大疆
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屢聖慮若中途而止遼為
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
民無蘘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
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
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
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
累降如言以功獲賜甚厚

按圖魯窘嗣襲父封預謀軍國不避艱險料
敵勤王卒使功成國大安遼帝之喜而贊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九 八

史稱其勇而有謀洵矣夫宗臣俊髦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九

總領敵烈皮室軍溫里思

溫里思負勇畧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
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遼海東青鶻搏雉晉
人隔水以鵠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
溫里思請內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
上大悅優加賞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
據水勒戰溫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眾
言陣薄處可出溫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軍
衝堅而出迴視眾所指皆大壘也其料敵多此
類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廿

按溫里思謀勇兼資料敵善戰雖其功蹟不
多表見然匡王定國此足資矣況其為宗室
乎

于越屋質

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
 諸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
 會同間為惕隱太祖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
 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軍次潢河橫渡
 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書欲
 行間及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
 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
 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
 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互速戰以決
 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
 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
 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
 太后宐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
 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
 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復書辭
 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
 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帝曰彼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者

卷之九十一

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柰骨肉何況

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
 唯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之失色帝
 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
 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
 海思詣太后約和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
 太后乃令屋質畫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
 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
 者太祖遺言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
 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
 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
 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
 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
 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
 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
 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
 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
 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者

卷之九十一

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譴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為右皮室詳隱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考

卷之九十一

王及臉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

按屋質以王室宗親當國家變亂竟能持正

議而安社稷抒至情以動天親卒使骨肉兩全朝野胥慶賢於十萬師遠矣至於察微觀變料敵出奇脫王於險而不受逆財其器識不更加人數等哉非其學貫天人何以從容如此真遼之社稷賢宗也可以為法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考

卷之九十一

採訪使吼

吼字曷魯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太宗特加倚任
會同六年為南院大王蒞事精簡人不敢以年
少易之時帝親征石重貴吼以所部兵從既入
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鎧帝嘉之及
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吼請
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
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
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
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為世宗頃
之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
敢復求富臣從弟的隸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
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
為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

按吼受知太宗特加倚任必其才有過人者
故乃爾也從征獨取軍資倉卒遭逢國郵首
倡大義協定時謀願辭重賞為族請赦宥其
主賢而許之也彼貪鄙無謀見利忘義者視

之不愧殺耶宜錄以式

比院樞密使安搏

安搏惕隱迭里之子也自幼若成人太祖崩時
 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父以建言忤
 旨死安搏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宗屢
 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既長寡言且天重然
 諾動遵繩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
 宴樂世宗在藩邸尤加憐恤安搏亦密自結納
 焉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
 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
 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
 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
 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
 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搏詣比院二
 大王計之比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
 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
 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
 家啟蒙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
 為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九 七

稍緩則大事去矣若曰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
 殘暴行路其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
 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
 卽位于太宗樞前帝立以安搏為腹心總知宿
 衛是歲約和于潢河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
 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非辜為對太后默然及
 置比院樞密使上命安搏為之賜奴婢百口寵
 任無比事皆取決焉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九 末

按安搏以父死非辜哀毀過禮不預宴樂其
 孝篤矣至于事君復竭其忠畫謀決策竟勦
 帝業克忠克孝可臣可子矣大節顯著洵可
 以風

兼政事令撻烈

撻烈字涅魯衮六院部郎君裏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會同間為邊部令穩應曆初陞南院大王均賦役勸耕稼部人化之戶口豐殖撻烈凡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為周宋所併者撻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邊幅年穀屢稔甚有政迹朝議以為富民大王云

按撻烈以宗室臨民獨能加意賦役督勸農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十九

桑致使部人歸化年歲屢登至於用兵復能信賞必罰得衆固圉可謂富強有術者也宗子維城可以不愧誰謂夷狄無人哉

西平郡王賢遠

賢遠字阿古真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質器之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遠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景宗在藩邸嘗與韓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譏賢遠勸以宜早疎絕繇是穆宗終不見疑賢遠之力也景宗立賜推忠協力功臣時帝初踐阼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遠為腹心賢遠忠介庸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職罔敢媮墮累年滯獄悉決之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十九

按史稱賢遠志學潛修滑稽玩世非玩世也政其裕養治機耳觀其靜退自娛不言時事意可知已勸潛邸以疎絕宵壬秉國政而風礪朝野其賢其達屋質蚤識之矣渾厚精明宗藩令器也

宋國王休哥

休哥字遜寧縮思之子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
常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
為惕隱方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等敗績南京
被圖帝命休哥代奚底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
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
劍明日宋師遁去休哥因劍不能騎以輕車追
至涿州不及而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
伐宋以報圖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十一

戰于滿城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眾整
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宐嚴兵以待匡嗣不
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
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
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聖宗卽位太后稱制
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宐從事休哥均戍兵
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屢立有戰
功太后嘉其績詔免拜不名休哥以燕民疲弊
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

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是
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
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
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按休哥以宗藩重聖受國仔肩加意紅農克
修職業宐其遠近向化邊鄙以安也史稱其
料敵如神讓功諸將身經百戰鮮殺無辜擬
以君子仁人亦復風流何忝賢哉懿範允矣
令儀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十一

鎮國將軍節度使合住

合住字粘衮太祖弟迭刺之孫幼不好弄臨事明敏善談論初以近族入侍每從征伐有功賜推忠奉國功臣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壤敬畏屬部又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合住智而有文曉暢戎政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比門與邵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為合住一言贊於數十萬兵

大明崇禎八年 卷之九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按合住資兼文武政足恩威安其鄰壤敬畏

邊境相安也造福和平錫恩兆庶柔遠能通

合住有之夫遼一夷部耳何賢宗之累累如

是耶豈其慕華懷夏亦思立綱陳紀乎可尚

也

比院大王韓八

韓八字喇隱倘儻有大志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比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比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籍奉牧馬闕其二同事者考尋不已韓八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重熙六年改比院大王政務寬仁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乏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多死之日篋無舊蓄施無新衣遣使弔祭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其德量如此

大明崇禎八年 卷之九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按韓八以倘儻奇才具有為大志竟能自結

主知洵臻膺仕寬仁秉政忠謹盟心喜愠不

形清修自勵德意所涵陰受其賜者多矣賢

哉遼宗允可準式

比院大王那也

那也字移斯輦夷肉董蒲古只之後敦厚才敏上以其父幹死王事九歲即加諸衛小將軍為題里司徒尋召為宿直官以軍功歷拜中京留守改比院大王那也為人廉介長于理民每有鬪訟親覈曲直不尚威嚴嘗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按那也以公族貴介而能廉潔律已平易近民聽訟惟求明允治人務在安懷賢宗中循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五

吏也錄以為式

遼西郡王良

良字習然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廐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繇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其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五

按良篤志好學義命自安卒以文學受知仰承寵遇其清修可尚也錄以為暴棄安為者勗

隱士昭

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雷事流西北部會蕭捷稟為西北路招討使愛之泰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捷稟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為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為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掬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使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振窟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獲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

大南樂徵八年 潞國新刊書金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七

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繇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嘗之遇專方面之寄安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捷稟然之

大南樂徵八年 潞國新刊書金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八

按昭博學善文遭時弗偶不受禮召其以疾辭其清介超嘗矣至答捷稟所問一書盡盡民隱練合兵機誠有用之才也惜其石隱不出無所表見獎恬抑競此足維風故錄之

昭德軍節度使孟簡

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為中京雷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殼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也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

宋明宗神宗六年 濟南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九 十一

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較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按孟簡以夙慧見奇以文學召忌遭時攢斥隨遇自安觀其哀儲君而序作詩表賢能以求立史洵學行兼修之士也至其論史議政數語精心遠識非夷所幾故表出之

宋明宗神宗六年 濟南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九 十一

金

金源起於海裔世濟其凶割宋吞遼流毒中夏
斯蓋造化之二陰世運之一劫也天縱厥惡日
盛其宗其間馳驅經畧猾夏僭王如宗翰宗弼
輩實繁有徒卽彼才品堪稱祇中國罪人耳傑
斥不錄以見扶陽抑陰之義姑取譬勞無損於
華夏者數人以見夷狄之宗亦能樹三石此而
中國之潢豈可不思激勵而其出其下耶

秦漢國王助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九 里

順義軍節度使衷

定國公宗賢

國相撒改

右丞相宗憲

蕭國公守貞

猛安永元

密國公璿

卿王琮

瀛王從憲

秦知政事獨吉思忠

左丞相宗浩

丞相襄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九 里

秦漢國王昺

昺字勉道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
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
汴州太宗使昺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
好學耳載書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
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
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
乃依做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
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

本朝崇禎六年 遼國新刊古今通纂卷之九

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
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
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昺與
耶律迪越掌之昺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下十帝綜為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
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畧咸得其
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儿女直入高麗者皆索
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昺上書諫曰臣聞德莫
大於樂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

究叛區烏蠢訛謀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

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
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
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常時壯
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
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
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為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
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
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

本朝崇禎六年 遼國新刊古今通纂卷之九

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
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
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
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
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為尚書左丞加
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盤
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
銜昺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册
文上召昺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寶

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
 詔左丞勗平章政事仍別給勗親王俸皆異數
 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
 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
 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羣臣盡歡俄同監修
 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
 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
 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
 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未
 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
 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賜賚甚厚進拜左
 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
 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
 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
 乃敢如此海陵跪謝後海陵自立加恩大臣以
 收入望封秦漢國王勗髭鬚頰白因上表請老
 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朕自卽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

賦詩又篇什可鏤板行之

按勗以夷族而好學故能採摭遺言舊事備
 載國史以成一代典章復直言敢諫止索高
 麗逃戶尤得大體宥其君之殊禮遇之誰謂
 夷無材哉錄之以勵中國不學無術者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未

順義軍節度使衷

衷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鄆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官閣門祗候授代州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為刻石紀之遷尚輦局使扈從比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為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陞辭賜金幣特寵異之衷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復有能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

木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七

擾民立石頌遺愛

按衷誠能致雨禮能睦族臨民稱職賦役無擾亦賢宗也史稱其孝悌貞謹必有以致之矣錄以為式

定國公宗賢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

木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七

何泉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寬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

按宗賢廉明清直見信於民故治簡民安眾

情難舍若是耳夷宗亦能如此可稱也爲宗
臣者不當如是耶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九 上九

燕國王撤改

撤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
子也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居純儉好稼
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認得其情當時有
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撤改每以
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

按史稱撤改敦厚多智長於用人此其所以
馴服諸部也內外倚重豈無謂哉夷宗白眉
也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九 中

右丞相宗憲

宗憲本名阿懶，領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季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命誦所習語，音清亮，善能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

本朝宗憲八年三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九 四

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繇是器重之。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繇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單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天德初，進封鉅

鹿郡王。後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爾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

大明宗憲八年三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九 四

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

按宗憲以宗子而留心典籍，方欲鼎新制度，以拓鴻猷，宜其議論行事光明正大，無忝相

度也至若不肯濫用匪人一意恪遵祖制尤人所難能也可爲宗臣柄政者式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蕭國公守貞

守貞本名左歷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勲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時上新卽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守貞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園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九

誠可惜也上默然上御後閣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念卿祖有佐命勲故茲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玉帶併以蒲刺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後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黨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胤王庭筠甚有

特譽上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問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叙使經童之科古不嘗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為嘗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品又

本朝崇禎八年

澠園新刊古今宋濬卷行考

卷之九

言節用省費之道竝嘉納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章宗即位更定禮樂刑政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卒上聞而悼之謚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述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為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繇外官入翰林遽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

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叅知政事胥持國其為天下推重如此

按守貞以宗雋多才而能敢言守正親賢敬士裁訂國章史稱其剛直明亮亦一代偉人也宜其為天下推重歟可為維城生色矣

本朝崇禎八年

澠園新刊古今宋濬卷行考

卷之九

彰德軍節度使未元

未元字惇禮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未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海陵暴虐日甚殺未元弟檀奴阿里白未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卽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爲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簡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爲功督責苛急未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簡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垂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信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昏亂賦役未元別其宿姦百姓安之未元起爲保大軍

本朝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錄行考 卷之九

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底於主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未元寧國生日特辰誣告未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未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爲立祠

本朝崇禎八年 濟南新刊古今宗藩錄行考 卷之九

按未元聰明強記通春秋大義以家難携弟潛逃可謂知幾矣而臨民出治與民相安非識大體者能如是耶觀其面責弘信之語可以槩其大端民之立祠詎倖致哉宜錄以式

密國公壽

壽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寶一字子瑜資質
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直草書大字日以
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與文士
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
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壽乃盡載
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汗中家人口多俸
人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其食焚香者若
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
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壽已臥疾論及時事嘆
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
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是時
曹王出質壽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
言壽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諂
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
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
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
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家譜卷之九 卷之九 聖行考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平生詩
文甚多

按壽博學工詩且善篆翰日以講誦與士大
夫遊安貧樂道良可嘉尚宗室賢良也至隆
德殿一奏而欲挺身盡節尤見肝膽洵維城
中英俊乎

大明崇禎八年 游園新刊古今家譜卷之九 卷之九 聖行考

鄆王琮

鄆王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善吟咏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按琮好學多能寬厚有量博雅賢宗也世宗選進士有名行者教之可謂因材而篤矣視彼貪殘無行者奚啻霄壤哉可法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五

瀛王從憲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改封瀛按從憲行事雖不多見即其禮待府僚必其謙厚自處者也視彼傲慢自恣者有間矣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五十五

奏知政事獨吉思忠

獨吉思忠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僱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陞無女墻副提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楹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淪盟有詔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為之所彼將謀也上深然之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雜刊古今宋清懿行考 卷九十五

按思忠增繕堡障役不及民壽議宋事而能遠慮具見其才猷矣彼夷宗也謀國若此況堂堂天朝玉牒可不勗勵歟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雜刊古今宋清懿行考 卷九十五

左丞相宗浩

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世宗即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克符寶祇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易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首本宗浩懿行考 卷之九 五十一

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言比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劾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鞮亦叛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鞮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

顧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鞮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比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王簿撒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

本朝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首本宗浩懿行考 卷之九 五十二

往來阻鞮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也撤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比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撤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繇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眾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論而釋之胡必刺

因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必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撤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窰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繇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後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累拜左丞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九 五

相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
按宗浩行師料敵節制如神行間出奇清屯置戍抄得先機謀國能臣也夷宗中之偽才不易得者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九 五

丞相襄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行以本部兵討賊戰於肇州之長濛襄先登塵擊足中流矢累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行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行曰今不乘此平於後將有悔謀行然之襄率

大明崇禎六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紀行考 卷之九

眾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行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烏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幹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侵南鄙襄為賴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天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

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

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在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為公往取志寧避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繇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合盟班師左丞相志寧疾甚

大明崇禎六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紀行考 卷之九

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始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簡為宋生日使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後入為吏部尚書轉都點簡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為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為點簡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

委以政機共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亂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畧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

大明崇禎小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行考

卷九本

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張汝霖等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卽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繇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時左丞相夾谷清臣比禦邊措畫乖方

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特胡疋糺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卽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克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卽召而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繇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轍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

大明崇禎小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濂行考

卷九本

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幹里札河遣安國追攝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

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資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脩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卽服之十月阻牒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隨鎖等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眾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閉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比部犯寒奚足慮弟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旣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

大明崇禎八年

海國雜考

卷之三

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札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札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札人與比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札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喬代領其軍比部復叛喬戰失律後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劔詔度宜竊討乃令士自糶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成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

大明崇禎八年

海國雜考

卷之三

為未利詔可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
 以備卽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
 如所請自是北陞遂定棄還臨潢上以信符召
 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
 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襄重
 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
 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
 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
 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制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濟南新刊古今宋濬濬行考 卷之六十五
 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
 廷養以休廩恩禮至溘老不為退復有省會之
 法所以抑貪月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
 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
 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
 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
 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
 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
 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

乞致仕不許泰和二年皇太子生襄復自請報
 謝既祀嵩嶽還文芝田之府唐遂以疾薨年六
 十三
 按襄以弱冠夷宗勇敢多畧料敵制勝無不
 當機宜志寧薦其智勇兼濟有經世才而世
 宗嘉其蘊藉公勤委以政機也至論監軍一
 節尤得要領不忝端揆之任者完顏氏何幸
 得若人乎善始令終維城中冠冕也
 大明崇禎八年三月 濟南新刊古今宋濬濬行考 卷之六十六

元書

元氏起自朔漠襲盛累強者十世墟金革宋奄
主華夏者百年冠履倒置天地晦冥於斯極矣
卽有宗賢益闢風教矧其族類雖繁事蹟鮮誌
卽國史亦闕疑焉錄其存史三人以示宗藩之
重云爾

宗王別里古台

楚王牙忽都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九 七

宗王別里古台

宗王別里古台者太祖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
多智畧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嘗從太
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
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
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
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
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
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
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立為國相
按別里古台智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
元帝爰立為相知人哉夷狄亦能如此可尚
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九 六

楚王牙忽都

牙忽都祖父撥綽睿宗庶子也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大將軍比征欽察有功賜號拔都歲丁巳分土諸侯王賜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為其食邑撥綽娶察渾滅兒乞氏生薛必烈傑兒薛必烈傑兒娶弘吉刺氏生牙忽都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比安王比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八魯渾拔都兒粘闡與海都木明崇禎八年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而脫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繫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被殺復繫牙忽都困辱備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師討叛失列吉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兒秃秃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鬚髮盡白帝閔之賞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來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

木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系譜卷之七 卷九 七

戶二十一年命與秃秃哈同討海都牙忽都先進避得謀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朶兒朶哈上其功詔賜鈔幣鎧甲弓矢其後比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秃秃哈率眾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遜篤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之使還時怯必秃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間道逸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特朶兒朶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同力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孥輜重駐不思哈刺嶺上悉為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嘉歎賜爵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刺氏女賜之資裝特厚又命牙忽都居比安王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固辭成宗立命牙忽

木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系譜卷之七 卷九 七

都嘗侍左右武宗撫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
 兒從大德五年海都篤哇合兵入寇脫列帖木
 兒將兵千人擁護先後力戰功多在軍十年成
 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
 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
 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卽位以其父子勞効
 忠勤益厚遇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傅駙馬
 都尉都刺哈之女弟弘吉烈氏爲楚王妃又以
 叛王家八兒親屬賜之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
 王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
 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
 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
 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罕之裔
 首已附順叛王家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
 爲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
 昔我太祖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者宜
 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防
 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

大物乘積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三十一

按牙忽都忠謹自持識見堅定屢歷危險始
 終不渝至西安王晏覲神器能以大義回責
 尤藩臣所難能焉而倦懷宗諛仰遵祖訓可
 謂知所本矣不賢而能之乎可式也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衍考
 卷之三十一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其兄脫不花襲封鎮南王早薨子字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嗣為鎮南王後字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之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宣讓王賜金印移鎮廬州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互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

大明兵逼燕京順帝比奔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

按帖木兒不花敦宗還爵義薄雲霄矣蒙襲

改鎮納諫別亂卒以節顯亦賢烈哉未可以夷宗少之也

大明崇禎八年

海國新理古今宗藩總行考

卷之九

古今宗藩懿行考卷之十

同姓諸王

大明乾坤再開日月重光文教單敷武功克壯
酌今泰古大建藩封仁義兼隆情文備極萬世
不拔之基於茲奠矣一時隆遇之盛實邁古焉
三百年來日新月盛億萬宗枝星其基羅繁衍
之奇商周金美其間賢淑聲竹難窮碩金賈石
室之藏甄未易窺而稗官野乘之記懼多難信
姑就名臣筆記足備信傳者錄之仰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目

皇明宗藩之盛甲於古今云

秦愍王

秦惠王

秦簡王

秦嗣王

潭王

蜀獻王

蜀和王

蜀嗣王

湘王

襄王

崇陽王

梁王

秀王

都督

靖江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目

秦愍王楨

楨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王生而岐疑嚴毅英武

太祖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

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

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書賞賚萬計時

露宿山野遊疾尋薨

太祖命禮部尚書任亨大定喪禮謚曰愍

按愍王以首藩宗子得專賞罰乃能御軍無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犯不妄戮人其盛德昌後也互哉

秦惠王公錫

公錫天順二年以秦世子嗣王好文睦族知禮
葛謚曰惠

按宗藩食租衣稅患其驕縱不法惠王能以

介宗好文睦族知禮也可謂善遵

祖訓者矣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秦簡王誠詠

誠詠成化四年以鎮安王嗣在位十一年卒王好書崇儉有禮謚曰簡

按簡王以郡宗嗣爵不難以好書崇儉敦禮自脩可謂賢王矣天潢之美堪足流芳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一

秦嗣王惟焯

惟焯昭王長子也正德四年嗣王早失父母育於簡王妃廖氏廖妃卒王喪如禮事其生母蕭妃孝謹守臣以王謹身脩行聞遣敕使持幣旌王

按孝者百行之原也而王能孝事兩母真可謂謹身脩行者矣維城懿範可示儀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四

潭王梓

梓洪武二年纔二歲受封十五年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為品高下出則中貲為賞

按潭王履親藩貴介好學能文已見超羣抑且設醴親儒品詩優贈誠天潢中之麟鳳也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十

蜀獻王椿

椿洪武十一年封國成邵王讀書好善近儒生能文章

高皇呼為蜀秀才未之國歲清暵祭滁陽王墓於滁州之國初即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嘗發祿贍郡教授月一石當是時邊王歲出塞征胡王以雅好學問守西陲安靖與民休息永樂三年來朝二十一年薨諡曰獻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誌行考

卷之十

按蜀王以

高皇愛子大藩尊貴乃能文行文飾展親篤誼親賢禮士安靜不擾東平河間追踪方駕矣互表為式

蜀和王悅禦

悅禦宣德十年以保寧王進封嗣位王儉飭守

禮法天順五年卒謚曰和

按和王以郡爵嗣封介藩能儉飭守禮法率

祖攸行其王之謂與是不忝維城之高品也

錄之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七

蜀嗣王讓樹

讓樹昭王子也正德四年嗣嘉靖十五年守臣

言王忠孝賢良

世宗特褒賞

按忠孝賢良善行也古之賢王亦不過能盡

此四字耳今王雖未悉其事實若何而守臣

表揚

自王恩褒賞詎無據哉宗藩而皆能若此王牒不

增光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八

湘王柏

柏漢武四年生八年封荊州王剛敏好學能文章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槩上馬奮如飛

按湘王好學能文澤於玄教抑復勇兼騎射所稱允文允武者非耶惜其以疑自焚豈道家尸解法乎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十九

襄王瞻塔

瞻塔永樂二十二年封未之國

成祖崩監國漢庶人及畱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

正統元年遷襄陽七年來朝景泰奪門時石亨

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關王誠盜金符迎

王

英宗因詔王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上避席請曰

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樂賢誣下詔

獄臣途中詢樂人咸謂樂未免願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宋藩懿行考

卷之十

皇上加察

英宗立命法司雪樂王辭歸

英宗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英宗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

願

皇上省刑薄斂

英宗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

英宗爲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賜王

按襄王奉

詔入朝乃能觀風問俗以雪臬臣之冤覲辭歸
國復以省刑薄歛而爲萬方請命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互來
帝眷之敬愛也今之宗藩何獨不然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十一

棗陽王祐樾

祐樾嘉靖初上疏言乞許宗人執業爲士農得
自贍免饑寒無煩朝廷歲祿下禮部議不許
按棗陽王疏陳宗人以士農自贍或亦見天
潢日盛僕給浩煩不無有碍國計民生耳雖
其意甚美謂

祖制時勢何繹其言思其意其抱把人之愛者乎
賢哉此宗未可以其言而忽之

大明崇禎八年

遼國新刊古今宗藩彙行考

卷之十一

梁王瞻垧

瞻垧永樂二十二年封卽邸開府宣德四年之國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剛日獻王入城相見歡甚又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見柰何其友愛誠篤如此正統六年卒謚莊無子國除

按梁王篤於友愛情見乎詞見則喜而離則悲手足情深一至於此可謂敦睦之至者矣讀之可喜可涕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七

秀王見澍

見澍景泰三年生王於南城成化三年封國汝寧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為擾左長史為言王輒怒行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戡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是戡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余經義即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勅色兩長史頓首謝王卒謚曰懷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卷之十 七

按秀王天資甚高所以處事盡善觀其獻書則喜納諫如流不聽妄言以存文廟折衷經義而定爭豈卽此推之何善而不可為乎三復起敬

都督文正

文正

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子也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

文正依

太祖

太祖愛之比長涉傳記有才畧從渡江克太平破

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院同僉辛丑改院為大

都督府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統

元帥趙德勝等鎮守南昌號令剛肅癸卯四月

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進擊文正至

畫軍中隨方用敵前獲甚眾友諒獲吉安守將

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祐狗城下文正不

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剛告急

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

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

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殺之子剛從水關潛出夜

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太祖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勝戰鬪死者亦

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
若援兵至必可破

太祖謂子剛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

子剛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剛

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君互固守

以待友諒殺子剛文正守益堅

按都督以宗室遺孤為

高皇所撫愛長能自立建豎功勳出奇制勝以報

朝廷無負潘垣屏翰之託者也而晚節自下

譴兵令人徒慨惜云

謹兵令人徒慨惜云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整行考 卷之十 十一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宗藩整行考 卷之十 十一

靖江王贊儀

贊儀守謙子也父早見背年幼

太祖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為世子留京師贊儀

恭慎好學能書洪武三十年春遣省晉燕周楚

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楚湘入蜀歷

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

寧遼東轉於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

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

永樂中遣之國卒謚悼僖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系譜總行考

卷五十一

按靖江王蚤失所怙焉

聖祖所憐乃能刻勵恭慎好學能書竟承

寵命徧省藩國教誨之恩與欽承之義兩得之

矣

叙宗藩懿行考後

洪惟

太祖高皇帝掃除羶穢天下文明首建大本堂

招延名碩以豫教習且書大學衍義等

書於廡壁昭示

聖子

神孫率繇大道因授簡史臣通前後纂集而

紀載之蓋以賞罰者理法之公而勸懲

者人心之懿垂示萬禩至深遠矣統鎮

大明崇禎八年

濟國新刊古今系譜總行考

卷五十一

自髮燥時好讀古人書於諸史多所涉

獵而是非未免因人少長能文討理亂

之故設身以處間嘗有所發明獨知之

契聯以自考云爾顧史亦難言矣非三

代之直而合億萬世之同然則不傳何

也已不能使讀者之盡信而勸懲何繇

生焉是以昔人有言董狐不生天下無

直筆仲尼已沒天下無公言詎非謂行

遠之難哉且也史籍浩繁情者不能竟

其說貧者不能購其書作人雅化保無
辭而弗暢勢固有所不逮耳

潞國王賢王殿下好古敏求樂善忘勢力學
務臻堂與紆才直掃風雲而淵識宏深
其於時勢理法之交推置周折曲當其
可三長具足登乎作者之壇乃猶於著
作之餘歷取古今同姓之賢而考其懿
行不必編年無改紫陽統系之舊不必
傳記無異尚書紀載之體簡而核嚴而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序

不阿師尼山而友董狐

賢王殆兼之矣視

襄藩之宗藩訓典法戒具備則又善善長
而惡惡短長厚之意愈益渾涵不寧唯
是

祖宗分封苗裔恭布星羅

皇上敦睦周親有加無已具有文武才能者
登仕進之途樸茂好備者亦享租稅之
利奈何千百中之一二不無逸居無度

敗類時聞甚至干司寇之常刑則不學
之過也假令讀是考而景先程有不欣
然獲心爽然汗下者非夫矣是集也達
高皇未盡之德意甄徵不匱之孝思廣

皇上展親之徽猷益徵達權之忠悃舉遠邇
之公姓公族各軌於正毋納於邪愈徵
仁愛之橫流太和之滂溢異日史臣記
述

大明崇禎八年

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序

也夫然統鏡於是因有感焉我

獻祖自大寧遷豫章正宜剛道嗜學親賢自
三教之書以及九流之致無不曉覽著
書立言往往爲士君子所稱述有通鑑
博論漢唐秘史史斷家訓諸書行於世
若夫臨池逸興草書尤所擅場縱橫飛
舞不減晉魏名流時人尊之爲仙別號
臞仙謙德之光也夫有博論諸史以括
往哲有懿行考以槩宗藩合之謂全史

也可統鎖不敏於二書不能不日爲之

三復敬贅數語以公同姓諸君子

高皇帝九世孫

寧獻王曾孫瑞昌王府輔國中尉

賜同進士出身

特簡知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事朱統鎖薰沐

謹撰

大明神宗六年

游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

序四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潞王編不著其名按明史諸王年表穆

宗隆慶五年封第四子翊鏐爲潞王萬曆四十六

年翊鏐庶子常滂襲封此書成於崇禎九年則當

爲常滂所輯也所采皆歷代宗臣之賢者自周迄

明凡百餘人各著事迹梗概加以評論中間如劉

歆依附王莽傾覆宗邦而得與其數殊乖衮鉞之

公又曹彰司馬孚等雖非無可節取而儼然與周

名並列亦儼不於倫矣

宗聖譜十四卷

〔明〕鄒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徐振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聖譜十

四卷》提要

重刻宗聖譜序

往余在燥髮時雅聞嶧山鄒君之駿譽已從諸生中獲接風旨則爽朗超逸有巽巽勁松之度嘗自以為士得時則駕夔龍姬召當且暮遇之不得時當以古人為鵠少

有論著亦足見志不者示人遼東豕耳迺竟浮湛博士籍者四十餘年日暮途遠而

壯志益遠於書無所不窺以評駁千古為上務所著孔孟毛詩等說學者爭師之嗣成經世格要一書則部使者已採而貢之

克秘儲矣後復有尚論編最後成此編謂吾儒宗法孔子其道懔天載地而司馬氏列為世家私竊恨之編自孔子而下無論理學諸儒支分派辨若臚列而至文章家

逮從橫雜家亦以其源同而流異一髮而
千里不可不悉也。擿埴倫次總名之曰宗
聖嗟嗟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信然夫昔
王充以偏陂之說作論衡中郎猶秘之以
資舌鋒矧是編足稱羽翼吾道之籓籬稍
知慕道者能無侯芭之嗜乎余內兄徐光
祿見東留意不朽業校而刻之以成嶧山

宗聖譜

序

二

之志方欲衣被晚學而原板火於書肆見
東懼其湮沒失傳也仍加校正復付削厠
氏藉余一言識之余即有言亦贅龐夫聊
以寄余雅慕之悵云

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諸壽賢撰

刺嶧山鄒先生宗聖譜序

余為諸生時則已與嶧山鄒君為文字
交云迨余叨第八史館以來君負才名
連應舉偃蹇不偶然經明行脩士咸重
其人邇歲結廬澗谷間潛心古人之學
多所著述誦習者幾遍海內先是余嘗
偕鄉大夫上其學行于有司其後聲聞

宗聖譜

序

一

於督學使者旣檄縣大夫榜其顏曰賢
良文學而章服之而經世格要一書則
宋使君已采之貢充 秘儲矣始君之
為經世書也破萬卷而談皇王經濟之
畧時上過余相與揚扞今古質正是非凡
余所裁定君輒然可而君徃徃出精識
約言余竟不能易也屬青將就余

既許序其首會應

天子召北上不及為而君書處為好事者
梓行矣然君常以不得余言為恨也茲
余承乏南雍君走价授余近刻尚論編
併以宗聖譜膏屬余為之序曰此以斬
畢前諾也余脉有感為展讀其編矍
然歎曰君志尚友千古而上下議論其間

宗聖譜

序

二

又其書博而精苦心可知也比閱譜膏則
六條歸紀叙詠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
而大義所繫要於宗至聖之道其用
意又非涖小矣夫自唐貞觀獨尊孔子
至宋元諸儒繼起其所采輯而講明聖
道者稱燦然矣然未有譏謫馬鄭之失
次別為一書以表章之使天下後世知

切理學經史文苑諸儒淵源所自一票

於孔子者皆其子孫苗裔也乃君創為
是譜其有意於斯乎用賢為紀其略曰
孔子刪述六經為萬世師子長母家之
後先田陳貴爵而不賚道佐孔聖譜孔
門高弟曰曾曰顏翺翔兩驂心源是傳
思也提經孟則承統作四配譜開元爵

宗聖譜

序

三

九咸淳進師彼其九者四科爛焉而師
六豈鄙家作十哲譜受業身通士多異
能或遺言臨或存年名史則籍之而或
仍之六或削之作羣賢譜微言大義殘
析鑿蠹真儒嗣起宗之脉之衛而羽翼
派而支裔作理學譜祖龍燔籍漢儒始
說經義賴相傳祖而考證會通宋儒賴

馬謂窮經絕者非薦論也作經儒譜
春秋垂空文以寓王法選固逸作其後
操觚秉筆者各徵文比事闡正剔幽或
傳紀或編年或雜史爲體不同而一代
之典章文物斯備作史氏譜前代崇文
總目濶畧子集晁陳二氏始聚家藏訂
而評之爲倣其意於諸家之著述以至
論議諷詠各有取焉佐子集譜五經垂
析儒學浸衰道法名墨縱橫雜標戶別
軌各自名家而咸不繫於孔子道苟漫
不軒輕猶然乖劉之見也姑譜而附之
不使雜正學焉由斯以言君之譜子集
而上宗聖也附譜道法而下宗聖也
擊自古學道脩文之士而大書之特書

之使其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而悉源
本於孔氏是豈獨子長革之忠臣斯文
支出之脉一旦絲組而貫之卽謂之羽
翼聖道可也君譜菁就而所善徐允禔
命其子錄而校之以付剞劂氏夫自士
薰蒸習染於科舉之業而多以藻績臧
質古人之學無繇整頓自士裕爲煩拾
印取以錮殖其家而仁義附焉者窳窳
未易屈指茲嶧山君諸所論著所銓品
洋上纒上爲今代之完書足以利益後
學而允禔君以詩書禮義訓其子又堯
尊好行德至慷慨梓君書相與圖不朽
之盛事斯可謂兩難矣籍令
朝廷法有如卿大夫舉賢御史署行義連

率采名則鄒君之撰修炎祿君之德施
 煥上象表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故樂
 為之颺言云

萬曆戊子孟夏丁巳南京國子監祭酒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司經局洗馬
 經筵講官定宇趙用賢撰

宗聖譜

序

六

宗聖譜目錄

孔聖譜第一

孔子

右卷一

四配譜第二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右卷二

十哲譜第三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子貢

子游

宰我

冉有

子路

子夏

子張

群賢譜第四

澹臺滅明

有若

宓不齊

南宮适

原憲

高柴

巫馬施

樊須

司馬耕

琴牢

漆雕開

公西華

南齊

公冶長

申枨

顏無繇

曾點

公皙哀

商瞿

左丘明

牧皮

陳亢

叔仲會

顏高

公良孺

孔忠

梁鱉

顏幸

冉孺

曲卬

伯虔

公孫龍

冉季

公孫旬

秦祖

漆雕哆

壤駟

商澤

石作蜀

任不齊

后處

秦冉

公夏首

奚容箴

公堅定

顏祖

鄒單

句井疆

罕父墨

秦商

顏之僕

榮旂

縣成

左人郟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魯

步叔乘

原亢

樂歆

蕭潔

顏何

狄黑

邾戾

公西赤

公西箴

右卷三

群賢譜第五

理學一	係理學大宗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附門人	楊時	謝良
理學二	係理學正脈	張載	朱熹	附門人	蔡元定	薛瑄	羅欽先
魏華父	黃澤	胡瑗	邵雍	胡安國	附子寅宏	張拭	真德秀
理學三	業通以上係理學羽翼	陸九淵	附九齡	楊簡	陳亮	許衡	呂祖謙
經儒諸	易傳	商瞿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雠	孟喜
易傳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高相	費直	附周易始末	
詩傳	伏生	歐陽生	夏侯勝	夏侯建	附尚書始末		
申公	韋賢	王式	右魯詩				
轅固	后蒼	孟春	匡衡	右齊詩			
韓嬰	薛漢	杜撫	右韓詩				
毛亨	萇	徐敖	謝曼卿	衛宏	右毛詩		
附毛詩始末							
春秋傳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何休	王接	右公羊
張丘江公	榮廣	尹更始	范甯	右穀梁	
虞卿	賈逵	劉歆	賈逵	鄭衆	杜預
左氏春秋始末	附				
禮傳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右周禮
黃慶	李孟慈	賈公彥	戴德	戴聖	曹震
高堂生	徐生	后蒼	戴德	戴聖	曹震
右禮記附三禮始末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儒拾遺					
橋疵	野臂	周醜	孫虞		
張山拊	周堪	孔安國	劉昆	楊政	戴憑
孔僖	依恭	張玄	李育	服虔	徐邈
范宣	蓋文達	蕭德言	王元感	馬懷素	孔若思
元澄	啖助	孫復	石介	趙沔	右卷七
史氏譜					
司馬遷史記	班固西漢書	范曄東漢書	陳壽三國志		
顏師右敬播晉書	習鑿齒漢晉春秋	裴子野宋書			
蕭子顯南齊書	姚思廉梁陳書	魏澹後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	于志寧隋書			

李廷壽南北史	劉昫舊唐書	宋和等新唐書
劉知幾史通	吳兢武后實錄	歐陽脩五代史
洪邁九朝國史	李燾續通鑑長編	鄭樵通志
歐陽玄宋遼金三史元四朝實錄		
史拾遺		
荀悅漢紀	司馬光稽古錄資治通鑑	劉恕通鑑外紀
胡宏皇王大紀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朱子通鑑綱目
呂祖謙大事紀	朱黼紀年備遺紀年	
汲冢周書	越絕書	
趙曄吳越春秋	蘇轍古史 <small>右雜</small>	劉瓌史通拆微
胡寅讀史管見	曾三英南北等邊	司馬貞史記索隱
范祖禹唐鑑 <small>右史</small>	王皞唐餘錄	陳耀尊堯集
劉向古列女傳	皇父謚高士傳	
孔傳孔子編年 <small>右史</small>	杜祐通典	羅從彥尊堯錄 <small>右史</small>
禹益山海經	桑欽水經	梁載十道圖 <small>右史</small>
戴德夏小正傳	賈昌朝宋朝時令	<small>右史</small> 時令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	李燾宰相年表	<small>右史</small> 職官 <small>右卷八</small>
著作譜	宋儒理學諸書已各具本傳	不在此列
荀子	孔叢子	賈誼新書
楊雄太玄法言	桓寬鹽鐵論	王符潜夫論
仲長統昌言	荀悅申鑒	徐幹中論
王通中說	劉勰法語	黃暉歆欽瑣微論

司馬光潛虛	家範	文軫信書	劉元城語錄
郭雍九州春秋說性說	<small>右卷九條</small>		
屈原離騷楚詞	宋玉詞賦	司馬相如詞賦	
枚乘詞賦	東方朔論難	王褒詩頌	
傅毅頌賦	黃香牋奏等篇	邊韶碑記銘等篇	
張衡應問七辨等篇	蔡邕連珠等篇	陳思王集	
陳孔璋集	王粲集	阮嗣宗集	稽康集
張司空集	陸機集	陸雲集	左思三都賦
袁宏東征北征賦	陶靖節集	鮑照詩	三謝詩
孔稚珪集	劉孝標類苑	沈約集	吳均集
江淹集	庾開府集	陰鏗集	王績集 <small>右卷</small>
柳河東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楊盈川集
王勃集	蘇許公集	張燕公集	陳拾遺詩
宋之問詩律	李嶠詩文	張曲江集	李北海碑頌
王摩詰集	常建集	蕭穎士集	孟浩然詩
岑參集	高適集	賈至集	
元結元子琦玕子等書	吳宗元集	權丞相集	
劉賓客文集	孟郊詩集	韋處原文集	
張籍樂府	皇甫湜碑序	盧仝詩歌	
賈島詩	李觀文編外集	歐陽詹詩集	
李翱雜文	李賀樂府	白居易長慶集	
元稹長慶集	收樊川集	李商隱甲乙集	

李德裕備全集	一品集	姑臧集	孫樵經緯集
皮日休文集	陸龜蒙叢書	司空圖集	
羅隱甲乙集	後集	徐常侍集	右卷十一
六一居士集	曾南豐元豐類管等集	蘇老	嘉祐集
東坡前後等集	穎濱蘇城等集	黃山谷詩文	
范曾公集	柳開古文	穆參軍集	王禹偁小畜集
宋文安集	田錫咸平集	趙文元公道院等集	
楊億武夷等集	明逸集	張爾觸鱗集	
張詠垂崖集	劉筠榮遇等集		
曾致堯仙危羽翼等書	烏纏先生集		
鮮于懷握愁詩	姚鉉賞花釣漁詩	宋景文集	
龐相國清風集	何知廬江集	楊樂道集	
蘇舜欽滄浪集	梅聖俞宛陵集	尹洙古文	
仲樸翁文集	江隣幾文集	陸子履寓山集	
二劉公是非集	李泰伯退居類管等書	蔡君謨集	
鄭獬詩賦	王臨川集	王令騷文	王深甫集
張愈白雲集	石室先生丹淵集	鮮于諫議集	
陳襄古靈集	陳都官集	清江三孔集	
沈括長興集	張舜民畫墁集	趙無咎鷄肋編	
張文潛詩文	秦淮海集	陳后山集	康正一竹林集
強祠部集	唐子西諸論	馬存文論	米芾集
李昭玘樂靜堂集	趙以道景迂集	李杲章貢集	

汪藻浮溪集	華亭得石林總集	孫覲鴻慶集	
沈與求論奏	陳與義詩	俞汝礪捫膝集	
邵德飛公文集	宇文肅啟公集	杜起莘文集	
吳直孺西山老集	曾紆空青白文	程伯北山小集	
潘良賈默成居士集	胡澹庵集	李文簡公集	
朱希齋小集	高彥先東溪集	王之望漢濱集	
范成大石湖集	周益公集	陸務觀渭南等集	
楊萬里南海等集	林文軒集	葉水心集	
樓煥攻愧集	周氏山房集	項平庵悔集	
蔡幼學內外制集	陳樂軒集	真德秀西山集	
姚燧國統雜合表	虞集典冊		
詩拾遺		右卷十二	
劉孝綽詩	薛道衡詩	杜審言詩	喬知之詩
崔顥詩	儲光義詩	王昌齡詩	秦隱君集
卽士元集	丹陽集	錢考功集	韓翃集
韋蘇州集	李端集	盧綸集	李益集
王建宮詞	楊巨源詩	武元衡詩	鮑溶詩集
李紳追昔游集	李商隱集	溫庭筠集	李群玉詩集
周朴詩	杜荀鶴宮詞	鹿門先生集	劉商胡笳拍
魏野東觀集	石曼卿集		
劉勰文心雕龍	蕭統漢文選	徐陵玉豈新詠	

洪範楚漢逸書	韓無欲古文苑	西漢文類	東漢文類
晉代名臣文集	姚鉉唐文粹	李昉等文苑英華	
六子廣記	崔遵度辟書麗藻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	
江綱宋文海	曾慥宋詩選	呂祖謙宋文鑑	
歷代名賢確論	呂居仁江西詩派	洪範唐人絕句	
陸時雍宏詞總集	趙汝愚名臣總議	擢萃策擢象策	
具西山文章正宗			
相廷等修文殿御覽	虞世南北堂書抄	兔園策	
歐陽詢藝文類聚	徐陞初學記	劉餗在集類	
白居易六帖	孔傳俊六帖附	李途記室新音	
陸宣公倫舉文言	李昉等太平御覽	楊億等冊府元龜	
皮文傑鹿門家抄	晏殊類要	王俶事類賦	
袁穀韻類題選	馬永易異號錄	楊侃兩漢博聞	
林越漢雋	王若選腴	呂祖謙觀史類編	
唐仲友帝王經在國籍	洪範法語精語	錦繡萬花谷	
祝穆事文類聚類編	雷大用類聚類外		
謝維新合璧事類	王海	劉應季翰墨全書	右卷十三
書拾遺	目錄附此書系九卷		
孔子家語	孝經	國語	戰國策
爾雅	小爾雅	廣雅	埤雅
魯仲連子書	白虎通德論	獨斷	五經鉤沉
			晏子春秋
			九州春秋

匡繆正俗	經典釋文	五經文字	演聖通論
七經小傳	五經義辯	辯學	西山讀書記
考信錄	伊洛禮書補亡	文公家禮	十書類編
考古圖	博古圖說	宣和博古圖	樂書
律呂新書	六家謚法		
道家附以下六家			
鶩子	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	文子
莊子	鶩冠子	亢倉子	閔尹子
無能子	玄真子		李筌注陰符經
法家			
管子	商子	慎子	韓子
鬼錯	崔寔	劉廙	巨範
名家			劉卬
尹文子	鄧析子	公孫龍子	劉卬人物志
墨家			
墨子			
縱橫家			
鬼谷子	蘇子	張子	
雜家			
范子	計然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應劭風俗通義	王充論衡	張華博物志	子華子
抱朴子	崔豹古今注	庾仲容子抄	羅隱兩同書

宋齊丘化書 韓熙載格言 嚴有翼藝苑雜錄
程大昌演擊露考古編 葉正則習學記言

宗聖譜目錄

宗聖譜卷之一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孔聖譜

昔太史公嘗言之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
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其自叙作孔子世家
則又言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
以達王道匡亂世友之於正見之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
六經之統紀於後世所以推尊孔子者至矣然以溷廁于
世家使與吳楚越等埒而鄭夾漈氏更編入列傳咸失其
崇道之意且自孔子歿至太史公時二百八十餘年帝王
追崇之典自太牢一祀之外無聞焉而太史公所紀亦當
其世止耳其奉孔子後如褒成君而下崇孔子祀如闕里
而下以迄于

皇朝釐正大典蓋至於千三百餘年闕然不錄矣泉因擬拾遺
聞而增叙其所未備創立是譜以見孔子為萬世斯文之
主而凡及門弟子而後皆其脈絡苗裔也次孔聖譜第一

孔子

孔子名丘而前上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孔
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

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後若必師之及登子卒懿子與其
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升官氏二十歲仕於魯
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毋顏氏夫
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皆以為墓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鄉曼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二十七歲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鄉子而卒禮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
適晉學之三十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
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
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四
歲訪樂於苴弘弘謂劉文公曰其聖人之興者乎夫子觀乎明
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辰朝諸
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久入后稷
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无多
言多言多敗无多事多事多患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天道无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頽謂弟子曰小子識之三十五歲
自衛反魯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
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
齊大師語樂聞韶音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

封以尼谿之田吳季子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也詳之節
累世不能殫其末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
以先鄉民也後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及乎也三十七
歲自齊歸魯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桓子穿非得上車中若
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水石之性變
罔蝕水之怪有罔象土之怪墳羊也吳伐越墮骨節專
車吳使仲尼問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陽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四十三歲在陳四
十四歲在魯桓子嬰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
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
靈而釋之陽虎由此益驕季氏季氏亦借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有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升不仕退而修詩書
禮樂弟子弥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
桓公之廟有缺焉頽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
則覆夫升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四十七歲
魯冠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
男女別途路无拾遺器不離傍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於是冠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
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无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
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五十二歲齊大夫
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告魯為好會
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師必具官以從請
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獻酬之禮畢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旄旌羽葆戟鉞鼓
鞀而至夫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景
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僕倡
侏儒為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曰匹夫而英惑諸侯者罪當誅請
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我不若歸而大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郭汶
陽龜陰之田以謝焉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魯衰无
善技之無矣鞭之虜裘投之无御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
宋聖蹟 卷一 五

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婦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露
龜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率鉏曰請先嘗沮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皆衣文衣而舜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姐于大夫乃作倚蘭
之操遂行宿於此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以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
以群婢故也遂適衛居頃之或謂夫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
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
宋聖蹟 卷一 五

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
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六十
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
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刺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如蝮澤涸漁
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
岸聖蹟 卷一 六

鼓舞今
亦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時楚昭王渡江有一
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浮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
知之子曰吾晉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謹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
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
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議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未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從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夫子講誦
然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
王將封以書社他七百畝楚令子西曰今孔丘述三王之
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大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之壤
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
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議夫子弟子多在
於衛衛君輒得夫子為政六十六歲夫人卅官氏卒六十七
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會季康子

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音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昂
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如顏淵鄒之徒受業者甚眾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
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
禮教遠罪疾則民壽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
仲尼視之曰麟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舉十二公行筆絕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
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
宗聖譜 卷一
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道遊於門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族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丘也殷人也
予疇昔之志夢奠於兩楹之間嗚呼夫明王不興而天下
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
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其其余在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金父生析父析父生防叔辟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夷伯
夷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孔子年十九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
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鯉字伯魚年
五十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史遷以
為中庸子思作時所作也子思生白字子且子且生求字子
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嘗為魏
相子慎生鮒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嘗為漢惠
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
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功功生驪據遷史所
紀止此其崇奉褒封之典則自漢迄于
皇朝錄其畧如左云
宗聖譜 卷一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
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明帝永平中祀孔子與周公並牲以
犬 安帝時祀孔子于闕里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
牢祀孔子於辟雍黜此皆祀孔子好觀晉武帝詔太學及魯
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其後太子講經行釋奠禮 南宋
元嘉中裴松之議薦舞八佾設軒縣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
公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奠之禮 隋
至諸生階下拜禮聖郡學亦行之 世國學春秋二隋制
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後世即唐貞觀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釋奠太學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

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

先師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至是始定以孔

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魯參太子少

保並配享開元間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建隆三年詔廟

門立戟十六真宗咸平中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仁宗

嘉祐初詔釋奠用登歌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

先聖此後世即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詔文宣王用冕

十二旒服九章此後世即徽宗大觀間詔子思從祀此後世即

四年詔加廟門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文宗至順初加孔子

父母封爵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

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國子祭酒主祭有御製祭酒誥

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謨乞勅廷臣計議增樽豆為十二侑

舞為八則侑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具

聖明尊崇之制上從之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張璠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

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

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

誤未主

皇帝皮弁服所拜禮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旧樂此已出

於作述與禮之外至

皇皇帝從禮臣請行幸太之典其奎章閣諭鴻儀大資載在臨

雍錄者可攬

今上御寫駕幸太極殿與孔子張擘橫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

闕里賜師生之爾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万里外靡不借為

色澤猶吳越哉

宋聖請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宗聖譜卷之二

古吳常熟後學 崑山鄉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四配譜

史遷自叙言孔子述文弟子與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
仲尼弟子列傳蓋據孔氏古文弟子籍不敢輕為過賢損
真之論以軒輊也此論亦根於然孔子之道以親授言之
則莫如顏子曾子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此論亦
考總之得孔子之真傳者也而後世公論既定於是咸淳
有並配之典練度至順有後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
皇朝亦因而不革蓋孔子集群書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

宗聖譜

卷二

軻實見而知之群弟子不得而班也次四配譜第二

顏淵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
樂回不願仕也回頭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
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吾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
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
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
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

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
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顏子以下即心學凡具四書者俱不載

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于
野客至其家毋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毋曰臂何恙乎毋曰今
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
若出金石曾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
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
瓜誤斬其根曾皆怒援杖擊之曾子什地有頃而蘇感然而起
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

宗聖譜

卷二

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來勿內也委身侍暴怒以陷父
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問
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請因所
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
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具載小戴記曾
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
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速親也既沒之後
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
吾親也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
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

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簞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簞。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孔子以其能通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卒于魯。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魯人有公儀休者。

宋禮譜

卷二

三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子思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非為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僕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

之。子思曰：「仰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子思居于衛，緼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肯，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首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政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慚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且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所作中庸四十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云，或云別有子思子七卷。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柳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毋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買街事毋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李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毋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李而歸毋方饋問曰李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毋以刀斷織軻俱問其故毋曰子之廢李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李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无以離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食食軻懼曰夕勤李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宗既退子上請曰孟孺子无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亦論政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崇仁義吾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復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恐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甲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

宗聖譜

卷五

五

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資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若太史公所謂持方柄欲內圓鑿者是已於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十哲譜

唐開元間贈閔損等九人為侯而未咸淳中又沐顯孫師一人蓋十哲之稱所從來久遠矣顯當時弟子中如詹藎臧明必不齊原憲有若漆雕開南宮適數子多為孔子所稱許同門所推服而乃不得進之典宰子冉求為列似亦有遺論豈後世建白者據魯論四科中十人遂不暇甄別而並進之後又升子張以其十人之數而它不更進也然太史公於孔子弟子多闕疑蓋其慎也未李又安敢置喙其間欤以十哲譜第三

宗聖譜

卷二

六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故出後母損曰毋在一子單毋去三子寒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并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蒞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唯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隨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贈費公。

冉伯牛。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從父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贈卿公。

仲弓。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稱。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刑，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成周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子貢曰：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贈薛公。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魯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乎？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

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涓滴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魯定公十五年春，和子益來朝，和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和以和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召喚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齊田常欲作亂，俾高國鮑曼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

宗聖譜

卷七

魯過矣。不知伐吳，田常曰：何也？子貢曰：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說吳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晉卒敝吳，圍王宮，殺夫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助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裁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

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轍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轍，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我之也，由弗能，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馬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四

疇盡易，草萊甚闕，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勸，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祭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由乎？」子路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頭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心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伋，即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觀內所，蒯聵之黨入，而過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瞞懼，乃下石乞壺，歷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人曰：「將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吳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隘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各於財者也，毋為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嘗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感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問：「居子夏侍于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宋聖譜

卷五

十三

也。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問：「居子夏侍于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師乎。子夏曰：「有商，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雅恐則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子夏在聖門，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贈魏公。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帶，君子入官自此入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鈞鑿屋室，雕文成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為葉公見之，葉公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

宋聖譜

卷五

十四

也。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帶，君子入官自此入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鈞鑿屋室，雕文成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為葉公見之，葉公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
予之殯。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
行也。子張死。曾子有毋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成曰。齊衰不以吊。
曾子曰。我吊也。與哉。其門人為公。而儀其尊其師云。贈陳公。
薛應旂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鄒家也。學於孔子。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不足憑也。及觀曾子性哭
之。必有可惜者。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宗聖譜卷之三

古兵常執後本

嶧山鄒 承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群賢譜

史述述夫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魯能之士。跡
十五而史記列傳所記七十八人。文公孔廟圖又止七十
二人。所載不無異同。而史記據孔氏古文。近是。今顏魯及
閔以下十二人。既列于配哲。存者六十八人。自公良孺而
右。其言跡頗見於書傳。自公孫龍而右。僅存年名。其四十
一人。無年。成參史記籍之。而益以先朝封爵。舊稱乃公伯
原中黨。則程公。有論削之矣。若秦冉顏何。仍史記云。

次群賢譜第四

澹黃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
邑宰。南游至江。於吳地。陳。謝。陸。徒弟子三百人。設取于去
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尊。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庶於行也。
是禮也。咸明之行也。贈金卿侯。

按括地志云。子羽嘗濟千金壁渡河。陽候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一死乃長壁
於河。三授而輟。躍出。乃毀壁而去。家語言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

有哉字子有。魯人。為人疆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問
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
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
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欲立為師
以師之。如夫子時云。贈平陰侯。

南宮適字子容。又名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
石南官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却勞。又不能相禮。僖
子時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國。有違者曰
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
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
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火。掠火者皆曰。顧府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
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與
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送之以言。聖人敬叔獲與聞之。
遂三復白圭云。贈汝陽侯。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
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楠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生
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
憲指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贈任城侯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僕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綫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乎朋友不以是棄乎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莖後難繼也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削囁之亂子羔避之走郭門外者守門馬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於

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迫者罷子羔特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刑予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君愀然不悅豈私臣私夫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范升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特于衛之亂也子路持入遇子羔特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辭其糲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榮也其不乎 贈共城侯

巫馬粥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耕於韞丘之下陳之留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歸於韞丘之上子

路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言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曰吾新先師孔子曰由何為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刑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贈東阿侯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馬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清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以冉有傳中 贈益都侯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魍作亂入于曹以叛宋宋歸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于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卯門之外阮氏莖諸丘與 贈睢陽侯

薛應楨氏曰向魍作亂牛嘗憂俱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性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願待其稿難已歟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交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贈陽平侯。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贈平輿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

友。庚然恩勝禮也。贈鉅野侯。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贈高密侯。

申枹。魯人。或以為剛。子曰。枹也。慈焉得剛。贈文登侯。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贈曲阜侯。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吊。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中。贈萊蕪侯。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却。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夫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贈北海侯。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傳楚人。駟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楚人。周子家。傳楚人。子人堂。子乘。傳齊人。田子蒯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初商瞿長无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无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贈項昌侯。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旧史遺文。畧不盡本。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自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脩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

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无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齊。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贈中都伯。

薛應旂氏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肅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

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折一人而之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辛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陸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詩。詳載氏。疑。

終无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先。巡撫云。南。

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蟒飛石裂其人至今能言之為可
証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
志可考見云

泉按左丘明家語史記咸不犯其人獨杜預序左傳以為受
經於仲尼而唐貞觀始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配食
孔子今以列群賢譜

牧皮力牧之後與琴張魯曾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家語史記
咸不載贈侯

陳心字子禽一字子元陳人伯魚子貢相與問答見論語家語
犯其人史記不載贈南頓侯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
相比二儒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贈博侯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
為御贈臨澤侯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贈并
平侯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癉孔子凡之子贈鄆城侯

梁纒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贈千乘侯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贈陽穀侯

冉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贈臨沂侯

曹卣字子儻少孔子五十歲贈上蔡侯

伯虔字子拆少孔子五十歲贈宋陽侯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楚人或曰衛人又曰趙人
贈枝江侯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諸城侯

公孫句茲字子之贈即墨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鄆城侯

漆雕哆字子飲秦人贈濮陽侯

漆雕徒父字子有贈高宛侯

壤駟赤字子健秦人贈上邽侯

商澤字子季贈鄒平侯

石作蜀字子明贈成紀侯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當陽侯

眉處字子里齊人贈膠東侯

卞字開贈新息侯

公肩假字子乘魯人贈鉅平侯

奚容箴字子皙衛人贈濟陽侯

公監定字子中魯人贈梁父侯

九

榮祿字子祺 贈厥次侯

縣成字子祺 魯人 贈武城侯

左人郢字行 魯人 贈南華侯

燕優字思 贈沂源侯

鄭國字子徒 贈胸山侯

秦非字子之 魯人 贈華亭侯

施之常字子恒 贈臨濮侯

顏會字子毅 魯人 贈濟陰侯

步叔乘字子車 齊人 贈博昌侯

原亢字籍 贈樂平侯

樂效字子毅 魯人 贈建城侯

宗聖諸 卷三

蕭初字庸 衛人 贈昨城侯

顏何字丹 魯人 贈堂邑侯

狄馬字幹 贈林慮侯

却異字子欽 贈高堂侯

公西與字子士 贈臨胸侯

公西蒧字子尚 魯人 贈徐成侯

宗聖諸卷之四

古吳常熟後學嶧山那 泉子靜甫編次

理學譜

首人有言 道原於天 具於人心 著於事物 載於方策 明而行之 存乎其人 充實而湯文武周公 生而道始行 孔子孟子 生而道始明 孔孟之遺 周程張子 繼之 此道統之傳 歷萬世可考也 斯言余未之能易矣 然微言美易辭難章 不有祖述 其學推明 其真者 出于其間 即涉闕難 析毫釐 壞起而道且晦 塞矣 故自孔孟以來 更千六百餘年 其間以名儒稱者 子周程諸子 生或異世 或並世 雖其學所得有淺深 所見有疎密 而未克造 廢國 然皆純然出于正 足以羽翼斯道 而衍其傳 是不可無特紀以 表重之也 次聖諸 卷四 周敦頤 程頤 張載 朱熹 陸九淵 周敦頤 字茂叔 道州營道縣人 用舅氏 師向薦 授分寧縣主簿

宗聖諸 卷四

縣有疑獄 不決 茂叔至 一訊立辨 却使者 薦為南安軍司理 參軍 茂叔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 遇事剛果 有古人風 為政精密 嚴恕務盡 道理在南安 與轉運使王遠力爭 因不當死 然于少不為守所知 洛人程珣 攝通守事 視其氣貌 非常人 與語 知其為學知道也 因與為友 且使其二子 顯頤 性受學焉 知桂陽南 昌皆有治績 後為呂公著 趙抃 所知 薦權授轉運判官 及使嶺 表以洗冤澤物 為己任 以疾求知 南康軍 因家廬山 蓮花峯下 村再鎮蜀 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 諡曰元公 茂叔襟懷飄洒 雅有高趣 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 或徜徉終日 廬山之麓 有溪焉 茂叔濯綬而樂之 因寓以濂溪之號 而築書堂於其上 茂叔深於易學 作大程圖易說 易通 數十篇 詩十卷 每令二程 尋孔顏樂

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於此矣故題之言曰自再見周姓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寫吏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博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宴及嫖嫖陋於希世而尚友于白朱升贊茂叔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其先中牟人增祖而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有治績當路者欲薦之多問

所欲伯淳曰舊士當以才之所堪不問其所欲再調上元縣主簿嘗攝邑事發民塞决堤全水運舟卒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祥符中嘗捕龍脯之使人不惑見人持竿黏飛鳥折之教以勿為不嚴而令行移晉城令誘進學者風靡日盛暴集子第至有耻不犯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推監察御史兼行宋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二三見遂期以大用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而常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明道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第張動弟願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時升安石寔行已說明道論列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

臣與大詰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十餘事然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明道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為鎮寧軍節度判官盡力職事會曹村决忽得中流大木橫入口遂塞决堤頃求監苟以便親卷後知扶溝縣事治主愛民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節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明道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及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明道從茂叔問學益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体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甚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士大夫從之

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於是明道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聞計之日辭與不識莫不嗚呼云

抑怨曰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明其氣貌清明爽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想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朱子贊明道像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顥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

苟念熱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問遣
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得正叔所試頌子所好何學論大驚
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正叔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
不願仕也哲宗嗣位司馬光等上其行義于朝受兩監之命
泰論經筵三事後充崇政殿說書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
至急惟是輔養君德差黃判登聞鼓院論延和講讀垂簾事正
叔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人主而
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罷未退上
忽起馬檻折柳枝正叔起曰方春發生不可再故推折上不悅
文路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真侍
講也

宗聖譜 卷四

講世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正叔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此无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者如二蘇疾之如
讐與其黨類如韓琦巧為誇詡大臣亦多不悅差管西京同
子監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无何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
以為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怨之為正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
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易成
而序之後寢疾以授尹焞張縵崇寧中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正
叔於是遷居龍門之外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
必及吾門也後復宣議即致仕初明道嘗謂正叔曰異日能使
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
得讓焉然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至處矣

宗聖譜

卷中

五

胡安國秦狀畧曰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无非中庸非
有其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
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士大夫之學
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
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
可學而至也今欲使學者雖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
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
以明象而知休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
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
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
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

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程子門人

呂大臨字與叔。李於正叔。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撥輯三禮遺文舊制。令可行。其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李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劾以責任考功。廢樂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大畧言古之大人。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此語頗稱謝之。元祐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儔勸學。未及用而卒。

宋聖諸

卷四

六

揚時字中立。潛心經史。熙寧中進士。策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見正叔於洛。相與辯論。往復橫渠所著西銘。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不仕者十年。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如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孝之道。皆得其首趣。時沉浮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開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學者稱曰龜山先生。或以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

無大建明。未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然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慮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公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又曰。當時若能聽用。央須救得一半。此語最謝良佐字顯道。初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為學。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語。汗流浹背。而發亦明道却云。此便是惻隱之心。與正叔別一年。往見之。正叔曰。做得恁工夫。良佐曰。只是去箇矜字。正叔點頭。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近。思者也。後成進士。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遂與學焉。平生未嘗干人在

宋聖諸

卷四

七

書局亦不謂政府。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游酢字定夫。少時已為老師宿儒所推。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時明道令扶溝。召定夫來。職學事。公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程氏遺書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伊川嘗稱定夫德字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如決疑破曉。朱子曰。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其造道之深。亦累可推。尹焞字彥明。母為洛人。少師事程正叔。常應舉。發策有誅示

祐諸臣議焯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正叔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願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正叔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正叔既沒焯聚徒洛中非晝夜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奔蜀至閬得正叔金身讀而玩之止於涪經場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焯自代以疾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既就道而陳公輔上疏攻程氏學焯上疏臣願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時張浚相上章薦焯拒劉豫之節豫嘗命焯為御史以禮聘焯且謂其不從以死恐之遂棄于野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起之焯始入見就職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既去秦檜當國見焯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後焯素自言有五當去之義遂聽其告老轉一官致仕當是時程門固多君子然未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者焯者蓋鮮正叔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弟子餘人無及從焯者從焯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論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焯即鬻田走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從焯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陳淵楊時婿也嘗謂從焯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謂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儲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嘗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明道即程氏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文公謂龜山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

質

李侗字息中，劬浦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年二十四，聞
 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以書謁之。其時道
 學從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
 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
 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
 從彥契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
 不充，而怡然自得。闔門內外，表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
 理。其接後學，咨問不倦，隨人淺深誘誨之，而要以及身自得
 而後可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
 坐澄心，体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其語中庸謂
 至聖樂樂未發謂之中，為一篇要指，必体之於身，實見是理
 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其於春秋語孟論之皆極其趣。侗
 既開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嘗曰：今日三綱
 不振，義利不分，故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嗚呼！人心
 趨利而不知義，而主勢日孤，嗚呼！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所
 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後果然。是時建安朱松與侗為同
 門友，雅重侗，遣子真從學。真卒得其傳，真自從侗游，每一去
 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沙縣節
 叟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澄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
 為知言。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
 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默助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惴惴，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所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後閩帥汪頌辰以書幣來
 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坐語未終，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其仲字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宗室中。范致虛次相，明邪
 說，下河南府，尺逐李徒，仲註西京法曹，欲依頌門以卒。因張
 繹求見，十友愈恭，頌固辭之。仲欲休官而來，頌曰：時論多異，
 恐貽子累。仲曰：使仲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頌歎其有
 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
 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監察御史。及汴
 京陷，金人立張邦昌，賊臣多從之。仲首具書請邦昌速迎
 奉康王，同院无肯連名者。仲獨持以往，未言，仲必不能輔相
 公為宋朝板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信其氣沮，謀
 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屈從，追還偽赦，迎康王，擢殿中侍
 御史，拙論荆湖廣南，入奏，荷潛善在伯，不不法，凡十有七
 事，請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資者共圖大率。疏入，留中。明日，改
 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旬日，詔仲言事不實，責候
 州監酒稅，時用事者甚，必欲殺之。以淮迫寇境，故有是命。
 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言王淵在漢，潛善亦
 嗾其不利於仲。天下識與不取，皆克痛之。仲天資純確，李問
 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蘊深學，恥以自名。居官，晨興必整衣
 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蒞事。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
 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致在廣陵行篋一篋圖書半之嘗誦孔子贊美志士勇士之
志曰今日何日清整乃吾死所也竟以忠義死紀與初胡
安國論時政乞加追復詔贈諡議大夫殊被刺

呂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始從父定胡
先生受於太學後過江復石介李觀王安石無常師在太
學時與程正叔並舍察正叔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
事之而明道及子學兄弟孫對李完皆與之遊由是知見口
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

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務自省
察以自進益其讀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
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

宗聖諸

丙卷中

十一

二年日夕勸導又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晚
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
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慶慶事託州縣其在和州
坐纒纒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接公私閑居
日讀易一文博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仙源夫人嘗言與侍
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
之上未嘗戲笑原明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為不可及後
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涪州知州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
繼嗣子厚世大梁人父迪涪州知州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
繼嗣子厚世大梁人父迪涪州知州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

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
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干兵因勸讀中庸讀而受
之未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久無所得及而求之六經嘉祐初
在京師坐虎皮及說周易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
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子厚渙然
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登進士令云
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子
厚於朝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
為治不法二代終苟道也它日見王安石安石語曰新政之行
求助於子何如對曰公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士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說既命校書郎
未得謝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
罪子厚移疾西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季每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季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
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季者大蔽也故其季
專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淫
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井田宅里教飲季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季善發明聖人之遺教其術畧可措之

宗聖諸

丙卷中

十一

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說既命校書郎
未得謝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
罪子厚移疾西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季每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季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
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季者大蔽也故其季
專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淫
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井田宅里教飲季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季善發明聖人之遺教其術畧可措之

以復右乞召還旧職訪以治体乃詔知太常礼院與有司議祀
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至旦而卒子厚李在
方行為閔中士人宗師稱為樹渠先生樹渠即李厚字書號正蒙
子厚嘗感異夢忽出以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
始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有待於後者又作西銘
程正叔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子厚初欲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延愚西曰訂
頑正叔曰是起龜端不若止曰東西銘從之嘉定中賜諡曰明
公厚祐初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

廣平蔣氏曰子厚李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李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
其言故閔中李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贊子厚像曰早悅孫吳晚迹佛老勇撤皇比一亦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絕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
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熹字仲晦世為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
學者師號紫齋先生因仕入閩寓建之崇安籍隸陽仲晦幼穎
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於季子業初不經意紹興中中進士第
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孝宗即位復祠

職上封事及三劄大抵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
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君
對復申言之嘗兩進絕和議抑僥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
至不敢就自同安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閩貧困不以厲心恣
養充穉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及差發遣南康軍事
豪強歛戢里閭安靖奏復白鹿洞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未
詔條具民間利病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人君正心術以正紀綱後以脩奉荒政民死流殍除直秘
閣入對七事及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劾賊吏黨典韓仲欽與時
陰詆仲晦者頃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內李者尊信益衆

除提點江西刑獄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
勿言者仲晦曰吾平生所學只此四字可回互而欺君子及
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
與仲晦論易西銘不合劾栗本无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
之道李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此

廟堂知上眷厚仲晦復入故為兩罷之上悟復召受職仲晦投
匭進封事其畧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而今日之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本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六者是也一正心則大事无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
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批紙希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
位再辭職自轉運改知漳州以禮變俗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

極所至與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宗即位首有恭事。除
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太后躬定大策。陛下且盡罪引
歷之誠。致溫靖定省之禮。轉禍為福。又進講大孝。以平日論著
數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每以所講編次成秩。以進。上亦
開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景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
勉上進德。會孝宗榑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桃儂宣奉太
祖第一室。祭則居東向之位者。而時相趙汝愚亦雅不以復
祀。儂祖為然。仲晦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
四。復引程正叔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木而生。亦謂室不以聞。而
學上知禮者。皆是仲晦始。寧宗之立。歸任。自謂有定策功。居
中用事。仲晦憂其害政。數以為言。在講筵復申言之。御

卷中

批云。憫卿若舊。恐難立講。已除御宮。觀汝黜袖御筆。還上竟
是舉。鴻慶宮慶元初。汝愚亦罷。而大樞悉歸。仲晦自念尚
帶侍從職名。遂草書萬言。極言恣邪蔽王之禍。因以明其冤。詞
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過避之。同人熹然。退取諫藁。長
之。自號歐翁。御史沈繼祖。誣仲晦十罪。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冠
亦送道州。編管。仲晦致仕。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門人。訶
念德。黃翰。奉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仲晦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
去國後。佞胥勢益張。鄙夫儉人。齟齬劉迎。合其意。以學為偽。六
經語孟為世大禁。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有更名
他師者。仲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不

笑而不答。及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弊。成矣。後伯賢誦
賜遺表恩澤。益曰。文始蕭齋病且亟。嘗屬仲晦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幸有淵源。書所敬畏。吾即死。汝
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
而稟李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侗。老矣。嘗李
於羅從彦。從彦嘗李。榜龜山。仲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
步往從之。其為李。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賢。而居敬
則所以成其始終。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
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啟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孝中庸章句。或問。論語
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韓文考異。所編次
朱聖訓

卷中

有論孟集註。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孝書。宋名臣言
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
竟亦未能脫。仲晦沒。朝廷以其大孝。語孟中庸。立子。官。理
宗淳祐初。仲晦與周張。二程。俱從祀孔子廟。子三人。長。次。楚
先卒。季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勉齋黃氏。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
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果齋李氏。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禮樂散

亡而莫克正也。孔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又作春秋。六經始
備。以為萬世道遠之宗。至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
以意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出而其道
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適而入
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
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
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
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
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卓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胷廓廓。海濶天高。蒙
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朱子門人

黃翰字直卿。閩縣人。清江劉清之奇其遠器。因命受業。朱子
翰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或坐至暝。朱子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及張拭亡。朱子與翰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翰。朱子作竹林精
舍。成遺翰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
獨以喪祭二編屬翰。遂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頗
密。有條理。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翰。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翰持心喪三年。居官所至。以庠序教
養為先後。將入見上。在位者恐其直言。群撻之。翰遂歸里。第
子曰。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講論經

理。臺臺不倣。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王管亳州。明道宮旋致
仕。有解經文集行于世。

李燭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
建陽。從朱子學。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
而任重貴乎弘也。燭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至岳州。教士
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教授。復往見朱子。朱子嘉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燭。俟有所發。乃從。朱子折衷諸生。畏
眼。朱子謂人曰。燭進學可畏。且直諫。僕處事不苟。他日任
斯道者。必燭也。朱子沒。學禁嚴。燭率同門往會。焚視封。空不
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燭薦。再召再辭。守請為白鹿書
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即無與比。差江西幹辦。論武

卷四

楮社會皆中。竊通判潭州。直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
燭。無何辭歸。會史彌遠當國。廢皇子城。燭以三綱所關。自是
不服出矣。後直德秀魏了翁。李心傳咸薦之。帝不召也。卒。謚
文定。燭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故被服布素。雖貴
不易。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翰並稱曰黃李。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神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在。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
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寒。聞朱子
名。往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
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朱子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朝廷以薦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

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至口之為妖。未幾謫道州。州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或別蒲寺中。坐客輿數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至存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生謝。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門塞。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即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氣。而

宋聖著

卷四

復者數十年。二書乃成。皆能闡發幽微。為年僅三十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名鄉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黃瑞節有言。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云。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子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朱子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政。何故止于難。人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復往見朱子。陳其所得。時朱子已衰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追思師訓。與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大極曰。太極只是理。本圓故太極之体渾淪。以理言則自本而本。自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其言仁曰。只是天理。生之全体。皆得其旨趣。其語學者如白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得。開拓心胸。大作基址等語。咸學者標的。淳性孝友。厚於宗黨。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而名播天下。岳雖不用。其屢時論事。感慨動人。即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中。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淳率僚屬延講。即席。淳嘆。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体。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所著有語孟李庸口義。右理李太

宋聖著

卷四

五

宗聖譜卷之五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二

胡瑗 邵雍 胡安國 附于寅宏。

張栻 直德秀 魏華文 黃澤。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後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鍾律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係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湖學

宗聖譜

卷五

乙

故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為政多適於用者由講習有素也鮮經有要義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信其師說敦尚行實慶曆中興大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皇祐中興作樂授國子監直講其徒益眾大學至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每講易罷或引當世之事以證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其它類是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

泉按宋名臣言行錄劉彞從瑗學為高第熙寧中嘗對神宗言國朝取士不以体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body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此乃瑗之實錄而先儒或謂瑗少著述遂不得比于濂洛至我

皇朝洪武末楊砥行以建議斷以程朱之說程朱之說即瑗與明道之學使學者得以粉式朱子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明道之學使學者得以粉式朱子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宜與張邵並侑

宣聖廟大是公論余因跡其學行以列於道學之次云

宗聖譜

卷五

十一

邵雍字堯夫其先為燕人年三十游河南莖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共城百原之上聖苦刻厲衛人賢之堯夫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逾河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曰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氣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才受易于陳搏陳搏受之稱而雍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者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号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自云生平未嘗作皺眉事名所居曰安樂

爲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爲養廉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
脯時酌酒三四既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興至輒賦詩自詠病
畏寒暑常以春秋時出游城中每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
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請皆隨相謂曰吾家
先生至也遇主人喜客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
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詳述其人可與蘇軾象取司馬光兄事
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傍曰母爲不善
恐司馬端明何先生知士之道俗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其廬
死夫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
詭通而不汙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群居燕笑終日不
爲甚異其教人必隨其才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與人言必

宗聖譜

卷五

三

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
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堯夫之功多也熙寧行新
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堯夫門生故交皆貽書曰堯夫堯
夫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
作監主簿復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
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元祐中賜謚康節所著書曰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擊壤集自爲之序云
張氏嶠曰先生治易詩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
帝王霸之道著書十萬餘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
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數察剛柔之形体故經之以元

紀之以會參之以通終之以盡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
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
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朱子贊堯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益去駕風鞭霆歷覽無際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一陰生于陽是為
陰陽消長之理而始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月窟一陽生于
陽是為天相言剛子獨會陰陽消長之理而後卦居先天圖
之理故曰足躡

宋子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
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
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決植竊微與佛老
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汗染此其所見必有

宗聖譜

卷五

四

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宗安人入太學以程正叔之友朱長文及
穎川斯裁之爲師紹聖四年進士第廷試發策大要崇復熙豐
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
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竟除名靖康初召至京師奏言明
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言宜掃除舊迹乘勢更張
試除中書舍人多所論奏及劉瑄以救李綱坐貶安國封還詞
頭取南仲大怒何果從而擠之出知通州高宗紹興初遣使趣
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入對乞
以所獻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覆甯
尚志正心養氣自謂雜語勸復生不能易此論旬日以疾懇求

去不許以左氏傳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
諸行 事非空言比左氏繁碎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除侍
讀令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安國奏勝非與
黃潛善田伯玠同在政府欲附會誤國至此勝非改除侍讀
安石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別命書行安國言臣失職當去
且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惟頤浩置非所執
雖勝非非貪婪云遂臥家不出時有教頤浩指安國為朋黨去
之者頤浩即引勝非為助降旨落職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
不報即解相印去伏秦檜故安國使未游揚也且屬理之也勝
非遂相安國竟歸後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添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未行諫官陳

未聖請 卷五 五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言自願兄弟始發明孔
孟之道又言二程研張皆以道德名世乞加封爵載在祀典及
校正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秦入公輔 等交章論之
知永州卒 謚文忠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
艱見中原淪沒直欲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
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
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
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
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風度凝遠蕭
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以來迄謝事四十
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

煥為稱首謝良佐嘗言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
依然獨秀者也所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
卷行于世 子實如附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
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游蚌
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除校書郎受學楊時神淵金人陷京師議
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出太學不書職狀建炎中張浚薦之擢
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言潛善伯彥所以誤
陛下附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不可勝罪今大亂之後風俗靡
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諸所論極切直願治惡之既
而時議遣使雲中賀秦請罷使命與浚異乞便郡就養及秦檜
當國遂歸衡州寅志節凌厲初權第時張邦昌為中書侍郎欲

未聖請 卷五 六

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與之
絕新州謫命下檜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
言論語詳說斐然集其文多根著義理云 宏字仁仲幼事楊
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
不令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言治天下有本曰仁
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在廷之臣不能尤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警敬陛下自念以此事親
於拜何如也宏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
問二弟孰與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
辭甚駭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耳檢死宏被召竟以疾辭著書
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云

朱子曰。文定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者。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孟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先王義陳了翁。秦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崩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

宋聖廟

卷五

七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擬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致堂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管見。以今觀之。如論語解。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平正。至五峯議論。又以好高之過。說得無着落。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奏疏讀之。大畧以為今日宜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上為歎息。褒諭兼待。講讀詩葛。竄進說治生。于畏。故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士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其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佞倖。屏讒諛。嘗請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除書。樞密。院。事。允文慙憤不堪。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上復念之。詔除舊職。歷知江寧。江陵。成。累。夜。致。致。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於是天子益知。杖。可。大。用。而。惡。刺。者。忌。之。亦。愈。力。尋。以。病。請。去。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之。教。人。必。使。先。察。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惡。而。絕。之。所。至。毀。淫。祠。前。後。以。百。數。所。著。有。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而。論。語。說。最。後。出。

宋聖廟

卷五

八

朱子贊南軒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諱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非有非。高。而。為。子。以。為。前。聖。所。未。能。而。同。也。措。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哉。

又曰。敬夫天資明敏。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直德為字景元。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試中博學宏詞科。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自忠良之上斥而正論。不聞偽學之論。與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遷起居舍人。奏自惟姦擅政。朱熹呂祖儉斥逐。而呂祖儉之貶。蓋臣且出力擠之。更化初。羣賢稍自奮者。皆不容于朝。鞫鞫。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吾亦有不肯為官之人。遂力請去。秦國耻不可忘。卿益不可輕。皇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理宗即位。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植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雪川之變。理宗之始。雖欲遠地。無不趨赴。非濟即本志。擬概。願討論雍熙。追封秦即故事。秦王。掛酌行之。且言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又言乞收人心。四事。頃因經筵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所進多硬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王堅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罷祠。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弥遠卒。自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太學行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

酒色娛樂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尋卒。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初上之親政也。赫然獨斷。而鄭清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直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時號小元祐。而杜範方攻清之洛師。誤國。德秀奏言。代為庸醫。受責識者。是之。泉按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而衍義一書。尤後世君人之軌範。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大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行于世。魏真父。字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榘劾其狂妄。遂以親老出。及史彌遠用事。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如披山院。夜即。雖。按。以所聞於輔廣李。備者授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及為潭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程頤。張載。揚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有爽。合朝廷從之。至是理宗即位。以起居舍人。改起居。即。推工。即。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外。乃出知常德府。有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者。奪兩秩。靖州居住。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凡著九經要義。碑。經。正。之。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

泉按。虞。邵。濬。有說。大畧以為自朱子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

誦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章乃奮然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故其立朝憐憐以四君子揚名為請。干以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大節。不以夷險少變。而立言垂法。又足以作新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旁通史志詩文。積數年。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壁論。以自勉。家無一畝之殖。授徒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初行省張說自是屢悟聖經隱曠之義。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

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年六十餘。嘗至絕食。淨瞑目。端居。涵泳優游。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戚。故其於經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凡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之謬。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然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故其書不大傳。時惟臨川吳澄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澤焉。

泉按黃楚望蓋森不忘孔子。而欲明聖人之心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乃以其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

宋聖譜

卷五

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歟。而惜其書不傳。當時遂無能知楚望者。吳澄即今在唐荆川氏。猶廁之於經儒之列。夫楚望精思勵行。余不能具論。跡其於周易春秋二經。直欲明聖人精神心術所存。而盡得其不傳之旨。可徒以疏註經儒目之哉。故余以次於理學。正派嗚呼。論元儒者。知有許吳微余幾失楚望矣。其不理學。元世不主陸學也。右理學正脉

宗聖講卷之六

古吳常執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三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陸九淵 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棫

葉適 謙 呂祖謙

許衡 吳棫

葉適 謙 呂祖謙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惟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三冊之所對多醇正近理之言見嶧山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玉王問曰寡人以為與有三仁何如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由此言之與本無一仁也先是高陵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蒙未上主夫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馬上召視諸儒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以病免比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泉按班史贊言仲舒潛心大業令後世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是矣而乃又以劉向稱仲舒王佐才為未然夫以漢承

秦滅學之餘而有一仲舒起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且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其術道之功當繼孟氏後以為未及游夏通

西山真氏乃有宋大儒也亦謂仲舒勉彊學問行道之言及引管子尊聞行知之說二條最有功于學者其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尤知厥本原而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亦有補於

此可謂公論矣即或以為流于災異之術而未窺大道之全然余謂秦漢間一人而已災異之術所以禁暴弭兵之類也

王通字仲淹太原初人也隋開皇四年通生十歲其父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待側有憂色曰夫子之歎蓋憂

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特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比長隆語通曰在三之義師平一

馬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通於是四方之志受書學詩問禮正樂考易無常師不鮮衣者六歲仁壽中始冠慨然

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

矣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森知謀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有時異事變兮志垂顧遠之語帝聞而再徵之不

至帝崩大業初又徵之復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歎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大經大就居河汾教授門人自遠而至如河南董常京兆杜

海趙郡李清河東薛洪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咸
稱師北面。它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後以著作即國子博士徵
並不。及江都難作。通有疾。舖。編。刊。之。七。日。而。終。第。子
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
文。在。中。也。請。誦。曰。文。中。子。二。子。曰。福。郊。少。曰。福。時。

泉按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
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
十篇洋洋乎倫矣然皆鬱而不傳或亦以為淹抑之也今
所傳者中說先儒多不滿之然紫陽夫子論荀揚之學以
為不如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至以較邇
之。又。曰。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亦。未。若。仲。淹。之

致。懷。惻。而。有。條。理。且。謂。仲。淹。於。道。之。未。嘗。亡。者。深。有。意。焉
蓋。未。始。以。其。績。經。之。好。名。欲。速。而。遂。少。之。也。夫。自。後。漢。好
圖。讖。晉。冉。重。玄。言。陵。夷。至。於。六。朝。及。隋。馳。騁。煩。言。以。奈。桑
叙。說。說。成。俗。而。不。知。變。矣。仲。淹。有。志。於。振。皇。綱。崇。聖。教。可
不。謂。中。流。砥。柱。乎。昔。人。序。中。說。有。曰。文。中。子。聖。人。之。脩。者
也。孟。軻。之。徒。欵。非。諸。子。流。矣。泉。以。為。即。不。能。繼。孟。氏。董。仲
舒。而。後。振。起。斯。文。者。舍。仲。淹。吾。誰。與。歸。

翰。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自。記。數。千
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累。遷。至。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
市。唐。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為。歸。士。既。才。高。致。職
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及。裴。厚。宣。慰

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入。計。說。韓。勅。使。協。力。元。濟。平。遷。刑
部。侍。郎。上。表。諫。迎。佛。骨。帝。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救。之。貶。為。湖
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愈。每。言。文。章。自。漢
司。馬。相。如。大。史。公。刻。向。揚。雄。後。作。者。不。在。出。故。深。探。本。原。卓。然
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闊。深。與。孟
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酷。排
韓。氏。諸。史。百。家。皆。搜。扶。無。隱。汗。灑。卓。卓。翁。法。澄。深。詭。然。而。蛟。龍
判。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韻。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
物。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惜。當。世。遂。大。振。頹。風
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愈。然。隨。以
定。其。自。敘。言。於。業。勤。於。儒。勞。於。文。閱。其。中。而。肆。其。外。蓋。實。錄。云。

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玉。政。不。綱。文。弊。質。窮。電。俚。混。并
天。下。已。定。治。荒。剔。窮。討。究。需。術。以。興。典。憲。董。濃。淫。浸。殆。百。餘
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
諸。儒。倡。障。隄。未。流。反。阮。以。樸。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
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
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此
孟。軻。以。前。况。揚。雄。高。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卸。孤
矯。拂。倫。未。皇。皇。乎。仁。義。可。謂。馬。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頭
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以。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嘖。然。引
聖。爭。四。代。之。惑。雜。家。訕。笑。吟。而。復。奮。始。若。未。之。信。乎。大。頭。於
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

撥衰友正功幽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確為不少矣。自愈遂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董王韓總評

泉按先儒論董王韓三子是非相半。其大醇處大畧已見於右。其小疵處。於仲舒則或謂其言命性情似不識性善模樣。終是見道不明。誦子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嶮譎於仲淹則或謂其續經脩綴。元經帝魏尤可疑。中說一書好自夸。誦子於退之。或言原道篇首言博愛之謂仁。說得用又遺了。休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全未知孔子謝朝州表。答孟簡書。及張藉伯莫之詞。所以處死生之際者。無以服異學之心。確誅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謂義故求樂中儒臣編性理大全。三子不得列於諸儒。而以削諸子。至與老莊相場為伍。近唐荆川氏左編。猶罕見。見次董王於雜儒。次韓於文儒。使不得與理學。臆見準。先朝臣寮建曰。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王通宜與前韓並從祀孔子。因咸進之於理學。蓋仲舒推明孔氏于蕪秦滅學之後。仲淹竊立師道于魏晉佛老之餘。退之推尊孟氏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砥排佛老不遺餘力。皆所謂扶持正道。不離異學者也。其別為一卷而次之於後者。然於諸儒之論耳。然則三子雖不得為理學之正脈。將不得為理學之羽翼耶。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瀑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嘗因輪對奏二段之雙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沿習舊制非一時言甚切至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檢校官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晦庵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姦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名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者輒以是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文致言語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既入不振光宗立以疾不朝重華官者七月朝事廢適見上力言帝而請重華即入權悅帝宗前光宗不能執喪變且不測適告留正同入奏立熹為皇太子即位中外晏然凡表奏皆適

與趙汝愚裁定汝愚之貶適亦降兩官後召入對言于帝宗欲入臣志已休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蓋以偽學之名貶竄各士殆盡故奏及此帝嘉納之及四路出師適告倪世宜先防江不聽諸軍皆敗金兵大入適謀劫營解和州圍又所遣將所向皆捷金遁去逐制置江淮上堡塢之議流民漸歸而倪世宜適謀中丞雷孝列劾適附倪世宜用兵遂奪職奉祠卒諡忠定

泉按適志意慷慨惟以經濟自負跡所建置亦不克酬始無論然自僂冒用事密相付授以道學為大罪遂使賢士知各者貶竄殆盡乃適一言於孝宗再言於寧宗至以摧折暴橫以扶善類銷磨偏黨以合人才為說是後禁網漸解而賢士始有生氣吾道賴以不蝕故次之理學羽翼云 右理學羽翼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等游。既又友敬夫。居招明山。四方之士爭趨之。召為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學且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凡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以修撰李壽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而對。言治道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又言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嘗承旨銓擇聖宋文海。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

李聖譜

兩卷六

百五十卷上

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然實不出上意也。它日有謂儉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君若少徙內地。得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祖儉之謫也。朱子與書曰。喜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觸群小而蹈湯。其愧嘆深矣。謫所讀書窮理。實樂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儵。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李聖譜

兩卷六

七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黷亂。始編大柄。大愚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陸九淵字子靜。自三四歲時。嘗侍父質行。遇事物必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

置而胃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以至南海北海千百里之上千百存之下有聖人出焉此理亦莫不然雖殊史登軋道八年進士第至行都士爭從之將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淳熙二年與朱子呂伯恭會鵝湖兄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及至鵝湖朱子數十折議論來九淵悉破其說祖謝其有虚心相聽之意其為此會蓋慮陸與朱議論異宋聖蹟

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子辯大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者朱子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者實士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未可輕議也九淵亦云建安無朱元晦青田魚陸子靜光宗即位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効自知終期更衣端坐而頤謚文安九淵之兄九齡字子壽兄弟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九齡繼其父志脩明禮樂許慎告以當代文獻益大肆力於學晚歲與張栻相期以垂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朱子於九齡之卒嘗祭以文有志同道合降心從善之語九淵簡字敬仲德興舉進士授富陽簿見陸九淵問答有所契遂師焉論學與學教士文風始振晦翁為常平使者薦之知樂平訓士如富陽嘉定中兼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郡廉儉自將後以疾請去提舉鴻慶宮所著有甲乙藁冠昏喪祭記先聖大訓已易啓蒙等書其學專主心之精袖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論者以為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即守見其酌古論時姑以嘲兵請為上客後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知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嘗上中興五論不報

華亭學著書者十年孝宗即位詰問上書累千言大畧欲激上
恢復言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至使陛下委任
庸人籠絡小孺以迂延大有為之歲月書奏孝宗赫然震動將
擢用之曾覲以其不諳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
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又不合阿附
陳澧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戲為大言涉犯上何德謙其嘗
語侵已德謙為獄館熱即繳狀以聞孝宗知為亮得免頃亮家
僮殺人亮坐下大理辛棄疾等按之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受
遭大獄歸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
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言陛下之於壽皇固安視寢之餘所
以察辭而覘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夥非徒一月四朝而以

宗聖譜
為京邑之美已也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群臣與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擇第一
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拜官未至一夕卒請圖請補
二子官非故典也後謚文毅

泉按同父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言研窮義理辨析
古今積累滋養粹面盎背於諸儒誠有愧焉此語非至於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時朱子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父既修皇帝王
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發藏朱子嘆意有
不與而不能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問性理論至夜分
祖謙嘆異之亮亦頗慰意焉若朱子之不滿固自有意嘗

告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
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得也羅氏謂此論於同父
可謂頂門上一針云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
文章自成一派遂擅當世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
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歷官在外四十年始除
吏部員外郎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即仲此也
栻因輪對為光宗言宜以牧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相未泯之
澤且言內外一休則民力可寬上從容嘉納今以所著書示朕
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光宗心疾重明節不朝重華官傳良反

宗聖譜
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寧宗
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官與御史中
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之明年削秩罷嘉泰中復起卒
謚文節

泉按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
稽于極而後止所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
章指呂祖謙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至其實究治體常
本原祖宗德意而欲復成周之所以為盛所謂有用之學
者非耶然觀其引裾哭庭之態似於涵養少疎蓋亦同父

之傳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逃亂岷山得易王輔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亂且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在樞門與樞及實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元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後為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中召至京師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為君難教養新法令五事後歸

宋聖譜

卷六

十一

懷復召對命定朝儀官制及論列中書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教事不報因請罷未幾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衡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加密口授時曆卒之日大雷電風拔木謚文正詔祀孔子廟庭

泉按衡之學一以朱子為師窮理反躬始而刑其家中而及之人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啓沃之際務以克齊其君克殫其民為己任建元以來十被詔旨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故當時王磐稱氣槩一丑少

所與可而獨見衡以為先生神明也其後歐陽圭齋至謂衡學体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者定非虛論而議者或不滿之蓋咎其仕元也然則衡所稱綱常二字豈亦未之孰講耶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五歲日受數千餘言既長通經傳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大初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

宋聖譜

卷六

十一

以授業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泰定初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昭穆議一據古制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澄移病不出賜宴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請加褒異從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豐贖使人渙若水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也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孔子其利孟

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為校定皇極經世書。校正老莊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署之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泉校幼清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又嘗撰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僅僅取董韓胡孫。而謂其未嘗用力於德性。又慨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陋北溪之陳。襲象之說。不免入於俗學。議者遂以幼清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德性朱子本意。而校正老莊等書。亦或入於雜陋。以起黜祀之

宗聖譜 卷之七
右聖學支系

宗聖譜卷之七

古早齋後學 嶧山鄉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經儒譜

論者言六經精義。滂于漢儒之臆。讀者取于疑。似無所折衷。六經及因之以。聊使徒謂失其旨。而為是橫破之辭耳。而不知其言漢儒第經綜其實不然。夫秦燔經籍。斷斷始盡漢儒乘武帝崇獎六經。一以仲尼為師。一時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端升帶而說經義。轉相傳視。其著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它流其非師說者。期殺攻之。不自不止。即以訓詁註疏為能。往往剽其外。郭而味其中。扁然藉是以延及於有宋。諸大儒盡取其說而考證之。會通之。以求聖人微義之所在。然後六經始大明。如日中天矣。然則漢儒之功可少哉。其博覽旁通。若馬融鄭玄之儒。於五經無有所發明。亦皆可紀。次經傳譜第六。而附以六經始末。以補格要經籍之闕云。

考

商瞿。田何。丁寬。田王孫。施讎。孟喜。梁丘賀。焦延壽。京房。高相。費直。

商瞿子木。魯人也。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燬詩書。易以下筮存。漢興。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維陽田王孫。及丁寬。丁寬。梁人也。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景帝時。竈為梁孝王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與大誼而已。寬授
同。劄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施讐沛人也。為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
府。薦之。詔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孟喜。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得易家陰陽
災變書。詐言師。獨傳。舉孝廉。為郎。博士缺。舉。上。聞。改師
法。遂不用。○梁丘賀。卿和諸人也。從京房受易。史事田王孫。宣
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末其門人得賀。賀以策有應。近世。官至少
府。○焦延壽。梁人。字贛。治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京房受易。焦延壽。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宗室諸。○七卷
皆祖田。而惟京氏為異。當房以明災異。行世。卦用六日七分。
占事。知來。賂。是易有京氏之學。所。京氏東萊人也。治
易。為京長於卦。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解說上下
經。劉向校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與京氏。京氏。費氏
初不列於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
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宋儒云。今所傳即費氏易也。○商相。而
人。治易與費同時。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
相。以授子康。康是有商氏學。亦未嘗立於學官。自費氏興而商
氏亦衰。

泉按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京氏。京氏。京氏。京氏。
其後魏王弼。註上下。經。晉。韓康。伯。註。繫辭。卦。序。上。唐。孔。穎。

違為正義。宋陳搏種放。范詞。圖王昭。秦劉。良。氏之徒。皆明易
有者。然。鼎。或。言。之。古。經。始。更。於。費。氏。卒。大。亂。于。王。弼。則。他
可知。已。惟。伊。川。易。傳。晦。庵。本。義。為。得。之。易。傳。主。於。義。理。本。義
主。於。卜。筮。馬。端。臨。有。言。易。之。象。數。卜。筮。出。於。我。理。之。外。蓋
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意
也。徒吉云者。又未嘗不一出于義理。平時本諸淺。便。則。現。象
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現。象。玩。占。亦。此。義。理。也。何
必。岐。而。二。之。執。知。此。說。者。可。以。合。稻。朱。之。易。矣。

附周易始末。
泉按自河出圖。伏羲始書八卦。其後重而為六十四。其說不
詳。○周文王作卦辭。謂

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宋。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繫。辭。雜
卦。彖。象。繫。辭。十。篇。內。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書。編。三。絕。而
為。之。傳。即。十。翼。也。象。象。文。言。皆。在。六。經。之。後。乃。孔。子。自
甲。退。不。敢。干。亂。正。經。也。費。直。以。象。象。文。言。辭。說。上。下。經。
觀。而。解。之。故。成。始。以。象。象。文。言。辭。說。上。下。經。而。王。弼。又。以。文。言。附
于。乾。坤。二。卦。考。索。云。古。今。學。者。咸。謂。子。夏。受。易。于。孔子。而。易
之。傳。然。史。記。田。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者。劉。向。幾。知。其。偽。云。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漢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弟

九十餘不能應存詔是謂性受業初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
言伏生八節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鄉張生張生授歐陽
生○歐陽生千乘人也歐陽生授同鄉張生張生授歐陽生
出傳之至魯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略經緯傳明之尚書
歐陽之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侯受業於張生以授
族子始昌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漢世五行傳說災異
徵為博士與謀廢立後坐議詔出敗先帝不道下獄殺械會
赦出項復長信少府遷太子傳受詔撰尚書論語賜金○建勝
之從父子也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賈之從五經
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且非餘說自顯門名
為議即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並立晉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
景按自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
劉向父子所著征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矣至東晉梅嶠始
得孔安國之傳奏之而又缺肄典一篇齊姚興方得其書奏
上始列國學右林葉氏又言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在
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其流為何向五行傳
夏侯氏夾異之說失孔子本意蓋遠安國自以為博致經傳
採摘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矣然賦然求六經殘缺之餘
於千載淆亂之後未易言也故晦屈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惟
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指而集

傳則以篇纂流注於是書亦自謂沉潛其義大若與融會
貫通乃敢折衷說解用論成慎之也故遂為
聖世專用之書云
附尚書始末
始按藝文志漢孔子刪書凡百篇曹秦火不在至漢伏生口
授得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時一編獻之為二十九篇
武帝時孔壁之書既出醇孔其學也皆科十文字時人
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
其文以隸書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書成禮學不出漢儒
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偽書為古文尚書至晉然漢其古文漸
出隋開皇中得舜典然後書始備孔安國之也其有隸書
至唐天寶間詔備修改古文從今文其以之所傳乃唐天寶
所定之本也一云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伏生書以漢垂文
字號今文尚書

晉申公 高貴 王氏
轅轅嬰 荀爽 杜撫
程毛亨 袁 徐敷 謝曼卿 衛宏
日公晉人也漢高祖時與楚元王交與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
王之子別嗣立令申公傳太子成戊不好學病申公及以立為

氏傳柳戒吳天成命則取國語陟降庚止則取漢書詩經之
初延彼岨者岐則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則取楚辭一洗末
師專已守殘之陋諒哉王氏之言也故為公世所宗示
附詩始末。

象按藝文志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
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周詩與商頌凡三百
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辨之說史記孔子世家
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收可施於禮義上採綴契
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符而述以備王道成大軌
○秦漢之際亡其入魯詩起於申公而盛于韓詩齊詩起于

轅固而盛于居韓詩起于轅嬰而盛于王同三家並立學
魯自詩最後出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其
後馬融之徒現皆發明其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矣
春秋傳

公羊春秋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何休 王接
穀梁春秋 瑕丘莊 樂廣 尹更始 范滂
左氏春秋 虞卿 賈逵 劉歆 賈逵 柳翬 杜預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于尹更始所傳春秋者其一高傳其子
明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胡毋生者字子
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舉○仲舒治
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而端指發于雜攝其德

子都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而仲舒弟子則褚大贏公呂尚舒惟贏公守李不失師法以授
睦孟孟坐說災異誅○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五願安
樂俱事睦孟孟弟子有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最明質問疑誼各
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李彭祖庶直不事權貴官至太傅○

安樂魯國薛人睦孟姊子官至齊郡太守承為仇家所殺○何
休桓帝時人坐陳蕃之敗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其後有王接者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体垂繆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
義○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名赤亦授經於子夏為經

作傳故曰穀梁傳七前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
之後浸微惟魯宗廟舊得其傳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
論敘因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問丞相高齊言
穀梁本魯季公羊乃齊季也宜與穀梁及上冊蔡千秋說初從
嚴復善之以為即中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說即尹更始特
詔劉向等以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季
大盛○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文理合
者為章句傳子咸其後胡毋生章昌房鳳皆治穀梁春秋謂之
尹胡申章房氏之季○范滂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
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當為世所重寧在晉簡文帝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起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結紲
乃者論大旨以為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孝武帝雅好李
甚見親愛後被諛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太設庠序課讀生五
經又起李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表言嘗非其奢濁所
為狼籍抵罪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左氏名
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伊川曰古之閭人也考索蓋未于丘
明受經于仲尼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又二傳授虞卿卿作撮
抄授荀卿卿授前漢張蒼其後賈誼尹咸張敞賈讓劉歆及後
漢鄭元鄭衆馬適馬融張奭之徒各為訓詁然言左氏者率本
之賈讓劉歆歆傳賈徽○微子遠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
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建初初詔逵入講白虎觀帝嘉
宗聖蹟
七卷
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之帝稱善令逵
自選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鄭衆從父與受左氏春秋仕至
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嘗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魏世則董遇
王肅為之註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杜預
專取丘明之傳以釋經義後世疏家則劉光伯實為翹楚矣
泉按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故春秋分為五誌止然立
明論本事而作傳及後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卿之傳
四家之中鄭氏無師鄭氏未有書無論已三傳則自胡毋生
之徒出而公羊吳申公蔡千秋之季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
亦有賈讓劉歆之屬故得並立李官初立博士惟公羊與
陳元言左氏明漢然三家異論接迹而出者公穀者則指左

氏之疵認嘔嗟升喜左氏者則訊公穀之踳駁歎則也
是非互有所私綜其實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
莫精于穀梁此三家之長也左氏之失認公羊之失認穀
卿缺人穀梁之失認謂曲生條湖公穀之失餘考此
三家之失也若昔人論左氏別有三長公穀別有五短又不
可不知然今世所宗者胡文定春秋傳耳其自叙以為奉承
詔旨述所聞為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計
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界具庶幾聖王繼世之
志小有補云嗚呼斯言可謂覈論矣
附春秋始末
泉按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奉必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
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
公之匡札文飾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現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
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助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誌止然春秋有古經而夫子所修之春秋
其本文在所未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三傳中取由
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蓋三子各
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朱子語錄嘗言及孔子作春秋嘗時
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

然劉子劉有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然則左氏固非二傳比歟

禮傳

周禮。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鄭玄。
儀禮。黃慶。李孟慈。賈公彥。
禮記。高堂。徐生。后春。戴德。戴聖。曹褒。

劉歆向之子也漢成帝時人初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夫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致工記以補其闕之五家之篇獨得孟喜得且焉至成帝時歆校理秘書始得周禮為之序列著于錄畧詳儒多排棄之故歆以著工

於此云○杜子春河南狼氏人○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鄭衆皆受業焉子春與趙衆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後鄭康成又作禮註參引三子之義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風行○黃慶齊時人李孟慈隋時人各為儀禮章疏慶張大畧小經註疏潘慈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二家之疏互有修短而時之所尚李先于黃○唐賈公彥洛州人刪二疏為儀禮註疏五十卷發揮鄭學最為詳明宋

初嘗詔邢昺是正之○高堂生魯人也漢初傳士禮十七篇而

徐生善為頌請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后登說禮數

言號曰后氏曲禮記升禮于曲禮為授梁戴德及德兄

子聖兩度雖昔為東平太傅號大戴為信都太守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回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初漢立后為禮博士後三家皆立博士然戴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而子為賊廷奸贖贖為時論少之建武中曹充言慶氏學傳其子哀撰漢禮

泉按周禮之出也林孝孫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清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法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五經惟成傳略謂知聖法故能答林之問難且序其祖以來通人進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按儀禮十七篇鄭氏註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自謂文公嘗若

儀禮難說且行於今者蓋因探其大要所斷與言著示篇而朱榘翁語錄亦言儀禮疏說付不甚分明蓋儀禮之疏自昔難之矣若公彥所成庶幾近之○按禮記序孔穎達為正義序稱大小二戴其氏而分門王鄭兩家王綱鄭同經而異註及晉宋周隋以來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唯皇甫仲熊安生見于世然皇甫為勝而宋子則曰鄭註自好

觀孔朱之言必有所取矣余於皇甫之疏不知其說乃王肅之議禮必反鄭為何也

附三禮始末
泉按禮書自豐秦火缺壞為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禮記至

劉歆職目考校經籍因而第之載德剛其煩要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即今之儀禮也儀禮者乃周東行禮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已其初蓋三千餘條後多亡失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耳三禮正義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館閣書目云成王作洛邑周宗聖譜

禮記為一經而又刪刻漢儒附益之言討討陳辭雜引之語亦聖世同文之感事乎五經諸儒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馬融扶風人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選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修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請許勢家遂為其製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領以此頗為正

彼禁烟區隱修經業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救世疾疾玄乃發墨守鐵骨自起廢疾休見而嘆曰肅成入吾室保吾戈以伐我乎雲帶未嘗離離不得已應何連辟一宿逃去國相孔融深敬玄殘廢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門皆亦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與時之意也且言公者仁德之正辨今鄭君卿宜曰鄭公卿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

宗按鄭康成盾于辭訓通人頗識其繁又言玄註書如五子之歌則曰避亂于洛於于偷征則曰臣名仲德之誥太甲說命篇等具在而云亡是不見古文如毛詩箋不諫而入以為

入宗廟庭殿以為不說難人之官其失不可悉數嗚呼黨禁之起善類鮮存而玄杜門以修經業多所發明號稱純儒為齊魯所宗如玄者可甚惡之矣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魏黃初間遷太常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肅以為有棄甲之變其後東闕之敗果驗其言毋丘儉及肅語景王急往禦衛使不得前進破儉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孔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作周易春秋圖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所著書夏十餘篇泉按王肅之選太常也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等肅與將相桓範論及時政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頭之屬

復得此和爽聞之遂以戒何晏則肅曰有矯矯風節非獨經生也然以不好鄭氏之故因孫叔然徒也之不就秘書其微而乃集聖謬論以說短玄蓋不免蔽於私歟

孔穎達黃州衛水人也八歲就學及長明伏氏春秋傳鄭氏尚書禮記王氏易皆屬文隋大業初舉明經第五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監王弘等與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刺客刺之匿揚州感家得免唐太宗平隋授文德館學士敕以忠言進帝居之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而半太學入穎達請經單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後致仕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末徵中復詔儒臣考正增損書

始穎達又子志子惠元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宗按穎達之正義信有功於聖經其乃博士馬嘉運持據其非蓋病其解釋也然穎達之病不專在解釋正在引識緯之書以折其誕可也而又援以釋經是不信經而信識緯也或者遂疑之孔安國之傳以為所得固多而失聖人之意者亦不少復謂亂經出安國下嗟乎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有窮經斯以勤矣昔人言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豈虛美哉

儒拾遺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

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雖姓楊子行政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於

然為于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

政每共言論常切蹉懇至不為屈撓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江人習京氏易年十歲即與明經拜即中

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焉獨立北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

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

儒難說憑各所解說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正旦朝

帝聖講

姐豆堪禮成為桑弧昔尚矢以射菟首射則菟首光武除為江

陵令後為弘農太守嘗有反風滅火江陵虎比渡河之

異蓋德政致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

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雖姓楊子行政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於

然為于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

政每共言論常切蹉懇至不為屈撓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江人習京氏易年十歲即與明經拜即中

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焉獨立北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

史 117-542

徐遜東莞姑泉人少時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晉孝武始覽遜
藉招延文季之士遜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奉以薦遜補中書
舍人在西晉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李者
宗之後掌綸詔嘗詣東府衆眉沉澁引滿造議會稽王道子口
君時有暢不對曰遜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
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少尚隱遁好孝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
于豫章太守殷羨見雪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羨爰之
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曰君博學通綜
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
以來班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
焉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黌校教授
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口若晉人

蓋文舉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費抗集諸
生講論劉焯列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
文遠依徑辯答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
卒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
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中歷著作郎弘文
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劉德廣世有褚亮及德言哀吹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愛曰使我稽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明永詩建武中除劄令以惠政公廩
聞遷常山守敦倫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
間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恭初恭父黜治
書章句繁多恭乃省減屏籛定為二十萬言爾宗行饗禮以恭
為三老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建武初遷陳倉縣丞
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
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舍顏氏博士缺玄試策
第一拜為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班固所重固奏記薦
於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樂其文采
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在陳元范升之法更相非折而多
引圖讖不據理休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
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窮遠往返皆有理蓋最
為通儒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後在竹之嘗以左傳
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著賦碑諫書記連珠九憤九十餘
篇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
人建安中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
名為謝氏釋少府上書薦之略曰昔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
追匡衡於平原尊師尊學惜失賢也奏書詔即徵還 右東漢

古臨事不惑。若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著。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若。公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惶勞。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絕，等書凡數十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贍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睚眦薦之。家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誠詆諸儒張爽之破其說，有先王立為中制，七月使情文兩盡之語，當在謂喪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馬融，字季長，北海人。貧無資，晝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補進士第，又中文學，復贍科為考功。覈取實才，推貴請請，不能阿諛。玄宗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

素是白頭，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謬缺。融今如總，不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分節撰次，然懷素不著序述，未能有所緒別也。

孔君思，山陰人。以博學聞，有遺以褚無量書，其卷其人曰：是書真千金，何取之。庶蒼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選其半，推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桓彥範等當國，以君思多識，今古凡大政必咨質之，而後行。

元愷，字行冲，以字顯。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庶借暖膜，以供滋膳。參水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進，若可乎。仁傑

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弘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又當承帝命，與諸儒集議，作類禮疏，將立之。學後帝然，張說所建言。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

吹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貫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史氏有論，言令後生穿鑿論辯，詭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樵，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後為兩英閣祇候說書，揚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帝罷之。嘗任人孔自溫，得所遺復詩，坐貶。趙鼎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樵，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後為兩英閣祇候說書，揚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帝罷之。嘗任人孔自溫，得所遺復詩，坐貶。趙鼎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樵，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後為兩英閣祇候說書，揚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帝罷之。嘗任人孔自溫，得所遺復詩，坐貶。趙鼎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樵，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後為兩英閣祇候說書，揚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帝罷之。嘗任人孔自溫，得所遺復詩，坐貶。趙鼎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為舉子時寓于南都固窮苦學去無比
進士及第官至直學慶曆中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介
復官得直學慶曆中與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亦
靖王素慕介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參贊之進如茅斯拔太姦之去如匪斯
駭太姦在斥球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因求出
通判濮州復遇事無懼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由賢惡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去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
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復安然不惑不變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介深疾楊劉體以為孔門之大
宗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二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
備拾遺 又七卷 一五

右宋介

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云
趙汝始就外傳時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
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竟
所疑漸釋慨然有負及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澤而學焉盡
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集春秋師說始于此後
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執得口授六十
四卦卦辭大義自是於二經獲說訪求考索未嘗少置又如臨
川見學士虞集嘗擬策問江右先賢各即文章經義及朱陸
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涉識其意即具對劉侍讀有功聖經及本
朱子去短就長之說盧大善之授館于家以所藏書質其玩索
焉後歸故山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惜于

舊辭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
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而屬辭
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肯煥然發明矣當
以避地古朗山在望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收病
隱約而置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云

右元人

宗聖譜卷之八

古是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史氏譜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記言行幽厲之後王道既缺
史官放絕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垂一
王之法然述史者不獨春秋併書詩而為三書陳政事詩
紀風謠春秋歷日月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行是非
章章可觀不可尚已厥後史家取法春秋而遷史為之冠
固史而下亦皆史才即于仲尼之筆削無當而千百年古
人行事之迹類以考鏡學者所不能廢也故紀其擅著作
而為正史者數人而附以編年傳記及雜史家若璣語叢
說備記短部者不載次史氏譜第七

史記史家

司馬遷字子長絳州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漢武時天下始建
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遷適
自往巴蜀反太史公執遷手泣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
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
凡三十篇遷既遭李陵之禍使賦是言其功武帝以為罪為中

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州遷書責以推貧遜士遷報書
大畧言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遷既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外孫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贊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廢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
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
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亦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
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宗聖譜

八卷

二

泉按史記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日者龜策傳新前列傳等十篇皆元成間褚先生補及益
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而遷書則裴駟為之
解而司馬貞重為之註號小司馬史記云

而漢書史家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之子也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
無不窮究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就
其業有告固私改作國史者固繫獄第超詣闕上書言固所著

述意而即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所著
書因撰十二帝紀春秋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
于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百篇固自為即後頗見親近乃
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爾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與公卿辯論大議恩寵甚渥
然自以才術位不過即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章帝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十四篇後作典引
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
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嘗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恭議
父寇敗賓氏客皆逮考洛陽令种兢舊街固捕擊之固遂死獄

宋書

三

固所著賓戲應漢等在者凡四十一篇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体使
讀之者覺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
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忠直而不叙殺身成仁
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其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
智免然亦身陷大戮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
致論於目睫也

泉按班昭傳固西漢書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
固之妹曹就東觀檢校踵成之或以為章帝時非固唐太宗子承乾令
類師古考衆說為之註刪繁補畧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
杜征南類盟為班史也臣信矣乃劉知幾至謂固受金為筆

夫固雖陷附匪何至是歟 又按范曄譏班史云論國體
則歸主缺而折忠臣叙在教則責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
詳辭重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

東漢書史家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南宋元嘉初以吏部郎
左遷宣城太守彭城王義康怒曄與象不得志乃裝家後漢書
為一家之作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居常怏怏後與義康復敦
好與逆謀伏誅曄在獄中與甥姪書因以自序大畧言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
則其辭必流然後抽其於華振其金石耳此等語深得作者之
義存之

宋書

八卷

泉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
謝沈表松七家其前有劉珍蔡邕等東觀記至曄乃集諸
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
昭補成之觀曄自叙作書之意稱紀傳自右体大而思情未
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實天下奇作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
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
又贊詞能巧失史之体云

三國志史家

陳壽字承柝巴而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定仕蜀為觀閣
令史宦人黃皓弄權壽不為屈由是屢被譴黜又以卿評貶廢
父忠有疾客見張華愛其才舉除佐著作即補令晉撰蜀相

諸葛亮集上之。領本即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尤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初譙周嘗言。壽必以才。李成名。當彼損折。後再致廢。辱如周言。壽卒。范頤上表言。壽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因詔就家寫其書。

泉按陳壽三國志。宋劉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昔人稱壽書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其侯惲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高木夏侯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莫死也。他多類此。但以仕蜀屢黜。父又為諸葛所髡。不能無感。儲志遂以魏為紀。稱曰帝。而指漢為蜀。及於吳蜀俱謂之主。且輒亮言。將畧非所長。無應敵才。子瞻惟工書。名過其實。又乞丁氏米。不獲。竟不為儀虞立傳。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史家。顏師古好圖書。唐太宗嘗詔釐正五經。定封禪儀。為太子承乾註漢書。時稱孟堅忠臣。刊正古篇奇字。雜引商賈。至子且傲然負才。及頻被譴。固然沮喪。時議傳之。○敬播亦太宗時人。初置太子司議。即播為之。人恭其清近。時撰晉史。考證類例。咸出於播。

泉按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未善。勅史官房喬等再加撰次。隨其所長。授之。如顏師古授之以志。

行。列多出。敬播西晉四帝。東晉十一帝。又前趙。後趙。拓跋。前燕。後秦。後涼。後魏。後周。西秦。北燕。南梁。南齊。南梁。北梁。北齊。夏。梁。陳。皆列之。載記其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所自為。故忽題曰御撰。然當時作者非出一手。又多文詞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晉世雜書如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每掇以為書。夫以五鄧之所莫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為識者所嗤矣。彼夾際鄭氏稱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蓋謂成於衆家。各盡所長云。

漢晉春秋史家。

漢晉春秋史家。傅亮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為桓溫所辟。親

淵隆垂。累遷別駕。後溫怒其屢陳請。越翼右。出為柴陽太守。是時溫觀鮑非望鑿齒在。即者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維受漢禪。晉尚為篡。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足疾遂廢。

泉按晉裴鄧友正。初。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大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乃力疾著論。有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晉承漢功。實顯。何為虛尊不正之魏等語。其得春秋存陳之義。其視陳壽之帝魏大相絕矣。

宋書史家。

裴子野松之之後。善史學。初齊沈約修宋史。書子野史。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約編尚沈約詳觀尚

泉按沈約宋書。惟採諸說。疑為博洽。而志乃兼載晉魏以來事。論者以為失於限。又書子野父祖。殊無令譽。至謂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撰宋畧。乃亦書沈約家世。倘有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瑛。斬于建鄴市。瑛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畧。嗚呼。私音橫膈。至此。可以為信史乎。
齊書史家。

齊子顯。齊豫章王暕之孫也。初江淹受詔為齊志。沈約復著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修齊書。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李聖謨

南齊書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拆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陳書史家。

姚思廉。梁史官察之子也。以節義學問稱。初察錄梁陳二代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問之。察因以所論載篇成。上奏。又不克就。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因採謝旻頌野王等諸書。悉括為二史上之。

泉按唐貞觀中。詔思廉同魏徵撰梁書。後來筆削次序。皆出思廉。徵唯著總論而已。則思廉不獨卒業。固良史才也。然二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及成而傳之者亦

少。秘府所藏。往往脫誤。故久不顯。及宋與百年。始補古文遺事。靡不畢詳。姑詔校讐。板行天下。列於學官。豈非書之遺際。固亦有時哉。此論主言陳書。

後魏書史家。
魏澹。仕隋。開皇中。勅澹更作魏史。初齊天保中。詔魏收修魏書。多不平。收嘗得陽休之助。因謂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宋弟千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且黨北朝。貶江左。於時衆口喧然。號為微史。至隋開皇中。詔澹別成魏史。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為紀及列傳。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奉靜帝。稱傳。正收之失。體裁簡正。帝甚善之。
泉按魏收既以史賈然。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劉知

幾謂其陰應致之。蓋大不滿于公論矣。乃魏澹正收之失。以協輿議。其究澹書不傳。總存紀一卷。而並獨以收史為主。至今行之。陳氏所謂不知何據者。蓋訝之與。
北齊書史家。

李百藥。以孝義文學著于時。與父德林子安。期三女掌制。誥德林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秘府。唐貞觀初。勅其子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滿為五十卷。

泉按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又不一。議者非之。責今亡關不完。
後周書史家。

令狐德棻為唐秘書丞。頗振職請求遺書。數年畧備。武德中。建
言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請加撰次。乃詔陳叔達唐儉共成之。
一云周史德棻與太文本崔仁師同次。

泉按後周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官。尤務
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至宋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
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玉安國上之。今所傳周書是也。

隋書史家。
唐于志寧。事太宗有諫諍之益。教太子辭苦。幾見刺。後事高宗。
頗畏避。如不爭立武后。可見。○李淳風通群書。明步天曆筭。直
太史局。制渾儀。每占後吉凶。若符契。先是貞觀中。詔顏師古孔

穎達修述隋史。親徵總其筆序。論皆微作。復又詔志寧淳風等。
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時上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亦呼
五代史志。而其實別行。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泉按隋志。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今讀其書。
殊了然可曉。良由當時分著各當其才。如孔穎達顏師古。通
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付之
志寧。淳風輩。所以繁然具舉。余得之鄭樵通志云。

南北二史史家。
唐李延壽者。由居相州。累官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嘗以宋
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於
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訛誤失真。思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

就而卒。延壽既歿。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更依馬遷
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
為二史。刪繁補闕。過本史速甚。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
之。咨美其筆。

司馬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詭譎。小
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
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詎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
制度沿革。皆浸不見耳。

新舊唐書史家。
劉昫。石晉宰相也。因唐書述舊史。增損為帝紀二十。列傳一百
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其書煩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
遺。又是非失實。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統。繆故宋仁宗時刪改
焉。○歐陽脩。○宋祁。○范鎮。三人皆名臣也。見尚編。宋仁
宗時。詔脩初刪修唐史。紀表志。修主之。列傳。祁主之。而范鎮等
則同編。修為網羅遺逸。協厥異同。書成。嘉祐五年上之。謂之新
唐史。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表曰。
其筆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後詔修看詳。初所著列傳。今
刪修為一體。脩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
可沒也。遂於紀傳各刻其名。初聞之。曰。自昔聞人相凌。掩斯義
古未有也。

泉按舊唐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且史官非人。紀次無
法。如以良史。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如

姚暉佞臣諛事則天以取宰相乃與狄仁傑同傳是小人又
瀕君子他失不可具數諸論贊又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也然
新書不出一手所主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故紀有失而傳不
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此
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善法存中蓋責任不專之
由也且議者頗言宋叔本春秋每務褒貶復削去詔令子京
通小李唯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澁殆類虬力銑給休而事增
文有又正新書之失云

史通史家

劉知幾初名子玄以唐玄宗諱熈以字行通覽群史與徐堅元
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幾人耳始知幾備武后實錄

宋李肇

卷一

十一

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
內外史通議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知幾內負有所未及乃委國史于吳兢別撰列氏家史及譜考
後以子貺抵罪請於執政玄宗怒貶之知幾領國史且三十年
官雖徙職常如朝有論著輒預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
讀之稱善

泉按知幾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仿作經尚時味之吾
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朝吾亦作釋家雄
少為陀遠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獲贊焉吾始以文章
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觀知幾之自感慨如此信作者之

雜考

武后實錄史家

吳兢洮州浚儀人少所志貫知經史始競在長安京龍門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益傾阿貴朋侪醜澤浮肆事多不實競
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及玄宗立巧筆札真得成書詔
競就集賢論次競叙事簡核疏良史晚節稍踈特時人病其太
簡

泉按吳兢

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論證
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末瑒等激房若切故轉禍為忠
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為即從容謬
謂曰劉生書姻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

宋李肇

卷一

十二

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章故在聞者歎其直誠足以情漸改
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公董狐云

五代史家

晉書以文學知名自周時為制語宋開寶中詔家與盧多遜等
修梁唐晉漢周史成而褒貶失矣仁宗命歐陽修重加修定
編緝結終後懶眠獨其立例皆寓褒貶意或比其書可繼
班固劉向云

泉按宋叔之說

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
以治法而正亂於論每致嘆辭必用曰此亂世之也諸
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九足以為萬
世訓然帶通之死宋太祖猶未踐極自當為周臣而乃不為

立傳及普出帝諭以為因牒議而發識者不能無恨焉

宋九朝國史史家

洪邁簡之季子也與其兄適遵相繼登詞科而邁文學尤絕淳熙中上命邁專典史職初邁以孫觀熟宣靖事乃奏今撰蔡京及种師道等列傳觀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請合九朝三史為一書刪脩間有未思擅官之役緩歸即去國不及成續通鑑長編史家

李壽眉山人仕於隆興軋道淳熙間先是司馬光作續通鑑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所論蓋六百餘卷光手刪為八十卷燕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錯綜銓次皆有依憑知榮州時初進建隆迄開寶長編奏狀云

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快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得不改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授受涪陵岐魏之遷汲景德慶曆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歸于一其後軋道淳熙中續撰次之共前四種計一千六十三卷又自表言聚九朝累世之見聞精力幾盡此書蓋網羅收拾垂四十年乃成其自言殆非虛論

泉按洪邁請合九朝書為一蓋以宋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其用意勤矣乃云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削夫紹興之欲改正正以褒貶之失實也而邁之重刪改猶

然曾鞏之見神宗時權耶若李觀之續長編則於實錄正史無不是正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較然庶幾信史矣

通志史家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畧之初為經旨札舉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焯益勵所學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官因求入秘書自備閱書籍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從者二百餘人樵為夾漈

宋鑿瑯

八卷

十四

先生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泉按馬端論鄭樵通志畧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高自稱許蓋自以為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氏族大書七音等畧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胞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也至於天文地理畧則失之太簡若禮樂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乃盡竊杜岐公通典全文亦限于唐天寶記述止于天寶所自天寶而後史中輿以前不復陸續夫夾漈深譏班馬相踵剽竊舊文至其所自為書則不堪點檢如此然則著述未易言矣

宋登金三史元四朝實錄史家

歐陽玄字原功與文忠公偕同所自出弱冠下帷力學數年人

莫見其面。經史百家。伊洛諸儒。源委靡不研究。元致和初。文宗親署為藝文少監。元統初。居翰林。編脩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宋璣金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自露。接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表。皆玄屬筆。晚疾。請依作南山隱居終焉。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泉按玄性雍容。含弘。績密。處已儉約。為政廣平。歷官四十餘年。凡朝廷雄文大冊。捕皆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各山大川。釋老之官。王公貴人。慕隆之。得玄文。雜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之。文章直德。卓然名世。跡傳所稱若此。蓋史家之白眉云。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史拾遺

荀悅漢紀。○悅字仲豫。齊之子。或之兄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母之人間。所見籍籍。一覽多能記誦。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作中鑿五篇。觀文奏之。時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迺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其自序畧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陸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時以為復古春秋記事之體。號為佳史。學者甚重其書。表於子寶以下。皆祖述焉。

司馬光稽古錄。○資治通鑑。○稽古錄。進表云。由三晉開閭。迄于頭德之未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於熙寧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依憑。蓋元祐初所上也。朱子語錄。嘗云。此書可備講進官僚進讀。又云。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初無義例。○治平中。又奉詔編緝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自年經國緯。以條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為考畧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仲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漢紀云。此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或以為極難。神二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過。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晚惠本書。告大因著通鑑舉畧。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兩得而上之。朱子嘗言

史拾遺 卷八

十六

通見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蔡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備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

劉如資治通鑑外紀十卷○溫公之作通鑑也如資語光云曷不起上古或瑯琊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不讀不敢始於獲麟如意謂開篇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紀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為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云

胡宏皇王大紀八十卷○是紀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傳承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周寓言以為實及叙濠古之初或以為無徵不信云

史拾遺 八卷

表樞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樞字機仲仕至工部侍郎初自太學官分敘嚴陵為此書楊誠齋為之序朱子嘗言溫公通鑑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朱子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自序云溫公通鑑既成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又脩成舉要曆補遺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舉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應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經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去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並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

治通鑑綱目

呂祖謙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大事記上接獲麟自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稽古錄輯而廣之解題者舉其本末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伯恭始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伯恭方強仕而得未疾平主論者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詩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論者以為使天假之年所傳于世者亦止是也

史拾遺 八卷

朱黼紀年備遺二百卷○黼字文昭永嘉人本通鑑指右錄而類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始堯舜終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二后及五帝嚳宋宋皇皆削其紀以從正統曰吾為其志也其法無大於此矣振鬱朝賦貴要賤夷其次也諸所該括既多而條目亦衆葉水心氏序之有贊而隱典而當之語

右史編年

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及鄆盜發魏安釐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轉錄於子凡十卷七十篇與魏志周書七十一篇但少其一耳叙一篇在其後魏升正謂其記錄失矣李仁父謂書為駁詞按中閭所載武王征四方餒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二紉圍雖大安得能匪如是其象又謂得商實王億有百萬豈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宜孔子刪書所不取又文体與古

文不類似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且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趙晁吳越春秋十卷○晁後漢時人撰吳越春秋十卷吳起秦伯盡夫差越起魚餘蓋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具備其後有揚方者以晁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唐皇甫謐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越絕書○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著非也書雜記吳越事不及秦漢疑戰國後人所為其後漢人又附益之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曰越絕

然陳氏以為其義終未可曉蘇轍古史經觀尚子由因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義託秦始皇為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謂之古史蓋漢古史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遷一切信之其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故為此史以正之然朱晦翁有言本原綱領終未能了蓋亦有所不滿云

劉瓛史通析微十卷○瓛公綽族孫少孤貧好學以劉子玄史通文証聖哲評揚之德為偽述論集之德為厚誣諉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狗節其甚至於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誤共成五十篇謂之史通析微論云其論析理精微故以為名瓛起布衣至相不四歲在唐天祐改元間其成書時猶未仕也

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短見理學寅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為

此書陳氏以為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熙豐以後接於紹興權姦之禍尤著其意旨晦麗綱目亦多取之南朝云晉見專為秦檜誤

曾三英南北等邊十八卷○三英字無愧臨江人初尚書即臨川吳曾著南北征伐編年二十三卷起三國終五代凡古今形勢師旅勝負該貫無遺仍集當時君臣議論為分門事類一十二卷其相謀相應攻守通好可指諸掌三英倣之復為南北等邊十八篇南之攻北其事有九諸君忠絕膽摧哀元皇劉裕宋文帝陳顛等處處之冥明徵是也北之圖南其事亦有九曹操魏明帝羊枯符堅拓跋太武等之元英刑讞比齊是也人為一論論指一事皆援首以證今因亦以求心即成而究敗周平園

所稱考古勤而用志切者非虛矣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貞河內人仕唐終弘文館學士初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史記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史記殘缺處多兼鄙者少徐誣謬因發憤而補史記採摭異聞釋文演注未二卷為述贊為三皇本紀並號小司馬史記書文大都據徐廣裴駰注糾正抵牾援據密緻如東坡辨宰我未嘗從田常為亂蓋本諸貞也

范相禹唐鑑二十卷詛觀尚祖禹為司馬光通鑑局編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成此書凡三百六篇元祐初上之中間取武后臨朝事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雖得罪於君子有所不辭只此可以見祖禹此書非苟同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春如論白馬之禍歐公亦道不及此然朱子語錄有云范太史
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履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又云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華十道使唐未得人他自
說得意不知何故却貶其說又如言祖庸調及揚炎二稅之法
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奇且處它是見熙寧間詳於
制度故有激而言只那有激便不平直
右史評史抄

王師唐餘錄六十卷 皞宋賢元時人曾之弟也時惟有薛居
正五代傳史歐陽脩書未出皞奉詔艾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
諸家小說做裴松之三國志体附注其下方以宋朝當承漢唐
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唐餘錄温公脩通鑑間亦取之
陳耀學堯集一卷 皞初安石既罷相悔其執政日無善狀

乃撰神宗日錄歸過于上掠美于己且歷詆平生不悅者以欺
後在璫於是著堯集專辨安石日錄之誣僭不孫與配食坐
像之為不恭璫初在諫省未以安石為非合湖所著堯集猶
回隱不直未乃悔之復為此書以謂蔡卞專用日錄以脩神宗
實錄專神考而厚安石專秘史而壓宗廟於是編類其語得六
十五條總而論之坐是羈管台州

劉向古列女傳八卷 〇向觀成帝後宮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
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孽孽亂亡
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其七篇篇十五人為一百
五人第八篇為頌義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
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

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毋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
也王固曾鞏二序辨訂詳矣是書稱采旨栢舟大車之類與今
說詩者爭異蓋齊 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
皇父謚高士傳十卷 皞觀尚纂曰陶唐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
載在士鳥節者凡九十六人而古本漢之士居三之一其或以身
殉名雖如夷齊兩龔皆不錄

孔傳孔子編年三卷 〇胡仔孔十編年五卷 〇傳宋人孔子五
十七代孫也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
次之自生至卒又撰東家雜記參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
古跡 仔新安人其父待制舜陞命仔承撫經傳為編年
宋晦庵宋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 皞觀尚晦翁為侍講時以國

朝名臣言行之迹散出無統於是泛親近代文集及傳記撮取
其要輯為此錄以便記覽自製序末云尚恨善精不備多所遺
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是錄前五朝自趙忠獻晉至老蘇先生
洵皆編共五十三人後三朝自韓忠獻王琦至正字陳師道共
四十二人
右史傳記

杜佑通典二百卷 皞觀尚先是劉秩攝鑑史自黃帝迄天寶末
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微 〇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
瑄補其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益因廣之參以新禮為二百篇以
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推該洽
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端臨樂平州人宋丞相孫
高之子也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類各有考而附以已意其
目一田賦二錢幣三戶口四職役五征權六市糴七土貢八國
用九選舉十學校十一職官十二郊社十三宗廟十四王禮十
五樂十六兵十七刑十八經籍十九帝系二十封建二十一象
緯二十二物異二十三輿地二十四夷裔皆有用之學也此書
延祐中詔旨行法籍尋訪好人撤書至樂平得此令人繕寫成
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

童如愚群書考索六十六卷 如愚字俊卿婺州金華人寧宗
慶元中進士第授國子博士凡詔制制勅皆出其手開禧初被
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歸歸山堂數十間以講道義

史拾遺 小卷
上咸尊師之及卒謚為山堂先生考索之目曰六經諸子百家
諸經諸史聖賢書目文章禮器樂律呂曆數天文地理咸具
焉又所著文集百十卷

黃農日抄九十七卷 震字東然慈溪人自強仕以明經取科
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立朝諤諤數對無隱
雖遭讒去國而言論氣節不負所學平日所閱經史諸書隨手
考訂并奏劄申請勸誡等幾百卷名之曰日抄廬江沈潛序之
末言方陋學盛行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公為鄉人公未嘗
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母之師若弟子玩味是
書者必若公之於文公真体而力行之可也

所謂南劍三先生也從彦當靖康初以為本朝之禍起於熙豐
不遵祖宗故實故采四朝事為比錄又李沆翁律曰王曾排
御韓琦富弼奇馬光程顥名輔臣儒十人言行附於其後末有
別錄一卷專載司馬光論王安石陳瓘論蔡京奏疏欲上之朝
不果嘉定中劉元卿得其書奏之且為板行 右史故事

禹益山海經十八卷 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在傳禹益所
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
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漢侍中奉
車都尉劉秀校定 表言禹別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
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然陳氏以為其說恍惚不
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

史拾遺 小卷
怪物不敢言之也可謂知言蓋必先秦古書無疑洪慶補
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
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綠解天問而
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

桑欽水經四十卷 欽即卿書目以為漢人蓋成帝時人也按
杜氏通典云水經晉郭璞注二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
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書詳水經所作殊詭誕全無憑據
梁載十道圖十三卷 王存九域志十卷 載唐末人唐分天
下為十道載書廣記條言多稍咸通中公華宰相李吉甫亦撰
十道圖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及俸料 存宋元豐時人
被旨刪定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

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與舊等共刪定。名元豐九域志。

右史地用。

戴德夏小正傳四卷。○此書本在大戴禮。鄭玄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山陰傅松鄉以正文與傳相雜。做左氏經傳列正文於前。時附以傳且為之法。

賈國朝宋朝時令十二卷。○初唐因禮記舊文增損為禮記。首篇天寶中改名時令。別為一篇。遂詔昌朝與下慶等。采國朝律曆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祠祀配侑。歲時施行。約唐月令。定為時令一卷。以備宣讀。後昌朝采經史諸書。及祖宗詔令典式。為十二卷奏上頒行。

右史時令。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五卷。○熙寧中。光以翰林李士。兼史館脩撰。以宋承五代名器。毀亂之後。臺有守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應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群倫。緝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各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畧。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開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勳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後宋嘉泰初。李綱之起。泚寧至靖康。共二十卷。

李綱宰相年表二十四卷。○見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宰相。

詳辨其它率皆不具。脫略牴牾。迷失本真。遂乃旁搜遠取。推究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為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參機務。秉樞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見于下。否則畧之。使其人與官皆相傳不絕。蓋自序有曰。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中矣。味斯言也。壽所作。非但具相職。蓋有意於補前代之缺。元而揭當時之遠鑑乎。

右史職官。

史拾遺

八卷

廿六

宗聖語卷之九

古是常熟後李 嶧山卿 泉子靜雨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以正

子集譜

隋經籍志有言。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曉。故有儒者。宜而明之。夫所謂儒者。所謂文。李士也。而為類不同。其存心於六經之義。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於道為最高矣。此本乃其經史。而外有意於論撰。而覽觀古今。採事證理。發擷其所自得。各成一家言。至於或聚為集。或類為書。或彙分之。曰文章。流別者。性性有之。若夫不為論議。有行於諷詠之趣。而以詩名家。則亦三百篇之流裔。非小技也。凡此族也。皆李於聖人之遺訓。而能言其意。所謂悉從道中流出者。是也。故摘其尤者。錄焉。而其間。極頌。如相如左。恩之。傳。即元遺集。亦錄其載。次子集譜第八。

荀卿詳具尚論。備以下凡備具。撰荀子二十卷。漢劉向校定。若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註。遂更新書為荀子。

尉按荀氏書。其中以性為惡。以禮為修。非諫諍。傲火。祥尚強。霸之道。論李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和說文。奸言。與墨翟。惠。指性。性不能醇粹。於其明王道。述禮樂。亦異乎稷下之說。士。故昌黎。變其善之指。歸以。為與孔子異者。鮮。抑猶在軻。雖之。

問余則曰。卿不得擬軻。却勝似揚雄。前陽夫子亦有說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也。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泉按叢之譌。取也。即鄒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于卷末。十一篇。宋嘉祐中。宋咸為之註。然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上篇。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故或疑孔叢子即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云。

賈誼。詳見尚新書。謂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別本或為十卷。

泉按皮日休。請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而朱子語錄。則曰。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誼一雜記。膏耳。故晁氏論其說。經多異。後。而詩尤甚。如以騶虞為天子之囿官。以靈寶為神靈之靈。與毛詩不同。然則朱子之言。為篤論歟。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宗室也。以父德任為筆。即更生與王。褒等。並進。對。項。獻。父。德。所。得。淮。南。枕。中。鴻。寶。死。秘。書。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方。不。驗。下。吏。得。減。死。論。會。切。之。教。梁。泰。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即。位。擢。為。宗。正。拾。遺。左右。與。蕭。望。之。周。堪。同。心。輔。政。而。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忌。而。傾。之。後。傷。摠。以。諸。寵。著。疾。諫。等。八。篇。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

頭等伏辜乃復進用更各向詔復校中五經秘書因著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頭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教欲用向為九卿軀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宮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所著自五行傳論外有列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行於世云

泉按向歷仕宣元成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氏專政正言譏刺艱難納忠豈不稱賢宗室哉然財其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書讀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蓋非獨宗之賢抑亦彬彬儒者耶議者或比之屈原謂其忠言任當

時文章在後世均也然原懷沙赴流向周身無缺似不逮又向嘗領校中秘五經博極群書余欲列之五經儒云又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忠政理尊賢正諫發誠善說奉使推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為目蓋與秘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書共二十篇後存者止五卷至宋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遂合五篇為二十卷高氏子略言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鑒者盡在此書乃子固頗攻其失以為為衆說所蔽而不知所折衷然亦謂其書於今最為近古云○唐劉昫有續說苑系以漢事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為章句博覽無所不

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杜榘好相賦常擬以為式又性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讀其文悲之乃作書往往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傍惜誦以下至懷沙各曰畔牢愁者成帝時以薦待詔承明上每遊幸必從相續奏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如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通言於是輟而不復為而大覃思渾天作太玄經以準易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有首衝錯測攤禁教文祝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利玄体如易如說卦如序其錯如辨卦之類如家有難玄太深衆

人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又見諸子各以其知詆訾聖人及太史公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謀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雄恬於勢利三世不徙官雄世當成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辯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歆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子尋歆子恭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授益四裔解連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收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故乃恭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遂以病免復召為大夫雄沒後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泉按太玄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剋最為此書會要蓋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至玄則即候剋刻推其

五行所寓而吉凶禍福生之益詳矣夫雄為孔氏學其書直
經緯大道而乃徒以供農細民之避就趨舍此葉氏所謂求
其小而失其大者也然當時侯芭夢業頗心服之其後桓譚
以為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至司馬君實亦謂玄以贊易非別
為書以與易角逐極言合天地人以為一而知聖人之道者
惟子雲此必深有以取之而故固之譏豈皆淺之乎知雄者
哉言諸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又按法言十三篇學行篇
言聖人於人訓諸理吾子篇言吾道諸子圖微也修身篇
言陳施本諸身問道篇言中道不可茲罔問神篇言神心為
道之宗問明篇言明哲以保天命寡見篇以悟淺近之感
五百篇言聖人之出久近不可知先知篇言中和之發在知

法言

卷九

五

民情重黎篇言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淵塞篇言賢哲稱述品
藻君子篇言立言之是非孝至篇言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
盛据諸篇所論大都疾憤諸子之舛駁而思以正之其用意
良是碩大儒如程子謂其言性已錯即善惡更何所得而晁
氏亦論其言務擬聖人斤斤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
往往違其本旨至以畫者謹毛失貌擬之嗚呼非司馬公法
言亦幾不顯哉

泉按桓實鹽鐵論增廣條目極多論難凡十六篇其
論總之究治亂成一家之法謂以蓋當時桑大夫上推利
之畧反覆詰難一時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寬之論固為諸文
學據此憑云

王符漢順帝時人撰論凡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論尚
仲長統漢獻帝時人每論說古今及當時行事恒發憤歎息因
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餘言論尚
荀悅事漢獻帝嘗奉詔撰漢紀詳觀史後為黃門侍郎又作申
鑒五篇奏之

公羊

卷九

六

泉按漢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以進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蓋深有意於帝
之一振頹紀也乃竟教化衰身播國喪至於永作廢寗而
悅獻替之志終无所用悲夫
徐幹字偉長後漢下七子之一也篤行躰道不耽葺葺魏太
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著中論二
十篇
泉按魏志文帝嘗稱幹中論二十餘篇而唐貞觀政要言太
宗嘗見幹中論有復三年喪篇李獻民又言有制役篇則曹
子固謂館閣所儲二十卷本非全書是也夫魏在濁亂季者
罕有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者幹獨考論

六藝又以其所得於內者信而充之。遠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

王_三 辨親理中說十篇。號文中子。

泉按 中說乃仲淹門人对問之書也。叙篇云。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合德兩儀。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郭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伸乎房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亦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理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焚。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

宗聖書

卷九

七

安能至乎。閔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閔氏易。是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貞觀二年。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逸莫聞。後福時兄弟。得授中說於叔父疑所。外考王氏家雜錄。疑自解印歸。考六經之目錄錄之。禮論樂論各三其五篇。續詩續書各止小序。元經讀易具存。得六百六十五篇。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

劉鵬南唐人。開寶七年進士第。著書凡八十一篇。合為二十卷。名曰法語。言治國立身之道。徐為之序。

黃暉蜀人。當宋仁宗時。自號聲隱子。撰獻欽瑣微論十卷。其叙及曰。聲隱者。柝物之名。欽欽者。嘆聲。瑣微者。述之之詞。故以名

其書。

司馬光潛虛一卷。家範十五卷。堯言万物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其書以五行為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為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嘗以手書萬趙鼎進。補之。趙謝不敢。家範者。光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以訓子孫。

文翰。綿州巴西縣人。登宋元豐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撰信書三卷。大抵祖周易而做太玄。畧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雖不免屋上架屋之譏。然其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无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

宗聖書

卷九

八

淵解之類也。

馬求卿字大年。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徙寓公刘安。安孝。記其所聞之語。又元城談錄一卷。則韓璠所記道護錄一卷。則胡瑗所錄也。

郭雅河南人。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三篇。末卷問答。雜說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

書拾遺。

孔子家語。按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詢。交相對問言語也。秦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成漢高祖克秦所得。皆載於二尺竹簡。多

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錄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一事而輒異辭景帝末年蔡求天下禮書於是京師始得呂氏所得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札家編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間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王肅之所注者有可疑也

孝經。按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本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成博士以魯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古文為異宋三朝藝文志云古文孝經丑不傳今

祭酒邢昺取唐元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又按宋晦庵孝經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分為六七妄也

國語。戰國策。九州春秋。按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丑終于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因語合為二十一編其後名儒賈逵王肅廣翻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論者謂亦大經之流三傳之亞暨雅橫互以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若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魯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

二卷孔衍又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于楚漢之際漢司馬彪又錄漢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後代之國語也

爾雅。小爾雅。按爾雅凡三卷在傳釋詁周公書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然西京雜記郭威言爾雅有張仲孝友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門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大誓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字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李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本者皆云周公所紀

也張仲孝友之類後入所足耳郭璞景純所註行于世小爾雅者鬼氏以為孔氏古文見於孔鮒書宋館閣書目云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雅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好事者抄出別行至有宋陸佃又撰埤雅按爾雅之義爾者近也雅者正也埤之為義補也又增也佃既註爾雅又成此書釋魚釋獸以及鳥蟲馬木草而終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晏子春秋。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八篇宋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摭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

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

善仲連子書辭賦論按仲連好奇偉仙僊之策不肯仕宦
文欲爵之逃於海上著此書凡十四篇

白虎通德論按後漢章帝建初中詔諸儒會白虎東觀講議五
經同異帝稱制德決詔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四門十四篇

合為一卷又按戰國史漢訓釋之名一曰故二曰微三曰通
故者謂通其指義也微者謂釋其微指也如詩有魯故春秋有

三氏微是已若通則坊有注君通而今所存者惟班固白虎通
而初風俗通耳風俗通凡百家譜

五經鉤沉按宋崇文總目此書晉王芳所撰也春社申陽自
筆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多亡缺者

唐類正俗按唐顏師古為秘書監時以世俗之書多誤故
六書正俗

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未幾中其子楊建上之詔錄藏秘閣書凡
八卷

經典釋文按釋文凡三十卷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所撰也自
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孟解文義並承諸

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隘異人多具音綜其宋未必然前漢藝文
志列於經解類後人入之小孝非也

五經文字按五經文字凡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所撰也初
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燕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

陸德明釋文命孝庶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
十非緣經見者皆舉而不集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宰

聖通論按演聖通論宋秘書監致仕胡旦所撰也旦以易

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參攷難意故作論辨正之揚十七書七詩
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天聖中獻于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且
太平興國中進士第一人持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躋貨持吏
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本則相博矣

七經小傳按小傳劉敞撰也前在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
己意言經者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

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附為故曰七經

三經義辯辯學按宋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李
王居正撰居正為李于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

出義辯示之曰吾李其端十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
經辯李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

石釋經无父无君處山正色曰是宜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
係辯李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

李矣

西山讀書記大李衍義野鶴齋詩具按讀書記其書有甲乙
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

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此據通考所紀如
此今所傳西山大學衍義則正讀書記乙集之上云其自序之

旨言明道術為人君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
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

戒區為齊家之要而總之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
中矣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李之義也故

題之曰大孝衍義此書與日當以此

考信錄按錄凡三十卷宋賈誼成所撰也後村劉氏序畧

三世之孝者於大經之疏能一閱者蓋寡兒能參稽其類大之

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眼食器用之未先儒該洽兼綜凡古

書之雜出者微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

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倚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深矣

獨斷論此經按獨斷二卷漢在中即特終也所纂也推記自

古國家祀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先髮蓋見於此

伊各禮補亡按程伊川嘗言舊脩大典已及七公及波召乃

止今更一二年可成表道叙及事伊川自言得伊各禮書然其

書散亡不可見矣有詳考宣者嘗從道察流集其遺言中凡參

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禮書補亡云

朱文公家禮按家禮一書文公初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

儀禮為經及自述家禮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

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

書為最善及論附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晉儀禮畧而用

儀禮於社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

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爰礼存羊之

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云

十家類編按是編凡三卷不知何人所集射管氏弟子職曹

昭女誠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約范氏義庄

規高氏送終礼高登脩冬丙庚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

考古圖博古圖註宣和博古圖按宋元祐中呂大臨畧

三十六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器數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

制文字凡十卷黃伯思又撰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十

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綜之所

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然其說亦有不盡出於伯思者又其

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

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多蓋伯思漫於政和八年其後脩博古圖

頗採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傳會古人名字云

王楚宣和中又為博古圖三十卷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

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然其謬妄頗為識者所哂

蓋政宣間察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東高閣

故其所引用絕為罕者乃至以州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

故洪氏以為當時書句李士亦不讀毛詩也

案書按梁書陳暘所撰暘三山人為禮書陳祥道其兄也梁

書凡二百卷楊誠齋序畧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

朝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故失貫綜煩悉放

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

鐘天球之音疑乎前代鸞羽王戚之容后有作者不必求之於

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也陳氏以為其書雅俗胡部音

畧歌舞下及優伶雜戲无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荒也蓋

必有以窺其失云

律呂新書按是書袁元定季通所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磬

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及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
馬之說以九分為寸朱子為之序余於經世格要詳哉其言之
矣

六家謚法。按宋馮湖李氏跋曰。六家謚法凡二十卷嘉祐中
范忠文與老蘇翁及姚闢所脩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
之蘇公之高有所未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
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矣。又按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
賀琛賀蒙也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杜預釋例所載也
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
古法而增廣之者也

宗聖譜卷之十

古兵常執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輯著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屈原事具前論傳中凡謂原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
諷不見肖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
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宋玉作九辯招魂賈誼作
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
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
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
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自以為南陽人
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
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
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溢而為二十六篇耳并國騷
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也 又按楚辭十
七卷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或以為後人
所益云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其後宋臯吏部名補之擇
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宋玉令凡二十六
人計六十篇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原也又擇文賦大意祖述
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曰變離騷
宋玉楚大夫與唐勒景差之徒皆屈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詞賦
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世其尤著者高唐賦也蓋楚襄王與玉
遊雲夢望高唐之觀而作明日又賦神女於徒子嘗問之玉作

登徒子好色賦借以為諫王稱善玉遠不退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以劍術

之以其為即會皇帝不好詞賦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將士

相與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後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賦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此臣邑人司馬相如所為上驚召

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遂

虛籍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稱之於節儉因

以諷諫奏之天子大說以為即後使喻告巴蜀又拜為中郎時

建節畧定西南夷功作冉駹所喻之君皆請為臣妾邊關益斥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然相如意西南夷終不為用欲諫不敢乃

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其後以謗失官頃

復召為郎相如口喫而善著書有消渴疾常稱病閉居不慕官

爵不與國家事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

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適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儉以為列

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其體此非帝王之懷意也乃遂奏大人

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

居茂陵病甚天子使所忠性急取其書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

奏之蓋言封禪事及奏天子異之曰命半朕其試相如他所

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雖草木書為不采采其尤著公

卿者云 史贊曰相如雖多虛辭蓋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

此亦詩風諫何堪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功百而風一猶遲鄭衛

之聲助終而秦雅不已哉乎

枚乘子乘淮陰人也為吳王即中初吳王怨望謀為逆乘奏

書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吳王不納乘去之梁景帝

即位六國奉兵西向乘復說吳王曰大王還兵疾掃尚得十半

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官

之文為大國上賓與英雄並席得其所好不樂即吏以病去官

復將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

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光能文者後乃得孽子臯 字少儒

上書北關拜為郎不通經術為賦頌好嬉戲以故乘比東方

朔然不得比嚴助得尊官也皇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參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四方士多士

書言得失自術術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數萬朔上書文

辭不遜高自稱養上備之令待詔公車祿薄不待省見給驛休

儒得見上言飢欲死因使待詔金馬門數射覆中遂得愛幸諫

起上林苑事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晉官賜金它日上為賓

太主置酒宣室朔辟戟而前言重儻罪三 近公王且言宣室先

帝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上為更置酒比官朔雖詭譎然非

觀上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又之陳震戰越國之計終不得

大官朔因著論說秦難已位卑以自慰論又說唐有先生論大

抵言治亂之道存亡之端易見而君人者當慎焉朔之文辭此

二篇最著其餘有封泰山黃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栢柱平潔觀賦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史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病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言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名過實著以其詛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謂似優不弱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琬非夷齊而是柳下惠其滑稽之雄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神爵五鳳之間天下啟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請褒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習而歌之因薦褒有軼材上徵之既至詔褒為

宗聖譜 卷十
聖主得賢臣頌後頗規上好神仙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教從褒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命其後令褒等入太子宮侍朝夕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傳毅字武仲茂陵人後漢永平仲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有日月逾邁豈云旋復之語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激以諷肅宗朝為蘭其奏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休清廟作顯宗頌十篇由是文雅顯於朝廷所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年十二以至孝稱博學經史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任至魏郡太守所著

賦賦秦書公凡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口辯才捷於應時對弟子朝大畧可見拜大中大夫著作東觀著詩賦碑銘書表凡十五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不驕尚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作兩都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曉好玄經曰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被徵遷太史令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後遷侍中閹豎共諛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

宗聖譜 卷十
宣帝情志所著有周官訓詁詩賦銘七言應問七辯巡詣懸圖凡三十二篇

高其我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佳駟之徒設疑以自通雖作難解誰能答乃斟酌群言歸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焉建寧中辟司徒橋玄府遷議郎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編錄立于太學門外光和中吳異茲見特詔問箇具對經條以皂囊封上多所裁裁實節等皆側目思報及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箇於是箇與家屬移徙朔方會放還郡以王獨客告又向寵恩之箇遂卒不為命江海志跡吳會望帝崩不得已歸重奠之箇到吳墓前三首之聞周歷

三基實事每存匡益然早多自很用自欲去從弟谷止之及
京被誅豈不意嘆於王允坐收付廷尉自乞黜首則足繼成漢
廷士大夫俱於救之不能得遂死獄中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
世之事雖與正之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獨斷勸學釋義叙
樂文訓之類凡四百篇傳於世按通考蔡中郎集十卷所著
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豈嘗自云為即
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已

曹植字子建魏太祖子以才見異為太祖所寵愛文帝御之以
托後能長文帝即位貶爵徙封雍丘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
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文帝優文答報封植為陳王植每欲求別
見論事幸冀一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卒年三十謚曰思

如植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而敏速如
銅雀臺賦乃援筆立成者也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所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魏陳思王集凡十卷或評陳思王
文才富艷足以自通然不能遠防終致獲愴惜哉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按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
侯植皆好文琳與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
東平劉楨並見友善所謂建安七子者也志雖而文帝典論以
孔融冠其首并琳蔡基謂之七人琳所撰詩文名陳孔璋集凡

十卷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為魏侍中貌寢體弱然博物多識強記善
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

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名王粲集凡八卷粲初徙長
安蔡邕見而奇之謂坐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與之嘗暗誦道傍碑不失一字覆墓不誤一道其強記然
識如此

阮籍字嗣宗對氏人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
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
遠晉帝輔政為從事中郎後求為步兵校尉所著有集十卷
稽康字叔夜譙國人美詞氣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好
博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詰于晉
文帝遇害所著文論六七萬言名稽康集凡十卷

張華字季直尚書所著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名
張司空集凡三卷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
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
三百篇存詩賦論議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名陸機集凡十
卷雲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
十九篇新書十篇名陸雲集凡十卷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
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於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即張載
訪岷岷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
疏之自以所見不傳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
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

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

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

謚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遠注吳蜀陳留衛瑾又為
作畧解自是名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
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嘆與弟雲書曰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
絕歎服以為不能如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以
疾終

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非曾為詠史詩謝尚鎮牛渚時乘
月泛江聞之即迎舟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累
遷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賢而獨不載桓
彝彝又不及陶侃及溫侃子胡奴詰之則窘急所答自不取
余聖譜

性後從溫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誦同在溫坐溫令誦讀
之珣誦味良久謂溫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時溫府
中呼為表伏宏心恥之每歎與珣比有為辱之甚謝安嘗賞其
機對辯速云

陶潛傳中尚論按陶靖節集十卷見氏謂即北齊楊休之本休
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其集四卷四言
五言詩也文六卷前四卷則雜文傳贊疏祭文五六卷則集聖
賢群輔錄也此錄自魏人四姓至八儒三墨學東坡蘇氏曰吾
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而實
腹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西山真氏曰淵明之字
白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自不容掩榮水之憂逝水之嘆

士之訪單駝之樂也飲酒末童有曰義農去我久舉莊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
雖其遺榮辱一得喪其有曠遠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
非無意世事者或者皆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
驗而不知其曠王室蓋有乃袒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
故肥趣以自絕食徵飲水之言柳木滇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
者弗之察耳

謝靈運字明遠上黨人為詩俊逸拙子美詩所謂俊逸鮑參軍者
是也事宋世祖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項鎮刑州則為參軍
子頃敗賊為亂兵所殺初參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暇悟其有
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然也事見沈約書

謝朓字惠連謝靈運按朓字玄暉陽夏人景仁從弟也
之子也少好學有美名文帝清麗為齊隨王子隆文學被賞長
史王秀之欲以故聞朓遂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
擊時菊萎嚴霜寄言屬羅者家願已高翔為文執筆便成文無
難易善章識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初明帝
臨眺自中書即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州當所諸見害所
著集五卷名謝宣城集集本十卷接炤止刻其上五卷皆賦
與詩也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哀世之事論者以為無傳
可也朓詩錄于文選者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惠連方明之
子也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
自張華復生不能易也靈運每縮意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求

白張華復生不能易也靈運每縮意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求

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通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
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元嘉中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
所著名謝惠連集凡五卷 靈運玄之孫璠之子也少好學博
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為瑯琊王大司
馬參軍性豪俊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
康樂也出為永嘉太守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旬旬朔理人聽
公不復開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周歲稱疾去職移籍會
稽修營舊業軟脚遊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
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 靈運詩書皆獨絕每文
冠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與族弟惠通東海何長瑜穎川荀
宗聖等 卷十
羅泰山羊躡之以文章賞會為山澤之遊時人慕之 謝氏在
劉宋時族多名流如瞻。晦。混。朗。允。裕。方明。鳳
超宗。密皆有足稱而余獨紀玄暉惠連靈運三人者為有三
謝詩也唐子西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宜
處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
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詩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
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凡雅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
之引為主簿齊高帝為驃騎引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任至太子詹事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王思遠數
人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

內草萊不剪初周彥倫隱於鍾山雖此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
却適北山稽珪假山靈之意以意移之使不許再至命曰北山
後文所著有集一卷
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勵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
博聞有異書必往祈請崔烈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
秀出安成王使撰類死未及成以疾去居東陽紫巖山為山棲
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會策錦被事范雲沈約之
徒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跪十餘事
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類死成凡一百
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畧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雜
論以寄其懷峻本將門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
其學 卷十
沈約字綽論所著文集百卷所存者十五卷名沈休文集外
別集一卷雜錄詩文又九卷則皆詔草也
吳均字叔宰梁武帝時為奉朝請均博學才俊詩体清拔有古
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史搜求止得十卷後
又亡其七矣
江淹字總持尚書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名曰江淹集凡十
卷
唐信字子山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
周孝閔官之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周
休有集二卷號庾開府集皆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

字子陸。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于陳。祖使賦。安樂宮。授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杜少陵書。勳。李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百集三卷。至隋亡。其二。見氏云。以陰集。白蓋過之。甚。其初岐嶷。年十五。調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薛道衡見其登。危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宗聖譜卷之十一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柳 泉子靜甫輯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御史鎮之子也。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擘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推之。登唐貞元進士第。應舉宏詞科。授校書郎。後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書。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求州司馬。既罷。湮厄感憤。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覽者悽則。元和。中。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以禹錫為執友。不忍其蠻方。萬里。與毋亦。詠。即草章奏。請以柳易播。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邕州。宗元在柳州。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柳州。有文集四十五卷。劉禹錫為之序。韓退之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雖騷賦。諫議。皇南。混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為然。

李白字太白。以母夢長庚。與聖皇帝九世孫。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本有直不應。刺史。蘇題見而異之。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

為謂羨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見。不為變近所容。白益奮放。不自脩。與知章蘇晉張旭等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自是浮遊四方。會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璿辟為府僚佐。璿起兵。及白逃還彭澤。璿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子儀嘗犯法。并州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矣。所著名李翰林集。凡二十卷。按范傳正新渢縣誌。白墓曰。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見釋羈籠。因肆性情。大放千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嗟嗟。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矣。又任華送白之曹南序有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无虧成。志全者。无得失。進與退於道德。子何有。嗚呼。華之道白。又知言哉。

先世以文儒顯。若令執先臣故事。楊雄枚臯可及也。會根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賊中亡走鳳翔。上謂拜右拾遺。房瑄故帝自是不甚省錄。後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武軍。開輔餼。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往依節度嚴武。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史稱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志君。入憐其忠云。所著詩篇二十卷。號杜工部集。史贊曰。唐兵。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倫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持筆者。頗及好麗者。壯遠人得一。皆自名所長。至南。渾涵汪洋。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韓昌黎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耀萬古長。誠可信云。

李杜總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詞間哉。嚴武嗜殺。虎而冠。子美乘醉睨視之。厓相。高力士貴。煽熾於手。太白使脫靴。帝前。儻二子。曾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瑄為將。相死。成子美非眾。忌抗。疏申救。子儀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雲房於誇謗之餘。識郭於縲紲之間。此又君子之難能者。而丑特以詩人婦美之。記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樊噲為伍。曾不知沈宋詭譎。溫李滂艷。果若是班乎。

右柳李杜三人。於唐文詞名流中。又其聖也。故以冠於首。不拘於丑次之先後。且又紀之獨詳。右韓文公。則以列諸理。李

又不當以文詞家目之矣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則天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願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遨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成足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世宝其書天宝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詔賜鑑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楊炯華陰人顯慶六年本神童授校書郎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媿盧前也炯遷盈川令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于官有集三十卷號楊盈川集多亡逸存者二十卷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通之孫也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適其失麟德初刘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沛王召署脩撰戲為諸王閫鷄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斥出府父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瘁而卒初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令其婿作序以粵客因出紙筆偏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迺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袒通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多亡者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有集二十卷名王勃集

李嶠字巨山梓州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李精究典籍尤善屬文明初本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唐書嶠所撰官歸奏父喪於茲為命捕死獄中沈貞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按先儒言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眾至其亡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然韓柳盛有推許定非孟論過其逮

後亡其半云

張說字道洽蒲州人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所著詩文三十卷號張燕公集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李精究典籍尤善屬文明初本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唐書嶠所撰官歸奏父喪於茲為命捕死獄中沈貞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按先儒言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眾至其亡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然韓柳盛有推許定非孟論過其逮

明堂與太李等疏言則美矣而陳之於牝鳴之朝此史贊所謂為瑋瑋於房闈以脂澤汗慢帷者信耶

宋之問沈佺期之問字西清汾州人南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誦事太平公去為考功員外郎武后嘗遊涼南有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以錦袍之問俄頃獻后嗟賞更奪袍以賜齊宗立以之問儉險惡賜死欽州有考功集十卷佺期字云卿相州人及進士第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雍四波為弄辭以悅帝不賜牙緋有集五卷按魏建安後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統附屬對精悉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李峤宗之號為沈杜唐律蓋始於此李嶠字巨山梓州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李精究典籍尤善屬文明初本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唐書嶠所撰官歸奏父喪於茲為命捕死獄中沈貞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按先儒言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眾至其亡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然韓柳盛有推許定非孟論過其逮

同鳳閣齊平章事。嶠雷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
道齊名。晚諸人沒。嶠為文童宿老。學者取法焉。詩存一百二十
餘。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
監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寤邊幅。柳宗元以九
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其有曲江集二十卷。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少知名。始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
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兩書並行。既冠。以讀書未遍。見特進李嶠。假直
秘書。恐了與篇隱義。嶠薦之。召拜左拾遺。後為侍御史。彈劾任
職人頗憚之。以說媚不得留。出為北海太守。邕之文長於碑頌。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
工草隸。善畫。名盛于時。安祿山反。維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
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入宗訪維。文章於弟縉。縉集十卷
上之。按維詩論者稱其清逸。追區陶謝。輒川別墅圖畫。縉傳
至今。輒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木末之問別圃。維後表為清
源寺云。輒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菜莢汴。賦
辛夷塢。與裴廸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雖工五言詩。
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
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眾皆欽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
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床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
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仕
而誣朕棄人。命放歸。開元末病卒。有詩一卷。王維過郢州。畫浩
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守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滅。
更署曰孟亭。

裴君。南陽人。文本之裔。孫也。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
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
風。至德中。裴均薦杜南等。其薦裴則曰。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
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所著文集十卷。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未幾初終。散騎

常建。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文忠公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之句。乃建詩也。蓋為吾邑北山興福寺作云。詩集一。建
蕭穎士。字茂挺。梁宗室之後也。開元中舉進士第。觀書一覽即
誦。通百家譜系。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
甫惡其不附己。故數罷去。安祿山反。胤山南。後客死。汝南。遂林
門人謚曰文元先生。按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林甫。君
子恨其樛。今觀文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
竊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
則穎士可謂知幾矣。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雖工五言詩。
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
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眾皆欽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
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床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
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仕
而誣朕棄人。命放歸。開元末病卒。有詩一卷。王維過郢州。畫浩
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守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滅。
更署曰孟亭。

常侍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有集十卷

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藁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誥命出卿父母可謂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有集十卷

元結次山後魏之裔天寶間進士復舉制科累遷經畧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聲叟酒徒呼為漫叟及官呼為漫郎因以名其所著曰元子對曰琦玕子也又文編十卷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志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聲牙其文辭義幽約譬古鍾磬不諧

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請李下至退之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隱于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為道士居嵩陽觀已有勅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遊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酬唱大曆中卒第子謚為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辭性高鯁待詔翰林日特承恩願為高力士所惡見斥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而筠所著文賦多深詆釋氏云所著名宗元先生集凡十卷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幼有成人之量偏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誠在褒貶遺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寶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天寶中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

士終常州刺史

權德輿字彞叔論按德輿在貞元和間為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所著名權丞相集凡五十卷按德輿父舉以不阿祿山見卓行傳子琦為中書舍人勃李訓亦能世其家德輿性寬和大休文亦純雅宏贖三世名述可謂名門矣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明州司馬元和中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官卒所著名劉賓客文集凡三十卷按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既老寡

所合乃以文章自適早與柳宗元為文章友稱劉柳晚與呂昉為詩友號劉白而呂昉尤推禹錫為詩豪云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高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貞元間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家縣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後鄭餘慶奏為參謀卒張籍益為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造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韻二謝云所著有集十卷

高處厚字仲舉所著有文章七十卷名高處厚集劉禹錫為序其略曰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讀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

制置裁成國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定。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雲。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詔。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驥。發十惟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當時有名士皆與焉。而籍退之尤重之。籍性狷直。嘗置書貴。愈喜博藝。及為駁難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愈多類。此為詩長於樂府。典製天東野歌。詞天下宗之。稱元和體。仲終。阿。皇甫。溲。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性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倚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眉。易。溲怒曰。近舍溲。而遠取。習。請從此辭。度謝之。溲即請斗酒。飲。酬。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溲大怒曰。自吾為頌。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繒。何。遇。我。溲。雅。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決氏言。溲與李。翱。皆不能詩。溲溪石間有澗一詩。為元結而作。中論唐人文章。風格。无可采也。

盧仝。范陽人。隱火室山。一奴一婢。破屋數間。不與俗徒往來。閉門不出。動經一紀。自號玉川先生。時韓退之為洛陽令。愛其詩。厚禮之。嘗寄以古風。即玉川先生洛城懷曼也。中有立言垂範。亦足恃之句。徵諫。諫不起。諫如柳。仝嘗為月餽詩。以賦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如有所思。及謝孟諫。諫辭茶。歌。皆稱奇絕。寶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元春。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

午夜不得出。息為詩。自傷。韓愈之憐之。因教其為去浮屠。韓上。當其苦吟。雖逢直公。卿貴人。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踰。不。避。評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謔。貶長江主簿。仕至司戶。

李觀字元賓。並韓退之同。貞元八年進士第。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退之不在。顏子不二。過論。是年所試文也。觀為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退之相上下。以者以觀文未及退之。至老不休。故擅名。中宏詞科。又一年。觀年二十九矣。卒。退之為之志。銘。所著有文編三卷。外集二卷。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仕終國子四門助教。初閩人。不肯比官。及常。為觀察使。與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時稱龍虎榜。云。詹蚤死。退之作哀詞。稱詹甚美。大意謂詹有塞京師。將以為父母。榮也。又云。詹德行。信於朋友。其人可知已。乃黃璞有太原函。髻之。謗而好。善者喜。傳之。不信退之。而信。異哉。小。論。載。詹。感。大。原。一。妓。為。高。城。亦。載。蓋。泉。有。此。多。矣。

李翱字習之。京武昭王之後。貞元間進士。仕終山南東道節度使。性峭鯁。論議无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評。故久客不遷。從退之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所著集十八卷。皆惟文。无歌詩。前有蘇。受。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云。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童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

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初賀以父名晉不肯舉進士退之為作請辭然卒亦不就舉
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為者樂府數十
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即卒年二十七初賀毋探骨
出囊中所得書多怒曰是兒嘔出心肝死也後果不末云

白居易詩論太原人為文章精切最工詩在杭州自類
詩彙分撰論開通感傷雜律四類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
二十卷自為序紀號長慶集凡七十一卷按晁氏云樂天
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入司馬
管中與元稹游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中又與楊廣知
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

宗聖譜 卷十一
集後載聞李崖州聚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以編年
書考之崖州取時樂天歿將喻年或曰浮屠其作云

元稹集尚論河南人長慶二年拜相有集六十卷亦名長慶
集又外集一卷稹嘗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艷詩置肩約髮
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性艷者今世所傳李娃篇為夢遊春贈雙
文不揚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節中所謂逸詩者即其
艷體者耶稹初與白居易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
而欲速化休奄宦得相卒歸於小人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
王者可以監矣

杜牧撰詩論京兆人與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
中常寓柳峭以矯時弊渾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柳揚頓挫不及

也樊川杜氏所居故牧集號樊川集凡二十卷

李商隱字義山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為文理邁奇古及從令
狐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構絕前後
無儷者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商隱為幕府後商隱從王茂元鄭
亞疇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綯所憾意坎壈以終所
著樊南甲乙集共四十卷皆表章故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
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仲凱故多應用之作別有古賦及
文共五卷皆清新纖絕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者是也
唐書史稱其與溫庭筠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

李德裕字仲舒趙郡人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
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滾滾可喜所著有一品集皆會昌初
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名窮愁志乃
貶崖州所撰也凡四十九篇外有姑臧集五卷而永嘉所刻有
李衛公倫全集凡五十卷云

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關隱之赴岐隴授
職方員外郎時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陽有曾閔之行前
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揚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凡三十五篇為卷三自為之序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
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
文章自負尤善綴錄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寺
士軋符喪亂東出關為閩陵副使黃巢之難陷賊中為賦之有

東頭三屈律之句。賊疑其諷已髮。遂見害。所著文數十卷。乃日休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章繁如數譯。因以名之。凡二百篇。

陸龜蒙。字師尚。論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

平淡而已。有集名笠澤叢書。凡四卷。自序云。自軋符六年春。卧

病笠澤。地僻時亦隱。几著書評賦銘記。往往雜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與友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苑叢書中。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召為侍御史。不

忍去。凝麻韓僞表為僚佐。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

誥中書舍人。朱溫將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命

而卒。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名人。

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言宜休者五。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

時禍。突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所著有集三十卷。自為序。用濯

纓亭一鳴窓名。其集史氏以入卓行傳。蓋唐末高人勝士也。陳

氏以為圖詩格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言梅止於酸而塩

於鹹。味嘗在酸鹹之外。謂已詩棋聲花院靜。影石壇高之句。為

得之。東坡以為名言。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軋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

之。而歸錢鏐。歷官司勳。即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召不行。隱少聰

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所著甲乙集。皆詩。後集

五卷。有律賦數首。又湘南集。則長沙幕中應用之文。其淮海寓

言詩書等。後人求之不獲。

徐鉉字鼎臣。事南唐李煜。官至散騎常侍。幼能屬文。才思敏。求

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

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敏則體勢疎。慢

所撰名徐常侍集。凡三十卷。

卷十一

卷十一

十五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歐陽脩編中論余於編中廁文忠公於名臣謂公所自信者

在政事也今藝文譜中於公之文別有所重亦自不能無論蓋

宋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公本以辭

賦擅名既得翰文刻意為之遂獨出諸公上為一代文宗東

坡嘗為其集序末云今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

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

陽升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

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太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嗚呼此可以盡歐公之文矣

按文忠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所謂六一居士集者凡一

百五十六卷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

大寒燃燭至夜分薛夫人從旁止之且曰已所作安用再三閱

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嗟嗟公惟精深於

文故不輕以示後有意著作者當熟思公此語焉

曾鞏編中論南豐人師事歐陽亦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

其文慄鬱奔放雄渾瑰偉自負要必劉向貌視韓愈以下也歐

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

庸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勸者人人不同咸有新

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派其所製作皆大手筆也此與前史

氏嘗言曾鞏文章本原大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
歐陽氏之言曰曾子固之學其大者固已魁壘而其小者亦足
中尺度也嗚呼歐陽公豈輕許可人者哉故論者謂歐公門下
士多為垂頭人而子固為獨得其傳云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
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茂才異業皆不中歸焚所

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乃始復為文至和中國陽求

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貫澗劉向不遇也以

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百卷書方成而治

平中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權變之

言也然曾南豐作明允哀詞叙其文則曰明允為文少或百字

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約之盡遠能見之近大

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

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其氣和而色溫而好

為氣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

者也斯可謂實錄矣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

蘇軾編中論尚論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為詩駢

空言既譎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為詩駢

銘記率皆過人晚喜陶詩和之幾遍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不

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

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冉豪傑其盛終宋世所未有也吾

得諸晁氏云所著有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

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

蘇轍。編中尚論。洵之次子也。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

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韓。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其兄子瞻嘗言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徒不知。乃以為不如。其

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

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其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哂。其為兄所推如此

所著亦城集。前集後集第三集。應詔集。共百卷。

黃庭堅。字魯直。分州人。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

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由久死此作矣。因以詩往

東。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蘇少若見

宋陳譜

無為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云是同入館。在號四學士

蘇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奇。云紹聖中。責置戎用。至徽宗即

位。召還。嘗因朝請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使者以風旨所作

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諫宜州。以死時崇

寧四年也。曾自嘗游濂院崇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

谷老人。諫坡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曰。求備之。之。此絕當。

史贊曰。白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與自

名者。然格下氣弱。公麼駸駸。無以議為也。宋興。揚文公始以

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我山為宗。以漁獵。撥拾為博。以

儷花。闢果為工。號稱氣格。矯然華靡。而氣格不存。嘉祐以

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請公大變

高風之所翫。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出。以頑

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

詩高妙。而文單不稱。李翺皇甫。漢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

二公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

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

作。自未興以來。二人而已。

右歐曾二蘇。余既紀之尚論。編矣。是譜後載之者。蓋譜所紀

於著作為詳。所謂誦讀其詩書是已。而編則以論其行事之

實。各有所重也。若老蘇則錄其著作。而畧其行事。故獨見之

譜中。而又以兩子故居前。其五人先於范。盾柳開而下者。蓋

歐蘇為宋文章大家。而曾獨得歐之傳。世次非所論也。山谷

亦為宋詩家之宗。故亦宜前。此猶柳河東李杜之冠。唐文人

云。

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質

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

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所著名范質公集。凡

三十卷。履歷。仕晉。周。末。大。和。受。禪。復。用。之。乾。德。中。罷。為。太。子。太

傅。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仕終。知。京。使。開。切。奇。警。學

必。宗。經。歐。陽。公。常。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然。其。休。艱。遊。為。人。情

既。善。功。名。急。義。史。亦。稱。其。敏。強。慢。云。

楊修。字伯長。東平。人。祥符二年。經。明。行。脩。進。士。仕。不。遇。困。窮。以

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才傳即堯夫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所著名穆參軍集凡三卷按柳開穆脩張景勳皆當時號能古文今文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

王禹偁 麟州人詞學敏瞻獨步一時所撰文名小畜集自為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為文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而已水心葉氏嘗言禹偁文簡雅古淡三朝以來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交談故也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所著名宋文

安集又名廣平集凡一百卷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

賈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時稱得人

田錫 麟州人其先京兆人後徙蜀為蜀人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所著名咸平集凡五十卷首卷為奏議十二篇范仲淹

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諫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晁明遠 澶州人太平興國進士仕終少傅謚文元所撰名晁文

元公道院別集凡十五卷又法載碎金十卷老智餘言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又增修百法隨因紀述各若干卷明遠博學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揚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者年不倦而至其樂坊

厚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忤情嘗

人以售進保全獲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此雲金

李氏所稱有道君子者與

楊億 麟州人建州人著武夷集二十卷初入翰苑所條火

別集二十卷祥符五年避詔祥狂歸楊種時所作君可思賦居

其首其外有括蒼頽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齋等集及內外

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餘書疏皆為與其弟倚酬答倚亦景

德中進士按夏英公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

種放 麟州人著名明逸集凡六卷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

製詩十首初范巽為序其集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

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有正集十卷

張肅字穆之所著曰綱鱗集蓋穆之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

而綱鱗所自名也晁無咎序曰三復此集皆切當世之務至其

它詩文咸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

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見於酬唱

者翰林王元之元之名在士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

及云張詠 麟州人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垂崖以為垂

平元年進士。仕至龍圖學士。初在翰林為學士。嘗草丁謂李迪能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鈞不奉詔。遂出知廬州。

曾致堯南豐鞏之祖也。致堯少時所學。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所為書。號仙鳥羽。翼者三十卷。西

陸紀者十卷。又鞏所類次詩賦書奏十卷。名曾致堯文集。鞏所序也。序末言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

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碑。特詳焉。

顏太初字淳之。魯人所為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立之過。景祐初有青州牧事。荒淫放蕩。慕稽阮之為人。當時

翁然效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

又有鄆州牧。怒屬令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太初憐其冤。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丑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

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故所弃居多。乃蘇氏暨司馬溫公則甚重之。老泉自京師攜太初詩文十餘篇。以示東坡曰。小

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故後求太初之文。錄而藏之。為之序。而溫公又得其兩卷。在同州及所為題名。詔亦

為之序。名鳥澤先生集。凡十卷。

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愁詩。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揚子。滿朝空誦摠愁

詩。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罕為觀察。推官卒。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

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寶璫。其仕至轉運使。鉉為爽尚氣。辭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

宋祁字景文。開封雍丘人。與其兄庠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宋。然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謚曰景文。所著

名宋景文集。凡一百五十卷。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峻或難句。世以為知言。景文筆記。嘗言

余於為文。似蘆。髮知前非。故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龐籍性喜為詩。雖疾。猶錄詩十餘篇。示司馬光。所著名相國清風集。凡十卷。光序畧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叙言之

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頃。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閑遠

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也。

何知字聖從。成都人。天資好學。幾廢寢食。為詩童簡重厚。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任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以尚書右丞致

仕。所著名廬江文集。凡二十卷。

楊暉字樂道。仕至龍圖閣學士。所著名樂道集。凡二十卷。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為文。莊厲謹密。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

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孫舜鈺字子美，榜簡之孫也。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初天聖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適號為時文，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子美初不顧也。其後天子諷勉學者以近古，子美久已為之。故文忠公序其所為滄浪集，對五以為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云。子美景祐中進士，歷仕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廢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玩。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按源隱叢話言：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鷓鴣。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皆警句也。聖俞所著名宛陵集，凡六十卷，五十九卷為詩。主文賦，統一卷而已。歐陽公為之序，有云：聖俞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窮愁感嘆之言，徒善其工，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蓋傷當時知聖俞有如王文康者，而不以薦於朝，遂使其齟齬於世云。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與穆伯長，繼柳開振起為古文。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故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于由作師魯墓碑。

仲誦字撲翁，仕至屯田員外郎。所著名撲翁文集。歐陽公為之序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取

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論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與？君之既歿，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予又序其集以名于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休復字旌德，仕至脩起居注，所著旌德文集二十卷。歐陽公序畧曰：勳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純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其文已行于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經字子履，洛陽人也。仕至集賢脩撰，子履與文忠公周旋，韻閣詩文，往往復相與至厚，惜仕不偶，陷于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于用，則已老矣。所著子履寓山集，凡二十卷，周平園為之序，略曰：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旌德、梅聖俞、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雖轟炳耀，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為交，暮年唱酬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取期自白，報琅玕之句，蓋公之生也，已為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

其身後。其番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

劉敞字原甫，袁州人。敞弟攽，字貢父，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

第二早貴而不求年。彼歷州縣二十年。晚乃遊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子奉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李禮記春秋說。李公毅文。勝原父。又言。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按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公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第言經旨。與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此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不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第諡曰公。非先生歟。所著公是集七十五卷。放公非集六十卷。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仕終太學說書。泰伯不喜孟子。嘗常語專辨之。作文亦不軟帖。故不為歐公所喜。按宋子語錄云。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大處起議論。首卷著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所著退居類書十二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

蔡襄。字君謨。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書。為宋朝第一。仁宗尤愛之。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齡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所著名蔡元謨集。凡十七卷。王十朋為序。

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善詩賦。廷試第一。時獬與廌俱有場屋聲。廌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禮大必簡。立園自然。廌聞之大服。果居其次。如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相善。並嗜酒落冕。無檢操。人目之為獬屠。鄭活云。

王安石。字介甫。著雜說數十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書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蓋多阿私所好之說。然荆公文字大段好。與政事操守。不以相掩。宋人自有公論。如陳氏言。方嘉祐以前。名重一。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有不可瑕疪者。見氏云。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突出於安石。合二說觀之。而荆公之論定矣。東坡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王氏之同也。

王令。字逢原。揚州布衣也。少年有盛名。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荊公。荊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

漢後乃有斯人耶。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遂原二十八歲而卒。文字多散漫。二詞。少。有見者。劉后村曰。本朝諸人。惟遂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奇嘆服後生者。

王固字深甫。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仕終真縣主簿。所著名。王深父集。凡二十卷。南豐為序。略曰。深父之文。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闢。其卒蓋特歸于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于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特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雖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丑者與。第向字子直。有文集。亦南豐為之序。略曰。子直自少已著

宋聖蹟 主卷 十一
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考其文。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醒人之指要。且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澹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乃子直。兄。弟。三人。同時並出於一家。而不卒。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張愈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夜乞授其父。愈應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賦。意不可盡。吾不能也。所著有白雲集二十卷。

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翰高。如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司馬溫公嘗稱其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

染。其為人可知。已丑人。但知與可之竹石。惟東坡稱其詩。騷所傳。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樂府雜詠。東坡嘗表出其美。人却翁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又如玉昭君三絕句。其二有云。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令人讀之。縹緲然。感慨。魚已也。

鮮于侁。字與幾。中。閩中人。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減王陶。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東坡讀其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樂氏嘗言之。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立。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歿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所著有諫議集三卷。陳襄字述古。長樂人。仕至樞密直學士。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知仙居。改

宋聖蹟 主卷 十二
河陽。留意教化。以富弼薦。為推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請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不許。帝訪以人才。襄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二人。皆顯于時。安石益惡之。擯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有古靈集二十五卷。陳舜俞字令舉。嘉禾人。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駱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仕至都官。負

外。即故所著名。陳都官集。凡三十卷。

孔文仲。字仲。平仲。文仲字經。父武仲。字常。父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女孫也。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第。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因求致

士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弗傳。其存者文仲十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二卷。名清江三孔集。周益公必大為之序。略曰。遺文雖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為有德之言。非雕篆之習也。昔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尤精深。而取資裕如。黃山谷所稱篤學之士也。仕至翰林學士。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序其詳。所著有長興集四十一卷。

宗聖講
十一卷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用溫公薦為諫官。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劾表言紹聖逐臣。以為讒謗。坐貶。其為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為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子。唐規。嘗稱浮休。芸叟蓋襲之。所著畫墁集。凡百卷。奏議十卷。

趙補之字無咎。幼豪邁。警悟絕人。讀太史公而善之。以為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在杭州作文曰。之迷。叙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作。曰。吾可以閉筆矣。因屈軍行典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以其文進御。

神宗曰。是深於經。可華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蘇常自謂喜左丘明。擅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為蕪。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張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鼎。張云。所著名鷄肋篇。凡七十卷。

張養字文潛。雋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後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葉氏云。君與秦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公客出。自思。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為難云。

宗聖講
十一卷
中除名。編隸。橫州。遇赦。比歸。至滕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所著有淮海集三十卷。

陳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彭城人。苦節厲志。少以文謁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為正字。以卒。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蓋其用意專至。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也。所著名后山集。凡二十卷。按子瞻兄弟門下。

客最知名者黃直張文潛見無欲秦少游在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初無已居和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蘇子願欲一見終不可得俾欽之為吏部侍郎欲見無已先以問少游少游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欽之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欽之知其貧甚懷金饋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嗟欽之之下士無已之持已今之在兩難之矣觀於此者宜矍然感悚焉

參正一字明畧元祐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紹聖間貶信州玉山監稅督辦不得志後明而宗聖節

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石林葉氏為之序略曰明畧自為舉子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甚可以名世者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感淵源所從來遠矣為文典與簡潔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困不得盡用其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鼎泰號四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屈欲自成一家人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到字幾學餘抗人歸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童書記多出其手仕至三司戶部判官所著名強祠部集凡四十卷南宮為之序略曰幾學工為詩語驚人魏公喜為詩每舍屬質士大夫賓客與詩每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學獨思致逸發魏公

夫嘗不嘆其得之晚也其任幕府魏公每上奏及為書記幾學為屬幕必替比字屬曲當編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論之及為他文若志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不少殿以就俗蓋備古今體兼人所長云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于張天覺天覺為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嘗宣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其文長於議論所名治存舊正交議賞諸論皆精確劉氏有言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後使及坡門當不在秦鼎之下

楊億字子才鄱陽人元祐中進士仕終鎮南節度推官子才文以獨維壯英毅有奇氣不可繫維且徐即孝蘇文忠許可最厚

有所自矣方新學盛行士皆以穿鑿恣誕相高子才自上方秦大對首闢災異曲詭歸諸人事至論外忠則畧西南而獨斥北方淵然有為國經文意既沒之後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毀無遺而子才亦在指樞中故在罕傳傳復訛舛所遺集僅八卷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文務奇險不蹈前人軌轍母關氏與宣仁皇后在藩時有舊故以恩補試銜入仕蓋宋初勳臣米信之後也善書畫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跡故號寶晉齋所著有集十四卷仕終禮部員外郎

李昭玘字季成鉅野人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與靜堂以名其集凡三十卷東坡罷徐守時季成嘗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

前張趙肅教公且曰此教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為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至成為文橫齋別驅曲折演述而一貫於理不修象有而風神自遠其成奏應用之作傳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天骨敘事外自為文章吾得諸其姪所叙云

趙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元豐五年進士元祐初蘇文忠范太史曾文昭皆薦之坐元祐和黨廢棄靖康初以著作即召俄以論不合去國以道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傳即荆夫之學著本極傳縉紳高其節行平生著述甚多兵火散逸遺文僅二十卷名景迂集

卷五十一

十九

李朴字先之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棄三十年蔡京欲遷致之不屈嘗教授西京國子監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於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如此所著名浮溪集凡二十卷王藻字彥重婺源人仕至翰林學士所著名浮溪集凡六十卷孫鴻慶序其文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文從字順體製亦異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鑪叩之輒應當大典冊深淳雅健追配古作所謂常揚神詠諸人皆嘉能及而陳氏亦言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聚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若浮溪者其集大成者云葉高得神傳中尚論吳郡人所居在下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後其居與書俱燼于火所著建康集十卷審是集八卷後其家

編次總而合之名石林總集凡一百卷石林二宅出

孫觀字仲益普陵人太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所著鴻慶集凡四十二卷觀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周平園序其文言其軼群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十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重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至以章疏制誥表表比之陸敬輿文足稱矣然其人歷元豐至軋道可謂耆宿而平生出處頗不足道為識者所論云

沈與求字必先吳興人建炎紹興之間歷三院翰苑以至執政嘗言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馬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及亂之際甘心從偽無伏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陳氏以為此論前未之及也

卷五十一

二十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進士第宣和中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當崇禎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去非獨以詩名中興又元祐後詩人迭起要不出蘇黃二體及去非出始以老杜為師至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如記宣靖事岳陽樓等作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格當在諸家之上林樾後俞汝礪三喟人靖康之難厲議立偽楚以絕民望汝礪捫其膝曰此際豈可屈耶即日掛冠神武門遂自號捫膝居士由是名重海內仕至尚書即沒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名捫膝先生集

文一字不肯苟於下筆每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不竭辭既工於理於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

趙公武字子止仕終侍郎所著名昭德見公文集凡六十卷劉氏叙言見公能言當時理亂興衰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跡道往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為未足其答進士劉興宗書曰少時貫穿群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動亦至矣亡得焉友而求之六經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奇賈生而病其雜也則公之學可觀矣

字文暉中所著名字文爾愍公文集劉後漢序略曰公羈絕域

有十五年而朝廷悉發其家人北去後四年父子謀變而閩門被圍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先稱於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書而壯之使充是書以性足以追古人而並駕矣公嘗答魯晦之書言古人無意於為文而遇事乃言無施不可至論古之人成德為行又觀所與趙慶長論文書亦曰不若清明家邈之為愈即二書所言非公之所欲充而不已者耶

杜莘老字起莘仕至殿中侍御史所著名杜起莘文集劉氏序文大畧言公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總論大畧相似而公奮起孤遠為尤難余嘗得公奏疏而讀之其言五穀藥石也公卒四十餘年余守眉陽又得公它文閱之嘆曰善

其窮之言達之行也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於孟子者與並益降士之為文益浮噫無復斯文也已

胡直孺字少汲豫章人仕於紹興中官至刑部尚書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數十語表而出之他文稱是筆力雄贍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所著名西山老文集凡二十四卷

景靈西宮碑紆之筆也為文章克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精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藹藹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紆江越書事二小詩書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蔡石林氏嘗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查

風流頌其文而李鴈湖亦謂人恐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石雖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番者後世不能掩也今其遺文如會殿秦碑見者珍惜當時知者以為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若其潛逃于乃翁柄用之時繼綫于諸賢流落之後至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追于三朝正論始暴白于世彼其視同時諸貴公子孫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父祖立科而俱乃以外祖鄧潤甫蔭入仕此亦葉居吳時見俱學問風節卓然為移書當路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其後二十四年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其文論者以為得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至於詩草兼得唐中華以後名士

象體晚而在朝過雖不允所建明尤偉初入西掖徐偃為其
夫封還辭頭罷去後以次對脩史病不能赴而卒所著名北山
小集凡四十卷

潘良貴字子賤一字義榮剛介之士也朱文公序其所著默成
居士集五曰公自宜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
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為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之
門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事何處磨
怡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及當時用事者大為訶黃所忌遂左遷
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又以廷叱秦事官忤
言而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

宗室譜

卷十一

十一

平生廉介自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
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于檜而通問其
子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教人者直欲防微謹獨而
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所論汲長孺蓋
實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公條奏草藁多自焚削
不存而言之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
之君子將由此以論公之事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
胡銓傳中廬陵人所著名澹齋集凡七十八卷揚誠齋序
其文言先生之文自其為人議論宏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
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息其為詩自詆斥時宰放置嶺海愁然
酸骨飢咬血牙風呻雨喟溥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

不芥于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即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
於騷辭涵茫斬萃鉅劇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靈槁癯而不瘁
惘惘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

李壽傳中丹棱人所著名李文簡公集凡一百二十卷水
心簡氏序略云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繡琢鏤
以媚俗為意膏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
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度造周如挈裘領振之
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與其下無建蜀自三蘇死公
父子兄弟後起蕪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
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云

宗室譜

卷十一

十一

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律
閒暇超然有出塵外之趣所著名常齋小集凡十二卷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仕至迪功郎以考試湖州策問忤秦桧謫
死其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故不得志於
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終不動心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
筆墨簡策為情性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耶所著名東溪
集凡二十卷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仕至叅政所著有溪濱集周益公為之
序略曰公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為人博學能文知略輻輳
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
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咏詞贍而理到近世論文章

事業公實。豈與夫一備一曲之去較短量長而已。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仕至校書郎。之奇學於呂氏。本中。而祖
謙學於之奇。至登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即入館。方卿
用而得未疾。所著有拙齋集二十二卷。

范成大。字夢錫。吳郡人。所著名石湖集。凡一百三十六卷。石
湖在太湖之濱。姑蘇臺之下。去城十餘里。至能而湖為堂。號鏡
天閣。又一堂扁石湖二字。宋人以為阜陵宸翰也。楊誠齋序其
集。畧曰。公訓詁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駭詞得楚
人之幽遠。序山水則柳子厚。序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
短章歛芒。縛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媚。奄有鮑謝。亦逸雋偉
窮迫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海內

宗聖諸 卷十一
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
者。而於公獨歛枉焉。

周必大。字子伯。廬陵人。自號平園叟。所著名周益公集。凡二
百卷。劉氏言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
不盡。惟所撰林文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紹興末。召對。賜出身。隆興初。為密院編修
官。卿用矣。坐漏泄省中語見斥。後以夔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讓
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年。乃歸。晚以周益公薦。直比門。上終不
用。及韓侂胄用事。游既掛冠久矣。游才甚高。幼為魯言。父所賞
識。詩為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
文與詩別行。所著有渭南集三十卷。游如劍南。稟續高。共

八十七卷

游萬里字廷秀。廬陵人。仕終寶謨閣學士。謚文節。當淳熙末。為
大莖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
。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所著有江湖集。荆溪集。南溪
集。皆自為序。其序荆溪集有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
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
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
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之官荆溪。嘗以告曰。作詩忽若
有瘡。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恍如
也。

宗聖諸 卷十一

林光朝。字至工。邵州人。所著名林文軒集。凡二十卷。劉氏序略
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王乾淳間。大儒。國人之
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然先生於學力
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禪。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
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嶠之碑。岐陽之鼓矣。蓋光朝沒
六十年。而文集出。故云。

葉衡字正則。永嘉人。所著有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
十六卷。又外集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
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適淳熙中。登進士第。雄文與學。推
重。當世。雅以經濟自負。紹熙中。徧歷華異。嘗密助趙汝愚定策。
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別具理學譜。

樓煥字大防。四明人。隆興癸未。省試賦魁。以犯諱。當黜。知本洪

史 117-592

謝素收宣末甲首。仕至參政。所著名攻愧集。凡一百二十卷。身
西山為之序。略曰。公生于故家。接中原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
奇字。文備衆體。非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本之以忠
孝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直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
離合。係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根據該洽。義理
條達者。一詔令下。其辭氣雄渾。筆力雅健者。學士大夫讀之。必
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耶。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號書喜。誦出于天性。十五六時。視其下問
學止。科舉心陋之。棄去。一歲至五易師。游學校有聲。登甲科。而
仕不偶。再入館。再罷。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終焉。所著有周氏山
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葉適誌其墓。略云。君常以直道與廢
字重譜。卷十一
為已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文詞撥去。今作脫
換駢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環靡精切。達於時用。至於端行。拱立
尺寸。程準門內。順穆。肅節。整飭。尤人所不可及云。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所著名平齋悔藁。凡十五卷。悔藁者。以
言語得罪。悔不復為也。又題其所為文藁曰。滑稽篇。謂滑稽者
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凡其貌服言動。皆欲得人之笑
人。小笑之則小慚。大笑之則大慚。人不笑之則大愧。若予之為
人。亦若是耳。人之笑予之藥也。人小笑之則予亡其小病矣。人
大笑之則予亡其大病矣。人不笑之則予之病其危矣。是與滑
稽之技無以異矣。客聞其說。觀其文。大笑。冠帶盡脫。項子赧然
汗下。矍然神醒。曰。予病瘳矣。再拜謝。客書以為序。

蔡幼學字行。永嘉人。成童穎異。從同即陳傅良。學治春秋。年
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又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
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推
視場屋。莫不羨之。幼學自其少時。以文顯。魚浮巧。輕艷之作。既
長。益務闡教化。宣性情。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
貫。一朱墨義類。刊潤各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
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論者以為
宋代之完書云。所著有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仕至兵
部尚書。
陳瀛字元潔。福清人。所著名陳樂軒集。劉后村為序。略曰。樂軒
七十五。乃死。城中無一椽。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不足
自給。至浮游江湖。嶠嶺海濱。積錢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
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
立求合。螢窓雪案。菜羹脫粟。怡如也。扁其居曰樂軒。蓋其所得
於孔顏者深乎。
姚遂字端甫。樞之從子也。弱冠後始讀書。退之文。試習為之人。
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許衡。亦賞其辭。而成以無先有能一
去之名。起家。秦王府文學。仕至太子太傅。遂初在蘇門時。讀通
鑑綱目。嘗病。因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舉。至告
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因緯之。如史記諸表。將
所晦。慮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
立名儒。為文闢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

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繼文以為傳信其不得者每愧耻云

虞集字伯生名文五世孫也三歲即知讀書長授業毋揚氏出則從吳澄遊元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益自充廣不少假佚除國子助教師以師道自任累遷奎章閣學士一時大典冊畫出其手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美其細繙繡繪之妙一寓諸文調然慶曆乾淳風烈平生為文萬篇存者十二三皇威開菁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曰仰廊校世稱邵堯堯生

系中書 兩卷十一

詩拾遺

劉孝綽彭城人梁祕書監也所為詩數十萬言止存集一卷弟綽兄弟及群從兄弟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暉者文尤清拔柳世所稱玉臺集中有暉妻詩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人隋內史侍郎也史言道衡每至拜文必隱空齋鳴壁而卧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有詩集一卷皆審言字必簡襄陽人唐著作郎工部之祖也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工部之家傳有自來矣然才博傲世遂欲銜官屈引論者以為言之過云有詩集一卷

喬知之唐右司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死有詩集一卷中有錄

崔融開元十年進士仕至司勳貞外郎才俊無行黃鶴樓詩感博至今有詩集一卷

儲光毅魯國人唐益州御史也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從安祿山偽署賊平敗死有詩集五卷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與常建俱開元十五年進士又撰宏詞起絕群類為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在亂還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為詩續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有詩六卷

秦系字公緒唐屬士也自天寶間有詩名潘鎮奏辭皆不就嘗隱越之剡泉之南安至貞元中年八十餘不知所終有詩名秦

隱君集

李端趙州人。大曆中進士。仕至校書郎。時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招納士類。故端等皆容之。當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嘆。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有集三卷。

盧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與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翹耿綽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有集一卷。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劉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為集賢殿學士。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慕其獻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劉奇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有集一卷。載從軍

詩五十首。而無此詩。蓋其放逸者多矣。

王建字仲和。長於樂府歌行。思遠格幽。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和中為陝州司馬。官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微此休者不下數家。而建為之祖也。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除國子司業。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律務實。用功頗深。且暮掃首。微詠不輒。年老丐歸。時宰惜其去。以為其鄉少尹。不絕其祿。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即巨源也。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中以相節度劍南。復秉政。早期為盜所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議者謂唐五言詩。宦達者。惟高適。宦達工詩者。惟元衡。

即士元字君胃。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為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无詩。祖行人以為愧。有集一卷。

包何。包信。延陵人。皆包融之子也。兄弟各名。在祿二包。信。天寶六年進士。兄何後一年。信仕至秘書監。何仕至起居舍人。有集各一卷。父融與丁仙芝蔡隱白等十八人。所居地相近。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號丹陽集。

錢起。吳郡人。天寶中末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哦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擁衣蹠跡之。无所見。求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詭十字為落句。至大李暉深嘉之。至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其郎廿元。齊名。時曰。前有沈

宋後有錢。即有錢考功集二卷。

錢起字習之。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仕至中書舍人。詩與致。錢起。朝野重之。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有集五卷。

蘇頌字明允。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知除江二州。召還。或媚其進。頌後之。出為蘇州刺史。韓升嘗言。蘇州。初蘇縱不羈。玄宗崩後。始折節務讀書。現與楊開府詩。自叙可見。然史稱其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似非豪縱者所能。而其詩清深妙麗。亦必非晚節把筆者為者。徐師川云。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大朝風致。最為流麗。余謂流麗不足以盡常詩。言古淡者。反得之。故知者以陶蕭並稱。蓋古淡乃詩中真趣也。

史 117-595

鮑海子德元亦和四年進士。有詩集五卷。集中行別體。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感一顧厚。蓋退之所賞推激也。張薦謂容詩氣力宏贖。博識清度。雅正高古。眾才無不備。具管子固亦愛其詩焉。

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為相。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張三俊所著詩名。追昔游集。凡三卷。追昔游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謂起深。漢歸諫者。升翰廷。及擢起。荆楚。踰嶺。上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窮洛陽。匪。分。務。東。周。守。蜀。鎮。深。也。陳氏書其集後云。讀此篇。見其節志。矜能。卒。榮。殉。死。益。知。子。陵。元。亮。為。千。古。高。人。

李商隱字義山。唐太學博士也。論者言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時稱西昆。體然。王荆公晚年頗喜其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蘊。惟義山一人而已。有集三卷。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按吹之音。為側艷之辭。行亦少修。累年不第。終因于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作時相。今。爪。絢。終。廢。斥。云。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咏自適。詩筆研麗。才力過健。好吹笙。羨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庶察湖南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詩集一卷。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云。

周朴唐處士也。歐陽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編。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

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為詞。句意切理。自號九華山人。嘗以牋問至。深。得。薦。為。翰。林。李。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紳。眾。怒。欲。殺。之。而。未。及。有。唐。風。集。十。卷。幕。府。撰。談。云。荀。鶴。詩。近。俗。惟。官。詞。為。唐。第。一。

唐彥謙字茂。井州人。咸通末進士。仕至刺史。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推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體類之。在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生。有集一卷。

黃滔字文江。光啟中為四門博士。所著詩文。舊曰黃滔集。其後名黃御史集。誠齋卓畧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黃公之詩尤奇。如聞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州。他。詩。亦。佳。

劉商彭城人。擢進士。歷臺首。為郎。漢。蔡。邕。女。琰。為。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為秋。遂翻為琴曲。其辭古。商。因。擬。之。以。叙。球。事。盛行一時。俗。所。稱。胡。茄。十。八。拍。是。也。商。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游。立。傳。其。仙。去。

魏瓘字仲先。映州人。志清遠。以吟咏自娛。忘懷榮利。隱於陝之東郊。手植竹木。繞於流泉。鑿土。表。丈。曰。梁。天。洞。前。立。章。堂。為。詩。

清苦句多警策與范準主且善每往來唱酬祀於陰歲召不起
贈著作有早字集二卷鉅鹿東觀集二卷以贈著作故以東觀
名集云

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仕至秘
閣使理受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備然詩格奇峭又
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魏柳為世所珍有集一卷石徂徠作序
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慕於詩歐陽公甚重其
人范公亦有鑿幽索秘破壁發詩高峻虹霓清出金石之評

宗彥

上卷

總集家

劉勰文心雕龍按綱晉時人後為沙門名慧地評自古文章
別其體製凡五十篇各繫之以贊為卷十晁氏題其後曰綱著
書垂垂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觀其
論說篇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畧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
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殊過於王楙矣健王摩詰嘗有龍星
去病之誤認故云

梁昭明太子蕭統漢文選按文選統所纂自漢迄梁諸家所
著賦詩騷七謂七發七命是也詔冊令教策奏才文表上書檄碑專
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設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策
碑誌行狀吊祭文類之為三十卷蓋所錄皆前人作時何遜在
西亦不錄其文焉東坡曰梁蕭統文選亦以為工以賦觀之拙
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結若也宋玉賦高唐其初畧陳所夢之因
如子虛無是公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至齊
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俚淺正齊
梁間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識真者少
蓋從古所病也文選唐弘文館李士季善註析為六十卷其
子崑正之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後人并善元註合呂延濟
劉良張洸呂向李周翰五人註合為一書名六臣註然東坡謂
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云

徐陵玉臺新詠按陵陳人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
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畧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

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靡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是集。愈
誦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莖艷有甚於香奩花間者。劉氏
謂自國風楚詞而下。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洪芻楚漢逸書。按芻豫章人。所編凡十九家。宋玉司馬相如
選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柳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
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楊雄班固是也。共八十二
篇。此書傳於道山。又有漢貨遺集。所載畧同。

韓無咎古文苑。按古文苑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
者。在傳孫沐巨源於佛寺倉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
為九卷。刻之婺州。

西漢文類。東漢文類。按西漢文類二十卷。唐柳宗直

所編。其兄宗元序末云。始吾少時有路予者。自贛為是書。吾嘉
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佚宗直也。是書四十卷。唐藝文
志有之。其書不傳。陶氏重編纂成。梅堯臣為之序。五代時寶殿
亦嘗編東漢文類。凡三十卷。

晉代名臣文集。按洪氏隨筆云。是集得諸故篋中。所載凡十
四家。其文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內有張敏者。
大原人。仕為濟北長史。文更新媚。眼如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
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
蓋見於此。

姚鉉唐文粹。成叔陽唐三百家文粹。按鉉廬州人。宋太平
興國中進士。文辭敏贍。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累遷兩浙

曹當真宗朝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合一百卷。名文
粹。坐事斥連州。卒。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唐
史云。予嘗見唐張登文集三卷。樞文公為序。其畧云。如宋居奇
別懷人三賦。与登栢一篇。意有所激。鏗然玉振。倘有繼招明之
者。斯不可遺也。然文粹並不編載。乃知姚亦有未見者。其
後眉山成叔陽。增益至三百家。共四百卷。劉後游為之序。

李昉等文苑英華。太平廣記。按宋太平興國中。命李士李
昉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又命蘇易簡等。至
雍熙三年。書成。凡一千卷。時詔脩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
龜。類書見此書。亦其一也。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
是時印本絕少。並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

說張九齡李翱諸名士。文籍在九罕見。故脩書官於宗元居易
梅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始詮擇
十一號。唐文粹盛行。而英華不甚行於世。太平廣記亦太平
興國中。所成。故以各其書云。

崔遵度群書麗澤。按度青州人。或云居金陵。高尚不仕。或云
為南唐司門。負外郎。以六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
曰信史瑤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盞。五曰絲關縹珠。六
曰鳳首龍編。為二百七十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按敏求字次道。為三司判官。取其家所
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
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

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介甫於顯然在人者固不待選。據所集擇之。他不復及耶。

江鈿宋文海。按鈿所編集皆宋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誌挽祭清文凡三十八門一百二十卷。是氏以為雖頗該博而去取無法。

曾慥宋詩選五十七卷。按慥字端伯官至太府卿。此所以續荆公之詩選而鑒識不高。去取無法。為小傳畧無義類。議論亦凡鄙。陸放翁以此中與閒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歐陽蘇不入選以擬荆公不及李杜韓之意。不知荆公前選實不然也。其後鄭景龍又續前選二十卷。率畧尤甚。

呂祖謙宋文鑑。按文鑑者祖謙使吉所編也。周益公必大為序。既成封以遺呂。一讀命藏之。蓋未當呂意也。張南軒以為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朱晦翁晚年嘗語冬者曰。此書編次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係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非選擇也。晦翁初讀文鑑以為伯恭去取之文。揀得无巴鼻。後來所云乃如此。又言文鑑後來為人所譏。復令崔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

歷代名賢確論。按是集无名氏。自三皇五帝以及五代。凡有論述者。隨世代編次。江西詩派。續派。按漁隱叢話。呂居仁以詩得名。自一傳去。

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陸。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昇。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過。夏元。林敏功。潘大觀。何願。王直方。僧善權。高尚。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然派中如陳后山五六人。皆非江西人。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居仁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其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初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洪邁唐人絕句詩集。按邁編唐人絕句。凡萬首。有一家數百者。並取不遺者。上之重華官。論者頗稱其博。然皆其多有本朝人詩。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陸時雍等宏辭總類諸集。按總類起紹興乙亥。迄嘉定戊辰。皆刻於建昌軍學。相傳紹興中太守陸時雍所刻前集也。餘皆後人續之。戊辰以後。時相不喜此科。王司務以艱僻之題。因試者。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故久無中選者。初紹聖設科。但曰宏詞。不試制誥。止於表檄。露布。戒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又大觀改曰詞學。兼及去。戒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為九種。四題。而三題。以歷代故事。及紹興始名。以博學宏詞。復益以誥。贊。檄。為十一種。三日試。大題各一。今一古。

趙汝愚名臣奏議。按汝愚為蜀師時。編進名臣奏議。凡一百五十卷。其自序末云。陛下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素疏。

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畧。茲不以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言。萬幾餘間特賜紬繹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

擢犀策。擢象策。按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紹初年時文也。凡一百九十六卷。擢象者則紹興末凡一百六十八卷。陳氏以為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愈降愈下。後生亦不知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立事。

真德秀文章正宗。按西山自序曰。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若杜預韓廩諸家往往湮沒不傳。今行于立者。惟文選文粹而已。錄今賦之二書所錄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論。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蓋去取其嚴云。

類書家。

但珙等修文殿御覽。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通畧等六家。然皆不存。則此書當為古今類書之首。珙北齊尚書僕射也。其行事姦貪凶險。蓋小人之尤。無良者乃其所編集。獨傳于後。陳氏謂珙嘗以他人所賣通略質錢受杖。又嘗盜官編畧一部。坐獄論罪。編畧者梁徐僧權所為也。是書母乃盜通畧之舊。以為己功。即凡三百六十卷。

虞世南北堂書鈔。兔園策。世南初仕隋為秘書。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錄書所也。書凡一百七十三卷。又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讀兔園語之語。

下兔園策之語。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按唐志此書詢與令狐德棻趙彥行等同脩。凡一百卷。分門類事。無採前古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陳氏以為所載詩文賦詩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徐堅等初學記。按張說初嘗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監與帝述。奈欽施本張焯李錡孫季良分門撰次。凡三十卷。劉綺莊集類。按綺莊毗陵人。嘗為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摘事類。分二十餘門。書成上之于朝。晁氏謂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啟。疑非玄宗時人。

白居易六帖。孔傳後六帖。按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辭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

以名。而後人亦無言六帖之取義者。蓋時唐制凡六科。別其所
試條件。每一事各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
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後六帖者。未
知檢州孔傳所纂。以續白氏之後。傳襲封衍聖公。前六帖凡
三十卷。後六帖凡三十卷。

李途記室新書。按是書采摭故事。綴為偶麗之句。分四百門。
余唐中和中為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陸贄俗舉文言。按是書總四百五十餘門。論考謂大類六帖
而文辭過之。

李昉等太平御覽。按是書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
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纂修。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李

昉等受詔分門。名春明退朝錄。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
賜名御覽。

楊億定冊府元龜。吳殊等天和殿御覽。按宋真宗景德
二年。命儒臣編脩君臣事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

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
序。凡一千卷。同修者。錢惟演等十五人。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

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德。陳彭年。劉筠等。付楊億定冊。賜
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為之。論者謂是書。真宗

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而編修官又上言。近代記傳
等書。及僭偽諸國著撰。盡議采取。恐成蕪穢。並從之。遂致所遺

事既多。而引據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

言。如叙王珪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雖陽事。用張中丞傳。李泌
事。用荆侯家傳。平願助。用彭門紀。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
妖亂志。皆本末繁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又按
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為一百二十
五門。凡四十卷。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皮文燦鹿門家鈔詩詠。按文燦襄陽人。仕宋為鴻臚少卿。以
群書分類。為詩而注釋之。其日月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述
其名。詩詠凡五十卷。

晏殊類要。按魯南豐序。類要畧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摛
七十四門。班班。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隸人墨
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技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皆

夷荒。忽詭。奇跡之序。錄皆搜尋細繹。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
消倂。是非興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
如此。則士不素李。而慶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

不餒且病乎。

吳淑事類賦。按淑字正儀。丹陽人。仕至校理。書凡三十卷。撰
成進士。并自為注云。

表毅類題題選。按毅字容直。歷仕朝奉大夫。以韻類事彙集
類精要。其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毅嘉祐六年

進士。東坡守杭時。為俸風月平分之詞。為勸作也。

馬永易異號錄。按永易字明叟。蜀人。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
馬。帝無愁天子之類。有文彪者。增廣其書。名曰寶實錄。義取名

馬。帝無愁天子之類。有文彪者。增廣其書。名曰寶實錄。義取名

者實之賡也異號錄凡二十卷實錄增廣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

楊侃兩漢博聞。按是書二十卷或以為宋楊侃摘注或以為不知名氏近代好古者黃氏曾刻此書以為讀漢書者之啟鑰其序畧曰近古載籍莫過於兩漢書也而訛繆弗考形似弗辨則何以下流於群編扒宋儒之意以為讀書者請其末而已其浮泛游移之辭莫足為尚此兩漢博聞之不可或少也今一時任俗率狼戾難披見此書者是猶觀南威而匿鬼貌觀尚織而毀牛衣矣

木鏡漢傳。王君選腹。按越括蒼人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皆勾字之古雅者傳者取尚末之義也書凡十卷 若天台人以此五音韻編集文選中字宋淳熙初所成也書凡五卷

呂祖謙現史類編。按祖謙初集此編為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圖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圖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於上下卷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按仲友字與正金華人仕至著作佐郎周平困嘗稱其於書無不覩於理無不究是譜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主霸甘本之經典兼挾傳註類聚詳分旁通互貫使事時相參形声相配或排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宗祫禮樂并野尤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論者以為是書折中於聖人示適法之略非他類書比云

洪邁經子左傳史記西漢諸書法語後漢三國晉書南史諸書精語。按經子法語二十四卷左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十八卷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精語六卷晉書精語五卷南史精語十卷 凡此皆邁所以備遺忘而其句法漢雋類例有倫大為陳氏所稱賞焉

錦編萬花谷。按陳氏云序稱淳熙十五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文亦拙

祝穆事文類聚。按穆字伯和是書宋淳祐中所編共前後續別四集而新外二集則富大用時可所編也穆之自序有曰其考歐陽詢徐駟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做其遺意於次舊集自彙題以至我宋各循五代之次

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既復念勿失所恃於陽求夫子以其毋黨子熒曾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觀是編者蓋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新外二集皆內外官部合為古今事文類聚云

謝維新合璧事類。按維新字無咎建安人序稱廖序進士此書蓋寶祐中所編也自序畧言友人李德寧見囑且以合璧事類備要名豈非欲備所未備又擬其要而為之備乎其視夫徒載首尾而不得其要耶分門目而備失其倫者不侔矣余按是編別以標題配以合璧如天事類則道如張弓形如倚蓋日事類則赤鳥精白駒隙月事類則庾亮登樓袁宏泛渚星則三公

四輔風則占風鐸候風旌皆若合璧然蓋觀於此則得於彼無
搜摘之勞而有駢儷之巧真如所稱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
其愈於萬花谷書遠矣
王海

劉應季翰墨全書。按應季字希泌元大德間人也是書亦稱

類書

卷十二

本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切上書封事奏對奏議奏疏奏劄奏狀
表箋手書長書家書小簡啟劄及雜文諸式如冠則祝詞字說
婚則禮書禮狀喪祭則慰奠狀哀辭祭文哀誄行狀誄議碑
銘交際則序說題跋辯論致語上梁文詩賦諸式如駢賦詩風
誦雅頌行歌吟辭引曲琴操詞令各取舊志遺文以見體式而
詳以事實雖其書近俚俗而亦可備膚淺者應用之一覽云

宗聖諸卷之十四

古長常孰後學

嶧山柳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附百家譜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
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藝文志以為諸
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其所載曰儒曰道曰陰
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總十家是也
而於小說家獨曰君子弗為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
譜五行雜義諸經皆刪劉歆七畧之畧以備子篇後世分
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于子部蓋亦倣孟堅之体也
百家譜 卷十四

至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大抵與班同而陰陽家
獨不列於目唐志又始以雜藝術類雖其後諸子百家之
書燦然可知然吾儒家尊師仲尼游心六經非諸家之比
乃太史公習見清淨之治論道家甚詳於儒不甚取而孟
堅惟小說家不取謂彼八家者皆文章流裔既儒而數之
亦何以別其流也余攷於著述文集類書詩篇詞賦諸家
凡不詭于聖訓者別為子集譜而道法而下則名百家譜
而附之於後焉亦庶幾所謂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
言舍短就長以通萬方之畧者耳昔柳河東於諸子多為
辨說而朱晦翁亦有雜學辨余僭妄援臆為此說亦僅摹
公之用意云

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隋經籍志云。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法。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尚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論怪。而失其真。

魏熊撰熊子一卷。按漢志云。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又按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嗚呼。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

卷十四

用事臣年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其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所以答文王者。辭意明矣。著書二十二篇。唐柳伯存言。子書起於鬻。能是也。然能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耶。又文多殘缺。錯亂。此李氏所為疑云。

老子韓駒論道德經二卷。按道德經。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閔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道德之旨。見氏以為不幸。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規。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控。則致曲。畏厚之

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欲。故退力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持強。下為道者。非所謂求全也。我嗟夫。人惟有意乎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率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與。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按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居河之濱。侍即裴君。言其通老子。學之。請問之。即授以素書道德章句。兩說不同。裴氏以為晉後人。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解其非真。以此與傳。亦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

卷十四

句古本無有。獨得於河上公耳。又按蘇子由嘗注老子。刺城。暖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文子書十二卷。按史記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駟曰。計然。蔡丘。灘上人。姓。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顏籀謂其以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假託者。又按唐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謂為駭書。刊去謬亂。頗發其意。文子之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高子喙以為亦學之一齋也。然觀其書。多聚斂而成。

凡黃老名法儒墨諸家皆見剽竊其氣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誠有如子厚所云者耶

列子事見前論書八卷。按列子書曰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

一曰湯問力命楊朱達生說符共八卷柳河東辨列子曰劉向

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

幾百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御柝不知向何以言之蓋其

書亦多誇飾非其實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但公紀消子

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

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其

近是與

莊子尚論按即象注莊子十卷內篇曰逍遙遊齊物論卷

百家語 卷十四

生主德之符大宗師應帝王外篇曰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

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雜篇

曰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禦寇

天下合三十三篇唐世號南華真經 蘇東坡控子祠堂記畧

曰莊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凡分章各篇皆出於

在俗非莊子之本意也

鷓鴣冠子書八卷。按班固載鷓鴣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鷓鴣為冠

著書一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退之

鷓鴣冠子曰鷓鴣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情澁篇四稽

五至之說皆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于國家功總豈少哉

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盞千金者余三讀其詞

而悲之蓋亦有以取之也乃子厚有辨則曰余至長沙始得其

書讀之盡鄙淺言惟賈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

偽為其書友用誼鵬賦賦賦與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

又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舉國上下相

持如東濕而三事六官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耶故後人

辨此書後出非古所稱鷓鴣冠子者

元倉子書二卷。按唐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

老氏莊列又詔元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

德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竊謂元倉者庚其

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而獻之今此書乃士元補亡

者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字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

戴氏礼源流不一論者頗稱雜且濫云 周氏洪筆云唐桑楚

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

政術蓋全未知庚桑者惟農道一書自合孤行

閔尹子書九卷。按閔尹子周閔令尹喜也與老子同時嘗啟

老子著書言道德漢志有閔尹子九篇而隋唐史志皆不著錄

意其書亡久矣徐子礼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未

有葛洪後序陳氏以為未知孫定從何所授殆皆依託也序亦

不類向文

荀石公素書一卷。按書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
治家治身之道。匪雜血絲。蓋采諸書成之。陳氏以為後人傳會
依託以為之者。宋張商英爾素書凡六篇。按漢書荀石公圯上
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王枕
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本卷注陰符經一卷。按晉書唐時人好神仙自號少室山逵
觀子。嘗于高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冠謙
之傳諸名山。鑿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得於驪山老母為註之
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也。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
曰西帝颯風后。曰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言天機暗合
於中。故曰陰符。黃曾自晉跋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孰讀其

支。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又詭譎不經。蓋探雜兵家語
又妄竄太玄。范蠡。范公。張良。諸葛亮。訓註有可嘆惜。不經柳子
厚一指擊也。

能龍子書三卷。按書三十篇。述老子自然之旨。唐光啟三年
天子在魏。寓三輔。景氏舍得之。不著撰人。

玄真子外篇三卷。易十五篇。按玄真子外篇者唐肅宗時
隱士金華張志和所撰也。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
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
十五。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肅宗嘗
賜以奴婢各一。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之。不能致。李德裕以為
嚴光之比。云玄真木十二卷。僅存三卷。或謂非全書也。外道

家有田五廣成子。蘇子。宣子。陸子。抱朴子。陸子。侯更詳之。
法家。

漢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
恩。專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管子辨輕論。論書二十四卷。按管子書劉向所定凡九十六
篇。今亡十篇。杜佑指略序云。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筆也。或以為尹知
章云。鬼氏曰。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復盡地利。既
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篇。亦嘗側聞正心
誠意之道。且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沐修聞

者。蓋非不知禮之罪。在於志意妨滿。不能躬行而已。後之欲治
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管子八
十六篇。漢志列於道家。今依隨唐志。責之法家之首。或言管子
似非法家。而世人皆稱管子。蓋以其心術之同也。故從隋唐志

商子書五卷。按商子者。公孫鞅也。鞅術之。庶孽好刑名之學。
秦孝公委以政。後見許初。鞅封于商。故以名其書。二十九篇。
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其與行
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開塞者。乃書之第七篇。謂道寒久矣。
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
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

術無它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除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矣

慎子書一卷。按慎子名到。趙人。漢志云書四十二篇。唐志十卷。今本總五篇。固非全書也。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書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引言王政不合慎子。迷名法不用而驕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慎子書論書二十卷。按韓非作孤憤五刑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皆詩書課名之所授。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也。坐是為斯所殺。而秦遂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編。殊切事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後發歟。此論林駢駢并李姓三十二篇。用諸新書三十一篇。世定別有。政論魏巨鞅。亦要論。到刑法論。後更詳。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

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警者。則苟鉤鉞析亂而已。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斐截文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所稱以無事取天下者。翁張與奪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用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蓋知若氏之淺者。鬼氏嘗稱其宗。六藝

數稱仲尼。今觀其書。僅取誅少正卯一事耳。蓋亦雜學之傳乎。而長統為之序其書。言尹文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意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尹子之先於龍明甚。余得諸顏師古說云。

鄒析子書二卷。按鄒析鄭人。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欲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鄒析。而用其竹刑。析之立言有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大都書之旨。許而刻。蓋兼名法家也。故班固錄其書於名家之首。傳者乃曰。顯殺鄒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嗚呼。不知析之見殺。雖顯之逼實與之禍也。

公孫龍子書三卷。按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善為陸白。同異之辨。大抵假物取譬。莫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莊子秋水篇云。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遺。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推陸白。然不然。不可成。玄英疏云。龍著守白論。行於世。陸白

即守白也。言望執其白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語之辨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陳氏以為書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孔穿事。文意重複。穿對平原君言。龍幾能令戒三耳矣。即其事也。耳註聽而兩耳則形。

劉劭人物志三卷。按劭字孔才。魏人。以人之材智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見氏云。劭。鄒慮所薦。慮嘗請殺孔融。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唐杜周士。又廣人物志十卷。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科。

墨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墨子書十五卷。按墨子名翟。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孟子深鋤而力辨之。而韓文公讀墨子。獨謂儒墨同是。先舜。同非。無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蓋文公惑墨子稱堯舜周。及引唐誥秦誓夏之說。而忘其非。夫文公能爭四代之惑。以排二家。佛而猶不能不迷於墨之說。况其

它乎。然則孟氏當時排之不遺餘力。其為後慮至深遠矣。

縱橫家

隋志云。縱橫家者。所以明辨詭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志以為本出干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詭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再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聘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尊王之德。意使詐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訟。論以九稅之刑。九儀之觀。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時利口。傾危亦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

鬼谷子書三卷

按史記。鬼谷子。戰國時隱於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余謂此書即受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柳子厚嘗曰。來鵠亦曰。鬼谷子。普教人詭給繳詐。揣測檢滑之術。密傳於童音。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插。實今之常態也。又辨鬼谷子曰。漢時。刻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李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諒其善。尤者。晚乃益出七術。見怪謔與甚。不可考校。其言。且血奇而道益。慙。使人狂。狙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益之者。少。今元子。始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七術。謂鬼谷子下篇陰符七術。曰。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散勢法。警鳥。轉圓法。猛獸。預允法。靈龜。實意。共

七章是也。又按隋志。始有鬼谷子。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

秦之書然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姓氏名字人攷其言有曰行無常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此類辭亦卓爾至若威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耶嘆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推鬼谷之隱士可謂既想其人矣

蘇子書二十二篇 按蘇子名秦字季子東周維陽人蓋蘇忿生之後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辟拔歲大困而歸乃閉室不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精理意襲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連六國從親而佩六國相印後偽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至

國王即位齊大夫多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太史公曰蘇秦兄天下共矣之謂學其術然在言蘇秦多與異時常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大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家惡聲焉 書三十二篇大抵陰符之謀也

張子書十篇 按張子者名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憂秦伐趙取從約以為非儀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儀而使人陰奉給儀資以見秦惠王為客卿主衛說惠王卒武王立群臣日夜思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秦乞之梁相一歲卒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大言從衡權秦

者大抵皆三晉之秦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在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儀書十篇大都闕闕翁張之術主術道雖與秦異趣而揣測檢滑則同歸也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各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慢羨而無所歸心

范子計然十五卷 按此編皆范蠡問計然答之辭也計然者蔡江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之公子也為人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

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遊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與同利也且固宿敵所稱研桑心計於無垠即此蓋研謂計研即計然也又此史有陶朱成術於辛文亦正引其事然讀謂計然為范蠡所著書非是顏師古亦有辨矣其書性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言之最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蓋得諸此矣

呂氏春秋二十卷 按呂不韋相秦時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為人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卒無一敢易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

然不敢悟其意耳其愚黔一至此甚也晁氏云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實於禮記御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蓋誤云

淮南子二十一卷。按淮南子劉厲王長子淮南王安也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

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

術今所存者惟內書十七篇曰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其

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記論詮言說山說林餘篇亡高

氏子略曰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

論錯於不索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王叔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

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由申雷被毛波伍被大山小山諸

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講其書之駭然不一有由也且自內

篇一陳與武帝心合自是內少君下王毋聘方士搜蓬來神仙

譎怪日日作新非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崑崙城峻室懸圃弱水

流沙者乎而淮南亦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此也

子華子十卷。按傳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

然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晉人既不合又藝文

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後人假託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

子為趙簡子不愧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于秦夫

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

抵牾類如此其書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躡六與八踰

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又以洛書為河圖亦

仍劉牧之謬且若蓬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未暇

翁以為好事者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

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遂為此書以傳合之是矣

應劭風俗通義十卷。按助字仲遠秦之孫也馬學博覽多聞

漢靈帝時舉孝廉任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辨物名號釋時

燃疑文雖不典立頗服之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

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合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

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充論衡三十卷。按充字仲任後漢肅宗時仕為州從事初

充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

論衡八十五篇其為言皆叙天譴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畧

如仲舒王叔繁露而其文較詳書成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

得之秘玩以為談取然論者謂此書之精覈而少肅括未為奇

張華博物志。華編輿論志撰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

多所攷正

抱朴子外篇十卷。按抱朴子者葛稚川名洪者也自號抱朴

子晉元帝時人博文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

曰內篇其餘外篇類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崔豹古今注。按豹晉人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攷釋凡八門

庚仲容子抄三十卷。馬總意林三卷。按庚仲容字子仲梁

尚書左丞馬總字會元唐人仕至大理評事仲容子鈔百十有

七家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總意林一遵更目多者十餘句

少者一二言。比于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備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散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無詰矣。陸機氏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庶幾焉。

雜隱兩同書二卷。隱事具集傳中。是書采孔老二書為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一。此見於崇文總目。然也。唐藝文志以為吳筠撰。八小說類。宋齊丘化書六卷。按宋齊丘字子嵩。為南唐李昇。脚謀篡吳。取有力。罷相不得意。歸九華山。封九華先生。青陽公。坐陳賈黨。賜死。張文潛嘗題其書之後。有云齊丘之意。特大鼠之雄耳。

百家譜 卷十四
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狹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文章頗高簡。其言有曰。君子有奇志。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又按考索書百十篇。上卷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儉。

韓熙載格言五卷。按熙載亦事南唐李煜。初熙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三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煜。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鬼氏以為駭雜云。

嚴有翼藝苑唯黃二十卷。按有翼建安人。嘗分教泉荆二郡。是書大抵辨正訛謬。故曰唯黃。其目子史傳注詩詞時序名數聲畫器用地理動植神怪雜事。卷為二十。條凡四百餘。程大昌演藝錄十四卷。續十卷。考古編十卷。續十卷。按陳

氏曰。此程大昌泰之撰也。初在館中。見舊書以為非。說見秦秋類。又引古今注。曼旒煖丘。重如番露然。蓋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名篇。可想見也。今日演藝錄者。意與古之番露與爾雅釋名。廣雅刊誤正俗之類云耳。

葉正則書學記言五十卷。正則事具理學語傳中。陳氏曰。是書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絕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筆。篤信推崇之。以為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為偽。不亦惑乎。余謂譬如陳氏之說。正則終不得為絕無矣。而余獨真之。于理學羽翼者。蓋晦翁之學。實藉之以後。若于時。

百家譜 卷十四
其術道之功。不可泯也。唐荆川氏方編亦等之。與二陳為伍。陳傳八于理學儒之二云。

余記六家。而曰百家譜者。舉其全也。為六家之譜。而冠之曰附者。別孟堅之繫儒。而為十家也。於小說家不錄者。又做孟堅帶為之意云。其它農家陰陽家。亦皆不錄。則十氏之所稱小道。而唐志之所列藝術云爾。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之譜。五行上著形法雜義醫經。孟堅亦嘗刪劉歆七畧之說。以備于篇。然根雜居多。余亦不敢蹈辟儒之患。而姑緩之。蓋今幸漱潤於吾儒六籍之要。又頗英於六家殊方之指。若夫小說而下。以及百家。則以俟異日探取所謂文之一嚮云。

宗聖譜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鄒泉撰泉字子靜常熟人是書分八目曰孔聖
譜曰四配譜曰十哲譜曰羣賢譜曰理學譜曰經
儒譜曰史氏譜曰著作譜蓋欲合儒林道學源流
本末彙爲一書以便檢閱而體例叢脞編次多乖
如經儒譜內書傳列伏生歐陽夏侯不列孔安國
而別列安國於儒拾遺之內史氏譜內列李燾續
通鑑長編不列司馬光資治通鑑而別列通鑑於
史拾遺之內進退失倫絕無義理其著作譜雜錄
書名皆取材於經籍考中又十不存一蓋隨意抄
撮之本也

衡門晤語六卷

〔明〕潘京南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衡門晤語

六卷》提要

衡門晤語

敘例

壽櫟生潘京南著

沈隱侯有言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避世聲煥典
 墳豈徒激貪厲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
 代通風是以梁鴻蘇順記遠跡於前叔夜士安書高
 塵於後雖群略殊軫去取異情而獨行必彰片言罔
 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夫尚嘉之論
 休文云工刪述之嚴玄晏為最迹其自序謂上下八
 朝得士九十均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執節
 若夷齊去就如兩龔皆所不錄槩可知矣然論者以
 為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跡屈巖廊之間神游江海之
 上采榮商雒著美東都固亦隱顯並流出處同致矧
 衡門所對義屬言詮不妨兼裒用周汎覽且曳縱思
 出乎金石匡坐尚資於詩書于是鈞撫奇玄潛殫適
 軸既成正續爰及別編質以文章藝沿彙入短不遺
 於隻語長無間於鴻篇或疑鱗羽以不見為珍顯穹
 以無言為大斯則高士傳存是輯或一道也海珠山
 玉探採有時岸筏魚釜舍忘奚遠諸所微婉例著左

方

一前後集前集七十五人自羲軒以迄當塗多本高士傳而刪益之後集七十五人自典午以及勝國竊放皇甫生而編次之要皆道重意修言傳事核所謂大者輕天下細萬物小者安苦節樂貧賤往往不乏人矣爰斯晤語惟適是資間有棲蹈貌出浮埃而文辭不少槩見無與於適或闕未書亦欲因言以求意庶幾得意而忘言云

一續集凡百五十人或身在魏闕而心有江湖之思或始入山林而終應當世之務卽違守節不爽玄風言行可稱非對畢錄蓋人不盡隱隱不盡純取節焉足以醒耳目快心意斯已且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固不滯於一隅也

一別集撫往牒之傳語尚論及詩賦詞歌凡如千首言必清通品猶逸上匪惟玉屑用等金聲卒業總六卷衡門多暇時取披詠一過或卧令童子歌之直疑對筭穎而夢鈞天不特洋洋之泌可樂饑而已

衡門晤語目錄

前集

廣成子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長沮桀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閔損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顏觸

王斗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四皓	摯峻
成公	張仲蔚
嚴遵	彭城老父
韓順	李弘
向長	閔貢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徐穉
郭泰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荀靖	姜岐
焦先	

後集	孫登	皇甫謐
董京	夏統	
採薪者	虞喜	
汜毓	朱冲	
范喬	伍朝	
郭文	孟陋	
譙秀	翟莊	
郭翻	劉麟之	
索襲	張忠	
宋織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許邁	范宣	
宗炳	宗測	
宗彧之	孔淳之	
周續之	劉凝之	
朱百年	關康之	
翟法賜	帶苦老人	
尋陽漁父	褚伯玉	
明僧紹	庾易	

沈麟士	阮孝緒
沈顛	庾詵
劉敵	哇夸
徐則	負苓者
朱桃推	盧鴻
秦系	軒轅集
陳融	陸龜蒙
鄭邀	李濱
郭延卿	魏野
楊璞	林逋
張愈	松江漁翁
杜生	管師復
順昌山人	蘇庠
南安翁	洞庭老人
篋叟	無心老父
徐行中	蘇雲卿
褚師秀	呂徽之
王冕	嚴侶
吳定翁	

衡門晤語前集

明新都潘京南輯

廣成子

廣成子黃帝師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廣成子

本卷

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贅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又將復游於

脞語

八卷一

二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

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鱷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蚍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鱷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

脞語

八卷一

三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坂乎夫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唐語

八卷一

四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當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唐語

八卷一

五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詔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

帝

木卷下

六

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帝

木卷上

七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負其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負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歎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
不士爲商人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
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遇之謂其友
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
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
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
備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
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
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
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
非謂不怠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
天下事盡矣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
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
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聃語

八卷一

九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
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堯段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蒼艾爲席飲水食菽墾

語語

八卷二

十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語語

八卷一

七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纓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時又有荷篠丈人亦不知何許人子路從孔子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士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

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己乎己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絰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士而遊居于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士乎回對曰不願士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士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八卷一

七

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在蕪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嗟以孝外

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交攻于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嗟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之屬不啻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召爲費宰弗往曰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我吾將之焉遂終身不士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樺用力寡而見功多

莊語

八卷二

七

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問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于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

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童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聆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

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神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士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伏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出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筭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語語 八卷一

九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文侯曰子師誰邪子方曰

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仍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焉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語語 八卷一

九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者秦攻齊今日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王斗

王斗齊人也脩道不士與顏觸並時曾造齊宣王門聯語
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麒麟騏驎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

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者書四篇聯語
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及以壽終曾子往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

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
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
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繡以易
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
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
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語請

八卷一

圭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
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
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
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
疑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
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
瑜自今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曰角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潔己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語請

八卷一

圭

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
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
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
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
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慙去於身利
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
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肯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
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
節不移如此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天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翼知之

軼語

八卷一

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士常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士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才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士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眾莫知其誰也

軼語

八卷一

蓋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卒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于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囂然不至強屈其後囂

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樓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士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

睡請

八卷一

五

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大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大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睡請

八卷一

五

至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客去霸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舉措有適而我兒曹不習於禮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

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名姓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牛牢

隋書

八卷一

五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識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過其友不肯見

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骨骨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隋書

八卷一

五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於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
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
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
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
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緩撫牧
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唐語

八卷一

幸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採藥賣於長
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
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遂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
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
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
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
與俗人爲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
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
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不
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

唐語

八卷一

幸

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
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
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宜藏身遠遁亦有
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
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
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
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

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永和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于世以壽終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歲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因薦穉於朝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太守黃瓊亦嘗辟穉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笈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

脗語

八卷一

圭

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卒年七十二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乃辭母就成臯屈伯彥學博通墳籍善談論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

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思慕不進酒肉十餘年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

脗語

八卷一

圭

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歎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蔡邕與蟠同郡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王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先是京師游士汝南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而下皆折節下之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蟠確然免於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如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終全高志以壽終

袁閔

略語

八卷一

妻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少厲操行苦身脩節累徵聘舉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

管寧

略語

八卷一

妻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後太僕陶丘等薦寧曰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

聘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其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夷秀姿容甚備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

略語

八卷一

美

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相國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君鄉廣其門號通德門玄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蓋思累曰吾家舊貧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幽并兗豫之域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典禮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隱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杖策出門乎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

廢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腐敝不得於禮堂寫令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出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
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
人號曰八龍閭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
慈明亦以才顯于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
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
卒學士惜之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
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為
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
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
玄怒益搗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脩孝義柄違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
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
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
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
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
卧不設席又無聲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泮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交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為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或問焦先于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
天地為棟宇間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
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門海之
廣不足以同其願妙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聖

能髮鬚常心之所能測量哉
衡門晤語前集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邑北蘇門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而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候之既見與語登亦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終不荅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

勝語

八卷三

一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年餘二十始就鄉人席坦受書躬自稼穡帶經力作遂博綜典墳或勸之脩名廣交謐荅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因作玄守論其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

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

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

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

貴擾神耗精者乎時魏郡舉孝廉相國辟謐皆不行

宗黨復勸之應命又作釋勸論以通志武帝頻下詔

敦逼不已乃上疏陳篤疾遂見聽許咸寧中累加徵

補並不應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道

勝語

八卷三

二

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

語遂欲載與俱歸京不肯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

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

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

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

與對之以獸處無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

爲悽悽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蔽

器于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

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說豈合物

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

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然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闖我卑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園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留詩二篇有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摺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蠅以資養宗族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

語

卷三

三

至如何其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合與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市言者大慚後以母病乃詣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之藥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泰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勸之士俛而不荅充曰卿能作鄉

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後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採薪者

採薪者不知其姓字蘇門先生嘗見採薪於阜者先生歎曰女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為哀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在

虞喜

虞喜字仲寧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郡舉孝廉公車徵博士不就咸康初內史何充疏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疏奏詔曰尋陽翟湯命稽虞喜並守道清真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微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

語

卷三

四

搜引禮簡乎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喜復不就

范毓

范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從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春秋三傳為之解注年七十一卒

范語

八卷三

五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媿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也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復道寒素者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箠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若厲俗之清彥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寒素俱不就

范語

八卷三

六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政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胥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

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履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食以自供司徒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

唐語

八卷

七

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情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管眾賓共集然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所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

廬舍於山以終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少立清操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我病不堪恭王相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唐語

八卷

八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數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崔莊

崔莊字祖休尋陽人也父湯高行不士庾亮臨江州

管束帶躡屐造之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
株耳永嘉末寇盜聞湯名德皆不敢犯莊少遵父操
耕而後食不與俗交惟弋釣爲事及長止不復獵或
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
獵自我釣自物未能殫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
吞鈎豈獨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
華門吸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
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嘗以
語

八卷二

九

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途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與程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
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
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
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
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
而去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志存
遜逸不修儀操好遊山澤往往深入忘反車騎將軍

桓冲聞之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到其家麟之於樹
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冲
聞大媿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
與冲接見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勅
人代之斟酌父曰使官人非野人意也冲慨然至昏
乃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相通值已匱
乏村人亦復如是仁愛隱惻甚爲當時推重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
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燉煌太守陰澹

八卷二

十

竒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
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
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
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其器謝
曹公而翼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
赴焉孟軻大德聘無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
會病卒澹素服會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
日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聽者五音也而先生棄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年在期頤視聽不爽符堅遣使徵之忠謂弟子曰吾餘

晤語

卷二

七

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就車至長安堅賜以冠服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居之美有餘燕濟之功未也故達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葬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及關而死謚安道先生

宋織

宋織字文燉煌效殺人也有遠操沈靖不與世

交隱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織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郗尚書恢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會

晤語

卷二

三

稽謝玄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蓬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卒于家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好學潛默居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

脣語

八卷三

五

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哉賢于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固辭疾篤不行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士進未弱冠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邁邁往候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

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還携同志徧遊名山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步三年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如芝朮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更名玄字遠游王羲之造之常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交後莫測其所終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故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

脣語

八卷三

五

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亦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乃

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絕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隣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嘗親至其室語炳曰方欲屈先生以重祿炳答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遂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其間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撫琴動操令衆山皆響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

語語

卷二

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士先哲以爲羨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疑微爲參軍測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疑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又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向子平圖于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

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樽荀席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

宗彧之

語語

卷二

六

宗彧之字叔繁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壘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于家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高尚好墳典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也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不就與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浮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書數帙宋元嘉初徵爲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其所在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廬山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之建昌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

晤語

八卷二

七

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曰竊見處士廬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辟太尉掾不就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巖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每借乘蒲筴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巖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卒年五十九

晤語

八卷二

六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語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顓友善顓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絛帛嘗寒夜就顓宿飲

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既覺引卧具去體因流涕悲
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陽州餉穀五百斛不
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
斛百年妻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
姿狀豐偉下丕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
顏延之偕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
黃布帔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丐延之等咨嗟
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

睡語

八卷二

九

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
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竒妙盡其能微辟一無
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
弟子以業傳受允善左氏春秋宋明帝太始初與平
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大使陸子真薦康之業履恒
貞操訪清固行信聞黨譽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
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

程法賜

程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
尚不仕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于廬山頂喪親後

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
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詔徵負外散
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避
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程法賜補負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
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
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竟卒于
巖石之間

帶苦老人

帶苦老人者不知其姓字宋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荆
州刺史嘗大蒐于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
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煽氣
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
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
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
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
言而退

尋陽漁父

尋陽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
為尋陽太守落日道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

而漁父至神韻灑落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
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
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
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
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
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
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
河水泱泱相忘爲樂吞餌貪釣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於是悠然鼓枻而去

褚伯玉

聯語

八卷三

五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居瀑布山
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
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
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玘孫與僧達書曰聞褚
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
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
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
整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
策之日整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
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

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絕嶺者積數十
載近故要其來此巢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羅
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
建二年詔加徵聘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于剡白石山立
太平館居之伯玉常居一樓上卒塋樓所

明僧紹

聯語

八卷三

五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也有儒術宋世舉秀才辟鎮
北府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齊高帝爲太傅徵
記室參軍不至後隨弟慶符歸住江乘攝山聞沙門
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
紹曰天子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
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蓋戴顓高
卧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旣而遁還高帝甚以
爲恨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
幽人固以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
笏籜冠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
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

映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詠欽其風贈之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楨吳興武康人也俊敏博學有高尚之志居貧織簾誦書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稱疾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出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

唐語

八卷二

五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于吳差山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飭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太守王奐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新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七歲出繼從伯胤之遺財百餘萬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聞其笱管穿籬逃匿曾食醬美問是王家所得便吐食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

唐語

八卷二

五

及竟獲免所居惟有一鹿牀竹樹環遶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裴子野交子野言其志行類管幼安采章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傅照薦之徵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麇麇可駢何以異夫

驥駉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
孝緒鑿垣而逃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
采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
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相逢豈關始願既卒門徒
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沈顓

沈顓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幼清靜有至行讀書不
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顓
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
就見送迎不越于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晤語 八卷二 重
永明永元間徵聘並不就顓素不治家產與家人并
日而食樵採自資怡怡然不改其樂卒于家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篤學該綜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梁武
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叅軍詵不屈
生平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不納普通中
詵曰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
貫習不營不競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
侍郎稱疾不赴卒年七十八高祖下詔曰新野庾詵

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
孤芳素履宜謚貞節處士

劉敞

劉敞字士光平原人也幼有識慧六歲誦論語毛詩
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出與
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凡
所游涉必登危履嶮窮盡幽遐人莫能及咸歎其有
濟勝之具嘗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齋
香從宦少時好施或人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
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

晤語

八卷二

重

愧乎卒謚貞節處士訐字彥度善玄言尤精釋典亦
不婚宦時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訐經一
造孝緒卽顧以神交並敞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
之三隱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
朱霞敞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雀皆儉歲之梁稷寒年
之織纊訐嘗著穀皮巾披納衣逍遙巖壑輒留連忘
返神理閑正意氣瀟遠遇之者皆以爲神人

駐夸

昨夸趙郡高邑人也有大度不拘小節耽書傳未嘗
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士寄情丘壑

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少與崔浩為莫逆友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迫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遂投詔書于夸懷中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遂謬為御車者逃去或謂夸曰有大才者必居貴士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

船語

八卷三

五

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措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憇於至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山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焉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之曰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玄恬神虛白食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箴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其嘉猷有勞寤寐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道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希能屈已行望披雲則時年八十一預知終期詣揚而卒支體柔軟數旬顏色不變晉王廣下書曰天台真隱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厭塵羽化反真靈府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塋

負苓者

負苓者不知何許人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磯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

船語

八卷三

五

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聞麗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何居薛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屨鞭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庶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庶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

縣譜

八卷三

元

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盧鴻

盧鴻字顙然洛陽人也博學善書擅廬嵩山開元初備禮徵垂不至五年下詔曰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故比下詔書竹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人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命有司齋束帛強致之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恩禮殊渥勅有司歲時存問鴻所居

室自號寧極卒賜萬錢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蕙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叅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後東渡秣陵卒南安人思之為立像于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軒轅集

軒轅集博羅人也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長生之術集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堯舜禹湯之所以登上壽者用此道也

陳融

陳融廣陵棠邑人也游不出鄉年七十二卒貞元初呂溫寓居是邑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士今也則亡清風猶在溫慨然曰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輝乃披典故德

謚曰貞晦先生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吳人也少高放居松江甫里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谷曰堯舜徵齊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車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別叙天隨生它荒少墻屋多障地前

八卷三

筆

後皆樹杞菊以供採茶至夏枝葉老硬猶責童兒采投人言十來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獨閉關不出幸空勝貯古聖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也敏於文辭見天下亂入少室山為道士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以祿邀遨不顧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然好飲酒奕棋為詩草落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為寶或寫其形于壁

壁迹雖遠而名逾彰云

李漬

李漬字長源洛陽人也博覽經史不樂士進往來中條山真宗祀汾陰召見辭足疾不起素嗜酒人或勉之谷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漬曰吾逝矣頃之果卒

郭延卿

郭延卿西京人也少與張詠呂蒙正并以文行稱於鄉間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惟演留守西京一日率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出郭往游去其居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姓氏延卿幅巾道服欣然接對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見亦無諸君比老夫甚愜願小留花下可乎於是出陶尊果菽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史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

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惟
演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相語曰此真隱者也彼視
富貴爲何等物歎息累日不止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
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
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
肴從游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
或親造謁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
則跨白驢太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召野辭疾不就

縣語

八卷三

義

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野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
至抱琴踰垣而走復遣內史存問寇準鎮洛三邀不
至寫刺訪之野葛巾布袍長揖商論騷雅相得驩甚
嘗寄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瀆
卽野中表兄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
去去必不至第遣子簡赴之越六日野亦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也與畢士安相善每乘牛
往來郭店及鄭圃自稱東里遺民嘗仗策入嵩山窮
絕處搆思爲歌詩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欲官之問

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璞揣帝意諺云無有唯臣妻
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
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東帛
遣還山乃作歸耕賦以見志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也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
食不給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廬西湖之
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
吏歲時勞問常畜畜兩雀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
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

縣語

八卷三

義

一童子應門爲開籠放雀未幾逋歸蓋每以雀飛爲
客至之驗逋自爲墓于廬側臨終賦詩州爲上聞仁
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逋臨終詩云湖上青山對結
廬墳前脩竹只蕭疎茂陵他
日求遺葉猶喜
曾無封禪書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也雋偉有大志用使者薦除
試秘書省校書郎不就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
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
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葉後遂合抱六召不應喜
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

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寔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宦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困困亦不顯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谿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

悟語

八卷二

美

嗚呼哀哉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遊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固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諠煩處開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

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士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壤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返其所鼓柂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也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與子並居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生自陳村民無所能軫問所以不出門意

雜語

八卷二

美

笑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此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爲生曰昔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畀兄而携妻子至此唯與人擇日及賣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頗足因念鄉人貧以醫卜自業者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卜日賣藥一切不爲矣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來曾有人惠一書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

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辭精簡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傍遊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

管師復

管師復龍泉人也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善詩自號卧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蒲塢白雲畊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順昌山人

唐書

卷三

三

順昌山人者順昌山中人也不知其姓名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問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山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庠

蘇庠澧州人也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比之唐李白自是清名籍甚時當國者誘以美官庠笑而謝之紹聖初徐俯在樞筦力薦其賢上召之又命守

臣以禮津遣辭疾不至後徙居丹陽秦檜欲召見庠曰吾老矣不忍販賣雲壑自號後湖居士

南安翁

南安翁者南安人也不詳其姓字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歲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舍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以子鬻果失稅爲關吏拘送郡守郡守察知翁高士爲釋其子翌日命駕訪之室已虛矣

洞庭老人

洞庭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老人鼓棹徐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釣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卓欲邀就之不可及矣

笈叟

篋叟者不知姓字蜀人也以治篋種桶爲給常挾冊自觀時程願之父守廣漢願與兄顥隨侍遊成都見篋者挾冊怪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逐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無心老父

無心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程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程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听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程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之爲愈哉程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徐行中

徐行中台州臨海人也爲學不士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不起一日去之黃巖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行中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將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確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紹興間結廬豫章獨處東湖人皆愛敬之稱曰蘇翁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披荆畚礫爲圃藝蔬市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革易人爭買之薪米有餘則以周急澆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帥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今聞灌園東湖其人高風偉節非折簡可招幸親造廬爲我延致帥漕密物色得之出書函金幣致浚意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扁戶閭然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遁不知所往矣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祿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褚師秀

褚師秀杭州人也號雪巘自宋以清苦聞寓居天慶觀浙江省平章尤公素重之嘗單騎從一童造方丈語觀主欲訪師秀師秀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己姓名對師秀曰主首不遊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謬謂山門急切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師

秀曰其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
師秀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
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士嘗
留此其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平章顧瞻嗟咨曰
是真一世之高士也

呂微之

呂微之仙居人也家于萬山中耕漁以自給嘗詣富
室易穀種值大雪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
得滕字苦吟弗就微之不覺失笑閣中人聞之詰其
故微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歎服

晴語

八卷二

聖

邀微之入坐以滕滕二字請足成之卽援筆書曰天
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鶯鶯聲亂功收蒸
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賦粘曇字二韻微之又隨筆
書之語尤工書訖竟出問其姓名不荅惠之穀怒曰
我豈受非義之物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
甚僻遠識其所而反雪晴往訪之唯草屋一間忽米
桶中有人乃微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微之
何在荅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
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
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喜曰

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翌日躡其蹤則微之已遷居
矣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
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
讀人或以爲狂生同里黃止善甚愛重之黃後爲江
浙檢校往謁冕見其衣弊履不完足指踐地遺以草
履一輛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
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皮土釜爨以爲養人或
遺之不受也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雅聞其名就

晴語

八卷二

聖

見之遣吏以自通冕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
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冕斥曰我處士寧與官
府事毋擾乃公爲也駟旣異其爲人進謁禮益恭言
於大尹宋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強見之後
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南歸謂人曰黃河將
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高樓以遂志於是結草堂會
稽山讀書其中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泛於鑑湖
之曲云嘗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徧
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嚴侶

嚴侶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也生而有奇氣天性篤孝好讀書或勸之士則曰漢雲臺諸將士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千三百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士而貴哉其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奚其士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文丞相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翱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塋之築許劍亭嘗遊錢塘過孤山酌林處士岳鄂王墓卒門人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

西 謝翱字皋父延平人性耿介不以貧累人嘗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幼歲儼若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脩文雅而最善為詩揭奚斯稱其幽茂踈澹可比盧摯御史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俱謝絕不應程鉅夫貽定翁書有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企仰足下耿耿如玉人而竟不可得見乎定翁嘗謂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爲名言

衡門晤語後集 終

衡門晤語目錄	
續集上	
伯成子高	華封人
務光	伯夷
子臧	季札
輪扁	申徒嘉
顏閻	徐无鬼
南伯子綦	市南子
屠羊說	太公任
閻丘先生	亥唐
周豐	楚老父
魯連	鬼谷子
比宮子	范蠡
張孟談	張良
王生	司馬季主
巖下老人	東方朔
疏廣	蔣詡
逢萌	周黨
井丹	班嗣
荀恁	龍丘萇

延篤	鄭敬
野王二老	王君公
折像	魏桓
周燮	黃憲
張楷	毛義
薛包	孔嵩
樊英	司馬徽
秦宓	嵇康
阮脩	束皙
葛洪	張翰
魯褒	王羲之
孫綽	王徽之
謝謏	何琦
王微	劉程之
孫康	阮裕
汜騰	辛謚
郭瑀	陶潛
續集下	
王弘之	戴顓
顏延之	吳慶之

李粲	王錫
王敬弘	張充
顧歡	劉蚪
杜京產	孔祐
陶弘景	何點
何胤	馬樞
諸葛璩	周顒
李謐	孔珪
劉慧斐	韋履
李士謙	王績
孫思邈	田游巖
潘師正	司馬承禎
許宣平	王友貞
吳筠	史德義
賀知章	王維
白履忠	崔觀
張志和	陸羽
元延祖	無名叟
元德秀	李約
陽城	高太素

白居易	司空圖
張薦明	陳搏
蘇澄隱	种放
章啓	宇文之邵
吳瑛	張舉
郝天挺	司馬光
邵雍	范鎮
田承君	楊萬里
張子偉	陳洄
吳萊	崔唐臣
李建勳	張牧之
米芾	文同
呂南公	劉渙
陳師道	韓維
孫昉	劉處士
朱希真	趙質
趙孟堅	鐵脚道人
倪瓚	顧德輝

衡門晤語續集上

明新都潘京南輯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者堯時諸侯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下風立而問焉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佹佹乎耕而不顧

曉諭 卷三

華封人

華封人者堯時人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誦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于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于尊我我不忍久見也已而自匿

出列仙傳

伯夷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呂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歌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子臧

子臧名欣時曹宣公之庶子也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為成公其後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周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命奔宋晉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出

季札

季札吳王壽夢之子最少而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復讓位季札札謝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遂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季子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歎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札適魯聽樂論列國之風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劍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輪扁

輪扁齊人也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矣夫

申徒嘉

申徒嘉魯之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曰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

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顏闔

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聘請

八卷三

木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莊子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者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豈特隨侯之重哉

徐无鬼

徐无鬼魏之隱士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南伯子綦

南伯子綦齊人也嘗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

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市南子

市南宜僚熊姓楚人也市南子嘗見魯侯問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

屠羊說

屠羊說楚人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得

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太公任

太公任者陳人也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其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是故無貴于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于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况人乎

閻丘先生

閻丘先生齊人也齊王獵于杜山杜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助王王賜父老衣服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後賜無徃後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閻丘曰閻丘之求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儲蓄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閻丘曰非所收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之以

時臣得富矣今少敬長臣得貴矣

亥唐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脚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悻然作色不悅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無欲者也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周豐

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此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然雖固結之民其可不解乎

楚老父

老父者楚人也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獨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

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三者足以治楚矣

魯連

魯連者齊人好奇偉倣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販之不忍為也及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為書射城中遺燕將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遂居海上莫知所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栢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北宮子

北宮子不知何許人也北宮子嘗謂西門子曰朕與

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士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袒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其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

語評

八卷三

上

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庶其蓬室若廣厦之廡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也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弱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耻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

語評

八卷三

上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春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三致千金再分散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修業而息之

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卒老子陶

張孟談

張孟談趙人也既佐襄子滅智伯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忠信在己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孟談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决色襄子曰子從事乃許之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于負親之丘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求賊弗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

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咲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語如初五日良未夜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

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旦日視

其書太公兵法也良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

言輒有功遂并楚而有天下封良為留侯良性多病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

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杜門不出良始所見下邳圯

上老父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

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時處士也善為黃老言與南陽張釋之

交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鞮解顧謂張

廷尉為我結鞮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曰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托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繫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司馬季主

司馬季王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為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閉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為羞耳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為業所謂上德也

莊語

八卷三

七

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

不覺自失後不知季主所在魏管輅精季主之術常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安能斷江漢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巖下老人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出耶曰束身王朝其如北山之雲何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好古傳書通經術多

所博觀外家之語武帝時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為常侍郎人半呼之狂生朔曰如朔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官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藜之下嘗設客難已用卑位以自慰有云今聖帝流德諸侯賓服世之處士魁然無徒靡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又設為非有先王之論謂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

莊語

八卷三

七

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中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班固以為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士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宣帝初棄郎置憤官舍而去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與兄子受宣帝時並為

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
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士官至
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
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贈黃金二十觔皇太子
贈以五十觔既歸鄉里令家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供
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
之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廣曰吾豈老悖
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
唐書
大
急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
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
悅服皆以壽終

疏受字
公子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
事到霸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
身不出惟求仲羊仲兩人從之游二仲皆治車爲業
挫廉逃名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游學長安通春秋經時
王莽殺其子字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還隱琅邪勞山
養志脩道人化其德建武中詔書徵萌託以老邁迷
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有益於政尚不
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使駕歸連徵不起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悉散與宗族
至長安遊學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建武中被徵光
唐書
大
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
黨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
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善譚論京師
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雅性高潔未嘗修刺候
人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至就故
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
故來相過何其薄乎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班嗣

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宦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知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之矩跡馳顏閔之極藝既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以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荀恁

荀恁字君大太原廣武人也少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歸卒于家

龍丘萇

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山以耕稼為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為會稽都尉折節

下士鍾離意為主簿白請召萇為門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掃其門猶懼之辱何召之有

延篤

延篤字叔堅嘗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

鄭敬

擢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如此而不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及卒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

鄭敬

鄭敬字次都汝南人閑居不修人倫隱蟻陂之陽嘗

方坐于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蘆為席同郡鄧敬出為都尉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鮑鮓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邲鄒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其所在

王君公

王君公與徐房李子雲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口無二價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維人也幼有仁心不殺昆蟲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歲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諫之曰君男女孫息盈前柰何坐自殫竭像曰昔閻子文有言我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而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魏桓

魏桓字仲英數被徵召鄉人多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十歲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嘗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徵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柰何守東岡之陂

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送敬遂辭疾而歸卒年七十餘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也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

晤語

八卷三

五

爲不及既視其人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舉孝廉辟公府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號曰徵君世言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而范汪論憲以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氏其殆庶乎

張楷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借造門焉至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數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竟稱病不行年七十終于家

晤語

八卷三

五

毛義

毛義廬江人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喜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宦者也建初中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薛包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性虛恬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至被歐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昏晨不廢父母慙而令還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拜侍中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終于家

唐語

卷三

五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以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山陽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昔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後辟公府官南海太守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人也少習京氏易明五經隱壺山之陽前後舉賢良方正有道及公車徵並不應永建中策書備玄纁徵之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起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馬能生臣馬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馬能貴臣馬能賤

唐語

卷三

五

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馬能富臣馬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拜五官中郎將數月稱疾篤詔賜歸李固朱穆以英初被徵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范曄著論曰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摛神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逸用表垂之數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請器遠術賤斥國華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司馬徽

司馬徽字德操居潁川龐士元不遠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條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常帶

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
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
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
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
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
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
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嘗有人臨蠶詣徽求簇
箔徽自棄其蠶與之或曰凡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
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不
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徽有諫于書曰論德
則吾薄說居則吾貧

贈語

八卷三

夫

勿以薄而志不
壯貧而行不高

秦宓

秦宓字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爲治中
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故下和術
玉以耀世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沈其兩
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箴詠原憲之蓬戶時翔翔於林澤與
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爲
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焉或謂宓曰

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環異乎宓曰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
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時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
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
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邪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少有奇才美詞氣不自藻
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長好老莊恬靜寡欲
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所與交游者惟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世所謂竹

贈語

八卷三

夫

林七賢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
絕其畧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
曲志意畢矣嘗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
人于千載宅中有一柳樹甚茂康激水圍之夏月居
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

駕阮籍字嗣宗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酒能嘯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奏記有曰昔子夏在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後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

語

卷三

辛

士少有全者遂酣飲爲常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以見意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者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頃更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足

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其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執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阮脩

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嘗自得于林阜之間

語

卷三

壬

束皙

束皙字廣微平原陽城人性沈退不慕榮利時人薄之乃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畧曰昔一元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嚴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跡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蓋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守分任性唯天所授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

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儂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于海隅匹嚴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拍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難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園肯纓綉而長逸請課吾業十千載無聽吾言于今日張華見而竒之辟哲爲椽遷著作郎博士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卒年四十

語

卷三

筆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好學寡欲無所愛說不尚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從祖玄具時學道得仙洪傳玄業而才童富贍前後檄命辟召多不就以年老欲事脩煉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于鷦鷯之群葳逸跡于疲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鴛之

蹶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驚而追飛兔之軌飾嫖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砂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于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草有藻枕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限遠必造也考覽竒書既不少矣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卒年八十一顏色如生

語

卷三

筆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辟齊王問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翰手愀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問敗人皆服其見機或謂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文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所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

昭書

八卷

畫

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轆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疾世者共傳其文褒竟不士莫知所終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

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宦時亦寓焉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汎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脩植桑菓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卒年五十九謝安字安石居會稽時與羲之許詢及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歎曰

昭書

八卷

畫

此亦去伯夷何遠時張鷹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之鷹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孫綽

孫綽字興公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沙門支遁與兩人厚善因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一詠一吟許將北面許詢字玄度簡文帝尤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輒造焉至其豐豐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劉真長為時譚宗嘗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為輕薄令尹又曰清風明月何嘗

不思玄度支遁字道林嘗繼竺潛講法于禁中天下想見其標致後寓書于潛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答曰欲來當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也潛道德高風到處初不省有朝市劉惔于簡文座遇潛嘲曰道人亦游朱門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為蓬戶耳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皎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友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體語

八卷三

美

謝謏

謝謏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何琦

何琦字萬倫早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其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士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然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資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公府辟命皆不就桓温常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

有人焉何公真足足者也琦善養性年八十不衰

王微

王微字景玄江湛舉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也少以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己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上謚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嘉其賢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

體語

八卷三

三

之匡山託于惠遠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外之危吾何爲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及遠爲蓮社使程之著誓文其畧云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于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于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

孫康

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亮范

雲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此嵇康所謂不堪予亦未能也

阮裕

阮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于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去官還家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司馬騰曰

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不就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累徵皆不起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長安陷沒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人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

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自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卒不就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避世不出涼州牧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海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

不獨立道不獨弘故也况令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

竊惑焉瑀乃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飛青雲之外翔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莫知所在

陶潛

陶潛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

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且抱羸疾起為

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

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歲終會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為五斗米折腰拳

拳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

郎不就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命

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于半道邀之潛既至便欣然

共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

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經田間聞水聲倚杖聽

之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芣襟一洗荆棘此水

過吾師丈人矣性不解音律而畜無絃琴一張每酒

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即設潛若先醉便

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類此卒年六十三世

號靖節先生唐韋表微雅慕陶潛為御史秉行不樂

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五年五十

拭鏡剪白眉游少年間取一鞭一級不

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元亮云

衡門晤語續集上終

衡門晤語續集下

明新都潘京南輯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

城令尋以病去宋高祖太祖除徵並不就從兄敬弘

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雅喜釣魚上虞江有一

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

漁師得魚實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

魚歸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行始寧汰川

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

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

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

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

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

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

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

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戴顓

戴顓字仲若譙郡銓人也博學善琴書精諸音律父

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能修其業以桐廬多名山

兄弟共游之因留息焉勃疾患樂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閒非有心于語默兄今病篤無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為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遂中止出居吳下吳士人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少時繁密疇若自然元嘉中徵聘不就嘗春日携雙楫斗酒人問何之荅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嘗語長子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性嗜酒其作五君詠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

吳慶之

吳慶之字文悅嘗為江夏王書佐後不復出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更是蓄魚于樹栖鳥于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李槃

李槃字季節博學踈倨嘗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以為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

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窮厄而不悶或出人問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王錫

王錫字公嘏幼而警悟十三為國子生舉清茂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諺被時知兼比羸疾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單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錫兄銓雖學業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王敬弘

王敬弘名裕之以字行少有清尚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去官隱餘杭之舍亭山屢遷顯秩旋復解去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敬弘未嘗教子孫問學各隨所欲曰丹朱不應之教審越未聞被捶孫秀之為晉平太守林年求還人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張充

張充字廷符吳郡吳人也少好逸游三十始能修改多所該通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殺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嘗與儉書其畧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川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巖廊之華綴組雲臺終媿衣冠之秀氣岸踈凝情塗猶隔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于訪珪之辰

晤語

八卷四

四

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于漁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暈日吐海逢天竦石舟等分危落似桂蘭綺靡叢雜于山幽松栢陰森相繚于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上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盛德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林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咤竹簪裾而諫歎得無惜乎儉以為脫畧弗之重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篤志好學躬耕誦書通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出于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齊太祖踐阼徵歡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畧曰臣聞舉網提綱振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窮谷愚夫謹刪撰老氏獻

晤語

八卷四

五

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上優詔賜塵尾素琴東歸永明初徵太學博士不就晚節服食不與人通自知將終賦詩言志尅日卒于剡山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少而抗節好學永明三年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四節卧病三時營濯暢餘陰于山澤託暮情于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進不研機入玄無沫泗
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家問樹下之節遠澤既
灑仁規先著謹收推牧之嫌敬加軾龜之義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少恬靜閉意宋官頗
涉文義專修黃老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
永明十年孔稚圭等薦京產曰竊見具郡杜京產潔
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于自然并
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新歌有餘確爾不群淡
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宜
晤語

本卷四

本

七

孔祐

孔祐會稽山陰人也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
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
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上簿遂不可屈此
古之遺德也子道徽亦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
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
自號華陽隱居因遍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
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
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沈約為
東陽守高其志節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慎約出
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
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中賓客至其
下與物遂絕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
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屢加徵聘並
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
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欲效曳尾之龜
豈有可致之理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同二年卒顏
色不變香氣屢日氤氳謚曰貞白先生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明目秀眉容貌方雅貞素通
美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宦點雖不
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

晤語

本卷四

七

柴車草僑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通隱
宋徵爲太子洗馬齊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
不就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出司徒竟陵
王子陵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
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賜以鹿皮巾等并召
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
詔徵爲侍中點持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天監二年卒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
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一旦萬古良懷

震悼

何胤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長而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
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
而縱情誕節嶽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書
郎累遷左民部尚書胤雖貴顯常懷止足乃拜表辭
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
雲門寺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
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惟也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
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懼遇

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
遂乖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
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轍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今者
爲邦貧賤咸耻好仁由己幸無凝滯胤不至及高祖
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
諭意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
果謂胤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
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
容得有宦情但昔荷聘識今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
比腰脚大惡心不遂耳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

唐肅

何胤

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
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大通三年卒年八十
六初胤常禁殺而侈于味後稍去其甚者周顒因與
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丈人于氣血之類
雖不身踐至於晨覓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爲庶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
所忍鷓鴣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
人多媿於是末年遂絕血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遇侯景之亂郿陵王綸舉兵授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

諸葛璩

一八卷四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博涉典籍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安貧守道未嘗投刺邦宰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辟為議曹從事辭不就陳郡謝朓為東汝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轡高道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寔就養寡教蒸之給豈其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周顥

周顥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累官中書郎兼著作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子太子又問顥卿精進何如何胤顥曰三途八難共所未免周妻何肉然各有累

李謚

李謚字永和涿郡人也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徵拜著作佐郎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

一八卷四

一八卷四

士

琴書為業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性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何用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於時李琰之每休暇之際借閉書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謂聲名勞七尺哉又宋允文字延之藏書至多注述尤富公退輒閉戶謝客日計手抄古書其子弟及女亦能從事嘗曰吾所抄錄今若干卷將棄而日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孔珪

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嘗還都途經潯陽游于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居東林寺于山北構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

應語

大卷四

主

几杖論者云自遠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

韋履

韋履字敬遠志尚夷簡淡于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為之盡歡接對忘倦周明帝其敬禮之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事母以孝聞嘗為魏叅軍隋有天下卑志不出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至於親賓來萃輒陳葶苳對之危坐終日不倦家富

於財躬處節儉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輒奔赴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至相鬩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不責償歲饑竭家資為糜粥賴全活以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時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卒會葬者萬餘人

王績

應語

大卷四

主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畝在河渚間課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時草藥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俄以疾罷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故又著五斗先生傳杜之松在河中請績講禮績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譚糟粕棄醇醪也刺史崔悅延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君平邪並辭不詣績之宦以醉失職鄉人

斬之乃託無心子機士以見趣曰子聞蜚燕氏馬乎
一者朱胤白毳龍駱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繯竟
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駱膝踈善蹶棄而散
諸野終年而肥故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
苟潔以惟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於陰陽推步醫藥無
不善居太白山太宗高宗召拜並不受慮照鄰等師
事之嘗問養性之要谷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
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為本故士

唐語

八卷四

十

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惜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
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父無畏則廢孝慈君臣無畏則
亂不治而勳不立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次畏物
次畏人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
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
則人事畢矣卒年百餘歲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大學生後罷歸游于太
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妻並有方
外之志與其棲遲山水間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

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
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游巖衣田冠出
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不游
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
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也少喪母以孝聞事王知遠為
道士得其術居嵩山之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與
語問山中有何所需師正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
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

唐語

八卷四

十一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道
引術無不通因辭去徧游名山乃止於天台睿宗命
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
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
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國若何
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
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陽結

菴以居時負薪于市擔上常挂一瓢及曲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城市人多往訪不得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顛靜夜說明月閉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驛路傳舍所到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游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人詩也于是游新安屢訪之杳不可見乃題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又吟

唐書

八卷四

志

曰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又被世人知去住移菴不免向深居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母病醫言惟啖人肉可差友貞念無可求乃刲股以進母疾愈詔旌其門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尤精釋典神龍初拜太子中舍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已乃抗志塵外栖情物表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朕方崇獎庶退懲抑澆浮雖思廟廊之賢豈違

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年九十餘卒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也通經誼美文辭性高潔不柰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天台觀滄海與越中文士相娛樂所著歌篇傳京師玄宗召見大同殿與語甚說敕符詔翰林帝嘗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祇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煉之術對曰此野人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每所開陳惟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筠知天下將

唐書

八卷四

志

亂堅求還山旣而兩京陷沒乃東入會稽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觴詠和酬逍遙泉石竟終于越時徐州王希夷亦隱嵩山師黃履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襍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谷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詔徵國子博士不拜聽放還山

史德義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挂瓢出入郊郭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天授初下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

尚虛玄素履貞確謙冲彰於理問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邁蹈隱之名粵自海隅來游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獎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性夷曠善談說陸象先嘗語人曰季真風流倜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晚節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捨宅為觀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軋元中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竹箭蘊崑岡之良玉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痛悼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采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嘯終日在京師日鉢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

唐詩

卷四

九

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維嘗與魏居士書云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祿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

唐詩

卷四

九

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
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
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白履忠

白履忠陳留人博涉文史居古大梁時號梁丘子開
元中徵赴京師辭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白履忠
學優細簡道賁丘園探願以見其微隱居以達其志
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可朝
散大夫履忠固乞還閭里鄉人吳競謂履忠家室屢
空竟不霑斗米匹帛無益於實履忠曰往契丹入寇
門括丁夫吾以讀書放免今終身高卧豈易得哉

崔觀

崔觀梁州固城人也爲儒不樂士進以耕稼爲業老
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觀夫
妻遂隱于南山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
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左補闕王直方薦觀
有高行詔召起居郎辭疾不至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肅宗命待詔
翰林以親既喪不復出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

真子亦以自號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
斤斧豹席椽橋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帝嘗賜
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
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新桂竹裏烹茶陸羽
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
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
家泛宅往來霄溪間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
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
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
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人謂今時接輿性嗜茶
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羽嘗與僧書游
處書後謂羽曰
使有宣尼之博識香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修義
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峯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
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村山矣
遂東所著燬之而去羽亦終隱

元延祖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士親友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
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
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無名叟

叟不知其姓字孔侍郎極朝回遇雨避于叟之廡下
叟延入聽事烏帽紗巾禮度甚肅因具酒饌一精
珍極慙謝之行假油衣叟曰其寒不出暑不出雨不
出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侍郎不覺頓忘宦情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出為河南太守歲餘駕柴
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為墻垣居家無妾僕歲歉扈厨
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
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

嘯語

不卷中

重

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
為高人所稱房瑄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偽世猶幸
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李約

李約沂公識度清曠迥出塵表德行既優又有山林
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
物不好俗談家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
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常以自隨月夜泛江登金
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約初至

金陵於府主李錡坐贊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寺中

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昨游宴何殊州中約笑曰
其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
腥膻沈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開元中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得運氣絕粒之
術于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
集神閣每與賓客向白雲亭看山禽野獸即以提擊
一片鐵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悉集亭下呼為喚鐵

陽城

陽城居官時未嘗有所儲蓄即服用有切急不可闕
者客稱其物佳可愛輒舉而授之每約二弟云吾所
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

嘯語

不卷中

重

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媪無留也

高太素

高太素隱商山累徵不就山中起六逍遙館晴夏晚
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單清風夜階急
雨各製一銘所居曰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
卉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冬口方
折膠墜指夢想負背
金羅騰空映簷白醉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下邇人敏悟絕人工文章憲宗朝知
無不言為當路所忌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

偃蹇益不合輒謝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
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
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居易嘗爲池
上篇引曰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
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
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每至池風清池月
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按
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
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
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

睡請

八卷四

孟

上矣因題石間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
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
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颯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暮
節嗜浮屠又稱香山居士常與吳果吉故鄭據劉真
盧直張渾秋謙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士者人慕之
繪爲九老圖居易嘗語人吾已脫去名利枷鎖開清
高門戶但連龕子母册不知何日成耳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咸通中登進士第歷官御史諫議大
夫時朝廷微弱綱紀大壞圖自惟出不如處遂移疾
去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

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
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爲休休亭記曰休休也美也
既休而且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
耄且曠三宜休又少而懂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
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楹曰
咄語休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常教閒
處着休休休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
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
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又預爲壽藏終制
引故人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觀幽

睡請

八卷四

孟

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卒年七十二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
道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
治天地也高祖延入內殿講道德尊以師禮薦明聞
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
律鼓無與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物之本也能守
一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
終

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幼聰悟凡經史百家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不求祿士以山水為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日但飲酒數杯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逾百日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徵留禁中月餘從容問以黃白之術搏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以致治為念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命為諫大夫不受放還所止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搏居華山又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宋

帝詩

八卷四

去

蘇澄隱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也居龍興觀為道士得養生之術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

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詔命豈懷

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

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乃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

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叩其術對曰臣之養

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即異于是老子曰我

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疑神太

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

茶帛年僅百歲而卒真宗朝賀蘭歸真隱居嵩山有奇志異術以薦召對問曰知卿

有黠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泰曰臣請言帝王黠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黠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

深道也

种放

八卷四

去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沉默好學每往來嵩華

間慨然有山林意父卒獨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

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得束脩以

養母母尤賢能樂道薄滋味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

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淡溪醉侯幅巾短褐負

琴携壺沂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淳

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表放才行詔使召之其母

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

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

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咸平初母卒後三年詔徵至對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賜巾服簡帶翌日表辭恩命上令中書諭意不聽其讓初放從陳搏游搏戒之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關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故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後竟如搏言

章譽

章譽字隱之成都雙流人也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蜀守蔣堂等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里人范百祿嘗從扣太玄譽爲解述太玄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卒年七十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陳治道不報喟然歎曰吾不可士矣遂致政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日與交友爲經史

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餘年而先我挂冠使吾憮然其爲人所推尚如此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也以父任累官虞部員外郎年四十六卽上書致政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盜入其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曠達多類此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元祐中大臣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受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猶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入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

流所慕以不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厭科舉遂不復充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宦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

睡語

卷四

手

挺曰正欲不為舉子爾後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

司馬光

司馬光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轅轅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郊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

節灘還伊口凡所經游發為詠歌歸叙之以為遊錄

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

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

穩平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元豐中趙抃開道亦告

老退居于衙有溪石松

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處不復有軒冕氣嘗為詩曰

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冰雲開高齋客過如相

問清夜安眠白晝閒

邵雍字堯夫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

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堯夫之廬堯夫德氣遽然

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直而不諂通

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

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于人病畏寒暑常以

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徒迎致雖

兒童厮隸皆知欣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

范鎮

范蜀公鎮居許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

睡語

卷四

手

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
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誼
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消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

田承君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
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
籍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遣老而忘憂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

贈語

八卷四

畫

僅庇風雨閒居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元晦同召萬
里獨不起元晦與萬里書有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決于遁思
則區區猶有望于斯世萬里已一意高蹈嘗自贊曰
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
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
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
飲水笑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

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
數年而返所過雖免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
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游紀

陳洞

陳洞竹溪逸民也居嘗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
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戴青霞冠披白鹿皮裘所居
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灑其月
爭清輝輒吹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月簫聲挾秋氣
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叩舷
而歌時以爲世外人

贈語

八卷四

畫

吳萊

吳萊字立夫雅好逸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
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
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
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
盡紅睜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美門而與之游嘗謂人
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
縱能亦兒女語耳

崔唐臣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

第崔憮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愈于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翫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僊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索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李建勳

唐語

八卷四

語

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張牧之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米芾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少負英聲為文奇險不蹈襲前

人軌轍特妙于翰墨沈著飛翫得王獻之筆意尤為黃太史所重蘇子瞻亦往往譽之嘗云元章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學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後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卜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廣蓄書畫恣情探賞生平好石見有瓌奇秀潤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為石丈云芾初為書學博士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令書一巨屏指御前端州石研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研請曰此石經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稱謝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唐語

八卷四

語

文同

文同字與可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也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魯一試禮聞不偶即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著書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褒斧名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

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南公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議欲命官未及而卒

劉渙

劉渙字凝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彭城人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薦其文行起徐州教授歷太學博士調彭澤令不赴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堯俞知師道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議論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

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荅曰辱書諭以章公

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

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

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于王公所以

成禮而其敝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

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于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

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

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

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

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馬乘下澤候公于東門外

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韓維

韓維字持國以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在許北門建四并堂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輒邀之入蒲九客而止相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維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維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維素畏暑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

居涼乎曰涼維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維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孫昉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昉笑曰麤羹澹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二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唐語

卷四

宋

劉處士

劉處士不知其名自言濱州人紹興中游樵李之隱真院遂留居焉徽廟嘗徵侍御官翰林承旨並不就詔授高尚處士其友人諷之曰吾聞鷄鷄不止園池騏驎志在千里蓋負大者必發遠也今天子隆側席之思宰輔致推轂之誼而先生懷經綸黼黻之才游跡雲泉逃名小技可謂人已兩負矣處士曰夫執筆山者其松苓慕雲臺者希竹帛人固樂其志也頑夫鄙陋議棄塵中事久矣今焉衣不苦織食不任耕得醉與麋鹿猿猴馳逐于豐草長林願斯足矣何暇與

奸邪比肩執笏馴僮並體乘軒也哉且子知名與身將孰親乎身與利將孰多乎不取名于當時而垂名于後世乃名之直者也斤斤然徼當時之名禍立至矣故老聃豈局柱史之才展季不止士師之德莊周終非漆園之僮韓康未必賣藥之士其逃名所以逃禍耳今天下設色藏機言伏險歡欣則白骨生肌叱咤則寒水炙手可不畏邪我則披裘而負薪未嘗學頂冠束帶之禮掀髯而坦腹未嘗學奴顏婢膝之容且其拯溺救焚之心又何能變下石張羅之腹所以堅不奉詔者亦豈惡夫名哉見之蚤而待之豫也

唐語

卷四

宋

朱希真

朱希真居嘉禾嘗有朋儕詣之聞笛聲纖妙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笛也須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當意者檐間育玳禽多目所未覩籃缶貯果實醅醢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

也

趙質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不容巢由為外臣乎

趙孟堅

趙孟堅字子固修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

晴語

八卷四

甲

金石名跡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于山水尤奇襟度瀟爽時人比之米南宮東西溥游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與不識知為子固船画也嘗得五字不損本蘭亭于雪川喜甚乘夜回橋李大風覆舟立淺水中手持蘭亭示人曰帖固無恙餘不足介意因題八字于卷尾云性命可輕至寶是寶

鐵脚道人

鐵脚道人不知何許人嘗履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

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去採藥衡岳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海雲盪吾心胃道人嘗著方以除煩惱斷妄想二味為快活無憂散曰是方藥味雖妙奏功極大修藥先須酒掃靜室窓櫺虛明軒檻透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几一榻蒲團一每日跌坐瞑目調息將前藥服之至三炷香許惟意所適或散步庭除吟弄風月或展玩書面詠歌古詩倦則啜茗若一甌就枕偃息久久覺神氣清爽天君泰然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斯則効可觀矣或云道人姓杜名異才魏人

倪瓚

倪瓚字元鎮所居有清閨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

卷皆手校定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

晴語

八卷四

甲

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晚益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焉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吳人家富于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画鼎彝秘翫別築墅于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

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昂甲一時才情妙麗與
 諸人畧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晚年閱佛書有
 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
 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
 陽街時同郡陸友仁善為歌詩工漢八分隸楷嘗
 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
 虞集相與薦于朝未及任用而柯虞去職遂歸吳闔
 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
 異室中左右圖書客至出漢博山炳古龍涎汲武丘
 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所著有杞菊軒藜

衡門晤語續集 下終

晤語

八卷四

三

衡門晤語目錄

別集 上

雜纂

七十則

敘論

十八首

賦

十首

別集 下

詩

二百九十首

語目

八別集

雜纂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畹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

晤語 八卷五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樂志論

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 黃憲

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曹丕書

間者北游喜歡無量周望山野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有修味踰方丈道遙陂塘之上吟咏莞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嫫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室無以過也昔伊尹輟耕邳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民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

晤語 八卷五

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應璩書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蘭亭記

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
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異類同榮資生咸暢於
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自足焉復覽鵬鷁之二
物哉孫綽

比當東游山海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
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孟引蒲語田
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王羲之
為性好閒志棲物表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
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洗氣神明玩心墳典爰有山
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豐豐之業

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日月不處又復十年實遠想子平五岳之舉近謝居
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惜衰不及頃尚可厲志于
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
養玩歲日子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
矣雷次宗書

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
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陶潛
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

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
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母屏貴家
人忘貧有歟顏延年

生自原野善畏難狎每思灌清瀨息椒丘宿寐冰懷
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阜澤坎鬱
若其群峯叠起接漢連霞喬林布茂春青冬綠回溪
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
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日通望東西
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淵微雲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湧成音楓櫨椅檉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

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揉白蒂抽紫莖繡菴菜萼
稍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橈中谷澗瀆華葩攢列
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
樂負霜宜男滋露美蕙紅華照水阜蘇縹葉從風憑
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濟縹
清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
爵酒酣耳熱屢舞囀嗽盛論箱屨高談穀稼嗚嗚謳
歌舉杯相抗不求于世不迂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
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劉孝標山栖誌
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巉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澗曲泉清山石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憑依舊居取暢林木水經注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郊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而去

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岫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

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陶隱居

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雀啾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

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吳均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前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逸

爭高直指十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忘返矣吳均

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營宦非所好也混

其聲跡晦其心川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沉冥不是過焉雅愛虛遠不以事務經懷獨步

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毋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袁粲傳

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郊際閑曠可以爲宅意亦謂此

逆旅舍爾無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構不存廣大既經始歷年粗已

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峻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

並饒荷菰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因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

有之二十載物之與我相較幾何哉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蹠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

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得居常以待終庶幾無所恨矣徐勉

夫問閣有優游之美朝廷多替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綠蟻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拔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簾
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嗜語

八卷五

七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願歌慕慕唱鳴鳴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榷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貴豈若蹙足入絆中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蕭蕭大園

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仲卉
木蔓發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草麥雉朝雉儻
能從我遊乎 王維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
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
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雋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或又記李白三帖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
離浦人醉袖疑如濯魄于水虛也三樓虛月白秋
字物化於斯悲關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嗜語

八卷五

八

自潔採於山美可如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
身孰若無憂于其心 韓文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恠石無遠不到到則披
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 把荷鍾泐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
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是老死
無憾哉 柳文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
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
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
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
一遍始遊廬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
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
羅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
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徃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堂中設木榻四
素屏二素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
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
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

瞻諱

八卷五

九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于
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
草舍蕪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桃霜月春風
目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
酒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
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徃來窮谷大川聽流水
看激湍鑿澄潭步危橋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峯顧不
樂而死于登懷錄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
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已物同上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甚奕
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閒居勝如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凡之
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杖屨帶靴從事藤牀竹几
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
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剉芡
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

瞻諱

八卷五

十

二數也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亦
壁賦云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
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月不
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
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
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
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
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爲樂是自
生障礙也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

聞彼自喧轟于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恐不深
入林唯恐不密也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
不知其間幾許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于城
市能幾何已自如此况真僊在太空中下視塵世又
何翅蟻蚋乎 俱經鋤堂雜志

投竿取魚執稚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蕪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
行無所牽止無所枕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
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獨樂園記

宅有桑麻田有杭稔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鳧鴈
晤語 八卷五 十一

之高下緜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
而無媿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
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
溷濁此吾處其怠倦而樂于自遂也 南豐集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
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
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閩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
野釀足以消憂尊稻魚鱸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
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
連不覺日暮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

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 蘇滄浪
披雀氈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逍遣
世累江山之外但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

江山風月本無常至閒者便是主人 蘇子瞻
因葺舊廬疏渠引泉周以花木日哦其間故人過逢
淪茗奕棋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每鳥啼花
落欣然有會于予心遣小奴挈瘦樽酌白酒醕一黎
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
埃間也 楊誠齋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晤語 八卷五 十一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
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
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
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
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
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
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
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
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鶴林玉露
松竹迷道庭花合圍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

日月於林樾中凡故疇新畝廡假進退抱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其食淡麪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 水心文

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牀之上舍毫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唐子西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孫尚書

擇故山瀕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餘丈植芙蓉

傳語

八卷五

古

二百六十入芙蓉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福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一二頭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母苦吟以安天年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稱呼以號及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母及時政

飲饌隨所具會次坐貴賤序齒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之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無速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引後學以共追古風 山家清事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一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千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日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

睡語

卷五

五

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洞天清祿集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轍班於朝廷列於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宦途而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識其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語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愜昏眠取筆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肩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歿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塵冗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寤然成一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書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當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花竹幽牕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皆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直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癸辛雜識

睡語

卷五

六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因摘十首
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若一杯偃卧竹窓松榻
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彈絲韓偓云聞說經
句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刺看
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
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
門繞籬野菜飛黃蝶醉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田
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常
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蒲瓢一醉不知
睡語
八卷五
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
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
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岫崩漁梁移入亂雲層
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
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
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
我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鷄栖對掩扉桑柘影斜秋社
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鶴林玉露
羅景綸記農圃漁樵十詩頗稱雋永余嘗摘詞調之

近似者十二闕附之詩後令童子更軼唱咏以資永
日張志和漁歌子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莢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青草湖中
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檣頭船樂在風波
不用仙 松江蠲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
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雪溪灣裏釣魚翁舴
艚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歎窮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艚舟能縱棹慣乘流
長江白浪不須憂李珣漁歌子云楚山青湘水綠春
風澹薄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 信
睡語
八卷五
浮沉無管束釣船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浦屋不見
人間榮辱是無咎摸魚兒云買陂塘旋栽楊柳依倚
淮岸相浦東阜雨足輕痕漲沙嘴鷺來鷗聚堪愛處
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自舞任翠幕張天采
茵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休憶金閨故步儒冠
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召平瓜圃君試觀
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做到班超封
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沈會宗天仙子云景物因人成
勝槩浦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關千衣未解心
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

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
雲長自在呂居仁滿江紅云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
溪曲對一川平野數椽茅屋昨夜江頭新雨過門前
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合柳參天搖新綠 踈籬下
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
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釀酒何如
今朝熟辛弃疾沁園春云三逕初成鶴怨猿驚稼軒
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
倦須還身閒要早豈爲尊羨鱸膾秋江上看驚弦
鴈避駭浪船回 東岡更茸茅齋好都把軒窓臨水

唐詩

八卷五

末

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疎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
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
許此意徘徊宋謙父驀山溪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
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
三間開一徑俯清溪修竹栽教滿 客來便請隨分
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
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張仲宗漁家
傲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
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虛同一
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

惹得閒煩惱朱元晦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
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
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
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
漁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明月此外儘悠悠永
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張子野滿庭芳云紅蓼花繁
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濶雲淡楚江清獨
棹孤蓬小艇悠然過煙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捲牽
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
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卧塵勞事有耳誰聽

唐詩

八卷五

末

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黃叔晦醉江月云玉
林何有有一灣蓮沼數間茅宇斷塹疎籬聊補葺那
得粉牆朱戶禾黍秋風鷄豚晚日活脫田家趣客來
茶罷自挑野菜和羹 多少甲第連雲十眉環座人
醉黃金塢回首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
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巖谷深處
張弘範浣溪沙云山掩人家水遶坡野獺巖鳥太平
歌黃鷄白酒興偏多 幸有琴書消日月儘教名利
走煙波釣臺麟閣竟如何
書室中脩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

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

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

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

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

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

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

心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

寧吾神問居錄

心不涸濁謂之清迹不彰顯謂之隱余學老子之法

者也朝暮黃梁一孟首宿一盤既適而且安間披鶴

語

卷五

手

斲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

遊塵莫之我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于聲利之場

心迹不屬乎榮辱之竟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

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黃潛

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

世淪茶鮮以出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辨

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

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則當

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

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井澗水急呼

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

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

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

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

所未講者也因補一詩云松風桂雨到來初急引銅

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鶴林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石龕

拂巾宴坐青松碧照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日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鉏頭當枕

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也未達方乃如斯

語

卷五

手

搆亭北碣號滄浪馬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

澄川翠幹光影會合于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

余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

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

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

錙銖利害相摩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蘇舜欽

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殺

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堦砌又檐中

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

有陳書十篋按絃拭徽響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貞
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 周明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今歲出曝之閱兩旬
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
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仄舊得釀法盛夏三日輒
成色如潼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與飲三杯而散亦
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公詩
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又云癸卯七月十二夜天氣稍涼月色霜雪余寓居
溪堂當茗雪雨水之會適自山中來葛魯卿亟相過

贈諸

八卷五

圭

因同泛舟掠白蘋亭渡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呼
莫彥平天無片雲夜氣澄澈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
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夾徑老柳參天百
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
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
而還魯卿餉白酒色如潼乳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
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吹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
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表宏牛渚李白采石亦復過
此乎古今勝事但以傳流爲羨誦咏不暇安知古人
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

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湖有湖之地此樂非三人
亦不能也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
老松栢之根枝實葉共擣治之砍楓肪麝和之每焚
一九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
初致石鼎清晝焚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
喜也 虞集

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于風月寂寥之鄉
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爲有所待而未
能無累于外也惟放于自得之場物順其性事稱其
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林山林之
爲城邑斯可以無徃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
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于止酒
亦不止于及其居止也坐止于高蔭而不知孰爲輪
奐之美步止于華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遠味止于
園葵而不知孰爲食前之方丈歡止于稚子而不知
孰爲侍妾之駢羅非去彼而取此也開放不知道遙
自適耳又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 黃

贈諸

本卷五

圭

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鶴林玉露

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于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鷗邊或行歌

臨語

八卷五

五

于犢外百年瞬息惟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遜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温公故事伴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藪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

弗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游山之樂也 村輟耕錄

趙季仁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若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可耳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真有所樂大

臨語

八卷五

五

槩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何如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

叙論

昔武王伐紂遷九畝於維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
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
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其後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
食不食及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鄭子真不屈其志
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
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前漢書
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

隱語

入卷五

五

節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庇物
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彼雖硜硜
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
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焉言其違患之遠也逸民傳
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

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
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汗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後漢書

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
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歲聲江海之上
卷迹器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
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脩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逸而不追安排官而無悶
脩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詩書

隱語

入卷五

五

山狗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
希微而忘葳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
神于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
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
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
然故須含身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
何殊也南史
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
下之人歸心焉故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

則安苦節其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

隱語

八卷五

无

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此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或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北史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用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鳴

道是以伯陽垂範民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鶩斯應者也至于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禮經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埴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潯潏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懷茲焉賜隱臣行厥志而主有嘉名矣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劬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

隱語

八卷五

无

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貞阮籍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

游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馬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慄厲况乎道垂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歌鳳逡巡盪八疵于玄流澄雲崖而顧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栢取樂魚鳥則澹薄

贈諸

卷五

五

戴逵閑游贊序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蚪驤慶霄而不繼參龍之響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欣太清而樂瓊謁哉顧蹄泔不足以濯神鬚鬢蒼不足以翔雲翻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勛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

庾亮

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貞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王叔之隱論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葦紛糾顯晦躡駢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痍其間哉

劉孝標

贈諸

卷五

五

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

顏延年

夫自衛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于道親己之切無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忘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

居之甚屢薄米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為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竄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其之而不悔王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于孫滿霍侯駮乘禍起于負芒饜養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

語語

八卷五

畫

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

梁昭明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感上賦序

陶潛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其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慮慮没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

語語

八卷五

畫

其道而

而非爭也舍則感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滓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執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則庶幾能安身矣 潘尼安身論

語語

八卷五

素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明豐屋有節家之災禹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微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養命之釁是以昔之君子同名爵于香餌思憂患而豫防介馬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雉遐避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霍奈覽茲二途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也 傅亮演慎論

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際鬱茂百草滋榮王雖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魴鮪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

語語

八卷五

素

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如 張衡歸田賦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聖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作賦云世有逸民兮栖遲乎于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泊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管抱甕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芬響于永言滅絕景于無質相荒

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蒼穹谷重深叢木
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止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
兮卽蘭堂于芳林靡炎颯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
假樂器于神造兮詠幽人于鳴琴挹回源于別沼兮
餐秋菊于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投簪寂
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以宅
心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賓濮水之清
淵兮儀礪溪之一壑毒萬物之誼譁兮聊漁釣於此
澤爾乃薄言容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眇
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

昭語

八卷五

毛

佳人于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
南之辱節兮趨伯陽之考槃眇清霄以寄傲兮泝凌
風而頽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
窮林之木咨有得之必喪兮蓋怙寵之名辱彼貪夫
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竦戰兢而履冰兮祇肅懷
以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之必渥是故夫形
魂者徵咎體壯者爲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
受羈立修名于禍始兮登全生于戾階資朝華之促
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于遠期兮顛靈根而自
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

兮逸藏器于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
物無寡並家于國等朝于野榮在此而貴身兮神居
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璵既明
于天爵兮何憊于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于大
雅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藹藹尋峻路兮崢
嶸臨芳水兮悠喬繁丘園兮暇豫騎翠葉兮重蓋瞻
洪涯兮清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
兮未忝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陸雲逸代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
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

昭語

八卷五

毛

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再免一
除名一不拜職雖通塞有期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
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固謂拙于用多稱多則吾豈敢
言拙信而有徵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
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
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閒居之賦
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
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于甯蘧有道吾不士無道
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

閒居于洛之渙身齊逸民名級下士陪京沂伊而郊
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祕奧
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谿子
巨黍異綦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蠶飛以先啓行曜我
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回海
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
養更老以崇年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
樹籬遊鱗澆澗苗蓄敷披竹木翁謁靈果參差張公
大谷之黎梁侯鳥柀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
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

瞻詩

八卷五

羌

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行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鱗
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
芋青荀紫薑董蕪其旨蓼荈芬芳藜苲何依陰時藿向
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
雨新晴六合清明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
畿近周家團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蕪荊有
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蘋
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泥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
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
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

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
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于明哲仰衆妙而絕
思終優游以養拙

潘岳閒居賦

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奧處以城邑春游
放于外廬歸郊野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
蕩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
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于洛濱聊相
佯以蹤意日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
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菴謁存神忽微
游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瞻高鳥之
陵風臨儵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
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張華歸田賦

瞻詩

八卷五

中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群軌以
遙企頓駿翮以婆娑寄冲氣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
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澗泝凱
風于卷阿亘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
彷彿覲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
發蘭音以清唱摻玉懷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築室
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音龜
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

卓託雲林乎一木竹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
覽物以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機應嘉賦

有嘉適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薛荔于宛柳蔭翠
葉之雲蓋揮脩綸于洞瀾臨崢嶸而式墜泝清風以
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
春圃凋葉秋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徙靡
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是音於是
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採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
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鱖遊無方之內居無形
之域詠休適之貞享祭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玄芒

應語

八卷五

聖

任吉凶而靡錄

孫承嘉進賦

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葦駢梁于巖麓棲孤
棟于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
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陌縱橫滕埽交經導渠
引流脉散溝井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
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稷候時胡節遞執遞孰供粒
食與缺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于多資理取足于
滿腹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
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
短規剪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而南

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

僧房對百年之高本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

羨膏液之清長謝麗塔于郊郭殊世間于城傍欣見

素以抱樸果甘露于道場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

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其松

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蛻其

若驚陵名山而屢越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附于至道

且緬絕于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于殤彭春秋

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有採藥

救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

應語

八卷五

聖

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北山二園南山

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倚蔚

溪澗森踈崖巖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

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

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

萬理啓善趣于南侶歸清暢于北机非獨愿于予情

諒僉感于君子

謝靈運山居賦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

水而鱗藏固無情于輪奐非有欲于康莊披東郊之

寒廓入蓬蘿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

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莢葺寒茅構樓櫓之所集
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滄
漭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于北渠樹脩楊于
南浦遷甕牖于蘭室同肩塤于華堵織宿楚于成門
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于庭樾又因離于芳杜開閣
室以遠臨關高軒而傍觀漸沼注于甯垂周塔墮于
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蕪菰石衣海髮黃荇
綠蒲動紅荷于輕浪覆碧葉于澄湖餐嘉實而却老
振羽服于清都其陸卉則紫萼綠菴天薯山韭雁齒
麋舌牛脣彘首布蕩南池之陽爛熳北樓之後或幕

語

卷五

聖

渚而比池或縈牕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
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
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窓映戶
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于
紫蒂銜素藥于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上下
楚雀多名流嬰雜響或斑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
好葉隱而枝葢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
天狗澤虞秋鷺寒鶉修鷓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澆
澗之輕軀翅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
鯉青魴纖脩鉅鱖碧鱗朱尾修頰偃頰小則戲渚成

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與羨于江海聊相忘于余宅其
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于淇水豈分根于
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
之垂晚樹開花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
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
風騷屑于園樹月籠速于池竹蔓長柯于簷柱發黃
華于庭菊水懸培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也飛而
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
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沈休文 郊居賦

語

卷五

聖

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縣幽庭虛絕荒
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
溜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于一物橫四海于寸心超
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冒襟謝靈運至人賦
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
豈聲色而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于玄境
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林而佚宕忘情
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
海而彌廣梁簡文玄虛賦

衡門晤語別集上終

明新都潘京南輯

詩

考槃在淵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愴

蟋蟀

八卷六

無已太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婞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埒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

賁詩

八卷六

三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旨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為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昔日月運

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

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子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

如蓋不眴顧河水流兮綠山高甘瓜施兮葉綿纒高

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箕山歌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

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

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

可以久長莊周引聲歌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

唐詩卷六

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

沈瀝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

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又大道雖夷見幾者

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

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

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

舟微風為柁翔翔大清縱意容冶仲長統述志詩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

樂當及時何能愁佛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

請呼心所懼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

馬為自儲西門行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古詩

出西門望天庭賜谷既虛崦崦盈感朝露悲人生遊

若若斯安得停山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律征迨

未暮及時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

今日盡歡情陸機東門行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

唐詩卷六

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浩然寄上肆揮棹通川陰

逍遙風塵外散髮撫鳴琴卿相非所眴何況于千金

功名豈不羨寵辱亦相尋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

當世須大度量已不克任三復泉流誠自驚良已深

何承天推子遊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

蟬蛻同松喬翻跡登禹湖翔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

東觀扶桑曜西陵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遊仙詩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

所懼豐屋部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
 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
 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耻伎直言與禍相逢變故
 萬端俾古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
 難為工 絕智弃學遊心于玄默絕智弃學遊心于
 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
 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思與王喬
 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嶽忽行
 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
 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徘徊鍾
 山息駕于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
 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嵇
康
重四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又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阜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
 筌鄙人逝矣誰與盡言 又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

松喬携手俱游朝發泰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
 忘憂贈秀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蝻蛭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舉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為人事間自令心不爽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述志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阮籍
詠懷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日矚巖石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綿邈
何劭遊
仙詩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陸機招隱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潘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群

臨組不肯縲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又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

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

陳昔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左思詩

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餼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又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

神峭借青葱間竹栢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

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

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

辰招隱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恡人間實多累

鷓鴣翔窮冥滿且不能視鶴鷺遵臯渚數為矰所繫

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

去來指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張載招隱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數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

凄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澤雉登隴雉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

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

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張協雜詩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樓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萸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又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

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

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

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蟬蛸輩寧知龜雀

年郭璞遊仙詩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陶潛答龐參軍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畚谷風轉淒薄香醪解饑飢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踈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駢如

和劉崇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欄庭多落葉慨然知己秋
新葵鬱北牖嘉穉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游酬劉崇桑

謁謁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颺開我襟
息交游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
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贈謝

八卷六

九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和郭注簿

龐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肄農耕日入從所憇
桑竹垂餘陰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祭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竒蹤隱五百一朝敬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源批花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又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
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
莽又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贈謝

八卷六

十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
無違又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
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聞荆薪
代明燭惟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歸田園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枝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狀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又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
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

欺移居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常勤
秉耒惟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懷古
田舍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曉語

大卷六

十一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西田穫
早稻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懽相持又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

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

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雷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

成又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又秋菊有佳色裊露

撝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

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

得此生又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斑荆坐松下數

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又貧居乏人工

灌木荒余宅斑斑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

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髮髮早已白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飲酒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曉語

大卷六

十一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雜詩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

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又袁安困積雪澗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

官芻藿有常溫採菖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

寒貧富當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間清節映西

關味貧
士

子並草木長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讀山海經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

晤語

入卷六

五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馬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臯以舒

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歸去來

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裡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王康琚招隱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破玄裘
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老山丘

唐詩

入卷六

七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園中
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
激澗代汲井挿槿當列壙群木旣羅戶衆山亦當窓
靡逸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
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真能同

謝靈運田南樹園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
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物外為念在玄空
朋來握石隨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沈約遊沈道士館

種苗在東牟苗生蒲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江淹擬陶田居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鑿武林巖先開仲長室

陸詩

入春末

去

松篁日月長蓬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使容吾膝

况茲薄暮情高秋正蕭瑟

周捨還田舍

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

鑿戶閭巖曉開軒望嶺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

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極

粲粲玉山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

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劉峻始居山營室

桃源驚往客鶴嶠斷來賓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行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

燒香披道記縣鏡厭山神砌水何年溜齋桐幾度春

雲霞一已絕寧辨漢將秦

徐陵山齋

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
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
本漫漫神理暫超超再酌矜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

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

無堪羣夷跣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鷄但道遙寄語

號呶侶無乃太塵囂

沈炯獨酌謠

揚雲不邀名原憲本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隣明

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陸詩

入春末

去

張正見賦得落落窮巷士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棲王侯門可迴金轂

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

何必詭幽閒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

曠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悖電往速

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怡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張君祖咏懷

王倪逢鬻缺桀溺偶長沮藜床負日卧麥隴帶經鋤

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

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踈

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庚信寄隱士

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深溪橫古樹空巖卧幽石

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蘭庭動幽氣竹室生虛白

落花入戶飛細草當階積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此

日暮山之幽臨風望羽客又巖壑澄清景景清巖壑

深白雲飛暮色綠水激清音澗戶散餘彩山牕凝宿

陰花草共榮映樹石相陵臨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

琴寂寂幽山裏誰知無悶心揚素山齋獨坐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牕裏出

又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

雲吳筠山中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流水任情流

禮樂因姬旦詩書傳孔丘不知高枕上時取醉消愁

王績贈處士

阮籍生年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飽醉獨坐數行書

生池聊養鶴閑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

倚牀看婦織登壇課兒鋤迴頭尋仙子併是一空虛

又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

秦琴伴庭前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

人又平生唯以樂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夜夜遣

人酷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麤抽簾特益炬拔篲更

燃爐怕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王勃田家詩

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琴樽唯待處風月自相尋

又小徑徧宜草空庭不厭花平生詩與酒自得會仙

家又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隣從來揚子宅別有尚

玄人又風筵調桂軫月徑引藤杯直當花院裏書齋

望曉開贈李十四詩

煙霞非俗累巖壑只幽居水浸何曾吠荒郊不復鋤

影濃山樹密香淺澤花踈闊壑防斜徑平堤夾小渠

蓮房若箇實竹節幾竿虛蕭然隔城市酌醴夢枯魚

楊炯和石侍御山莊詩

顧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

竹懶徧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當了一生中

又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驚

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興復留

人盧照隣春曉山莊詩

聞君招隱地髣髴武陵春緝艾知還楚披榛似避秦

崩查年祀積幽草歲時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又林泉恣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

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知具鑿

坏又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

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以寄

相思駱賓王酬思玄上人林泉詩

鍾梵經行罷香林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泉

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世裏疲病苦禁緣

陳子昂酬上人詩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

風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

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問寒食陸渾別業

歸來物外情負杖閑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

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陸渾山莊詩

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白雲扉

魚躍偏尋藻人閑屢采微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

春日山家詩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卽此美閑逸悵然吟式微王維渭川田家

閑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

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

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過李揖宅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

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獎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

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又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

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

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羨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

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

是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行沒餘

齒偶然作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朝川閑居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終南別集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華門稀

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菱歸

山居卽事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

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輞川
開居

宿雨乘輕履春寒着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

草際成棊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机日暮隱蓬蒿

春園
即事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

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荆扉乘晝關

淇上
即事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

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過翻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

聯語
游李山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

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

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積雨輞
川莊

厭見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官府鳴珂有底崆峒

散髮何人又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壁一雙詎勝搗

耕萬畝何如高卧東窓又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

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又萋萋芳草春

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又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

先生對門又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

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又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

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梁夜春田園
樂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

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過崔處
士林亭

喬柯門裏自成陰散髮窓中曾不簪逍遙且喜從吾

事榮寵從來非我心同前
裴迪

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過
故人庄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

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

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

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

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相周旋高適還山吟
送沈山人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鬢白未曾記日

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

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茆茨客來蒲酌

清罇酒感興平吟才子詩巖際窟中藏鼯鼠潭邊竹

裏隱鷓鴣村墟日落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全
之

只應還寄宿明朝拂曙與君辭寄宿田家

池上卧煩暑不櫛復不巾有時清風來自謂羲皇人

天晴雲歸盡雨洗月色新公事常不閑道書日生塵

早年家王屋五別青蘿春安得還舊山東溪垂釣綸

岑參南池夜宿

飲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卧但見雙峯對

興來恣佳遊事愜符勝槩著書高牕下日夕見城內

曩為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杉松人

偶然精廬近數與名僧會有時逐樵漁盡日不冠帶

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謁色向群木深光搖一潭碎

唐詩 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終南雙峯草堂

偶得魚鳥趣復茲水木涼遠峯帶雨色落日搖川光

白中西山藥袖裏淮南方唯愛隱几時獨遊無何鄉

林卧

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

有時著書暇盡日窓中眠且喜間井近灌田同一泉

尋李處上別業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

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

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棹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

意此翁取適非取魚漁父

田中開白室林下閉玄關卷跡人方處無心雲自閒

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勝事那能說王孫去未還

丘中春卧寄王子

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酒掃隨意坐莓苔

又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

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綸衣挂蘿薜涼月白紛

紛又幽意忽不愜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

唐詩 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

來過杜甫游何將軍山林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

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

屈宋德尊一代常輶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

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

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

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

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
愴生前相遇且銜盃醉時歌

一片花飛滅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迥高塚卧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又朝回日

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入生

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

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曲江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

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堂成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遺意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

又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屏跡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又齊有僮生魯連特高

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

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

調又松栢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

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

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其棲巖

石間又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

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鸞鷟

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

測沉冥又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

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

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

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李白古風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

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

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

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

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

謹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

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

有耳莫洗頰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

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

殞身子胥旣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

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

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

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行路難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

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或

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

何益前有樽酒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

似泥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

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此江若變

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

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

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壘君不見晉朝羊公一

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

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

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

水東流猿夜聲襄陽歌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下終南過斛斯山人宿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又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

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

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

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

傳又三月咸陽城千花畫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

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

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

為甚又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

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卧首陽屢空

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

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月下獨酌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

覺來眈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春日醉起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

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

棘生石廡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

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對酒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

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又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于人何乃愁自

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醕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

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

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擬古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羨青春卧空林白日猶不起

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美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舟丘山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

眺門垂碧柳似陶潜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

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題東谿公幽居

出郭喜見山東行亦未遑夕陽帶歸鷺靄靄秋稼晚

樵者乘齋歌野夫及星飯請謝朱輪客垂竿不復返

又荆扉帶郊郭稼穡滿東菑倚杖寒山暮鳴梭秋葉

時回雲覆陰谷返景照霜梨澹泊真吾事清風別自

茲李頎晚歸東園

白首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士釣魚清江濱

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

持橈湘岸竹蕪火蘆洲新淥水飯香稻青荷苞紫鱗

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漁父歌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園林

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祖詠蘇氏別業

或掉輕舟或杖藜尋常適意釣前溪草堂竹逕在何

處落日孤煙寒渚西即士元贈強山人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桑

種杏何人皇甫冉送鄭二之茅山

且見全家去寧知幾日還白雲迎谷口流水出人間

冠冕情遺世神仙事蒲山其中應有物豈貴一身閑

送鄭員外入茅山

故山聞獨往樵路憶相從水結泉聲絕霜清野翠濃

籬邊穎陽道竹外少姨峯日夕田家務寒烟隔幾重

寄劉方平大谷田家

深山秋事早歸去復何如衰露收新稼迎寒茸舊廬

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閑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

送元晟歸潛山所居

多病辭官罷閑居作賦成圖書唯藥錄飲食止藜藿

學謝淹中術詩無鄴下名不堪趨建禮詎是厭承明

已輟金門步方從石路行遠山期道士高柳覓先生

性懶充因疾家貧自少營種苗雖尚短穀價幸全輕

篇詠投康樂壺觴就步兵何人肯相訪開戶一逢迎

閑居作

中歲尚微道始知將谷神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

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鄰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刈薪

雲歸萬壑晴雪罷千巖春始看玄鳥來已見瑤華新

寄言寒芳者無乃後時人又上築青巖裏雲蘿四垂

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

音鳳凰鳴南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

深墜佗空中遊虬龍水間吟何當見輕翼為我達遠

儲光義終心南幽居

北山種松栢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

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為我心若虛空此心將安施

擊過伊闕間晚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

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陞又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

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

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

年落日臨層隅道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

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羨使我不能

還偶然作

春至鷓鴣鳴薄言向田野不能自力作罷勉娶鄰女

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閑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

夜夜登囁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

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又衆人耻貧賤相與尚膏

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畝魚山澤時晦暝歸來整閑

居浦園植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閒翔集依我
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
壺天田家趨壠畝當晝掩虛關隣里無煙火兒童共

幽閑桔槔懸空圃雞犬滿桑間時來農事隙採藥遊
名山但言所採多不念路險艱人生如蜉蝣一往不

可攀君看西王母千載羨容顏又楚山有高士梁國
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同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

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螭蛄鳴空澤鷓鴣
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又種桑百餘樹種

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
糖語一卷六

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閉園裏團
團蔭榆柳酌酹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

昂看北斗數瓊猶未開明朝能飲否田家雜興

籬落能相近漁樵偶復同苔封三徑絕溪向數家通
犬吠寒煙裏鷓鴣鳴夕照中時因杖藜次相訪竹林東

劉長卿贈盧少府
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蕪三徑寒塘獨一家

鳥歸春落盡水向縣城斜自有東籬菊年年解作花
過羊處
士別業

白首此為漁青山對結廬問人尋野笋留客饋家蔬

古柳依沙發春苗帶雨鋤共憐芳杜色終日伴閑居
過王處
士別業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門
過甫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尋常山道人隱居

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
浮來落花尋張逸人山居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
處萬壑千峯獨閉門過鄭山所居

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
糖語一卷六

事開田鑿井白雲中東湖送朱逸人

種黍傍煙溪榛蕪兼沮洳亦知生計薄所貴隱身處
橡栗石上材莓苔水中路蕭然授衣日得此還山趣

汲井愛秋泉結茅因古樹閑雲與幽鳥對我不能去
寄謝鴛鴦群狎鷗拙所慕錢起谷口新居

鷄鳴孤烟起靜者能卜築喬木出雲心閑門掩山腹
貧交喜相見把臂歡不足空林留宴言永日清耳目

泉聲冷樽俎荷氣香童僕往往仙犬鳴樵人度深竹
酒酣出谷口世網何羈束始願今不從區區折腰祿
過沈氏
山居

酒酣出谷口世網何羈束始願今不從區區折腰祿

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沉牛羊下山小煙火隔雲深

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葳虹辭晚雨鷺隼落殘禽

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却思黃綬事辜負紫芝心

題玉山村叟壁

饑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草軟厚如

織因與鹿麕相伴眠盧綸山中詩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真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柳宗元元九詒超師院讀禪經

贈諸

八卷六

素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

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柰何未必傷我心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以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

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

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覺衰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詣塵外意况與幽人行

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至情

且攜謝山人至愚池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夏初雨後詩愚溪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秋晚行南谷

宿雨散洲渚曉日鳴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雨後獨至愚溪北池

無事

八卷六

素

發地結菁莪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綠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尊舉觴酌先酒爲我驅憂煩

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

謁謁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開佳言

盡醉無復辭偃卧在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飲酒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微卷兀若無
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
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
道盡即閉口蕭散指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
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讀書

古道饒蕤蕤繁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
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
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田家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
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
相逐 漁翁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麥苗含穗桑生
椹共向田頭樂社神 韓愈 賽神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
世情開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又萬卷堆床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渡要
津養生非但樂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
珍劉禹錫 偶作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柰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韓愈物效 陶彭澤

開門蔭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纓
守默共無恡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酌共閒情
與韓廉部 會制曹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置塵
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
韓詩 不卷六

著書復何為當去東臯耘 請告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物外牽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
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寒劣誰謂薄世榮
幽居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杯中物餘事豈相關
交無是非責且得任踈頑日夕臨清澗道遙思慮閒
出去惟空屋弊簣委窓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
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惟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郊居 言志

有地唯栽竹無池亦養鵝學書求墨跡釀酒受朝和

古鏡銘文淺神方繼語多居貧閑自樂豪客莫相過

又自知清靜好不要問時豪就石安琴枕穿松厭酒

槽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身外無餘事唯應筆硯

勞又閑堂新掃洒稱是早秋天書客多呈帖琴僧與

合絃莎臺乘晚上竹院就涼眠終日無忙事還應似

得仙又醉倚斑藤杖閑眠瘦木牀案頭行氣訣爐裏

降直香尚儉經營少居閑意思長秋茶莫夜飲新月

作松漿又菊地纔通履茶房不壘階憑醫者蜀藥寄

信覓吳鞋盡得仙家法多隨道客齋本無榮辱意不

是覺安排又林下無拘束閑吟放性靈好時閑藥籠

高處置琴亭更選居山記唯尋相鶴經初當授衣假

無吏換門鈴張籍和左
司元秋居

獨自南齋卧神閑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

簾卷侵牀月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至應在海門東

賈島
南齋雖有些門常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

處見擬移家更上山題隱

阮宅閑園暮牕中見樹陰樵歌依遠草僧語過長林

鳥上花間井人彈竹裏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住山心

題從叔
沅林園

君家舊林壑寄在亂峯西近日春雲浦相思路亦迷

閒鍾投野寺待月過前溪悵望成幽夢依依識故蹊

謝張
芬

老人迎客處籬落稻畦間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

門間新雜草蹊徑舊諳山自道誰相及邀予試往還

贈田
家翁

歲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真露色點衣孤嶼

曉花枝妨帽水園春時携幼稚諸峯上閑濯眉鬚一

水濱與罷歸來還對酌茅簷挂着紫荷巾韓君平張
逸人園林

花源一曲映茅堂清論閒階坐夕陽塵尾手中毛已

脫蟹螯樽上味初香春深黃口傳窺樹雨後青苔散

點牆更道小山宜助賞呼兒舒簟醉巖芳題張逸
人園林

榮辱不關身誰為踈與親有山堪結屋無地可容塵

白髮偏添壽黃花不笑貧一樽朝暮醉陶令果何人

顧况開
石白述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

無人獨還歸山作

野人愛向山中宿况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

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山中

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閒猿學夜吟
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出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又世人如不容我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
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

峯方干鑑湖
開居作

昨日山家春酒濃野人相勸久從容獨憶卸冠眠細

草不知誰送出深松都忘醉後逢蔗度不省歸時見

魯恭知已尚嫌身醅酌路人應恐笑龍鍾干鵲醉後
寄山中友

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掃逕輦水夜澆花

藥氣聞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債腰下有丹砂

暗語

八卷六

畢

過張老
園林

治田長山下引流坦溪曲東山有遺塋南野起新築

家世素業儒子孫鄙食祿披雲朝出畊帶月夜歸讀

身勤竟亡疲團團欣在目野芳綠可採泉美清可掬

茂樹延晚涼早田候秋熟茶烹松火紅酒吸荷杯綠

解佩臨清池撫栗看修竹此懷誰與同此樂君所獨

戴叔倫
南野詩

主人飲君酒勸君弗相違但當盡弘量觴至無復辭

人生百年中會合能幾時不見枝上花昨滿今漸稀

花落還再開人老無少期古來賢達士飲酒不復疑

感懷

陋巷無車轍煙蘿總是春賈生猶未達原憲竟忘貧

草座留山月荷衣遠洛塵最憐知已在林下訪閑人

送張
南史

巖雲掩竹扉去鳥帶餘暉地僻生涯薄山深俗事稀

養花分宿雨剪葉補秋衣野渡逢漁子同舟蕩月歸

山居
即事

瀟灑絕塵喧清溪流遶門水聲鳴石瀨蘿影到林軒

地靜留眠鹿庭虛下飲猿春花正夾岸何必問桃源

過友人
隱居

野居何處是軒外一橫塘座納薰風細簾垂白日長

面山如對畫臨水坐流觴更愛開花木欣欣得向陽

南軒

閒卧藜牀對落暉翛然便覺世情非漠漠稻花資旅

食青青荷葉製儒衣山僧相勸期中飯漁父同游或

夜歸待學向平婚嫁畢渚煙溪月共忘機崔德與山
家即事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菓熟花落故人稀

宿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張祐晚夏
歸別業

終年常避喧師事五千言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

山容邀上客桂實落華軒莫強教余起微官不足論

秦系山中
贈張評事

一似桃源隱將令過客迷礙冠門柳長驚夢院鸚啼

澆藥泉流細圍碁日影低舉家無外事共愛草萋萋

又長謔朝復暝幽獨幾人知老鶴兼雛弄叢篁帶笋

移白雲將袖拂青鏡出簷窺邀取漁家叟花間把酒

卮又寂寂池亭裏軒窓間綠苔遊魚牽荇沒戲鳥踏

花摧小徑僧尋去高峯鹿下來中年曾屢辟多病復

遲迴春日
閑居

客在煙霞裏閑閑逐狎鷗終年常躡足連日半蓬頭

八卷六

聖

帶月乘魚艇迎寒綻鹿裘已於人事少多被挂冠留

素業堆千卷清風至一丘蒼黃倒藜杖偃僂覩銀鈎

跡愧巢由隱才非管樂儔從來自多病不之傲王侯

山中崔大夫
有書相問

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誦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

興辟書翻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群鷗盡

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獻薛
僕射

閑閑麋鹿或相隨一兩年來鬢欲衰琴硯共依春酒

甕雲霞覆著破柴籬注書不向時流說種藥空令道

者知久帶紗巾仍籍草山中那得見朝儀寄皇甫
中丞

愛爾無羈束雲山恣意過一身隨遠岫孤棹任輕波

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蘆花泊舟處江月柰人何

李嘉祐
送蘆脩

滿庭多種藥入里作山家終日能留客凌寒亦對花

海鷗過竹嶼門柳拂江沙知爾早棲意題詩美白華

題王十
九菴堂

猿鳥無聲晝掩扉寒原隔水到人稀雲晴古木月初

上雪滿空庭鶴未歸藥園地連山色近樵家路入樹

煙微棲遲慣得滄浪思雲閣還應夢釣磯劉滄題王
校書山齋

白雲深處葺茆廬退隱衡門與俗踈一洞曉煙留水

八卷六

聖

上滿庭春露落花初閑看竹嶼吟新月特酌山醪讀

古書窮達盡為身外事浩然元氣樂樵漁題桃源處
士山居

閑園清氣滿新興日堪追隔水蟬鳴後當簷鴈過時

雨餘槐綫重霜近藥苗衰不以朝簪貴多將野客期

又誰言高靜意不異在衡茅竹冷人離洞天晴鶴出

巢深籬蔽白菌荒蔓露青匏幾見中宵月清光墜樹

梢又逍遙人事外杖屨入杉蘿草色寒猶在蟲聲晚

漸多靜逢山鳥下幽稱野僧過幾許新開菊閑從落

葉和又留情清景宴朝罷有餘閑蝶散紅蘭外螢飛

白露間牆高微見寺林靜遠分山吟足期相訪殘陽

自掩關又深齋嘗獨處詎肯厭秋聲翠篠寒愈靜孤

花晚更明每因逢石坐多見抱書行入夜聽疎杵遙

知耿此情又蒼翠經宵在園廬景自深風淒欲去燕

月思向來砧碧石當莎逕寒煙冒竹林杯瓢閑倚詠

清絕是知音又門巷唯苔蘚誰言不稱貧臺閣人下

晚果熟鳥來頻石脉潜通井松枝靜離塵殘蔬得晴

後又見一番新又捲簾天色靜近瀨覺衣單蕉葉猶

停翠桐陰已爽寒雲從高處望琴愛靜時彈正去重

陽近吟秋意未闌又竹逕通鄰圃清深稱獨遊蟲絲

交影細藤子墜聲幽積潤苔紋厚迎寒薺葉稠閑來

尋古畫未廢執茶甌又風物已蕭颯晚煙生霽容斜

分紫陌樹遠隔翠微鐘宿客論文靜閑燈落燼重無

窮林下意真得古人風朱慶餘和劉補

桑柘駢闐數畝開門前五柳正堪攀尊中美酒長須

滿身外浮名總是閑竹逕有時風為掃柴門無事日

常關於焉已是忘機地何用將金別買山歸故

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溪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

為月牕從破因詩壁重泥近來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項斯題令狐處七谿居

行山行採薇閑翦蕙為衣避世嫌山淺逢人說姓稀

有時還獨醉何處掩衡扉莫看棋終局溪風晚待歸

崔全樵者詩

一徑入千岑幽人許重尋不逢秦世亂未覺武陵深

石轉生寒色雲歸帶夕陰却愁危坐久看盡暝棲禽

王逸人隱居

春興隨花盡東園自養閑不離三畝地似入萬重山

白鳥穿蘿去清泉抵石還豈同秦代客無位隱商山

張賓春遊鄰僕射東園

草堂書一架苔徑竹千竿難世投誰是清貧且自安

隣居皆學稼客至亦無官焦尾何人聽涼宵對月彈

李咸用山居

村舍少聞事日高猶閉關起來花滿地戴勝鳴桑間

居安即永業何者為故山朱門與蓬戶六十頭盡斑

村居晏起

不識城中路熙熙樂有年木檠繁社酒瓦鼓送神錢

霜落牛歸屋禾收雀滿田遙陂過秋水閉閣釣魚船

又長愛田家事時時欲一過垣籬皆樹槿聽院亦堆

禾病果因風落寒蔬向日多遙聞數聲笛牛晚下前

李建勳坡田家

休話喧嘩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

外一箇閑人天地間綠圃空堦雲冉冉禽靈草水
 潺潺無人爲向群儒道巖桂枝高更好攀又誰是言
 休即便休高吟靜坐碧峯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
 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更公樓修
 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又露滴紅蘭玉繞
 畦閑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
 木齊古壑細煙紅樹老半巖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
 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溪又嵐嫩風輕似碧紗雲樓
 金像滿煙霞葛苞玉粉生香龍菌簇銀丁出靜槎舉
 世只知嗟逝水無人微解悟空花可憐擾擾塵埃裏

贈語

八卷六

聖

雙鬢垂絲事似麻又心心不住希夷石室曉巖白
 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笋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
 覆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已白不知今
 日復何之又自休自了自安排常願居山事偶諧僧
 採樹皮臨絕壑狖爭山果落空堦閑擔茶器綠青嶂
 靜衲禪袍坐綠崖虛作新詩友招隱出來多與此心
 乖僧貫休
 山居

石室掃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
 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川滿西日空照鴈成群

于鄴贈

盡室居幽谷亂山爲四鄰霧深知有術愔靜似無人
 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生涯更何許尊酒與垂綸

儲嗣宗
贈隨者

塵事久相棄沉浮皆不知牛羊歸古巷燕雀遠疏籬
 買藥經年曬留僧盡日碁唯憂釣魚伴秋水隔波時

李遠
閑居

一帶長溪綠浸門數聲幽鳥啄雲根松亭盡日唯空
 坐難得儒翁共討論羅鄴江上言事

麓山南面橘洲西別構新齋與竹齊野客已聞將鶴
 贈江僧未說有詩題愔臨杳靄雲千嶂枕遍游溪月

贈語

八卷六

四七

一溪可想乍移吟榻處松陰冷濕壁新泥齊已聞顏山人期居
 垂竿朝與暮披蓑卧橫楫不問清平時自樂滄波業
 長畏不得閑幾度避遊畋當笑釣臺上逃名名却傳

蘇拯
漁人

衡門晤語別集下終

2072225

3
Z121.5
75a



ZW 21181888513759

衡門晤語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潘京南撰京南自號壽樸生新都人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分前後續別四集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人自晉逮元續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別集則摭其議論及所作詩賦亦皇甫謐高士傳之支流其曰晤語則千載一堂之意云爾